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抗战文艺

第一卷

第一期至第十二期

(影印本)

《抗战文艺》影印本出版说明

《抗战文艺》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的会报,1938年5月4日创刊于汉口,由“协会”《抗战文艺》编辑委员会编辑,“协会”出版部发行。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四期是三日刊,第五期起改为周刊。第四卷第一期起改为半月刊。第六卷第一期起改为月刊。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称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抗战文艺》旋于1946年5月在重庆终刊。前后历时整整八年,共出版了七十一期。

《抗战文艺》的起迄几乎贯穿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它在内容上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活动(理论的、创作的和组织的活动);也反映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对它日甚一日的压迫。因此这个刊物虽然内容驳杂,良莠并陈,却不失为研究那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地区文艺运动的一份重要参考材料。

《抗战文艺》卷帙甚多,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分卷陆续影印。

《抗战文艺》第一卷共十二期,第一期至第四期为三日刊,第五期至第十二期为周刊。本卷起迄时间是1938年5月4日至同年7月9日。

1963年6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根据原刊影印,共印3800部。

上海文艺出版社

内部发行

统一书号:10078·2163

定价:1.10元

報會會協敵抗界藝文國全華中

抗戰文藝

1

編發總

輯行經

報者所

己中

呈華

請國

主藝

管抗

機協

關抗

登文

記編

第一卷 第一號

二十七年五月四

日出版

漢口合發行所
馬行發售
每份五分
每月一元五角
全年十五元

發刊詞

文藝——在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疆場上，一位身經百戰的勇士！

它在中國民族的喋血苦戰之中生長，緊緊地伴隨着為痛苦而掙扎的民族，「以血淚為文章，為正義而吶喊」，二十年來，不管道程的險阻，境地的窘迫，始終不動搖，不絕望，不失節，不逃避，挺身疾走，勇往邁進，戰取了自己的光榮的歷史，奠定了自己的不朽的功績！

它面對着黑暗的封建的壓榨，不屈不撓地持續着頑強的鬥爭，它站立在民族國防的前哨，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支撐着艱苦的肉搏！

它為着痛苦的民眾，呼出悲怒的叫號，它為着神聖的祖國，爭取前途的光明！它號召着戰鬥，它報告着到來的希望。像一道光華的長虹，劃破了世紀的晴空，像一羣勇敢的海燕，衝擊着時代的陰霾。

在震天動地的抗戰的炮火聲中，必須有着和萬萬千的武裝健兒一齊舉起了大步的廣大的文藝的隊伍；筆的行列應該配布於炮的行列，浩浩蕩蕩地奔赴前敵而去！滿中國吹起進軍的號聲，滿中國沸騰戰鬥的血流，以血肉為長城，拚頭顱作爆彈，在我們鋼鐵的國防線上，要並列着堅強的文藝的堡壘。

這一個文藝的堡壘由於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成立，已經奠下了最初的基石，「抗戰文藝」的發刊是首先在這基石上樹起一桿進軍的大旗，在這面旗子之下，我們號召全中國的文藝工作者，為着強固文藝的國防，首先強固起自己營陣的團結，清掃內部一切糾紛和磨擦，小集團觀念和門戶之見，而把大家的視線一致集注於當前的民族大敵。其次把文藝運動和各部门的文化的藝術的活動作密切的機動的配合，謀均衡的普遍的健全的發。並且我們要把整個的文藝運動，作為文藝的大眾化的運動，使文藝的影響突破過去的狹窄的智識分子的圈子，深入於廣大的抗戰大眾中去！

「抗戰文藝」要肩負起這個巨大的責任，反映這一運動，推動這一運動，溝通這一運動，發揚這一運動，集合全國文藝工作者的巨大的力量，成為全國文藝工作行進中的道標，使文藝這一堅強的武器，在神聖的抗戰建國事業中肩負起它所應該肩負的責任！也只有抗戰鬥之中負起自己的任務，才能鞏固其本身發揚和光大的基礎！

本 期 目 錄

發刊詞	適夷
紀念「五四」——為大眾的文化而戰鬥(論文)	穆木天
「五四」文藝的戰鬥性(論文)	老舍
大同此心(小說)	以羣
台莊一勇士(前線通信)	總務部
會務報告	記者
外國文藝者在武漢	記者
文藝簡報	記者
本會啓事(二則)	

紀念「五四」——為大眾的文化而戰鬥

適夷

五四，一個歷史的光輝燦爛的名字，今年，我們接迎它於全民族的英勇抗戰之中，感覺得無限的奮昂！這個衝破幾千年封建統制的頑強的堅壳，抗拒着帝國主義的迫害，由中國民衆的心坎中發出最初的怒吼，燃起最初的怒火的日子，十九年來我們年年以沉痛悲憤的呼號來紀念它的，今年卻用了漫天的炮火，遍地的血潮，前仆後繼的戰士的行列，再接再厲的艱苦的搏鬥！

揮舞於東京車站的巨拳，燃燒於趙家樓的烈火，是中國民族解放戰爭最初的前哨戰；整整十九年的歷史，每一頁都塗滿了中國英勇民衆的赤血，寫下了這一戰爭的戰績，而現在，我們從最壯烈的十個月的抗戰中，已開始迫近了勝利的途徑；由五四所交付給我們的神聖任務，我們快將予以澈底的完成。

五四所交付下的任務，是澈底毀滅封建的殘壘，粉碎帝國主義的進軍，完成民族的獨立解放，建設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爲着進行這一鬥爭，必須發動全民衆的力量，而發動民衆又必須加強文化的武器；因此五四是一個民族解放運動，同時又是新的文化的建設運動。五四運動提出了文字的改革，文學的革命，造成轟轟烈烈的白話運動，十九年來，配合着歷次的民族解放鬥爭，我們在文化上也不管周圍的環境如何困難，終於歷盡千辛萬苦，留下了不少的文化的光輝的功績。這一些光輝的功績，也是我們今天正以壯烈的鏖戰，保衛它於敵人的殘酷摧殘之中的。

經過了新的文化洗滌，中華民族逐漸地消滅了陰私，貪婪，懦弱，萎靡……等等封建的毒瘤；經過了新的文化的洗滌，中華民族逐漸地成長了精誠，互愛，自信，犧牲的英勇的精神，只有那一種毒瘤的消滅和這一種精神的成長，才能展開了全民族統一團結，共同禦侮的英勇抗戰，以至保障這一抗戰的堅持到最後的勝利。從十個月的抗戰，由初期軍事局勢失利的寶貴的教訓，到第二期的開始進入勝利的途徑，更證實了文化抗戰力量的加強，是勝利的基本的因素。

現在，我們的勝利還只是在逐漸接近，還只是一個開始，日暮途窮的敵人，還可能作更惡毒的反噬，戰爭的前途，還阻礙着比過去更增千百倍的艱苦，留待我們去一一克復的。我們還必須更千百倍的加強政治上統一和團結，軍事上的刷新和改善，民衆運動的開展和擴大，國際間同情和援助的積極爭取；而這一切，無一不依賴於文化力量的推動。我們不能否認文化力量的發揚和光大，直至今日還沒有到達它應有的高度，萬萬千千浴血苦鬥於抗敵前線的將士，在切盼着文化的供應；廣大的戰區，淪陷區域的民衆，在受着敵人的肉體以外的精神的迫害，廣大的農村還不少被埋葬於無知的黑暗之中，急切地需要文化的救濟。文化人已經該深刻地覺醒，把文化局限於知識分子的狹小範圍內，在今日的新形勢之下，已經是一種不可自恕的犯罪，沒有普遍的大眾的基礎，決不能有真實崇高的文化，每個執筆桿的人應該在紀念第二十次五四的今天，宣誓爲大眾的文化而戰鬥！

外國文藝者在武漢

四月二十一日，漢口文藝界同人在德明飯店招待英國詩人奧登 (W. H. Auden) 和小說家伊粟伍特 (C. Isherwood)，席間二氏暢談對中國抗戰的觀感，對我國軍民的努力極致頌揚，認爲國際對我的協助，仍需要增進。奧登並當席寫十四行詩「中國兵士」一首，由洪深譯讀給大家聽，田漢也做了一首舊詩和他。

他們是英國新聞紀錄週報派來的，月前來華，在津浦北段視察了約有一月，預備寫作一部關於中國抗戰的專書。這次在前方已獲得很多寶貴的材料。但他們還預備看一看江西的新四軍，四月二十九日，他們已乘輪離漢到南昌，還想繞道前線去。

◆ ◆ ◆

三位電影藝術家四月二十日從台兒莊歸漢口，二十二日下午，在普海春餐廳，有十四個團體歡迎他們。他們是：伊萬斯（荷蘭人），萬農（荷蘭人）和賈白（匈牙利人）。名導演和名攝影師。「今史」影片公司派他們來拍攝中國抗戰的有結構用活的事實編製的影片，要作爲「今史」的第二部，第一部「西班牙大地」曾被選去年十大名片的第五位，這主持正義的反法西斯侵略的影片是震動了世界的。這次，他們目擊了我們的台兒莊的光輝的勝利，這偉大的史實，也將由他們帶給全世界的耳目的。

那天，同時我們也歡迎了紐西蘭的女作家惠爾金筆 (I. G. Wilkinson 筆名 Robin Eyed)

，她是三月前來華的，她看見了中國的抗戰的各方面，她滿懷欣喜地說出她的對中國的熱望來，她要隨時把我們的英勇的戰績，寫作專文，寄回歐洲去。

現在，三位電影藝術家答應我們四個月後，這歷史上珍貴的影片即將放映在全世界的銀幕上。而惠爾金筆女士，則將再到各戰場去視察。

五四文藝的戰鬥

穆木天

在現在抗戰的階段，去紀念「五四」，是一種特別有意義的事；在現在抗戰的階段，去理解「五四」，也可以更清楚地曉得「五四」的意義的偉大了。「五四」運動，是一個文藝革命運動，「五四」運動，更是一個廣大的民族革命的運動，尤其是，「五四」運動的那一種戰鬥性，是很值得我們去紀念，我們去學習的。

「五四」運動，是在廣汎的文化領域中，把文化這一種武器的戰鬥性，給發揮出來的。在文藝這一個部門裏，「五四」運動，特別地肯定出來它的戰鬥性。「五四」的詩文藝運動，就是把文藝作為一種戰鬥的武器而提出來的一種戰鬥的表現了。白話文學的提出，就是從以文藝作戰鬥的武器這個前提之下出發的。白話文學運動的實踐，就是在要把文藝作為戰鬥的，武器的目標之下，而實踐起來的。

文學，是一種武器，但是，必須把文學深入到大眾裏邊，這一種武器，才能發生效力。對於大眾這個觀念，「五四」時代的工作者，是不是很清楚地獲得了，這又是一個問題。我們不能不考慮到一切的客觀的限制性，強迫着「五四」時代的鬥士們去完成他們所不能完成的更進一步的完成。「五四」時代的鬥士們，對於文藝大眾化的問題，雖然沒有現在的人們那樣，有清楚的了解，但是，他們的要求裏邊，確是包含着文藝大眾化的這個要素。他們的大眾化的理解，是在時代的限制性中，所產生出來的產物。他們理解到大眾化的文藝，就是平民的文藝。那一種要求，就是要求對準着那些危害着民族前途的封建勢力，用文藝這一種武器，作一種無情的鬥爭。他們要用文藝去武裝平民。這樣，就

產生他們的平民文學的要求來。他們批判和破壞舊的封建勢力的危害民族革命的隊伍，而同時，他們更去建立為民族革命而戰鬥的新的文化隊伍。肯定了文藝是武器的這一點，這是我們從「五四」的鬥士們所承繼過來的偉大的遺產。

為的發揮文藝這個武器的戰鬥性，「五四」時代的鬥士們，提出了白話文學的主張來。在內容上，是要平民的，在形式上，也是要平民的。在內容上，是要戰鬥的，在形式上，也是要戰鬥的。作為「五四」鬥士們的武器的「白話」，就是作為一種戰鬥的表現手段而提出來的。要使民衆能接受這一種武器，使用這一種武器，必須使民衆有機會去接近這一種武器，去把握這一種武器。不好用的舊式武器，民衆不想用，可是，用不好而會有危險性的新武器，民衆也是不想用。前者，是覺得不中用，後者，是覺得怕用。只為「五四」的鬥士們，把他們的工作的對象，因理解為「平民」的關係，所以他們也只想用文藝這個武器去武裝「平民」。這樣，他們把「白話」提示出來，也就是只認為「平民」是戰鬥的戰鬥員的關係。為的使文藝作品，達到平民，為的使平民進而去表現自己，「白話」這種東西，確是一種有效的表現手段了。「白話」也可以說是「五四」時代的鬥爭的語言了。「白話」，是被認為平民的自己的語言的。那是使平民武裝自己的一個武器。「五四」的鬥士們，一邊提出了過去的用「白話」寫的文藝作品，如水滸，紅樓

之類的重要的鬥爭的意義，有力地加以強調，而另一方面，去介紹歐美的近代的表現手段，以使中國的平民文藝成為能同歐美諸國相並駕齊驅的機械化的隊伍。在這兩種并行而不相背的目標之下，「五四」的文化的鬥士，在進行着她的啓蒙的工作。雖然因為先天不足後天虧損的原故，「五四」運動，

只成為一時的鮮花，但是，在中國的不健全的文藝鬥爭的發展中，「五四」時代的戰鬥精神，現在，還在支配在一些人的身上的。而且，這一種戰鬥的精神，我們還要更有力地繼續下去。

我們要繼續「五四」的精神，去加強我們的文藝上的抗日戰爭。我們要發揮我們的文藝的戰鬥性。我們要建立我們的大眾文藝。我們要建立我們的戰鬥的語言，大眾的話語。戰鬥的「五四」，是我們的民族的戰鬥的開始，今後，我們應是要拿着我們的武器文藝，把從「五四」開始的戰鬥更有力地開展下去。

文藝簡報

為慶祝魯軍我軍戰敵的勝利，於四月十四日，本會特派李盛成，代表本會赴台兒莊勞軍。除攜帶大旗一，慰勞前線士兵書一外，並撰有一連串的山歌，旗一，又本會理事都達夫，亦代表本會治前線前線勞軍。聞盛成二君在前方備受歡迎，現尚未首途返滬。

武漢木刻人聯誼會定五月三日借漢口總商會開木刻展覽會，出品甚為豐富，會期三日。

全國劇界抗敵協會：將發行週刊，創刊號定五月七日出版。

夏衍為一救亡日報一事及四月二十八自廣州來漢，向五月五日返廣州。

何家槐，王亞平，柳倩，凌鶴等，新自前方來漢受訓。

章洪主編之「新演劇」，定五月中旬出版創刊號，由讀書生活社經售。

啓事

啓者：本會成立已逾一月，以郵遞阻滯，邀請各地文藝界同人入會函表雖久已發出，至今尚未收齊，或且有竟未遞達者。如已接到，務希連同會費（一元至五元）早日賜下；如未接到，亦祈函索為盼！再，本會所發函表，因調查未能詳盡，容有疎漏之處，尚希廣為介紹入會是荷！

（會址暫設漢口中山路永康里四十二號）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啓

人同此心

老舍

他們三個都不想作英雄。年歲，知識，理想，都不許他們還沈醉在武松打虎或單刀赴會那些故事中；有那麼一個時期，他們的確被這種故事迷住過；現在一想起來，便使他們特別的冷淡，幾乎要否認這是自己的經驗，就好像想起幼年曾經偷過媽媽一毛錢那樣。

他們三個都不想作英雄。年歲，知識，理想，都不許他們隨便的跪在任何人面前。

可是，他們困在了亡城之中。在作英雄與漢奸之間，只還有一個縫子留給他們——把忠與奸全放在一邊，低首去作行屍走肉；照常的吃喝，到極難堪的時節可以喝兩杯酒，醉了就蒙頭大睡。這很省事，而且還近乎明哲保身。

是的，鑽到這縫隙中去，的確是沒辦法中的辦法。論力氣，三個人湊在一起，不過只能搬起一塊石頭來。就說能把這塊石頭拋出去，而恰好能砸死一個敵人，有什麼用處呢？三個人絕對抵不了成羣的坦克車與重砲。論心路，三個人即使能計劃出救亡綱要來，而刺刀與手槍時刻的在他們的肋旁；網赴行刑場去的囚徒是無法用知識自救的。簡直無法可想。

王文義是三個中最強壯的一個。差一年就在大學畢業了；敵人的砲火打碎了他的生命的好夢。假若他願算着文憑與學士的頭銜，他便須先承認自己是亡國奴。奴才學士容或有留學東洋的機會，當他把祖宗與民族都忘記了的時候。他把牆上的一面小鏡打得粉碎，鏡中那對大而亮的眼睛，那個寬大的腦門，那個高直的鼻子，永將不能被自己再看見，直到國土收復了的一天。忘了祖國與民族？且先忘

了自己吧！被暴力征服的人怎能算作人呢？他不想作個英雄，可是只有犧牲了自己才算是認識了這時代給予的責任。這時代的意義只能用血去說明。

他把范明力和吳聰找了來。兩個都是他的同輩而不同學系的學友。范明力的體格比不上王文義，可也不算怎樣的弱。眼睛不大水靈，嘴唇很厚，老老實實的像個中年的教師似的。吳聰很瘦，黃黃的臉，窄胸，似乎有點肺病；眼睛可很有神，嗓音很大，又使人不忍得說他有病。他的神氣比他的身體活潑得多。

「有了辦法沒有？」王文義並沒有預備下得到什麼滿意的回答的希望。反之，他却是想說出他的決定。

范明力把眼皮搭拉下去，嘴角微微往上兜着，作為不便說什麼的表示。

「我們逃吧？」吳聰試着步兒說，語聲不像往日那麼高大，似乎是破羞愧給管束住。

「逃？」王文義低聲的問，而後待了半天才搖了搖頭：「不，不能逃！逃到哪裏去？為什麼逃？難道這裏不是我們的土地？」

「我也這麼問過自己，」吳聰的語聲高了些，「我並不一定要逃。我是這麼想：咱們死在這裏太可惜，而且並沒有什麼好處。」

「是的，我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可惜；三個人的力量太小，無益。」王文義點着頭說。忽然，他立了起來，提高了語聲，個個演說家想到了些激烈的話似的：「可是，亡國奴是沒有等級的，一個大學生和一個洋車夫沒有絲毫的分別。再從反面來說，不願作亡國奴的也沒有等級，命都是一樣的，血，

沒有高低；在為國犧牲上，誰的血洒在地上都是同樣的有價值。愛國不愛國，一半是決定於知識，一半是決定於情感。在為民族生存而決鬥的時候，我們若是壓制着情緒，我們的知識便成了專為自私自利的工具。保護住自己，在這時候，便沒有了羞恥。站在鬥爭的外邊，我們便失了民族的同情與共感。去犧牲，絕不僅是為作英雄；死是我們每個人該盡的義務，不是什麼特別的光榮。想偷生的人說死最容易，決定去犧牲的人知道死的價值。我不逃，我要在這裏死。死的價值不因成就的大小，而是由死的意志與原因，去定重輕。」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范明力的厚嘴唇好像是很吃力的樣子掀動着。「死不為是急速結束這一生，而是把一點不死的精神傳延下去。」

「我再說，」王文義的寬腦門上漲出些紅亮的光：「這不是什麼英雄主義，而是老實的盡國民的責任。英雄主義者是乘機會彰顯自己，盡責的是和同胞們死在一塊，埋在一塊，連塊墓碑也沒有。」

「好吧，」吳聰把窄胸挺起來，「說你的辦法吧！我願意陪伴着你們去死！」

「我們先立誓！」

吳范二人都立起來。

「吳聰，范明力，王文義，願為國家而死，爭取民族的永遠獨立自由；我三人的身體與姓名將一齊毀滅，而精神與正義和平永在人間！」

「永在人間！」吳范一齊應聲。

一種純潔的微笑散佈在他們的臉上，他們覺得死最甜蜜，犧牲是最崇高的美蘊，全身血好像花蜜似的漾溢着芬香。他們心平氣和的商議着實際的辦法。最難決定的——死——已被決定了，他們用不着再激昂慷慨的呼喊，而須把最高的智慧拿出來，用智慧配合着勇敢，走到那永遠光明的路上去。他

們耳中彷彿聽到了微妙的神聖的呼召，所以不慌不忙；他們的言語中有些最美妙的律動，像是回應着那呼召，而從心弦上顫出民族復興的神樂。

在驢兒胡同的門口上，無論多夏老坐着一個老婆婆。灰塵彷彿沒有撲落過來的胆氣，她老是那麼乾淨。窮困沒有能征服了她，她那隨着年紀而下陷的眼中，永遠深藏着一些和悅親善的光，無選擇的露給一切的人。她的職業是給窮人們縫補縫破鞋爛襪子；眼邊沒有花，可是手總發顫，作不來細活計了。他的副業是給一切過路人一點笑意，和替男女小學生們，洋車夫們，記着誰：剛纔往南去了，或誰：今天並沒有從這裏經過，而是昨天太陽偏西的時候向北去了。這個副業是純粹義務的，唯一的報酬是老少男女都呼她『好媽媽』。有人說，她本是姓『那』的。

城隍後，胡同口上好幾天沒有好媽媽的影兒。大家似乎沒理會這件事，因為大家都沒敢出來呀；即使大着胆出來，誰願顧得注意她：國土已丟失，一位老媽媽的存亡有什麼可驚異的呢？

可是，她到底又坐在那裏了。一切還是那樣，但她不能再笑臉迎人。還是那樣的一切中却多了一些什麼：她所認識的旗子改了顏色，她所認識的人還作着他們的事，拉車的拉車，賣菜的賣菜，可是臉上帶着一層羞愧。她發誓不願再招阿他們。那些男女小學生都不上學了，低着頭走來走去，連義勇軍進行曲也不再唱。大街上依然有車有馬，但是老有些出喪的味兒，雖在陽光之下，而顯着悲苦慘淡

活了一二十多歲，她經過多少變亂，受過多少痛苦，可是哪一次也不像這次這麼使她感到憤恨，憤恨壓住了她的和悅，像夢中把手壓在了胸上那麼難過。她看見了成羣的坦克車在馬路上跑，結實的飛機在空中飛旋，整車的我們青年男女網往砲營去吃槍彈，大批的我們三四十歲的壯漢被鎖了去……這些都不足引起她的恨怒，假如這些事底下『沒有日

本』這兩個字。活了六十多年了，她不懷恨任何人，除了日本。她不識字，沒有超過吃喝嫖娼穿衣住房的知識，不曉得國家大事，可是她知道恨日本。日本一向是在人們的口中，在她的耳邊，在她的心裏，久已湊成一塊病似的那麼可恨。沒有理由，沒有解釋，她恨日本。只有日本，她彷彿渺茫的才覺得她知道好歹，不是個只願一日三餐的畜生。現在，滿天飛的，遍地跑的，殺人的，放火的，都是日本，而日本這兩個字已經不許她高聲的說出，只能從齒縫唇邊擠擦出來。像牛羊在走向屠場時會落淚那樣，她也覺的感到不平與不安。

當使她不愉快的，是馬路那站崗的那個兵。他對誰都想和善，可是對這個兵不能笑着點頭。他的長刺刀老在槍上安着，在秋陽下閃着白亮亮的冷光。他的脚是那麼寬，那麼重，好像唯恐怕那塊地會跑開似的死力的踩着。那是『咱們』的地；好媽媽不懂得別的，那塊地是誰的她知道得很清楚，像白布上一個紅圈不是中國旗那樣清楚。她簡直不敢再往馬路那邊看。可是不看還無濟於事，那白亮亮的刺刀，寬重的脚，時時在她的心中發光，閃

她慢慢覺得有點奇怪來：為什麼咱們不去揍他呢？揍人，是她一向反對的事，可是現在她覺得揍那個兵，日本兵，是應當的。揍，大家不但不去揍他，反倒躲着他走呀！咱們的那些壯小伙子簡直沒有心，沒有志氣，沒有人味兒！假若他有個兒子，要去揍對面的那個兵，她必定是樂意的，即使母子都為這個而砍了頭，也是痛快的。

她不願再坐在那裏，但又捨不得離開；萬一在她離開的那會兒，有人來揍那個不順眼的東西呢！她在那裏坐得愈久了，那東西彷彿吹住了她。他簡直像個臭虫，可恨，又使她願意碰見！多麼纒有人來用手拍他呢！她血液中流着的那點民族的生命力量，心中深藏着的那點民族自由自立的根性，或者使她這樣憤怒，這樣希望。殺了這個兵有

什麼用處？她不知道，也不想去思索。她只覺得有他在那裏是種羞辱，而羞辱必須洗掃了去。正像個小姑娘到時候就懂得害羞，這位老婆婆為着民族與國土——雖然連這倆名詞都不會說——而害羞。凡是能來或打這個兵的，她便應當呼之為——容或她會說這『英雄』。她的心目中的英雄不必是什麼紅鬃馬監院日人物，而是帶上來來往往的那些男子，只要他敢去收拾那個兵。在她的心中，在王文義的心中，在一切有血性的人的心中，雖然知識與字彙不同，可是在這時節都會唱出與這差不多的歌來：

『國土的乳汁在每個人血中，
一樣的熱烈，一樣的鮮紅；
每個人愛他的國土如愛慈母，
民族的搖籃，民族的坟墓。
驅出國境，慘於斬首；
在國土上為奴，終身顛抖，
是靈魂受着凌遲，
啊，靈魂受着凌遲！』

她等着，等着那英雄，那平凡而知道盡責任的英雄。啊，那兵又換班了，一來一去，都是那麼兇惡。啊，大隊從南向北而去了，刺刀如林，閃亮了全街。啊，飛機又在頭上了，血紅的圓光在彈翅上，污辱着青天。我們的英雄啊，怎麼還不來？還不來？老媽媽的盼，也就是全民族的呼聲吧？

老媽媽等了許多天，還沒把那英雄等來。可是她並不灰心，反倒加緊的盼望，逢人便低聲的打聽：『咱們怎樣了呢？』那洋車夫和小買賣的之中也有會看報的，說給她一些消息。可是那些消息都是日本人製造出來的，不是攻下這裏，便是打到某處。那些地名是『媽媽』一向沒聽過的，但是聽過之後，她彷彿有些領悟：『咱們的地真大！』同時，她就更盼望那件事的實現：『咱們怎不過去打他呢？哪怕是先打死一個呢？』她的針尖順着拉線的便利，指了指馬路那邊。『好媽媽，你可小心點！』人們警告她。她揉揉老眼，低聲的說：『他不懂我們的話，他是鬼子！』

好消息來了！拉車的王二拿着雙由拉坡堆上拾來的襪子，請媽媽給收拾一下。蹲在她旁邊，他偷偷說：「好媽媽，今天早上我拉車到東城，走到四牌樓就過不去了，鬼子兵把住了街道，不准車馬過去。聽說我們兩個小伙子，把他們的一車炸彈全燒完，還打死他們五六個兵！」王二把挑起的大指急忙收在袖口中，眼瞭了馬路那邊一下，剛碰到刺刀的光亮就收了回來。「倆小伙子都沒拿住，」他的聲音更低了些，可是更有力量了。「吃過飯，我又繞回去，那裏還不准過人呢！聽說那倆小伙子是跑進一家小肉舖去，跑進去就沒影兒啦。好媽媽，你看肉舖的人也真有胆子，敢把倆小伙子放走！我們有骨頭的，好媽媽？」

好媽媽幾天沒見過的笑容，由心中跳到臉上。「要是有人敢打那邊的那個東西，我就也敢幫忙，你信不信？」

「我怎麼不信？我要有槍，我就敢過去！好媽媽你別忙，慢慢的咱們都把他收拾了！有了一個不怕死的，接着就有十個，一百個，一千個，不是，對不對？」王二十分困難的把語聲始終放低。

「你看，魚市上木盆裏養着鱈魚，必須放上一兩條泥鰍。鱈魚懶得動，日久就臭了。泥鰍愛動，弄得鱈魚也伸伸腰。我就管那倆小伙子比作爭鬥的泥鰍，他們一動，大家夥兒都得動。好媽媽？」

「誰說不是！我在這兒等着，說不定明天就有人來打他，」隨着「他」字，好媽媽的針又向外指了指。「他要是倒在那兒，我死了也痛快！我不能教小鬼子管着！」

第二天，好媽媽來得特別的早，在遇上熟人的前，已把笑容遞給了紅紅的朝陽。

「可是一直到過午，並沒有動靜。『早晚是要來的！』她自言自語的說。」

都快到收活的時候了，來了個面生的小伙子，大眼睛，寬腦門，高鼻子。他不像個窮人，可是手中拿着雙破襪子。好媽媽剛要拿針，那個小伙子攔住了她。「明天我來取吧，不忙，天快黑了。回家嗎？一塊兒走？來，我給拿着小筐！」

一同進了驢兒胡同，少年低聲的問：「這條胡同裏有穿堂門沒有？」

好媽媽搖搖頭，而後細細的端詳着他。看了半天，她微微一笑：「我知道你！」

「怎麼？」少年的眼覺得怪可怕。

「你是好人！」好媽媽點頭讚嘆。「我告訴你，這裏路南的第十個門，有個後門，可是沒法打穿堂兒，那是人家的住宅呀。」

少年沒有言語。好媽媽慢慢的想出來：「行！我要準知道你什麼時候來，我可以託咐倒醬士的李五給你開開門。」

少年遠遠沒有言語。

「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樣！」老媽媽抬頭望了望他。

「什麼意思？」

「我說不明白！」好媽媽笑了。「你是念書的人吧？」

青年點了點頭。

「那你就該懂得我的話。」好媽媽的臉上忽然非常的嚴肅起來：「告訴我，你明天什麼時候來？我不會賣了你！」

「我明天早晨八點來！」

「就是賣杏茶的周四過來的時候？」

「好！賣杏茶的過來，那個門得開開！」

「就是！」

「你知道我要幹什麼？」

「知道！」

「啊？」

「知道——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樣！」

次日，好媽媽早早就到了。她坐了好像一年的樣子，繼續到廣四尖兒的噪音漸漸由遠而近：「杏兒——茶啣。」好媽媽的手哆嗦起來，眼睛釘住那邊的刺刀尖——一個小白星似的。「杏兒！茶啣。」周四就快到她而前了，她的眼幾乎不能轉動，

像黏在了刺刀尖上。忽然，直像一條黑影兒，由便道閃閃到馬路邊的一顆柳樹後，緊跟着，槍響了，一聲兩聲。那個兵倒在了地上。南邊北邊響了警笛。那條黑影閃進了驢兒胡同。倒在地上的兵立了起來，趕過馬路這邊。南邊北邊的「崗」，也都趕到像作戰的驢兒胡同，匆匆的過了句話，都趕進胡同去。好媽媽停止了呼吸。等了許久許久，那些兵全回來了，沒有那個少年，她喘了口氣，哆嗦着拿起那雙襪子來，頭也不願再抬一抬。

也就是剛四點鐘吧，她想收拾回家，她的心裏堵得慌。正在這想想，取襪子的來了！她幾乎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愣了一會兒，她把襪子遞給他。

他蹲在一旁，看着襪子，低聲的問：「早晨我打死他沒有？」

好媽媽微微一搖頭。「他裝死兒呢，一會兒就爬起來了。」

「嗚！下回得用炸彈！」他一邊說着，一邊掏出一塊錢的票子來：「媽媽和李五分吧。」

「留着用吧，我不要！」好媽媽擺了擺手。「你要有槍啊，給王二一隻，他也願意幹。」

「有的，是，媽媽！」

「你姓什麼呢？」

「暫時沒有姓名，」少年立起來，把襪子和錢票都塞在衣袋裏，想了想：「啊，也許永久沒有姓名！再見，媽媽！」

「哎，下回來，打準一點！」好媽媽的心裏又不堵得慌了。

他們三個又坐在一處，互相報告着工作，並且計劃着以後的辦法。

范明力的厚嘴唇彷彿更厚了些，增加了沈默剛毅的神氣。吳聰的窄胸似乎已裝不下那些熱氣，挺着細脖，張着點嘴，像打鳴的雞似的。他——不像范明力——有點按不住他的得意，越想兩三日來的成績越高興。王文義不得意，也不失望，而是客觀的批判着：

「咱們的成功與失敗都沒關係，唯一的好處是把未死的人心給激動起來了。咱們的心，大家的心，都差不多。我們只是作了應該作的事，至多也不過是先走了一步而已。好吧，我們商量明天的事；就熱打鐵，教這座城必定變成敵人的墳墓！」

像黏在了刺刀尖上。忽然，直像一條黑影兒，由便道閃閃到馬路邊的一顆柳樹後，緊跟着，槍響了，一聲兩聲。那個兵倒在了地上。南邊北邊響了警笛。那條黑影閃進了驢兒胡同。倒在地上的兵立了起來，趕過馬路這邊。南邊北邊的「崗」，也都趕到像作戰的驢兒胡同，匆匆的過了句話，都趕進胡同去。好媽媽停止了呼吸。等了許久許久，那些兵全回來了，沒有那個少年，她喘了口氣，哆嗦着拿起那雙襪子來，頭也不願再抬一抬。

也就是剛四點鐘吧，她想收拾回家，她的心裏堵得慌。正在這想想，取襪子的來了！她幾乎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愣了一會兒，她把襪子遞給他。

他蹲在一旁，看着襪子，低聲的問：「早晨我打死他沒有？」

好媽媽微微一搖頭。「他裝死兒呢，一會兒就爬起來了。」

「嗚！下回得用炸彈！」他一邊說着，一邊掏出一塊錢的票子來：「媽媽和李五分吧。」

「留着用吧，我不要！」好媽媽擺了擺手。「你要有槍啊，給王二一隻，他也願意幹。」

「有的，是，媽媽！」

「你姓什麼呢？」

「暫時沒有姓名，」少年立起來，把襪子和錢票都塞在衣袋裏，想了想：「啊，也許永久沒有姓名！再見，媽媽！」

「哎，下回來，打準一點！」好媽媽的心裏又不堵得慌了。

他們三個又坐在一處，互相報告着工作，並且計劃着以後的辦法。

范明力的厚嘴唇彷彿更厚了些，增加了沈默剛毅的神氣。吳聰的窄胸似乎已裝不下那些熱氣，挺着細脖，張着點嘴，像打鳴的雞似的。他——不像范明力——有點按不住他的得意，越想兩三日來的成績越高興。王文義不得意，也不失望，而是客觀的批判着：

「咱們的成功與失敗都沒關係，唯一的好處是把未死的人心給激動起來了。咱們的心，大家的心，都差不多。我們只是作了應該作的事，至多也不過是先走了一步而已。好吧，我們商量明天的事；就熱打鐵，教這座城必定變成敵人的墳墓！」

台莊一勇士

以 羣

——記三十一師李營副底談話——

是四月一日底早晨，敵人正集中着炮火猛攻早刻給咱們奪回的碉樓。一顆顆大紅的砲彈攜帶濃烟，飛舞在碉樓底四周；隨着震天動地的炸裂聲，殘磚碎瓦像冰雹似地飛濺着。眼看着保衛碉樓的弟兄們一個一個地在漫天烟火當中倒了下來。

我跨過弟兄們底殘碎的屍體，一個個熟悉的面影隱隱在我底眼前，然而我却沒有餘裕低下頭去察看一下已死的弟兄們底臉子。正在燃燒着的房屋底焦味混和着硝烟火腥，一陣緊一陣地撲到鼻子裏來，使人忘懷了人間還有春底氣息。

在那個碉樓底眼前，瓦礫和屍體已經填塞了通路，我抬頭望了一下，在烟霧中，已經消失了碉樓底頂層。砲彈底轟聲突然停止了，接着是一陣聽不清楚的「呵，呵……」的喊聲，從敵入底陣地裏送過來，我知道這是敵入衝鋒肉搏時的喊聲。

——死守碉樓的兩排弟兄，到底還剩着幾人呢？

我想着，趕忙跳過橫在面前的瓦礫和屍體，帶爬帶奔地衝上那殘存的碉樓底第二層。樓裏靜悄悄的，沒有什麼響動。

——啊，兩排弟兄全犧牲了嗎？……這碉樓……

我心裏像被沒了一個炸彈，人有點昏昏沉沉的，然而，脚步是加得更緊了——向那面對着敵人的窗口奔去。

「報告，營長嗎？」

像暗夜裏爆出一火花，一個不像人叫的嘶啞的喊聲，震醒了我的頭腦。舉

着手站在面前的是一個矮小的身體，血跡，硝煙，泥污，已經將他底臉塗得不像一個人了。然而，這一個僅存的不像人的人却鼓勵了我，使我相信：

——咱們還有人在，碉樓還保得住！

「是，我就是，怎麼樣？」

我沒有工夫對他解釋說「我不是營長，是營副」。

他沒有聲音，用力地從胸角上扯下了符號，遞給我，說：

「交還給您，我不回去了！……」

我神經錯亂了，這是怎麼回事，僅存的一個弟兄，他不幹了嗎？可是，沒有等我理清白，他又蹬着脚，嘶啞着喉嚨喊了：

「咱們的兩排人全犧牲了！可是，這樓，就這樣丟了嗎？不，有我一個，就得守！不要命，得給弟兄們討債，一排抵一排，我得幹够本兒！……」

我清醒了，看了一下手裏那條黃污的符號，我清清楚楚地記得那上面現着幾個斗大的字：「二等兵王來生」。

「好，好兄弟……」不知怎的，我喉嚨哽咽起來了，眼睛也有點潮，「有一個人活着，也得守這碉樓，這碉樓一失，我們就保不住這一角地，也就保不住整個台兒莊寨子，……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手榴彈，手榴彈，……够用的手榴彈……」他喘着氣，沒等說完又跳到了窗前去，使勁地拋擲着剩下的手榴彈。

「呵，呵……」的敵入底喊聲在不斷的手榴彈底炸裂聲中破碎了。我跑下樓去提來了滿滿的一筐手榴彈，放在他身邊，他瞥了一眼，從容地笑了：

「還有嗎？要賺鬼子底命，得多賠點本兒！」

「有的是，你放心幹吧，好兄弟！」

我又搗來了整整一箱未開封的手榴彈，放在他後面。

像一切都得了解答，他安靜地坐在那裝手榴彈的木箱上，眼從窗孔裏盯着向碉樓衝來的鬼子，在他們剛跑近的時候，一個手榴彈準準地擲過去，眼看着一羣羣的鬼子兵在並不雄壯的炸裂聲中，像狂風中的枯草似地，零亂地倒下，灰黃色的鋼盔映着透過砲烟的微弱太陽，閃灼着陰森的光影。

我以穩定的脚步一級級地踏着碉樓的階梯走下樓來，敵入底喊聲逐漸地零亂而微弱起來，祇有槍彈還是像撲燈的飛蛾一樣，「滋，滋」地向破毀的碉樓撲來，嗒地打擊在石砌的樓壁上，又彈了回去。

兩個鐘頭之後，碉樓底一角漸漸地平靜起來了，手榴彈的炸裂聲，跟着敵入底喊聲逐漸地稀疏，終歸於沉寂了。

「王來生呢？他還活着嗎？」

我又從別的戰壕中向碉樓走去，迎面來的却正是他——二等兵王來生。

他躺在担架上，臉部，胸部，手部，腿部……都受了彈片底擦傷，然而，他還是健康的。

「兩排敵人，消滅了……兩排……」

他躺在担架上，比着兩個手指，像夢囈似地嘎聲地喊着。

「好兄弟，你勝利了！」

我自言自語地說着；他大概沒有聽見，破抬着滾往後方去了。

回頭，看看那破毀了半壁的碉樓——它還是儼然地屹立在煙霧中，樓頭已經整然地站着新增派上去的我們底弟兄。

我興奮得想大聲喊出來。淚水模糊了我底眼睛。

由於二等兵王來生兩個鐘頭的苦鬥，這碉樓終究保住了！

抗戰文藝

刊三日

2

編輯 總 編 行 經 售 處
 本報 編輯 行 經 售 處
 己 中 華 全 國 文 藝 界 抗 戰 協 會 文 藝 部
 呈 華 全 國 文 藝 界 抗 戰 協 會 文 藝 部
 請 國 全 華 文 藝 界 抗 戰 協 會 文 藝 部
 主 界 文 藝 界 抗 戰 協 會 文 藝 部
 管 抗 戰 協 會 文 藝 部
 機 協 會 文 藝 部
 關 抗 戰 協 會 文 藝 部
 登 文 藝 部
 記 協 會 文 藝 部
 會 員 委 員 會 文 藝 部
 部 出 版 部 文 藝 部
 店 書 店 文 藝 部
 角 五 元 一 年 半 角 八 月 三 十 一 號 一 年 半 角 八 月 三 十 一 號

第一卷 第二號
 二十七年五月七日出版

走向勝利的五月

戰鬥的五月，留下無數英雄的血，為我們被壓迫的祖國，開闢了解放的道路！
 創痛的五月，留下莫大的民族的恥辱，使我們跋涉於艱苦道中的中國民族，負荷了更沉重的担

負。我們豈沒有把先烈英雄所交付給我們的鬥爭，到達於勝利的完成；我們也還沒有把我們民族所蒙受的恥辱，給予徹底的清洗。因此每一個戰鬥的五月，每一個創痛的五月，到達到我們前面的時候，我們總感得無限的悲憤，無限的沉痛。

然而我們——戰鬥着，十年，二十年，……我們始終在戰鬥着，我們對於戰鬥的決志，一年更比一年地堅強；我們對於勝利的信念，一年更比一年鞏固。我們看見我們的民族，在戰鬥里成長，在苦難里茁壯！

我們的戰鬥，從呼號，奔走，的行列，漸漸地鞏固了血肉和鋼鐵的隊伍，從口頭和文字的吶喊，擴大為槍彈和巨砲的吼吼。我們整個的民族，不分階級，不分派別，不分政府和民眾，四萬萬五千萬顆心化成了顆，四萬萬五千萬個人化成一個碩岸無比的巨人，四萬萬五千萬對臂膀舉起來，四萬萬五千萬雙目光集注起來，對準着我們民族的大敵！

我們的大敵——日本帝國主義，他再不能夠賣弄他的故技，來挑撥離間我們了，可以說他們播弄賊使的封建陰謀，像登世凱這樣的傢伙，二十四年以前可以以為着自己帝國帝制的陰謀，不指出萬個民族，接受二十一條件的。現在早已成我們革命的民眾消滅無餘了，插尾乞憐，賣身承榮的偽組織的漢奸逆賊，也早在英勇的民族吼聲之前，顯出狼狽困憊的醜態，走進了山窮水盡的末日了。

我們的民族像巨人一般的站立了起來，二十一條，淪陷協定，塘沽協定，以及其他一切不平等條約給我們民族所加的鎖鍊，已經開始在我們民族的憤怒的驅趕中，寸寸碎裂了。不管過去所給予的担荷是多麼的沉重，不管我們的敵人是怎樣的強悍和狠毒，我們求生存求解放的無畏的戰鬥，必將獲得必然的勝利。

動員更廣大的民眾的力量，擴大這個神聖戰爭的行列。不但匯盡人力，財力，物力，而且高揚我們的精神的動員，持續我們的戰鬥，直到我們勝利的最後！我們的敵人，已經在侵略中一天更比一天的現出了他們的疲乏，而我們，將愈戰愈強，在戰鬥中；生出新的戰鬥的力量！

這個戰鬥正在白熱的程度中，它漸漸地追近了勝利，到今年為止，以光榮的勝利洗清民族的恥辱，已經是將要臨到的事實，創痛的五月將成爲勝利的五月，只待我們更英勇的進軍，進軍！

錄目	期本
走向勝利的五月	姚雪垠
論現階段的文學主題(論文)	郁達夫
平漢臨海津浦一帶(通訊)	魯彥
炮火下的孩子(小說)	魯彥
在五一節兵工廠的晚會里(報告)	魯彥
寄語我兒郎(漫畫)	豐子愷
雜章論(歌謠)	平林
文藝簡報	記者
會務報告	總務部

論現階段的文學主題

姚雪垠

隨着第二期抗戰形勢的穩定與好轉，隨着軍事與政治的逐漸進步，文學方面也活躍起來了。在紙價飛漲，運輸不便，種種困難條件之下，文藝刊物仍能不斷的增加，這固然一方面表現了文藝工作者鬥爭情緒的熱烈，另一方面也表現了這一種鬥爭武器多麼為時代所需要。我們再看一看武漢幾家書店每月印行了幾十種，甚至百種以上的小冊子，大部分都是採取速寫的或報告文學的形式，這證明了文學所秉賦的大眾性最為強大，因之，它無疑的是一種最能發揮普遍與深入的效果的文化武器。然而我們卻不能不指出來目前文學的一個嚴重現象，就是它還沒有同抗戰形勢密切的配合起來，而往往是喘着氣在後面追趕。

在鬥爭激烈得無以形容的現階段，最好的文化武器却犯了與抗戰形勢此節的嚴重現象，我們應該感到憤慨和惋惜。這現象發生的第一個原因，是由於一部分文藝工作者和實踐脫離。他們不能在尖銳的鬥爭行動中教育自己，不能在尖銳的鬥爭行動中把握着一般的需要。他們把自己關在屋子裏面，憑着傳聞，憑着想象，憑着熱情，憑着技巧與天才，所寫出來的東西只能是浮面的，空洞的，甚至歪曲。這些作家們本身既不站在鬥爭的尖端，他們的作品當然不容易成為時代所必需。

第二期應該指出來的原因，是由於一部分實際參加鬥爭生活之文藝工作者對於政治的和哲學的修養不夠，不能更深刻的去了解現象的本質，也不能從個別現象中看出互相的聯系，更不能緊緊的把握着客觀形勢的演進過程，以及每個形勢對於文學

的主要要求。因之，這一部分的文學作家們也往往看見一點而忽略了全體，往往有典型人物而沒有典型事件。更因此，在第一期抗戰中他們把文學當做了單純煽動情緒的工具，到抗戰現階段他們還是把它當做單純煽動情緒的工具。在一班作家心目中時時刻刻的想着他自己的「鐵流」和「夏伯陽」，輕輕的放過了後方的一平凡事件。他們為戰地生活，往往看見遊擊隊而看不見民眾；縱然寫了民眾，這些可憐的民眾也往往被作家剝去了他們的戰鬥性和鄉土氣味。

從「八一三」以來，全國同胞對於「強化統一戰線」，「實現民主政治」，並在二民主義的最高原則下「改善民眾生活」與「刷新政治機構」一致熱烈的注意着，討論着，推動着。然而在文學上，對這些全國所關心注意的問題却沒有什麼反映。難道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沒看見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與艱苦嗎？難道沒看見民眾生活的痛苦嗎？難道沒看見出於下層政治機構的腐敗而產生的像強派救國公債和抓壯丁一類現象嗎？難道我們不認為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所必需嗎？關於統一戰線問題，我們隨處皆可以找到經驗與題材，雖然有時不宜正面表現，難道不可以側面反映嗎？……固然，我們不應機械的使文學為每個政治現象服役，但我們也不能使文學與政治脫節。

在平時藝術尚且應該配合着政治為革命服務，何況現在是什麼時候。

文學同政治的脫節，不僅是如前邊所指出的，同樣的也表現在一般的問題上。在目前，縱然走到

荒僻的鄉村，老百姓也知道鬼子可恨，至于作為新文藝讀者對象的知識青年，更不需要文藝作家告訴他們應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他們所需要知道的是如何的組織起來，行動起來，如何的克服工作困難，如何的養成一個戰士的警覺性。因此，我認為現階段的文學應該特別強調主題的組織性和教育性。比如，我們現在為一個部隊怎樣勇敢的，其效果不如寫這個部隊是怎樣的打勝了敵人，並怎樣的受了挫折。寫一羣鄉村工作者如何的努力，如何的堅決，其效果也不如寫他們工作中遇着些什麼困難，并如何把困難克服，或甚至犯了錯誤。寫意識落後的人物怎樣轉變向抗日方面，怎樣在工作中把自己鍛鍊成一個很好的戰士，這一類的主題在如今也是非常需要的。寫一技游擊隊的組織過程，戰鬥經驗，也許比一本「游擊戰術講話」更能發生力量。關於漢奸的題材，寫的人還非常稀少。漢奸的破審問，破槍斃，破活埋，固然都能寫成一篇動人的文章，但人們既然都知道漢奸是該殺的，這些題材也只能叫人決心而已。倘若能寫出來漢奸的產生的客觀原因，活動情形，以及內心的衝突與痛苦，不僅可以表現出每改造的社會問題，可以教育讀者對於漢奸的警覺性，並且，請不要罵我是一革命的尾巴主義」者吧，還可以給某些小漢奸指示出一條光明的出路。總之，不管寫什麼題材，我認為都應該特別強調主題以組織性和教育性。但還必須作者能把握住對社會，對政治，和對當前鬥爭形勢的正確理解。高爾基的「母親」之所以成為偉大著作，被列寧稱做「很適當其時的一部書」，正因為「母親」教育着神聖的志實於革命的精神。

(一九三八年四月于武昌)

平漢隴海津浦的一帶

郁達夫

爲慰勞前線將士并觀察戰區情形之故，十日

前曾到魯南的火線之上。我們所見到的台兒莊，利國驛，及黃河南岸的陣地，都堅守穩固，敵人一時，決不容易撼動。先從黃河南岸的陣線來說，敵人以試拚死命打進津浦一線，所以黃河北岸的守兵，大部分已從山西河北河南境內抽調到魯南去了；沿黃河一帶，只有我們的游擊隊向北浪河活動的可能。實際上，在鄭州，曾見到了許多渡河北擊的壯士們，奏凱之後，攜帶回來的戰利品，如砲彈，鋼盔，日文的信件日記之類。在河北岸平濟沿線的游擊區以內，我們並日得俘獲了許多敵人的高大戰馬；現在因河水高漲，不易南渡之故，這些敵馬暫時仍養在北岸的我軍陣地之內。

據守黃河的將士，日夜只在戰壕內嚴密監視着北岸，敵人一點兒也不敢露些踪影。因爲我們南岸的守兵，見了敵人的踪影之後，就可以發砲告知北岸的我軍，包圍殲滅的緣故。

黃河南岸的景色，單調得非凡，春意雖則漸漸濃了，但堤上堤下，總仍是一片黃色；樹林青草的綠陰，終掩不住幾百里路的泥沙地殼；所以守河防的將士們，大家都希望我們在後方的執筆者，能多送些士兵的讀物，及足以娛樂暇時的圖書刊物等印刷品去，藉資消遣。文人在戰時所應做的工作，我想當以此事爲最重要。或者我們大家來發動一種書的運動，將我們所讀過的定期刊物，書報小說之類，統統捐助出來；送上各戰區的後方辦事處去，請他們轉送前線，分給守土的將士們閱讀。這豈不

是輕而易舉的一件事情麼？

台兒莊的大捷之後，敵人驚破了胆，不敢再冒昧地來作正面的攻擊了；因而最近，敵人只在台兒莊的東北，臨張支線，鄭城鄆縣一帶迂迴死攻，據說係迂迴運動。但是攻來攻去，敵人增援了幾次我們的陣地，却依舊是穩如鐵壘。當然一村一莊的撤退，是常有的事，但就是周圍不過一二里方的一村一莊，敵人要想伸展一步，也必須付出幾百人，甚至幾千人的代價。因此，津浦北段正面的韓莊利國驛一陣，倒現出了沈寂的狀況。敵我隔河而相對，兩邊相去，不過幾十丈寬。敵人戰壕裏的人影，我們可以看得見，看見時就發一槍。有幾處狹隘的地方，南面的話聲，也都可以聽得清楚，可是陣地裏的談話，是士兵們最忌的一種動作，因爲戰話聲之後而來的總是砲聲。

我們的機械化部隊雖則不多，但是我們的血肉彈丸與精神堡壘，却比敵人的要堅強到三百倍，四百倍。沒有到過前線的人，對中華民族將次復興的信念，或有點兒疑慮。已經到過前線的人，可就絕對地不信會發生動搖了。最後勝利，必然地是我們的。你不，你就瞧！兵士們的精誠奮勇！老百姓們的扶助協力！反過來，一面却又是敵人們的畏縮與不振！卑劣與殘暴！

津浦線是穩定了，在這一月內，我們恐怕更要向南向北，發展我奮勇殺敵的神威！

文藝簡報

盼望已久的魯迅先生全集，最近由留守上海的文藝界同人，集資出版；由胡愈之主持其事，委託開明書店總經售，現在已發賣預約，每部定價十四元。

瞿秋白氏生前譯述之藝論文，會由魯迅先生編訂爲海上述林上下兩卷，捐資印行，尙有氏歷年關於文藝的論著，其數量不下於述林。現由上海某君繼承魯迅先生遺志，編訂成集，開大部已在印刷中，不久即可出版。

在羅公山不幸犧牲的東北青年詩人李曼霖，他的遺著「高粱葉」，最近將由上海雜誌公司重版，內容增加了許多對於這位詩人的追悼紀念文字。

前代表政治部往前線勞軍的本會常務理事車都樓夫，已於三日完成任務，回返武漢，他還有意往西北前線一行。和都氏同行代表本會出發勞軍的本會常務理事盛成，因參加五月四日舉行的徐州文化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不及與都氏同歸。

內次雷季陸氏，於五月四日邀請留居武漢的詩歌作者，在華山咖啡店舉行座談會。原因是雷氏在第五路軍中舉辦詩歌獎金，金額共一百元，推選者爲莊重，章文龍二氏，席間由穆木天朗誦莊重的詩，臧克家朗誦章文龍的詩，後由高韻朗誦自作朗誦詩一首，末由錫金王堯高蘭分段朗誦瞿秋白遺譯齊希金詩「茨岡曲」，因譯筆用口語，音調復好，故

以後者較成功。

砲火下的孩子

魯彥

一等兵李紀明忽然蘇醒過來了，只覺得渾身疼痛得厲害，好像騎在刀山上。

「完了……」他想。

他記得很清楚，剛才是和一百多人衝鋒上來的。一片排山倒海的喊殺聲，人就跟着大刀槍刺，橫衝直撞的進了敵人的隊伍裏。這一次，日本鬼子可真吃虧了！一個個嚇得魂飛魄散，軟了手脚，不曉得抵抗，也不曉得逃跑，只是橫七豎八的倒了下去。李紀明一個人，殺了多少日本鬼子，連他自己也算不清，只記得比砍瓜切菜還容易，不費絲毫氣力。可是他自已又怎麼倒下來了呢？他完全不明白，好像是閉上眼睛，往地上一躺，就睡熟了，卻想不到一覺醒來，渾身刀割一樣痛。這明明是受了重傷。

「完了，」他想，「今天到底為國家死了……」他不會微笑起來。死是每一個人都逃不脫的，但也有值不值。這樣的死，正是他頂願意的。為救中國，死在戰地裏，比什麼都有價值，比什麼都光榮。他來到前線，從來就沒有後悔過自己這條性命。現在，他就要死了，沒有什麼懊悔，也沒有什麼捨不得，心地非常的平靜，平靜得好像心跳已在停止下去，三魂七魄慢慢離開了軀殼，覺得渾身的疼痛也漸漸減輕了。

一個多麼有趣的夜呵！漆黑的天空，一粒粒白亮亮的明星，真比時髦的花布漂亮得多了！他竟有這樣好福氣，能够死在這樣的夜裏。這簡直不像是戰場，什麼聲音也沒有，倘使日本鬼子不打到中國來，大家不正是睡得舒舒服服的嗎？……

一想到這裏，李紀明突然氣怒了。他可不會忘

記成千成萬的中國人是給誰打死的，多少房屋，多少村莊是給誰轟平的。他的家呢？他的父母和妻子呢？他那個剛剛學着說話的兒子呢？……

「報復！報復！」李紀明緊咬着牙齒，痛恨的說。「殺光那些強盜！我應該殺光那些強盜……」他不願意死了，他覺得現在死的太早了，他必須再活下去，救同胞，救中國！

他這樣想着，忘記了自己受了傷，就想霍然跳了起來。但是用盡氣力，剛剛站住脚，又突然倒下了。他的左脚好像斷了一樣，痛得刺上心來。他用手一摸，才曉得鞋底全裂了，傷口在脚底。他用力掙扎着坐起身，脫下濕漉漉的鞋襪，摸到脚底有二寸寬的一個缺口，血正從那裏湧出來。

「他媽的！怪不得這樣痛……原來是給鬼子刺傷了。」

他連忙脫下右脚的襪子，當做了藥棉花，貼在左脚底，再解下一條布綁腿，把他緊緊的紮住了，然後在隣山的地方摸索着，看有什麼東西。

他仔細測足對準，刺在他的脚後，纏着三個屍首，穿的是皮鞋，戴的是鋼盔，胸前還有一塊鋼甲。這就是日本鬼子了。他們怎麼死的呢？李紀明有點記起來了。好像不久以前，他扭住了一個，踏倒了一個，剛剛結束這兩個，迎面又來了一個，他調轉刺刀用力刺去的時候，敵人的槍柄好像也就到了自己的頭頂，於是他倒下睡熟了。

「殺得痛快，殺得痛快！」他一面說着，一面摸摸自己的頭，後腦壳也有點濕漉漉的，微微作痛。背脊好像也受傷了，有三四處摸不得。

「管他媽的！」他摸換了彈却邊滿滿的，拾起槍。爬着走了。

在五一節兵工廠的晚會里

魯藜

沿着泥濘的河岸走，天空陰沉地還飄着細雨，繞過了一些鉄絲網，方到了兵工廠。

「你找誰！」

「找抗敵工作團……」

照例地向守衛士作誠懇的說明才走進去。

這時胡弦的尖音在狂嘶着，雜着工友們嘩笑的聲浪。在禮堂里人擠得滿滿的，四周的窗口都塞滿了人。

會場里，工友們正集中在「百噸恨」里醉漢的表演，醉漢在喝彩聲中紅光滿面的從觀眾席跳到了平台上。

在這裏，你不會感到生疏，四百多個的觀眾是在集體的機器下共同生活着的，他們都像一家人，毫無顧忌的呼嘯，喊口號，鼓掌，狂笑，——尤其是今天，在倫敦，在巴黎，在柏林，在日內瓦，在芝加哥，在莫斯科……千千萬萬的工人組成巨大的隊伍，游行示威，以紀念的勞動節。

時候將八點鐘，夜雨下得更緊了，可是，擁擠不了這兒活潑，健康的笑。「百噸恨」終劇後，在人們的掌聲裏，我有點顫顫地登上台。這兒我第一次在人們之前朗誦詩歌。

我是情感的，這次我以演員的心靈與姿態朗誦「想念家鄉」與「中國五一勞動節」。

人們是寂靜地聽着我帶着顫動的音調，當我朗誦到——

呵！我想念家鄉，

家鄉；

家鄉呵！

誰搶了我的家鄉？

到那裏去呢？漆黑的夜裏，簡直認不出方向，槍聲又不聽見，這裏那裏全是屍首，大半都冰冷冷的，只有三五個還在低低的哼着，他忽在這裏找出還能說話的自已人來，低聲問了幾遍，竟沒一個回答。他的隊伍衝上了去嗎？為什麼不聽見大隊跟上去呢？後退了嗎？也該有日本鬼子走來的。為什麼不聽見一點響呢？他小心的爬過了一個壕溝又一壕溝，總是碰不到一個活人。

他漸漸疲乏了，渾身又疼痛得厲害，爬一程，用槍桿支着拐一程，過了許久許久，正想坐下休息的時候，突然迎面跳出一個人影來。

「口令！」
李紀明楞了一楞，覺得那人的槍刺已經抵住了自己的肚子。

「我是傷兵……」
「叫什麼？幹什麼來的，這時候？」
李紀明有點放心了。他起初怕是日本鬼子，現在聽出那聲音很熟識。

「李紀明……」
「李紀明？」那人盤問着，略略把槍刺退後了一點。「那一團那一連？幹什麼呢？」

「第三團，第二連，第一排……」李紀明回答說，「啊，你不是劉小炳嗎？」

「真的是！真的是！」那人立刻走過來抱住了李紀明。「我是劉小炳，你是李大哥，你歸隊來，好極了！好極了！……我們正在找你呀！」

「我受了傷了……」
「我帶你去見排長。傷勢不重嗎？」劉小炳說。

「痛得厲害……讓我坐一會吧。」
「那就讓我先去報個信，他就在前面，聽你來了，一定很高興。」劉小炳說着不見了。

李紀明覺得又疲乏又饑渴，摸摸水壺，還掛在腰邊，便坐下來喝了幾口水。

劉小炳飛也似的就跑了回來。
「走吧，趕快走呀，李大哥！」他一面喘着氣，說。「排長生氣了！他罵你見了鬼！跑到這裏來送死嗎？受了傷，做什麼不往後方跑呀？這裏沒有擔架隊，難道你不知道？前面不遠就有日本鬼子的大隊，天亮了，他們要反攻的……」

「我們的大隊呢？」
「大隊在原地沒動。我們這百把個人，一口氣衝了十幾里外了。」

「做什麼大隊不開上來呀？」李紀明着急的說。

「我本來是想到後方去的，因為認不得方向，所以到前方來了，一路上簡直不看見我們一個人！」
「剛才上面傳來命令，早上敵人反攻時，要我們退却呢。」

「退却？做什麼衝上來又要退却呀？」
「想必是一種計策了，李大哥。你趕快走吧，受了傷，口氣退十幾里太難了，東方快發白，敵人一定反攻的。」

「我乏極了，沒有氣力再走，請你告訴排長，我就留在這裏，遲早是要死的，再讓我殺幾個日本鬼子，痛痛快快地死吧！」

「排長罵你，就是烏的這個！他不許誰怕死，也不許誰愛死！他說你把傷養好了，再來前線，不又是一當十嗎？給國家拚命的時候長着呀，李大哥，傷好了再來，留着和結實實實的身體好殺鬼子呀！」

「留着結結實實的身體……」
李紀明默想了一刻，終於依從了。他捧着槍站了起來。

「朝着那顆星走吧，李大哥，我們的大隊就在

「誰使我成了無家可歸的流亡？」
我的熱淚湧了出來。在「中國五一勞動節」，我用了極粗獷的調子來朗誦結束的幾句——

「同志們！
同志們！
不要忘記了我們重大的任務，
不要忘記了我們過去的光榮；
在後方，
要加倍努力生產；
在前方，
要勇敢去肉搏衝鋒！
把整個生命貢獻給抗戰，
抗戰，
一直到勝利到來，
中華民族的解放！
同志們，
同志們，
用我們最大的努力吧，
要實現創造新中國的希望！」

我的朗誦完了，歌詠組長站在台上揮舞着粗大的兩手，指揮着人們合唱義勇軍進行曲，四百多人的聲音狂放的奔湧在一起，向着陰暗而沉重的曠野衝去了。

人們開始擁了出去，幾個從火藥廠來的工友在人們介紹之下緊握着手！

「這是第一次吧！在兵工廠的詩歌朗誦。」
「是的吧！」我握緊着他那發燙的手，望着他那富於熱情的近於斯文的臉。

另一會議開始了，抗敵工作團團長召集了當夜

那方面一劉小柄拖着一顆格外明亮的星，說：「這顆星落下去，天就要發白了，那時敵人一定反攻，我們就退了——記住呀，天明前趕到大隊就沒危險了！」

李紀明別了劉小柄，照着那指示的方向和小路走了。現在那顆明亮的星止在丈把高的地面上，立刻要天亮了。他們衝鋒上來天才黑，爲什麼一夜快完了呢？難道被槍柄擊倒後，竟昏暈了大半夜嗎？那一定受傷很重了。

是的，他受傷很重，渾身受傷了，這裏那裏全是創口，軍裝，破裂了許多處。無論那一處簡直不能用手去摸，一摸就痛得兇。腳又跛走，不是壕溝就是鐵絲網。硝片，刀槍，屍首，高高低低的堆滿了一地。他爬了一程，拐了一程忽忽忙忙向前走，看看那顆明星離地面只問三四尺高了，估計起來還得走上三四里路。

他實在沒有氣力再走了，不但一身疼痛，並且饑渴和心口發燒了。他歇下來，喝了幾口水，然後一跌咬著餅乾又往前走。

這樣的又走了里把路，看看那顆星離開地面只有二尺高的時候，他忽然驚愕得停住了。他的手摸到了一樣溫暖的東西。他閉着嘴巴靜聽，聽見了短促的呼吸聲。

「大約也是昏暈了，」再輕輕摸着。這真奇怪了！不是中國兵，也不是日本鬼子，却是個小孩子！他從那裏來的呢？怎麼躺在這裏的呀？

李紀明推動着孩子，孩子沒醒來，像睡得很熟。他的腿子，兩脚的爛泥。衣服破了好幾處。頭髮和面孔上一個個的也像是爛泥。

「你怎麼呀，孩子？」他扶着那孩子坐了起來

孩子沒回答，發着短促微弱的顫聲。

「他媽的！一定也受了重傷了！我應該把他救轉來！」李紀明自言自語着，拉扯那孩子的手臂和腿子。

過了許久，等到李紀明捻到那孩子的鼻子，那孩子終於蘇醒了。他伸出兩隻小手臂，緊緊抱住了李紀明的頭頸，高興叫着說：

「媽媽！你回來了嗎？」

李紀明苦惱了，可憐的孩子把他當做媽媽了。他怎麼會躺在這裏的？他的媽媽呢？

「是呀，我回來了，好孩子，」李紀明假裝着女人的聲音說：「你那裏不舒服嗎？」

那孩子突然驚叫一聲，縮回兩手，想從李紀明的懷抱中扎掙出去。他自然聽出了那不是他媽媽的聲音。

「你是日本鬼子嗎？」那孩子驚駭的問。「快把我媽媽送回來！……」

李紀明惱得，氣得咬住了嘴唇。但爲的使那可憐的孩子安心，他一面勸慰一面解釋說：

「我是中國兵呀，好孩子，不要害怕呵！我會給你設法找回媽媽的……」

「你是中國兵嗎？謝謝你！」那孩子舉起右手，好像佈了一個軍禮。「你們趕快把日本鬼子趕出去呀！……」

「一定的！」李紀明回答說。「我們是來趕日本鬼子的。」

「他們把我媽媽拉去了，我的媽……媽呵……」孩子說着哭了起來。

「什麼時候拉去的呢？」

「是……前天……昨天……我到處找我媽媽……他們還把我打傷了……」

「可憐的孩子……」李紀明說着，苦惱得搖着头，「你姓什麼呢？傷在那裏呀？」（未完）

一些工作的同志開檢討會。

三十多個工作的同志帶着工作的快感，圍集在一個長方的辦公室里。三個火藥廠來的工友和我及兩個同志被當作來賓先後說了一些批評的話。

「我是毫無智識的，我年紀也大了，但我勇敢的，熱烈的……要做救國工作；諸位做得很好，我們同諸位一般的去幹……雖然，我是一個無智識的工人……」這是一位四十歲的工友，他斷續而有力地搖動着那清瘦的兩顎。

一個抗敵工作團的同志，緊張而沉重地批評抗敵工作團的偵察隊的工作說：

「兵工廠的偵察隊是非常重要的，主席和各位同志，希望把這個工作發動起來，我本人是只能幹這一項工作……在這國家危亡的時候，比如，日本人打到我們這裏，我們是願意我們的妻女被奸淫嗎？……我們能對得起祖宗嗎？……我，絕對不怕死，如果現在要組織共產黨義勇隊，我願意馬上加入，我們還能怕死嗎？如果，有那個漢奸來到這裏來破壞我們的時候，我們的偵察隊是應該和他拚命的！」

九點五十分鐘，會議在熱情洋溢中結束。

主席和火藥廠的同志們和我們以擺着手，分別了。

跳蕩的小舟渡我們過急流的漢水。在殘剩的兩絲下我的兩頰炙灼着，我的心靈跳着，我的腦際還飛繞着那些受集體的機器銀冷着的戰鬥的姿態與思想。

雜童謠

平林

——仿小白菜調子。

小白菜呀
遍地黃
東洋鬼子
太猖狂啊
飛機炸呀
大砲轟
中國百姓
遭大殃啊

家在江南
××鄉
鬼子來了
都燒光啊
家鄉燒了
沒處藏
剩下一個
來逃荒啊

逃荒逃荒
×月多
到處流浪
受折騰啊
衣服襤呀
鞋子破
沒吃的
成天餓
東洋鬼子
心腸毒
殺人放火

真可惡啊
殺我爹呀
奸我媽
橫行霸道
不成話
爹呀娘呀
死的慘
東洋鬼子
壞心肝
家呀家呀
日本佔
提起家鄉
淚潸潸
草兒青呀
草兒黃
甚麼時候
回家啊
奉勸同胞
要記清
復仇雪恥
把命拚
四萬萬人
一條心
趕走強盜
好安生
不打東洋
難活命
打回老家
享太平

君到前線去
苦淚吞見郎
若非打勝仗
不得還家鄉



北平五月十日

會務報告

總務部

開首就應當說經費——沒錢是作不了事的。向教育部與中宣部請求經常補助費，已得到批示，教育部每月補助一百元，中宣部五百元。向政治部請求，還沒批下來，大概不久就會有消息的。會員們的會費也有些位交來了，會費本是一元至五元，可是有人還多拿了一些——希望各處會員都趕快交費！

到徐州去慰勞的本會代表盛成先生已有信來，說他備受歡迎，並說前線上極缺乏精神食糧，盼望會員們趕快寫些讀物。我們日內就有十種寫成，還當繼續撰製，希望各處會員都供給此項作品——要通俗。

為編作這些讀物，我們開過一次小小的座談會，徐旭生，方振武，田漢諸先生都到會，供獻給可寶貴的意見。王亞平與柳倩先生剛由戰區歸來，也趕來報告他們的宣傳工作經驗。這次談話的紀錄是要在本刊登出的。

歡迎世界反侵略會代表色斯，歡迎前線歸來外國記者伊萬司等，本會均派代表參加。

西安分會成立，本會快函致賀，並代轉新聞，分送文報紙。

電賀徐州文化界抗敵協會成立。好了，下期續行報告。

編委會啓事

會報因為各方面的迫切需要，很匆促地發刊，以致事先沒有充足的準備，特別是對於散居各地的多數會員，來不及普遍的發信徵稿；發刊以後，事務叢集，人手不多，一時也不能大量發信，希望會員諸君，給予原諒，並請盡量批評指教，賜寄寄稿。

會報發刊的主旨，希望能夠成為推進抗戰文藝運動，建立國防文藝工作的有力的武器，要真正能

夠達成文藝運動的任務，文藝工作紀錄冊的任務，自必須依賴全體會員共同的協力。同時我們不僅希望會報能成為全體會員的喉舌，也熱望成為一切愛好文藝，從事文藝的文藝青年們自己的報紙，能夠整個的反映中國文藝運動的動態，積聚中國文藝工作的成果。

現在我們迫切地需要：

文藝運動的討論及批判

關於文藝工作的一切理論

作家作品的介紹與批評

各地文藝動態的報導

文藝性的前方後方抗戰救亡運動的通訊

文藝工作者的生活工作的消息

短篇的散文，小品，雜感

短篇的詩歌，戲劇，小說，報告等作品及國內外名作的記述。

來稿請寄漢口交通路四十號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出版部收。

來稿篇幅，請勿過長。

稿件內容文字，編委會為執行本會的基本精神，保留增刪之權，但盡量尊重投稿人的自由意見，如不願刪改，請附函聲明。

來稿發表以後，會報在營業盈餘項上，盡可能支發較優的發表費。

會報對全體會員，一律贈送，會員未納會費，請早日繳納；地址更改者，請致函漢口中山路永康里四十二號本會臨時辦公處通告。

重印新書

高蘭朗誦詩集 高蘭著 實價二角

在抗戰中，「朗誦詩」是一項教育大眾組織大眾的宣傳工具。因為它採取詩的藝術技巧，在宣傳工具中不單是口說的，而且更富於理解性的。本書著者高蘭，生長於黑龍江省的愛輝縣，在燕京大學畢業後，就參加東北義勇軍工作，以他為軍，模範北方人的性格，加上充實的生活經驗，使他的詩歌更特別雄壯而有感情。這本集子裏的詩，大部經過漢口漢口演說台朗誦過的，有的更被改編成曲調，或者被選作抗戰戲劇，序曲。我們深信，本書出版後，集會場所或遊藝會中，將添加一個「朗誦詩」的節目。

前線巡禮

陸詒著 實價二角半

陸詒先生是一位無人不知的名記者，他的通訊早就人人賞識。現在陸先生把他自己發表及未發表的許多通訊彙集起來，編成這本集子。潘梓年先生在序言中說：「這本集子取名前線，其實所寫的是前線一部分即西北線的景象。這一方面的高作，如果長江先生的西線風雲是第一本，那陸先生的就是第二本。這兩本書都在整個國防上有着不少的價值，而陸先生似乎又比他自己，特色。」

孩子劇團

孩子劇團編 實價三角半

宣傳劇第一。一二集

吳名編 各實價三角

抗戰歌選第一集

蕭而化豐子愷編 每冊實價一角半

大路書店發行

漢口交通路四十號

抗戰文藝

3

第一卷 第三號
二十七年五月十日出版

編輯 總 編 行 經 售
本 報 者 所 售
已 中 華 漢 口 合 版
呈 全 華 天 發
請 國 全 馬 行 寄
主 藝 國 漢 書 部 售
管 抗 界 文 漢 書 部 售
機 協 界 通 書 通 分
關 抗 路 生 路 定
登 文 協 社 十 八
記 滬 會 十 社 十 八
委 員 出 號 新 一 半
會 部 店 書 角 五 元

在抗戰中建立文藝的基礎

平 陵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狂浪，已把一向整居在冷淡，岑寂，孤獨生活中的人們，捲進愛國大戰的集團，誰都知道，少數人埋頭在窄狹的陰溝的努力，早經消失其作用了。當着暴風雨在我們的頭上肆虐吼時，也許，仍有人不忍捨棄舊日的溫情，停止甜蜜的幻想，還必須是勉強追尋過去的回憶的；但是，侵略者的可怖的黑影，殘酷的刀劍衝擊，做殺害的兄弟們的頭顱，被燒燬的村落的灰燼……使我們在閉靜的田園裏剛剛開了花的生活，都很快地幻滅了。誠然，這也是一種不得已的犧牲；可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既造成這樣悲慘的命運，定要逼着我們聯合在一起，開始血肉肉鬥爭。好吧，我們就集中了所有的力量，和他們拚命到底罷！因為，已在血泊中掙扎的伙伴們，都在高聲叫喊：「我們要求解放與自由。」

庇蔭在祖國的懷抱裏生活着的孩子們，兇惡的魔鬼，已環視在你們搖籃的週圍，大江黃河的沿岸，隨處都是強盜的巢窟，我們的祖國，需要我們為着解放與自由，交納偉大的代價，我們趕快堅強地站立起來，團結起來，執着我們用慣了武器——文藝。追隨着英勇的鬥士們，衝進血腥的曠野，完成我們有益於爭取自由解放的勞動。

我們的勞動，決不是無意義的，為了民族的解放與自由，也就是為了建立今後中國文藝的基礎。在這一偉大的鬥爭中，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命運的人們，決不許可有一個人袖手旁觀的；正相反，你如果在獲得最後勝利的過程中，曾經用你的槍，打過了敵人的心胸，用你的拳，扼住了敵人的要害，用你的筆，掃蕩過敵人的靈魂，那麼，你的功效，也是永遠不會消滅的。在賭生命的戰場上，待兇惡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由於大家堅決的衝殺，把他們送進染滿了污血的墓地，假使，全國文藝者並沒有自外於戰鬥的集團，而是直接間接的參加者，切切實實的工作者，我相信，在全國勝利的凱歌沸騰雲霄的時候，中國文藝復興的光輝，亦必能燦爛地放射到世界的每一個角隅的。

黎明之前，照例是少不了剝那間的黑暗，暴風雨的來襲，天氣是陰沉的，親愛的同志們，現在正是我們艱苦奮鬥的時候，我們不必整天在所禱，希望撒旦自動地走下他的寶座；我們要整夜不睡覺，整天不休，加緊我們的勞動，努力我們的工作，打攪撒旦高據的寶座。如果你對於這一次神聖的抗戰，有了深切的認識與信仰，你決不至於蔑視你自己的力量，決不至於放棄你自己的責任，你內勞績，不必要求人家來評定，你自己就是最高的裁判，時代就是最高的裁判呵！

本 期 目 錄

在抗戰中建立文藝基礎	平 陵
通俗讀物編刊社的自我批評 (論文)	向林冰
瘋婦人 (詩)	錫 金
炮火下的孩子 (小說)	魯 彥
通俗文藝散談	老 舍
文藝簡報	記 者
會務報告	總務部

通俗讀物編刊社的自我批判向林永

本社運用舊瓶裝新酒的方法，創作通俗讀物，雖已有六年以上的歷史，雖無時不在檢討自己，但最近審查新刊讀物二十八種的結果，却仍有許多的缺陷錯誤。除一而將此等自我批判的內容，在工作上儘量克服以外，并公佈於此，藉求文化界同志更進一步的指正！

一、內容方面的兩種缺陷

自黨變發生後，本社即以現實性的抗戰故事為創作主題。但此時期編刊的讀物內容，幾乎全為抗戰情緒的鼓動，至於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則甚少乃至沒有反映到讀物中來。今年一月間所舉行的第一次讀物審查，即以糾正這種缺陷為唯一的目的。經過了這次的審查以後，對新刊讀物，逐一加以訂正，所以在讀物中，便已滲透了政府抗戰到底的國策，戰術戰略的檢討，經驗教訓的運用，并由鞏固與擴大精誠團結一抗戰的戰線，而爭取國家民族的最後勝利等一貫的觀點，這種質量的提高，誠然是不可否認的。然而，我們第二次審查的結果，認為這些讀物，在內容上至少尚有左列兩種重大的缺陷：

第一是缺乏敵人國內危機的分析，與敵軍政治工作的提倡。新刊讀物中，凡是提到敵人侵略我國原因的時候，照例是「日本軍閥無人性」或「東洋小鬼太兇殘」等空洞而錯誤的抽象詞句，除了好洋鬼子一種而外，均未將敵國法西斯軍閥統治的本質——由對外發展和緩內部政治危機的基因，加以具體而深刻的描寫。而且，敵人此次侵略我國，雖一面利用着強制的徵調，一面施行了軍國民教育的麻醉，將士兵驅到了前線，但是，不惟在國內引起了巨大的反戰運動，即由來華的士兵，也形成了厭戰悲觀乃至生趣斷喪的趨勢，因而便表現了缺性的姦淫槍殺與戰鬥力的削弱。在客觀上，不惟敵人國內的反戰運動，為中國抗戰的友軍，即深入我國腹地的敵軍士兵，也有用政治宣傳使之從迷覺悟，共同打擊敵人的可能與必要。然而，我們新刊的讀物，都未能對此點有充分的把握與運用，寧是在狹義的報仇主義心理支配之下，誤將日本兵士與日本軍閥混為一體。例如血戰齋藤橋第六版中，會云：「鬼子真稀鬆，個個是狗熊，跪在地下把爺稱。我軍了性，刀下不留情，一刀一個血窟窿。」（第十版已改訂），其他各種，亦不免在字裏行間，流露出同等的精神。使人讀後，會認為日本軍閥的對華冒險，也是以其民族統一戰

線為基礎的，會認為我們是以日本全民族為敵人而抗戰的。這種思想，不惟違反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的真精神，而且會加強敵人軍國民教育的力量，降低俘虜覺悟的可能性，阻礙兩國革命勢力攜手合作的實現。

第二是缺乏民權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宣傳。本社自成立迄今，即以宣傳民族主義為主要任務，這一點本來沒有什麼不對；尤其是在抗戰期中，抗日高於一切已成為國人共同遵守的最高原則，着重民族主義的宣傳，更屬必要。不過我們應該瞭解，三民主義是一個連環性的體系，八九個月以來抗戰的教訓，在在證明必須使民族主義在民權主義與民主主義的規定之中，然後才能順利的達到目的，即必須以民權與民生的同時實現為條件，然後才能保證抗戰的最後勝利，才能使抗戰與建國獲得合理的連繫，才能在抗戰的過程中建立起獨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這雖是簡單明白的真理，而國人對於此點，却正缺乏着正確的認識，觀夫一般文化界關於民主民生與抗戰的關係問題的爭論，即可瞭然。知識份子，尙且如此，一般國民對此問題認識的不足，更何待言。然而，試統計一下我們的讀物內容，前後編刊達三百餘種，就中只有新綠荷包，大戰平型關，丁方上前線及王大森子鬧戲園等四種，略微談到了民生改善與抗戰勝利的關係，至于民權主義與抗戰的關係，則完全沒涉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缺陷。

上述這兩種缺陷，同時存在在我們的讀物之中，實在不是偶然的現象。因為抗日而注重與日本民眾聯合，及求民族主義實現而同時宣揚民權主義與民主主義，正是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一貫的中心思想，只要我們對於這種中心思想缺乏全面性的正確理解，必然要在讀物內容上同時產生上述兩種缺陷。這種缺陷，用文藝學來說，就是創作方法論的把握的不足；用政治的術語來表現，就是對於抗戰基本形式缺乏科學的認識。

本社的新刊讀物，在內容上雖然有這樣嚴重的缺陷，然而，這決不是說今後每種讀物，都要加入表現這種內容的具體語句。這裏的意思，計有下述兩點：（一）今後應以這種思想的內容，作為把握創作主題的方法論，在這種理論的實踐的立場上，來觀察分析認識并創作一切的抗戰現象；（二）對前此新刊讀物，作第三次的審查，充分糾正其理論的實踐的立場，并修正其違犯此種精神的語句。這樣，使其成為健全的抗戰三民主義讀物。

二、形式方面的兩種缺陷

運用舊形式創作通俗讀物，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均是目前爭論的中

心。關於理論方面的檢討，此不多贅，茲僅就創作的實踐方面現存的缺陷，分述如左：

第一對於運用多樣性……地方性舊形式的準備不足。我們過去所運用的舊形式，在數量上幾乎純粹為北方的形式，以此來適應本社目前工作環境（武漢）并求本社工作的普及，顯然不夠。我們發覺這種缺陷，遠在今年一月間，即在西安時代，就已經決定了要運用陝西的民間形式，從事創作，當時不惟有這個決議，而且在文化人座談會上，也徵求過對於此項工作的具體意見。到武漢以後，所訂的三三兩兩的工作計劃，又規定要以今後二分之一的讀物，用華中華南的民間形式來編刊，此外并決定對前編讀物，擇其優良者改編為華中南的形式。但是，我們如何才能實現這個正確的計劃呢？聘任熟悉華中南形式的作家為本社特約編輯，自然是迅速而有效的解決途徑。不過，除此而外，尚有更基本的準備工作，均未充分展開。即（一）學習華中華南的方言土語；（二）有組織有計劃的研究華中華南的土腔小調及民間劇的特殊形式構造；（三）對華南的形式，作有系統的調查與整理。只有如此，才能使我們的讀物，普及到全國的鄉村，全國藝人的演奏。

第二對於舊形式的運用，缺乏法則性的把握。所有的舊瓶裝新酒懷疑論者，幾乎都要提出舊形式為靡靡之音，而斥之為封建性的詭譎，與抗戰救亡的民族解放的偉大雄壯的呼聲，決不能相容。這種觀點，雖係出於對舊形式估計過低的錯誤，但是，舊形式的小調——如山歌詩歌等，也幾乎不免于際際，并與其內容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不過，這只能證明舊形式批判的運用之必要，而不能作為否定舊瓶新酒創作方法的理由。此所謂批判的運用的執行，首先就是要求出新舊讀物的內容與形式的對應關係的法則。求得此種法則的意義，就是一方面可以儘量發揮各種形式的積極作用，一方面又可以加速揚棄舊形式的過程，而同時也可以提高讀物的文藝性以強調其宣傳力量。過去本社雖曾出有仿孟姜女尋夫，賢人勸夫，王二姐思夫的新孟姜女尋夫，新王二姐思夫，新賢人勸夫，內容與形式相照應一類的讀物。但對舊形式加以分類的研究，意識地加以應用，則仍未注意，例如用柔園寄子作戰時兒童保育的讀物，用孟姜女作抗戰期中兄弟妻子離散的讀物，用秦瓊訪友作慰勞戰士的讀物等等，都沒有什麼牽強附會的毛病。但是，如果用打牙牌寫藤縣血戰或南京失陷或鄧夢齡抗戰殉國，用哭靈牌寫慶祝台兒莊大捷，無論技術上如

何純熟，總難免令人有觀手持哀杖跳華爾滋舞的不舒適的感覺。為什麼同樣運用舊形式，而產生出相反的結果呢？這是因為前者符合于內容與形式的法則，後者違犯了這種客觀的法則原故。但是，能求出某種形式某與種內容相對應的具體法則，據此而建立起舊瓶裝新酒的幾條基本公式，實為本社應有的歷史課題。然而，本社對於此方面的研究，則完全缺乏目的意識性的推動與成果，殊屬重大的缺陷。

三、技術方面的缺陷

我們的讀物，在技術方面所表現的最大缺陷，就是千篇一律，這和一般文化界抗戰初期的作品中的「救亡八股」，有共同的根據。例如趙登禹殉國（已停印）鄧夢齡抗戰殉國（已訂正）收商都（已停印）等讀物中，差不多都先將抗戰以來的大事件，平列的敘述一遍，然後才折入本題，而且竟有佔全書比四分之一以上者，關於主題的深入而具體的分析與刻畫，反而十分缺陷。如果有人能將我們的新刊讀物，通讀一遍，必然會有疲倦單調的觀感，這無論在民衆的閱讀與演奏上，都要降低其作用與效力。但是，另一方面，我們新刊的抗日英雄苗可秀王大鼻子鬧戲園，大戰平型關，好洋鬼子大戰天津南等讀物，則已經擺脫了這個低級的階段，而邁進于宣傳性與文藝性合一的境地。同時，這幾種讀物，也正是博得社會好評的代表作品，可見社會是公正的批評家，而我們今後的創作，即應尊重社會的指示。

四、結語

本社大規模有組織的審查讀物，至今只有四個月的歷史，在這四個月中共審查過兩次，第一次是今年一月間在西安，第二次就是在武漢這一次。這兩次審查的結果，結論完全兩樣。即第一次自我批判的內容，是要使情緒的鼓動與抗戰知識的傳達，結為一體；而此次（第二次）的自我批判，則以鞏固創作法論的立場，充實具體經驗教訓的活潑運用的能力，以及爭取政治宣傳與藝術價值的合理的統一。客觀的講來，我們在這四個月內讀物創作上的進展，固不可謂為不大；然而我們應該知道，這四個月內抗戰勝利的收獲與教訓，則更其寶貴豐富。最後，我們願努力將此等收獲與教訓，完全反映到今後編刊的讀物中，來供應抗戰的兵士大眾的精神食糧的需要，實踐歷史所賦予我們的神聖課題！

瘋婦人
錫金

從江南來的故事。

春夜的冷風送一片狂笑，
流過那傷心悲愴而寂寥；
蒼白的月光更蒼白，
照著不敢入睡的眼睛，
「爲什麼她又笑了？」
心底一陣悸慄，像貓
呵咩的厲鬼的長嚎。

從堤邊的柳樹下，
那婦人夢游似的走過；
沒有顛頭，向前摸索，
月光照著她，風吹著她，
茸茸的柳條拂著她慘白的肌膚，
慘白的赤裸的身體，讓
血漬塗著一塊塊黑污。
在寒冷裏抖縮，
沒有了衫褲也沒有了羞恥；
儼有紛亂一團的驚怖，
晃動在眼前，一片模糊。

（箱籠行李的，
老少男女的行列，
已使街巷一天一天，
變成荒涼淒涼，
而一些人却祇能留下，
希冀著萬難的倖存；
日本兵要來到，
證實著的是戰爭的音響！
在絕望裏還神馳，

砲火下的孩子（續）

魯彥

「我嗎？姓陳，叫子華，八歲……住在陳家村……他們打我耳光，踢我的背……他們把我媽媽的屋子燒掉了……」

「好孩子，你是個聰明的孩子。你的爸爸呢？」

「我沒有爸爸……只有一個媽媽……媽……媽呀！……」孩子又傷心的哭了。

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現在又失了母親，黑夜裏東西尋找著，昏暈在危險的戰場上，這是多麼悲慘呵！李紀明禁不住眼角濕了，他也有父母，也有妻子，也有小孩，他們現在都什麼樣子呢？將來會碰到什麼的命運呢？

一個小小的孩子，他犯什麼罪，該這樣慘慘呀？李紀明突然氣惱了。他得報復，給這孩子報復，給許多同胞報復！他要救同胞，救這孩子！

「跟我走吧，好孩子！天一亮，日本鬼子就衝過來了。留著命，好找你媽媽，好報仇，好救國呀！你懂得嗎？」

但是孩子坐著不肯動。

「我要在這裏找媽媽，」他哭著說。「我不滿，日本鬼子真的會來嗎？……」

「立刻就來了！」

「你們是中國兵，中國不打日本鬼子嗎？」

「走吧！走吧！」李紀明拖起來了那孩子。「

你不懂，我們是有計策的，我們哄喚他們進來，我們四面埋伏好了。我們要從他們背後打過來，不讓他們有一個逃回去呢！你懂得嗎？這裏是危險地帶呀！」

「我走了兩天，肚子餓了，我還要睡覺呀！」

小孩子哭著說。

「真是可憐的孩子了，你就是吃一點東西吧，」李紀明把剩下的三個光餅和水壺給了他。

孩子真的餓了，一口氣就吃喝得精光，問還有沒有。

「等一會給你辦法，現在趕快走，天快亮了！」

面前的那顆明星已經落下去許久，東方有點發白了。遠遠起了幾下槍聲。李紀明知道日本鬼子要反攻了，便振作起全副精力，和孩子趕路。但那孩子負了傷，挨著飢渴，怎麼也走不快，他說他兩夜沒睡了，剛睡熟去，給李紀明弄醒來了。因此他一路打著呵欠，一路摸著痛處，一路哭著媽媽。

「這裏不能哭的，好孩子！給日本鬼子，聽到了，可活不成哩！」

「哭也不准嗎？我的媽媽呵……」那孩子反而加傷心的哭了。

李紀明看著又可憐，又着急。後面的槍聲漸漸多了，日本鬼子要反攻了。地面已經漸漸明亮起來，日本鬼子的飛機就要出動。他怎麼才能救出這孩子？

「快走，孩子！別哭！我不能做你的媽媽嗎？

你真長得漂亮，你真生得聰明，你真有勇氣呀！」

「你是男人，」那孩子回答說，「你只能做爸爸，不能做媽媽的，你懂嗎？」

「好呀，就讓我做你的爸爸吧！」

「我生出來就沒有爸爸，現在也不要。」

「說得對，你說得對！我們比賽好嗎？」李紀明只想要他走得快，想著種種的方法。「你看，

那門前的彈子拖了一聲呼哨，炮聲震撼着撲開了窗戶；火光在爆炸裏騰高，抱着的孩子哭倦了已經睡熟；却照亮男人的驚惶的眼睛，緊張而倦怠，直望直望到門上一陣掃掃，再無動靜。

板門從中間裂開，一窩風推進，黃色的軍衣和猙獰的臉；嘴裏咕咕地發出聲音，滿身都是血脈。

一顆懸盪着的驚恐突然沉落，一時裏她來一陣昏眩；却仍舊醒了轉來，讓她聽身旁的丈夫的呻吟，潮死的呼喊：「你死罷，我不願意你受鬼子姦淫！」

全不讓掙扎！正給幾隻手揪住在鏡上，撕碎了衣衫，用血污的刺刀挑刺斷褲帶，回頭望見嘶啞的孩子，拋上刺刀去；她閉緊了眼睛；溫暖的血，却沁上了她嘴唇！

是絕叫！

那如癡的笑聲！

駭倒了狂暴的魔頭，她脫身跳起，

是個傷兵，拖着頭，在地上爬，你就開步跑吧！

——三！——

但那孩子却反而不動了，只是睜着一對可愛的圓眼睛望着，帶着一點笑臉。

「你真像個王八！……一身的泥巴，好像剛從泥洞裏鑽出來！」

李紀明苦惱的笑了。這孩子是多麼可愛呵！他也已經滿身是泥巴了，但他却仍然是一顆明亮的珠子。無論怎樣，他得把這顆珠子救出危險地帶。

天大亮了。槍聲愈加緊密起來，還夾雜着一點鎗開槍聲。他一路望着那孩子，看見他像沒有所見一樣，拖着兩隻全是泥巴的小腿，彳亍的走着。

「打仗真有趣！」那孩子說，「給我一支槍，我也去打日本鬼子！劈劈拍拍，好像鞭砲！」

李紀明一面走又焦急的四面望着，他想遇到一個弟兄。但附近簡直沒看親一個人影。躺在他眼前的是一片平地，一些壕溝，沒有樹木也沒有房屋。他也希望再碰到一兩個屍首也許可以在屍首身邊找到一點水和乾糧。但不知怎的，他已經許久不見屍首了，這一路上好像沒有打仗過。

「快走！快走！」李紀明一面催着那孩子，自己却時時先歇了下來。他是多麼的疲乏，飢渴，疼痛！他的左右腳雖然紮緊了，血仍然一滴一滴落在地上。

敵人的大砲在遠處響了，塵土就在他後面里把路翻了起來，烟一樣，冲到半空中。機關槍聲愈來愈密了，好像還有手榴彈爆炸聲。

「弟兄們就要退下來了！」他焦急的想。但那孩子却愈來愈慢了。起初他還時時和李紀明說話，隨後漸漸不大開口了。

「兩個人都不動，怎麼辦呢？」

他正失望的時候，忽然他看見兩個弟兄迎面跑

來了，李紀明立刻高興得叫了起來：

「站住！弟兄們！我走不動了……還有這一個受傷的孩子……」

但那兩個弟兄氣喘呼呼的一直跑過去了，只帶笑了一下，回答說：

「這裏沒有担架隊，快走罷！……我們的隊伍在退了！我是通訊兵！」

李紀明失望的望了他們一程，只好掙扎着爬着走了。那孩子好像全身軟了，打算睡一樣的搖擺着頭，一腳高一腳低，踉蹌的走着。

「你怎麼樣了，好孩子！提起精神來，別幾個呀！等一會我給你水喝，給你點心吃，給你汽車坐……」

但那孩子老是不回答，只聽見他急促的喘着氣。李紀明覺得自己也支持不下去了。他的鼻子，眼睛，喉嚨好像有火在燒着。他覺得自己的身體也軟了。

「救不出這兩條性命了嗎？」他失望的想。

忽然他看見對面又有一個弟兄跑來了，也是飛一樣的快。李紀明主意決定了，等他走到身邊，搶着命拖住了他的腳：

「給我水喝，弟兄，給這孩子水喝，我們快救死了！」

那人吃驚望了一望他們，立刻把水壺解下了：「弟兄快走罷，日本鬼子就到了……可憐的孩子！你得救他回去……把我的乾糧也給了你們吧！」他撒下許多老餅，又飛也似的走了。

那孩。和李紀明立刻增加了氣力，增加了希望，加快了脚步。槍聲已經近來了，中國軍隊正在一邊退，一邊抵抗。但不幸得很，他們倆仍不能很快的前進。這時敵人的飛機出動了，一共十幾架，只是在他們頭上嗡嗡的盤旋着，這裏一個炸彈，那裏一個炸彈，炸得天崩地裂。他們只能伏一會，爬一會，偷偷的走。那孩子現在是真正的害怕了。流着

四面像黑牆圍住，她呆立住了發楞。赤身地站着，那浴着血的身軀上，又伸來一雙魔手；再次的狂笑，揚起了惡鬼們的好奇心。狂笑着，狂笑着她衝出了門口，火光刺着她的眼，滿身發熱，又站住了發楞。惡鬼們追出來了，「看哪，看哪，看裸體的支那婦人！」濃煙和火簾吞捲着街巷，烟火裏揚散着哭喊聲，惡鬼們從各處街巷鑽出來了，「嘻嘻，嘻嘻，邪惡地笑着，看哪，看哪，看裸體的支那婦人！」她笑着，直向火簾走去，惡鬼們拉她出來，她跌到在地上，惡鬼們拉她站起，在血污的泥濘中，在俯仰的屍體間，在傾毀的瓦礫堆裏，到處惡鬼們嘻嘻地笑着，她挺立着痛苦的身軀，往前一步步走；笑着那慘厲的笑，踏過殘破的戰墟。

街巷的石板地上，祇有她一人寂寞地行走；笑聲震蕩在寥闊的天宇，憔悴的更夫不敢望她；備好往肚裏嘔下唏噓。熟識的街巷全已不見了，瓦礫裏沖起的是腐臭的屍氣，死屍橫過着溝渠不清的溝渠；狗那間的殘骸全堆積在地上，她像是還想從灰燼裏，淘出一些記憶的殘餘。遇見了惡鬼們，還要抓一把爛泥，塗抹上她的胸，背。日曬，風吹，再要淋着冷雨。街巷的煙火有時消滅，惡鬼們疲倦需要休息，她却走着，走着，那笑聲從嘶啞的聲帶裏出來，從白晝到黑夜，從黑夜到白晝；少有間歇。殘忍的故事要終結，惡鬼們終須要離去；那婦人的悲慘的生命也要完畢！但街巷却聽見過她的笑聲，沒有日子這笑聲會消滅。光明的勝利的日子裏，這慘痛的故事也要傳流！人們說着：回憶着，這殘忍不是人類的仇恨；這是一種恥辱，滿洗淨這恥辱的，不是眼淚，而是悲槍，而却是戰鬥者在戰鬥裏付出的鮮血。

眼淚，只是叫媽媽。着他的頭。一這不會打死人的，只要伏在地上不... 但那孩子嚇得走不動路了，好幾個彈藥開槍，給他槍斃着，因此他又增加了許多創傷。槍聲更靠近了，孩子好像昏暈了一樣，李紀明只得一路拖着他向前跑，半跳半拐的走了。但無論怎樣掙扎，忍住了左腳的創痛，他還是不能不爬着走，敵人的子彈已經呼呼的在他身邊飛過，他回頭望去，已經隱隱約約的看見自己弟兄們在退却，在抵抗。許多弟兄正伏在沙包後面伸着半個頭，在等待命令。一看呀，孩子！他高興得叫了起來，一那邊有成千成萬的中國兵呀！他們立刻就要衝上去，殺盡日本鬼子了！他抬起身舉着左手，指着前面的鐵絲網，又忽然倒下，滾下了面前的一團炸彈洞裏... 然緊緊地拖着那孩子。幾點鐘後，李紀明給一隻小手弄醒了。他還在後方醫院裏。那孩子穿着潔白的衣服，坐在他床邊，漂亮可愛得像一個圖畫裏的小孩子。李紀明高興得忘記了疼痛，伸出右手抱住了他。你怎樣謝我呢，好孩子？一他笑着問。我嗎？一那孩子沉思了一刻。一唱一隻歌謝謝你吧！一他走下床。對着李紀明唱了，一面用手摸摸耳朵，一聽我們兒童大眾來唱歌，一聽我們兒童先鋒歌。我們都是國家小主人，我們都是國家小主人... 房子裏負傷的士兵全抬起身來，圍着，笑着，擁護着他拍掌，笑着，語聲，看護們立刻跳過來擁護着他。最後他落入了李紀明的懷裏，親切地摸着他的面孔說：一我對你什麼呢？你真好呀，像我的媽媽——就叫你媽媽呀！一李紀明高興得眼淚流下來了：一你是國家的小主人，我是你的大僕人呢！一

通俗文藝散談

老舍

(一)
 平津雜耍班中，數年來添有河南墜子一門，頗受歡迎。三年前會一聆之，歌者爲女子，辭促腔靡，覺不出好處。近聽來自河南信陽之男歌者演唱，始知其真味道。

這種「玩藝」與京音大鼓不同。京音大鼓段落甚短，話白表過，即一氣呵成，以宜於茶館中雜耍——場場換變，不能以道白多佔工夫，也不能唱「本書」也。墜子唱演於鄉間，故須支持數小時，有頭有尾說一回事，以免聽衆隨時走散。因此，歌者爲省力，爲求補足歌辭所未能傳達者，遂唱一段說一段；說得緊，唱得快，通體緊張。這就給予製辭者一些方便：

(一)歌辭中宜解釋者，隨時加以說明，務求故事清楚，深入人心。說的力量加強了唱的力量。這，我們就不怕在歌辭中用一兩個明知非民衆所了解的名辭了！——可以用話來細說一番呀。

(二)隨唱隨說，歌辭可隨時換韻。京音大鼓段落不長，故不許換韻，以求完整。墜子段長，中夾話白，換韻乃不覺生硬。若是，第一可減一韻到底之苦，第二可利用韻脚強調歌辭，激昂之處用「江陽」，哀婉之處用「飛灰」，俏皮之處用「小人陳」，以音助感，生動多趣。

可是這也有困難：起碼須寫兩千句歌辭，而後配以話白，才够唱半天的！

舊體小說有一好處，宜利用之。譬如描寫空戰，頗可說：「那日本小鬼撒機過來。」緊跟着便說：「看官，交鋒打仗，本當說撒馬過來，爲何說撒機過來？諸位有所不知，那飛機吃的是汽油，全身都是機器，上有發動機，測高表：：：怎的不是撒機過來？」帶這麼一筆，順手即將一些新知識灌輸給大家，甚是便利。如坦克車，平射炮，防毒面具：：：均可依此法略加說明。

(二)

剛自設前線調至後路的弟兄們，願意看看書畫。

抗戰已抗了，勇氣十足，戰場光景領略已透，再給他們整本大套的講大事，身疲而心勞，似不近情。通俗文藝宜有輕鬆之處，增多生趣，活潑心思。

張飛李逵之勇，勇得有時可笑，諸葛亮精遂良之智，有時奇裏古怪，是舊小說得力之處。舊小說中必有一有勇無謀之人，及一料事如神而有趣味之人，徐慶與蔣平，何路通與朱光祖，都是好對兒，我們也應創造此等人物。

莎士比亞的悲劇中時插入發鬆打混，希臘悲劇裏有歌舞調節，馬來土戲中小丑幾爲主角，是亦一有詩爲證」也。

不是說通俗文藝宜通體滑稽諷刺，應顧及趣味耳。

小寫此且三段，再談。

文藝簡報

本會以飛忠忠空軍暨防空將士在四月二十九日擊毀敵機十一架，再建奇功，特製精美錦旗一面，上書「橫掃長空」四字。已於日昨（五日）上午十時半，推派沙雁前往航空委員會敬獻，并致慰勞之忱，由蔣堅忍代表接受云。

臧克家將於本月十日返徐州，他說：「返徐後，擬組織文協分會，這也須看情形再定。」但願他馬到成功！

這幾天，無論是政界還是文化界都極關切軍士讀物供給這一問題。大勢所趨，似傾向于大家都當聯合起來，分工合作。誰能寫，寫什麼，寫完怎樣插圖，怎樣審查，這是文化界各團體的事。能把事分工担起來，則書不重出，有餘系。怎麼籌款，怎麼推行，則是政治機關的事，以期印刷迅速，推動得力。大概在日內，這個傾向將更明朗化。

馮煥章先生約來唱河南墜子的數人，在武昌住著。墜子風行河南，近幾年來漸在平津濟南等處推進，有願聽聽的請與馮先生接洽。（看本刊本期老舍的通俗文藝散談。）

青年作家劉白羽在臨汾失陷前一、二天，隨軍轉往陝北，暫留延安，想頭寫作「從晉南到陝北」及中篇小說「火線」，預定五月中間完稿，然後去晉西北部，過軍隊的生活。

陳白塵已於上月間脫離「上海影人劇團」，由成都回到重慶，從事劇本的寫作，同時兼「國立劇院」三點鐘課；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在本年之內，打算把「太平天國」寫完，一以此手續，免被子彈大炮打完；二以積點錢讓那個老婆生活下去，免得懸念我。并說半年後準備軍隊中工作云。

周文現與友人在成都創辦「戰潮半月刊」，并準備出「通俗文學專號」，會分函向各地作家徵稿。

報會會協敵抗界藝文國全華中

刊三日 藝文戰抗

4

編發總
本行經

己呈請主
中華全華國
文藝界
抗戰界
協敵界
關文會
登文會
記編委
部員

漢口馬路天馬書店
漢口馬路天馬書店
漢口馬路天馬書店
漢口馬路天馬書店
漢口馬路天馬書店
漢口馬路天馬書店
漢口馬路天馬書店
漢口馬路天馬書店

每份五分 每季一元五角 每月五角
每月一元五角 每季四元五角 每年十五元

第一卷 第四號
二十七年五月十日出版

本刊啓事

本刊因呈請登記，奉市政府批示，三日刊須歸入新聞紙類，而新舊登記已奉令暫行停止，為遵守法令起見，編委會緊急處置，決定自下期（第五號）起改為週刊，並增加篇幅一倍，售價改由五分，再因總會已覓定寬大會址，出版部亦隨同遷入，以後關於本刊編輯上的通訊，一律改寄漢口中山路永康里二十號，其關於發行事務，則請與漢口交通路三十一號讀書生活社接洽。

給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

作人先生：

去秋平津淪陷，文人相繼南來，得知先生尚在故都。我們每想到暴敵摧殘文化，仇害讀書青年，便慮及先生的安全。更有些朋友，函電探問；接先生覆書，知道決心在平死守。我們了解先生未能出走的困難，並希望先生作個文壇的蘇武，境逆而節貞。可是，由最近敵國報章所載，驚悉先生竟參加敵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照片分明，言論具在，當非虛構。先生此舉，實係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藝界同人無一人不為先生惜，亦無一人不以此為恥。先生在中國文藝界曾有相當的建樹，身為國立大學教授，復備受國家社會之優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韙，貽文化界以叛國媚敵之羞，我們雖欲格外愛護，其如大義之所在，終不能因愛護而即昧却天良。

我們覺得先生此種行動或非出於偶然，先生年來對中華民族的輕視與悲觀，實為棄此就彼，認敵為友的基本原因。埋首圖書，與世隔絕之人，每易患此精神異狀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態度之超然，深得無動於心之妙諦，但對素來愛讀先生文學之青年，遺害正不知將至若何之程度。假若先生肯略察事實，就知道十個月來我民族的英勇抗戰，已表現了可殺不可辱的偉大民族精神；同時，敵軍到處姦殺搶劫，已表現出島國文明是怎樣的膚淺脆弱；文明野蠻之際於此判然，先生素日之所喜所惡，殊欠明允。民族生死關頭，個人榮辱分際，有不可不詳察熟慮，為先生告者。

我們最後一次忠告先生，希能幡然悔悟，急速離平，問道南來，參加抗敵建國工作，則國人因先生在文藝上過去之功績，及今後之奮發自贖，不難重予以愛護。否則惟有一致聲討，公認先生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載，幸明辨之！

- 茅盾 郁達夫 老舍
馮乃超 王平陵 胡風
胡秋原 張天翼 丁玲
舒群 奚如 夏衍 等啓
鄧伯奇 邵冠華 孔羅荪
錫金 以羣 適夷

本 期 目 錄

- 給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茅盾等
擴大文藝的影響（論文）……以羣
榴花（詩）……廠民
抗戰中來華的英國作家（介紹）……馬耳
同志和農民們（速寫）……碧野
日本的娼婦與文士（雜感）……郁達夫
戰壕小調（歌謠）……何容
文藝簡報……記者
會務報告……總務部
來件……通俗讀物社

擴大文藝的影響

以 羣

爭取民族生存的抗戰已經進展到第二期，而且在這二期抗戰的開端，更使我們看見了勝利的曙光，堅定了我們對於「最後勝利」的確信。因此，在這時候，我們更應該加緊抗戰動員的工作，集中一切的力量在抗戰這一個目標上。

文藝，是社會的戰鬥的武器之一種，負有反映現實的真實，推進現實的進展的任務。在這全民族的抗戰中，文藝自然更應該發揮它的力量，以完成這偉大的任務。

然而，直到現在，我們的文藝工作的範圍，却還局限在城市知識分子的狹隘的圈子中。前線的戰士沒有文藝作品讀，鄉村的農民沒有文藝作品讀，都市中的下層民衆也沒有文藝作品讀；足以慰安他們的精神的，還只有那些內容陳舊的京戲，說書，大鼓，小調，連環圖畫，章回小說之類，而這些東西却單無利於抗戰，而且有着毒害的作用。

因此，在目前，我們文藝工作者必須緊急動員，展開文藝大眾化的工作，使我們的作品深入到都市，鄉村，前線，後方的一切大眾當中去（當然，知識分子也並不除外），而對他們發生強力的作用。

文藝的工作，從全體上講，當然不應該降低已經達到的藝術的水準；不，反之，即在抗戰中，我們也還是要爲着文藝的質之提高而鬥爭。然而，這種鬥爭假使脫了大眾，脫離大眾的實際生

活，那末，所謂「藝術水準的提高」將成爲「藝術至上主義」的復活。

中國的大衆是一個最複雜的集團，他們的生計有着種種的差別，他們的文化水準也有着種種的距離；文藝工作者如果在生活上不能和大衆結合，文藝工作如果不能配合着大衆的知識程度而進行，那末，「文藝水準的提高」，「文藝影響的擴大」，永遠只是室內的閒話，紙上的空談。

只有在作家和大衆的生活的結合中，才能真正地展開文藝大眾化的運動；只有在文藝工作和大衆的文化水準的配合中，才能真正地提高文藝的水準（同時提高大衆的文化水準）。

目前曾經引起許多議論的「利用舊形式」的問題，也只有在大衆的實際生活狀態中才能得到確切的解答。今日的「利用舊形式」的問題，是使文藝接近大衆的問題。我們不能否認，在大衆之中，有最大部分與舊形式發生着深切的因緣（這是歷史和社會決定的），因此，我們也就不能不有條件地利用舊形式。只有在舊形式的活用的過程中，才能將新的內容灌輸給大衆，逐漸地從落後的大衆中拔去舊文藝的毒素，并在內容和形式的逐漸統一（舊形式的蛻變和新形式的形成）中使他們接近純粹的新文藝。因此，利用舊形式的創作的實踐，也正是創造大衆化的新形式的必然過程。

榴 花

厂民

恥辱的血，
苦痛的血，
仇恨的血，
灌開了五月的榴花，
她以野性的鬥爭的火，
燒炙天體的猛烈的火，
燃熾着溫靜的太湖。
在洞庭山上，
在馬蹟山上，
在每一個細小的島上，
全給渲染得熱情奔放，
隱伏在岩石下的，
躲藏在葦草里的，
以及掩蔽在榴花林中的，
那些山村的粗獷的男女，
已不再唱往年的山歌來調情，
他們全都有榴火的熱忱，
和興奮如榴火的臉：
握緊繫着紅布的大刀，
專等渡湖過來的敵人。
母親的太湖，
以前是他們的工廠，田畝，
今天，變成了戰場，
作着生死存亡的鬥爭。
三萬六千噸的湖上，
泛濫起復仇的洪水，
才不愧是忠貞的子民。
血流不會是白流的呵。
等他像榴花一樣萎落的時候，
碩大的果就開始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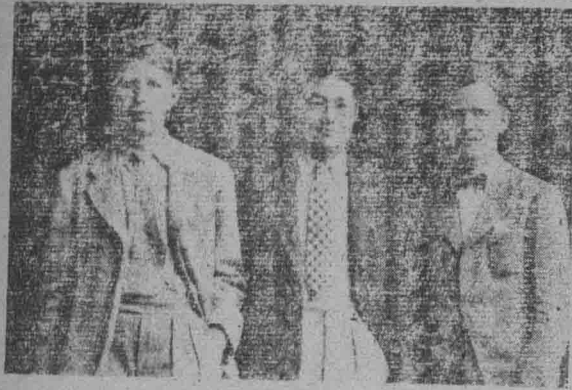
抗戰中來華的

英國新興作家

馬耳

W. H. 奧登

C. 伊粟伍特



中國這次抗戰，是中國民衆的一件極神聖，極莊嚴的事業。她是爲了中華全民族的解放；爲了世界的和平。日本法西斯如果征服了中國，那意義不啻是奴役中國民衆，而是威脅世界的安全。在這意義上，全世界正義感的人士，都直接或間接地爲我們作支援。尤其是藝術家們，他們是毫不吝惜他們的精力來援助我們現在有新法特萊 (Agnes Smedley) 女士

來爲我們前方的游擊隊們奔走募捐；有忽忽從西班牙起來的伊萬酒 (Norsive) 先生等，爲我們攝取戰地影片，把我們民

族英勇鬥爭的史實，告訴給全世界的大衆；有許多外國醫師，離了甜蜜的家庭到中國的火線上來，作救護我們戰士的工作。最近又有英國詩人奧登 (W. H. Auden) 和小說家伊粟伍特 (C. Isherwood) 到漢口來了。他們是要爲中國寫史詩的。

奧登和伊粟伍特的出現，那是一九三〇年的事，他們是以新的姿態，乘着經濟恐慌的怒潮，而出現於英國文壇的。

一九一七年歐洲大戰以後，一直到一九二九年止，是歐洲文化界一個困惑的時期。騎士美人的作風，是早已沒有。初期工商業的繁榮，被戰爭所粉碎。對於新的社會缺乏信心的人，便無形陷入困惑中去了。戰爭過後，一般的作家，除了寫囉嗦太息的故事以外，敏感的詩人，便只有陶醉於放任的情感中，作超現實的冥想了。比如在法國流行的踏踏派就是很好的例子。然而英國和別國又稍爲不同。她是一個擁有廣大殖民地市場的老工業國家；她始終是小康的，固然戰後的英國，是沒有再產生迭更斯和薩克利那樣的作家，但像初期亞拉貢那樣的人是不會有的。然而『不正視現實』這個特點是共通的。許多作家，不是專門講究文字本身的技巧，便是高超地藏在藝術之宮裏面。

然而世界是在不斷地變動的。一九二九年以後的英國限以前的又有些不同了。這是一個轉換期間。蘇聯的新工業成功和別國的大批失業，使許多藝術家們不得不走出沙龍。平心靜氣地來看街頭的景象。正在這時候，英國一批新的青年藝術家出來了。他們是健康的寫實主義者，這個時代的預言家。在這一輩年青人中，奧登和伊粟伍先生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奧登是牛津大學的畢業生，是屬於所謂『牛津派』這一個詩人羣的。他的第一部詩集，叫做『詩篇』，一九三〇年出版的。里面包含廿多首詩，兩年後他出了第二部詩集演說者。這兩部詩集都是收集着作者所寫的一些短詩。然而他們出版後，立即引起了極大的注意。這是因爲這兩部詩的作風和內容和以前的一些東西，全不同的原故。

在他的詩里面，一般地所謂 Sentimental 的成分是很少的。前幾十年人們所慣唱的『明月』，『青春』和戀愛一類的故事，完全沒有了。相反地，在他的詩里面，是辛辣的諷刺，而這諷刺是積極的。

他討厭舊的政治機構，舊的社會制度，和舊的經濟組織。他反對侵略主義者的法西斯蒂。對於這些東西，他毫不客氣地剝下皮來，給大家看一個清楚。然而他不僅是一個純客觀的，果戈里式的畫家，而是一個積極的，主觀的預言者。在每一篇作品內面，他是以象徵的手法，指示出這個社會的動向的。

一九三三年他出版了第三部詩劇。『死的舞踏』。這是一部長篇的諷刺詩。在這部長詩內，他坦白地表示出他的愛憎，毫不客氣地嘲笑他所

討厭的東西——近代的政府體制。他諷刺地說，這些東西是要死去了！

這道理是很簡單的。因為舊的東西已是無能力再斷續下去。他已經腐朽，衰弱了，那些粗野的東西將是新的主人，這是歷史，也是進化律所決定的。

一九三六年他發表了他的第四部詩集不相識者，也是一部帶有象徵意味的諷刺詩。一九三七年出版冰島來函，這是一部遊記。除此以外，他還和伊粟伍特合著了三部劇本。

諷刺在英國文學裏面，並不是一個很生疏的名字。在喬叟的敘事詩康特白利故事裏面，就有不少諷刺的描述。以後十八世紀流行的新古典主義者如奈登和潘布差不多都是以諷刺作他們作品的特色的。在拜倫的詩里面，諷刺的成分也不少。然而，除諷刺而外，還帶有積極的，健康的數字官觀，則恐怕是要以奧登這一批青年人始了。

在詩的技巧方面，奧登可說是革命的。英國人對於一切都很講究，寫詩必要詩的字眼，格律也必得整齊一致。奧登則不然，在他的長詩里，是找不出通篇一律的形式。他是主觀地採取不同的詩式，來適合於他所要表現的意義。而他所用的字，也不是什麼詩字，而是「口語」。

伊粟伍特是一個小說家，同時也是一個戲劇作者。有許多書，他是和奧登合作的。他是劍橋大學出身，英國新興青年小說作家群中之最傑出者。

他到現在祇一共寫了四部小說。第一部叫做回憶，一九三二年出版。這是一本歐戰的『回憶錄』，故事是以一個英國家庭為中心，敘述這個

家庭如何地因了大戰的影響，而變得非常淒慘。第二部小說是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叫做諾利先生換車這是寫作者滯在柏林時的經歷。故事是以希特勒上台前後為中心，敘述德國的社會戰後情景國社黨的活動及其他政黨的鬥爭。第三部叫做沙利。包爾也是寫希特勒上台前後在柏林的故事。第四部獅子和陰影，是寫作者和奧登兩人的故事，一部自傳性質的小說。這部書將於今年出版。

伊粟伍特跟同時代的一般老作家不同，他並不在文字本身上下大工夫。他的文體簡潔而樸素，有許多地方和海敏衛差不多，但是他沒有海敏衛那麼地衝激。他是一個沉靜的寫實家。在每一篇小說里，他很注意地集中研究一羣人物的性格，時代所對於他們的影響；或一個家庭和他在這社會中的發展。從這一羣人或家庭中，他畫出一個時代的圖畫，一個時代的動向。而這個畫的本身，是像萬花筒似的，有種種不同的顏色。所以國社黨的人讀到了，也覺得非常有趣的。

他跟奧登合作地寫了三部劇本：皮下的狗一九三五年出版，是一個諷刺近代歐洲的歌劇，在歐洲已經上演過好幾次。第二部是弓的愛遜特，一九三六年版，是一部悲劇，諷刺作新聞宣傳的那些新聞記者，在英國也上演過好幾次。第

讀書生活出版社

最近新書

抗戰與民生 在抗戰過程中，民生問題。(例如士兵如何求得合理的解決，以發揚全民抗戰力量，爭取最後勝利。這是目前急須解決的問題。本書提供了許多實際的意見，是每個救亡工作者和決心抗戰前途的同胞都應該一讀的。

抗戰小學教育

▲重版新書▲
艾思奇著知識的應用 四角
張庚編打回義家去 六角
羣新文學教程 四角

三部是國慶上，將在今年秋季出版。

奧登和伊粟伍特兩人，同時是一個英國近代新劇運動的推進者。他們提倡『集體劇場』運動。他們反對舊的，着重形式的劇作。他們提倡富於諷刺性的，象徵的，歌劇形式的劇本；用一種戰鬥，活潑的形式，來表現這一種新的力量的誕生。他們以為劇本是應該為大家所能歌誦的。奧登的歌劇死的舞踏，便說明了這一點。

奧登和伊粟伍特這一羣年青的人，在古老的英國文壇上出現，並不是偶然的，他們這一羣人的產生，指示出一個新興英國文學的潮流。現在世界是一天一天地縮小了，文藝的工作，不僅是限於一個國家，同時也變得國際性起來。中華全民族抗戰發生，他就忽忽地從西班牙轉到中國來。他們來時，英國許多青年作家，抱着極大的期望，送他們首途。他們要看中國英勇的抗戰。中國民眾為世界和平而戰的偉大鬥爭。他們將要寫一部厚書給歐洲人看，那是記載我們這次神聖的抗戰的。

他們回國後，要出一個雜誌，叫做新作品，專載世界各國民主作家的作品。有一期是中國專號。中國的作家們，不是應該幫忙他們的麼？他們期待有好的作品登載呢。

漢口廣州路
交通教育路
三銘街
十坊百號
一三號

「同志」和農民們(速寫) 碧野

連從津沱河敵人手裏奪過來的麵粉和罐頭食糧都吃光了。現在，由各小隊到司令部鬧着食糧的恐慌。……

我和兩個同志，和幾個年青的農民弟兄，牽着幾條牛犢，剛從山脚的溪裏洗過澡回到村子來。在一個靠近池沼的林子裏，我們把牛犢放到池沼邊吃草。於是我們在林蔭處的大石板上躺倒了，一種醇醉的林土香陣陣地流過來。因為隊部裏缺乏食糧，午頓只吃到小半碗的麵麩湯，這時我們躺在石板上，一邊吃着剛從葉林裏採來的半乾的棗子，一邊呼喚着林土的香氣，和那幾個年青的農民弟兄聊天。

一陣鏗聲從村街上傳進林子裏來，鏗聲過後就是緊接着一陣叫嚷：「麵粉四斤，小米三斤，乾柴六斤！」

「呵，支應局鼓鑼催交給養了呢。」一個歪肩膀的年青農夫把嘴巴裏的幾個棗子核啣的一聲吐了出來。

「真打擾你們哩，俺們的軍隊一來就要你們村子供給養。」一個同志用一根柢條打着石板說。

「不呵，你們打游擊的「紅獅」好，要不是你們在津沱河打了鬼子一個敗仗，那個敢說現在這個西銅冶不給鬼子佔了呢？……你們別多心眼兒呵，幾斤米麵有啥打緊呢！……」另一個蹲在樹根上的坦露出紅銅色關胸腔的農夫，用拳頭捶着毛茸茸的大腿說。

「哈，不是「紅獅」，是「同志」呵！」一個同志更正着坦露出紅銅色關胸腔的農夫說。

「呵，「同志」！」昨天，孫司令召集全村老百姓談話，說明我們游擊部隊的食糧已經沒有了，在未搶到敵人的食糧以前，請求全村給我們幫忙。

農民們很慷慨地答應了，大家公議每一家均攤四斤麵粉，三斤小米，六斤乾柴。

等到上邊有餉來的時候，或是搶到鬼子的食糧，俺們一定把還給大家，有多還多，沒多還少。……孫司令用溫和而又感激的聲音對農民們說。

「說那兒的話呢，俺們的東西是不要還的，只是苦了「同志」們呵！」農民們在空中搖擺着手，齊聲叫了起來。

現在，我們這村子裏隨處流蕩着這「同志」的聲浪，就是牧牛的孩子見着玩泥巴的孩子也叫起「同志」來了哩！……

黃昏，支應局用五六輛牛車，滿裝着麵粉，小米和乾柴，趕着在晚暉中閃着紅彩的林邊斜坡到司令部去。幾個押送牛車的農夫，寬大的背影在深綠的林邊搖擺，而且用他們的鞭子擊打着空氣發出劈劈的鞭炮。當他們看見林子裏有一群女同志在唱着跳着

的時候，他們爽朗地叫起來：

「給你們送食糧來了呵，同志。」

「哪，謝謝你們，我們的農民同志。」女同志們跑出林子來，向農民們行了一個敬禮，然後走到牛車前，大夥兒幫着喘着粗氣的牛拉繩子，一邊上坡一邊唱：

「快走呵，

牛兒，

看你拉車拉得淚沱沱！

這次不是完糧稅，

好叫弟兄們吃了，

打走鬼子安家窩。……

司令溫善地微笑着，看着同志們把牛車上的麵粉，小米和乾柴搬進司令部去。

十幾個農夫挑着二三十筐大蘿蔔，在司令部的門口停下來。帶頭的那個農夫走到司令的面前：

「你是軍門的同志吧，請你進去說一聲我們要見司令。」因為昨天跟農民談話的時候，司令是穿着大褂，今天身上却穿着一副破軍裝，和腰間綁着一條二指寬的小皮帶。

「有什麼事呢？我就是司令。司令笑着，鬍子翹了起來，鬚骨顯得更高了。

那個農夫射出疑惑的眼光。站在後面的另一個年紀很輕的農夫，像發見寶貝般的樂聲叫道：

「就是他，就是他！俺認得出他那兩撇鬍子。」

「呵，司令同志。你穿上軍裝，難怪俺認不得了哩！」原先的那個農夫歉意地說。接着又：

「俺們知道同志們沒有菜吃，又特地從田裏拔下這一點蘿蔔送來……」農夫說着把手向後邊的二三十筐蘿蔔一指。

司令看着那筐筐的大白蘿蔔，笑着連聲說：

「不敢當，不敢當！」

「收下吧，這也算是俺們的一點心！」十幾個農夫強着把蘿蔔挑進大門裏去了。

「還有哩，司令。俺們的媽叫挑來這兩担子山藥（即蕃薯）給女同志們吃哩。」兩個年青的農婦，一個背上還用布帶帶着一個嬰孩，一齊用懇切的聲音說。

正在搬着牛車上的乾柴的女同志們，一聽見這話，都跑了過來，一邊跳着舞着，一邊高興地叫着：「嫂嫂呵，讓我們跳舞給你倆看吧！」女同志們繼續地跳着舞着，引得那兩個年青婦人格格地笑。

日本的娼婦與文士

郁達夫

我們因為在日本住的日子長一點，所以平時交遊的日本文士，也比較得多。以常識及平時的談吐，修養，抱負來看，總以為文士是日本的優秀分子；文人的氣節，判斷力，正義感，當比一般的人強些。但是疾風勁草，一到了中日交戰的關頭，這些文士均醜態就畢露了。我們原有點被他們欺騙了的後悔，但因此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的決不能與世界各偉大民族相並立的痼疾；因此也可以斷定日本的抄襲文化，決不能有在世界文化史上放一點異彩的運命。矮子登場，弄了一輩子的輕薄小技，終也不過是些沐猴冠者而已。

所以會引起我這一段感慨來的原因，是因為最近讀到了日本評論三月號上的一篇佐藤春夫的電影故事的創作。

文人的幻想，原不是可以用道義的立場來批評的。文人對於作品中模特兒的引用，原也不是可以由被引用者來提出抗議的。但是，至少至少，對於事實的歪曲，誣蔑，總也應該在一箇不超過常識的範圍以內纔對。使用挑撥離間的策略，也應該不遠離開藝術家的立場纔對。

讓我先來介紹佐藤的那一篇劣作「亞細亞之子」的內容。

有一位姓汪的革命文學家，在十七八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後，流亡在日本，與他的日本妻子，共過了十餘年的放逐的生活。他本來學的是醫學，他的妻子，本來是大學裏的學助產的看護學的。兒女也已長大了，大的兩個已經進了第一

高等學校。有一天晚秋的清寒，他的一個姓鄭的中國朋友，忽而到他的寓居去訪問他了。這姓鄭的使命，就是受了中國最高領袖的密諭，去煽動他回國來作抗日的宣傳的。

終於蕩漾事件勃發了，汪一個人便悄然留下了給妻與子的遺書，逃回了中國。在各地作了許多熱烈的抗日的宣傳。

最後他發見了自己是被人利用了，作了人家的傀儡，并且也感到了自己是供作了被報復的犧牲。更使他失望的，是他在北伐時代的一位情人，却被他的老友姓鄭的騙去作了妾，藏置在杭州的金屋之中。

於是他就翻然變更，要求日本人容許他去作救濟華北人民的工作，在北通州造成了一個日本式的醫院，在倭寇保護下重迎他的日本妻子到了通州。

這是他那一篇劣作的大意。在這中間他處處高誇着日本皇軍的勝利，日本女人的愛國愛家的人格的高尚。同時也拙劣地使盡了挑撥我們違反領袖，嗾使我們依附日本去作漢奸的技巧。至於中國人的人格呢，對男人則說是出賣朋友的劣種，如姓鄭者之所為，對女人則說是比日本的娼婦還不如，如那一位姓汪的愛人之所為。

介紹了這一篇劣作的內容之後，讀者大約總也已經可以明白我這篇短文的主旨了吧！就是：日本的文士，却真的比中國的娼婦還不如！

佐藤在日本，本來是以出賣中國野人頭吃飯

的。平常只在說中國人是如何如何的好，中國的藝術是如何如何的進步等。最大的頌詞。而對於我們私人的交誼哩，也總算是並不十分大壞。但是毛色一變，現在的這一種阿附軍閥的態度，和他平時的所說所行，又是怎麼樣的一種對比！

平時變化莫測的日本文人，如林房雄之類的行動，却是大家都曉得的，在這一時候，即使一變而做了軍閥的卵袋，原也應該，倒還可以原諒，至於佐藤呢，平時却是假冒清高，以中國之友自命的。他的這一次的假面揭開，究竟能比得上娼婦的行爲不能？我所說的，是最下流的娼婦，更不必說李香君，小鳳仙之流的俠伎了。

當然，日本的文士，也不可以一概說說的。我們有我們的理知與判斷，我們亦有我們的矜持，我們決不願意像佐藤似的不分皂白地加以一例的阿諛的漫罵。日本老大家中，如秋田雨雀，如志賀直哉，島崎藤村等，還是良心不昧的人。中堅作家如鹿地亘及其他的諸非戰作家，更如是具有強烈的正義感的文士了。我們對那些軍閥的走狗文士，只能似一笑一哭來相向，如對於搖尾或狂言之老犬一樣。對於那些真正有世界眼光，有文人氣節的作家，應該以全腔的熱血來致敬。不分國界，不問人種地。

五·九。

戰地

丁玲 舒群 主編

第一卷 第五期 即將出版

每册一角五分

上海雜誌公司總經理

戰壕小調

何容

日落西山黑了天
 戰壕以裏把語傳
 開言不把別人叫
 叫聲日本小鬼你聽言
 你小子生來胆不壯
 胡亂放槍似過年
 你有子彈你儘管放
 老子不陪你放着玩
 不見鬼子我鷹不起
 不用他媽的引逗咱
 拂曉攻擊咱們再見
 看你小鬼可敢上前
 你小子有種出來幹
 不用他媽縮着脖子裝老種
 老子有的是手榴彈
 機關槍揍你個烏朝天
 鋼刀他餓得直冒火
 單等你小子來了解解饑
 千人縫護身符是閒扯蛋
 大刀之下你命染黃泉
 武大郎焚尸你就快
 小瓶裏裝你腫回家園
 不是老子對你不起
 你國的軍閥不值錢
 好話咱說過千千万

他當是誰跟他說着玩
 三番五次來挑戰
 逼得我國不耐煩
 要說不打咱是不打
 要是打起來可沒個完
 光腳的不恐你穿鞋的漢
 打破了腦袋我扇子扇
 你他媽不幹咱也得幹
 老子跟你工夫裏纏
 小時候肥胖不算胖
 胡幾個小胡你贏不了錢
 看他媽你小子有多大勁
 老子要把你耗個乾
 不用聽你們軍閥吹牛腿
 這一回大戰可有點玄
 速戰速決你想了個妙
 長期抗戰你要玩完
 你國的大將還真不少
 一個一個往外搬
 搬來一個丟一回臉
 說什麼磯谷和板垣
 別看你他媽機械化
 一傢伙毀你兩師團
 你國的將官呀呀嗎
 要講作戰地差着天

甲午年上打過勝仗
 長坂坡唱不了一萬年
 如今我們有好統帥
 現在的中國不比從前
 不光你們會機械化
 咱也有飛機會上天
 咱小子有的咱也有
 犧牲的精神你比不上咱
 論人口咱們四萬萬
 看她媽哪國先死完
 你們的三島加在一够
 比不過咱一省叫四川
 疥蛤蟻螫桌腿你戴着勁幹
 打腫臉冲胖子你外強中乾
 你們的軍閥把你們騙
 花言巧語要着你們玩
 你們知道仗爲什麼打
 你前來送死爲那般
 二十九軍是個番號
 你說是二十九個大師團
 馬占山本是我國一員將
 你把他比作富士山
 你小子起牌都起不够數
 你還想一把胡個三翻
 東北四省你拿到手
 你小子可曾有光沾
 思一思來你想一想
 你他媽的賠了錢
 便宜了哪個王八蛋
 便宜了狗日的土肥原

你國的人民加了擔負
 他小子發財又升官
 香月清司作着迷夢
 照方吃藥又來一番
 這一賣他小子沒押準
 給你們惹下了禍滔天
 你國的人民起來反戰
 一下子捕去了五六千
 你的哥哥下了監獄
 你老婆加入了索夫團
 瞧你們軍閥他怎麼辦
 他的方法玩得更仙
 把他們編成了婦女隊
 送到軍營讓大家玩
 她們要丈夫管他够
 這個姦完讓個那個奸
 瞧你們軍閥夠多麼損
 真叫作缺德帶冒烟
 你小子要是還有脊梁骨
 早該跟軍閥把臉翻
 受了壓迫你不敢反抗
 來到我國犯野蠻
 燒殺奸淫你無所不幹
 你比野獸還要兇殘
 他媽你小子作罪孽
 咱仇報仇來冤報冤
 咱們他媽的走着看
 有你們倒楣的那一天
 打倒你東洋小日本
 中華民國萬萬年

文藝簡報

蕭軍，蕭紅，端木蕻良，張紺弩，艾青，田間等，前於一月間離漢赴臨汾民大任課，臨汾失陷後，蕭軍已與塞克同赴蘭州，田間入丁玲西北戰地服務隊，艾青蕭紺弩先後返漢，端木蕻良和蕭紅亦於日前到漢。

台兒莊勝利，為歷史上偉大的一頁。此間將有一集體體創作的劇本完成，記敘其事，參與這集體的，是王鑿，舒羣，適夷，錫金，羅烽，羅蕪等六人。劇分三幕，收集各方材料，頗為豐富。

八日上午，陳紀滢召集許多文藝朋友在家中開會，到會者有碧野，李輝英，黑丁，羅蕪，高蘭，麗尼，錫金，田濤等，準備把七七以來的重慶戰蹟以及各種後方情況，集體的計劃用詩歌小說劇本各種形式去寫，經常的由各地方供給材料，並請軍事家及歷史家及其他專家協助。分冊出版，綜合起來則成一部大作品。

徐盈，子岡從重慶來武漢。
李輝英，柳依，黑丁，曾克又於十一日啓程去魯東前線。

最近將有藝術報道的刊物二種在武漢出版，一為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的會報，「戲劇新聞」周刊，不日出版。一為北平的「藝術信號」十日刊移此出版，由魏照風編輯，十五日創刊。巴金新以等主編的「文叢」，已在廣州復刊，文學，中流，譯文，文叢四社的戰時合刊「烽火」，十二期後即已停頓，現又將在最近復刊。

詩歌工作社最近擬按月出版綜合叢刊一冊，第一冊定名「五月」已於十一日集稿，不日付印出版，擬秋白譯普希金長詩「茨岡」，亦已整理完畢，將即在此集中全部發表。

胡紹軒主編的「文藝戰線」將恢復原名「文藝」，改由王亞明發行，上海雜誌公司經售。
謝冰瑩自重上前線後，一直在徐州一帶軍中裏服務，最近已轉赴六安，寫作甚勤。

會務報告

總務部

本會已移至漢口中山路永康里二十號。這裏房子較寬敞，而且鄰居是好鄰居：中國文藝社與戲劇協會。以後開會，可以不至那麼共坐斗室，使人透不出來氣了。

本會赴徐慰勞代表盛成已於五月六日返漢。本會將召集會員開談會，由盛君報告前方實況。各方面工作都開展了，組織部是全會的靈魂，自然得加緊工作。大會成立紀念冊，決定由以羣編輯，內容包括大會成立以前一切文件及籌備經過到成立大會結束為止的紀錄。

來件

介紹通俗讀物編刊社簡史及工作

通俗讀物編刊社，成立於九一八以後，初名三戶書社，是顧頤剛先生及他的朋友們所主辦的社的中心工作是在用通俗書畫灌輸民衆抗敵意識，這從該社成立的時期及命名上便可以看出来。他們創作的中心口號是舊瓶裝新酒，所以他們編刊的書畫都是運用舊形式寫作的。在文字上，他們大量的出品是舊劇賊書小調，在圖畫上是連環圖畫及年畫。六年之中，他們前從出版的共四百餘種。長城戰役之後，他們出版的五百大刀隊戰死喜峯口等書，由他們自己售出及舊式書店翻印售者，約百餘萬份，在華北可以說是深入鄉村抗日作品。

鄉村農民知識的吸收，主要的是由於民間劇評書彈詞十腔小調演唱者及年畫連環圖畫那裏得來的。書籍方面是居在很不重要的地位，這是因為鄉民十之九是文盲的緣故。因此，他們除與教育部合作并由舊式年畫莊無代價的大量出版各

從各處寄來的會員調查表，正如雪片一般，也交由謝守恆君編訂登記。

會徽及會員證，請新近由長沙到漢的會員費子禮設計。

西安的分會由組織部聘請理事鄭伯奇，就近出席指導。

成都方面也在積極進行成立分會，由總會具函該地主管機關，請予協助，並指定負責人周文，朱光潛，馬宗融，沙汀，羅念牛負責籌備。

廣州分會，因夏衍來漢之便，即由王平陵接適夷負責和他接洽，並指定鍾天心，胡春冰，祝秀俠，夏衍等為籌備委員。

長沙方面分會籌備事，張天翼來函報告，即擬發動，總會組織部並擬派專人出席。

種圖畫之外又積極的從事訓練藝人工作，使他們演唱該社出的抗日作品。在數年之中，他們已訓練出許多這樣的藝人，遊行各地工作。山西省因為有政治力量推動的緣故，幾幾乎全省的藝人，都在演唱他們所出的作品。

該社成立於北平，一直在蘆變後才跑出來，因為他們是抗日的，所以在北平日本特務機關會聲言要用流氓搗毀他們的機關，曾向市政府及冀察政委會為這件事抗議過三次。他們在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民衆週報，終於通過工部局由日本強力查封了。

由北平逃出來後，一部分人跑到綏遠，因為那裏有他們一個分社。綏遠失後，又跑到太原，繼而搬到西安。在西安他們在那裏工作了三四個月的時間，因為印刷困難的緣故，於一個月前搬到武漢工作。

報會會協敵抗界藝文國全華中

藝文戰抗

刊 5 週

目次 第一卷 第五期

怎樣編製士兵讀物

中國文學在蘇聯(介紹)

血的短曲之二(小說)

長沙分會存籌備中(長沙通訊)

某夜(速寫)

最悲慘的一幕(溧陽通訊)

通俗文藝短論(論文)

白麵包與肉類是有毒的(詩)

想念家鄉(詩)

漢奸吉思恭(延安通訊)

五十七條好漢(報告)

農人與兵士(畫)

文藝簡報

座談會

羅果夫作
戈寶權譯

舒羣

白澄

田濤

秋濤

姚雪垠

力揚

魯黎

張春橋

云壯

趙莖雲

記者

編輯者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會抗戰文藝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

漢口 郵政信箱第一號

發行所

中華全國文藝界
抗敵協會出版部

(漢口永勝里二十號)

總經理

漢口天馬書店新知書店

讀書生活社聯合發行部

(漢口交通路卅一號)

定價

零售 每冊五分

半年 一元二角

全年 二元二角

每 星 期 六 出 版

怎樣編製士兵通俗讀物

(座談會)

出席者(以發言先後爲序) 老舍 錫金 徐炳昶 老向 方振武 王

平陵 蓬子 安娥 白桃 穆木天 馮乃超 王亞平 柳倩 田漢
宋雲彬 羅蕪 沙鵬 沙雁 胡紹軒 (宋,沙,胡,記錄。)

老舍 因爲會所狹小,又因爲研究部幹事們都無暇,所以一時不能開正式的

座談會,遍約武漢的文人們來參加,這次小小的座談會,是我們幾個
入自動的,要來談談通俗文學的問題,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開成立大
會時,曾決定出版一百種供給士兵閱讀的通俗文藝讀物,今天我們來
談談這問題,或者對於將來的寫作上有些幫助。現在我們先談談士兵
與民衆所需要的通俗讀物是否是一致這問題罷。

錫金 我覺得士兵和民衆所需要的,應該是有共同的地方的。

炳昶 士兵本多來自田間,所以士兵與民衆的生活有相同之處;不過,現在

老向 一在前方作戰,一在後方作事,生活自然又有不同之處;所以寫的時候
應注意這是給士兵讀的,那是給民衆讀的。

振武 因爲軍隊中文盲甚多,我以爲應該以班長作爲我們讀者的對象,每班
中班长大約有多少?(向方振武)

安娥 大概是十分之一的樣子罷。關於這一個問題罷,我有一點意見。我以
爲在目前軍民一致抗戰的現階段,兵與民是不必有顯著的分別的,目
前在前線參加抗戰的隊伍,就有許多是新從農村裡出來的老百姓。不
過前線士兵的生活很枯燥,呆板,機械,不像歐戰時候西方國家的士
兵在戰壕裡所過的生活那樣活潑,所以急於需要我們供給大量的通俗
文藝讀物來充實他們的生活,並提高他們的政治認識。若能多作些歌
,使之且歌且舞,必更有趣。

是的一般的士兵多半來自農村,所以我們的作品也必須發導士
兵愛家鄉保護家鄉的感情。譬如作歌,就應該注意這方面;描寫家鄉
之可愛,以增保衛國土的熱情。自然,我們也需要衝鋒殺敵的英勇的
進行曲。

平陵 材料的問題,可以這樣來解決:一、注意報章上的新聞材料。二、搜

集各刊物已有的報告文學。三、訪問士兵和軍官。四、問軍事機關或
軍隊徵取。五、登報徵求。六、到傷兵醫院去訪問。

蓬子 我們應該還是談原則。就是士兵與民衆的要求是否一致?

安娥 我覺得不應該分得太清楚。

白桃 從事實上告訴我們,後方的民衆和前方的民衆是不同的,上海的民衆
和此地的民衆是不同的;故所以士兵和民衆的需要也會不同,譬如士
兵所注意的是戰略戰術和戰局,民衆所注意的是抗戰故事。

老舍 綜合各位所說,應該是溝通軍民的合作,歌唱的部分我們可以分頭做
去;戰略和戰術我們要領教於軍事專家;材料是需要分頭蒐集的;我
們已經規定先寫十本小冊子,這些都是可做參考的。

平陵 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應該注意士兵與民衆兩方面各個的利害關係。
木天 有的東西前後方都可以讀,有的則不能。總之看我們寫作的本身是不
是够豐富了?目前我們甚至需要叙述新兵器的使用的文藝作品。

炳昶 (提出了一份通俗讀物編刊社的宣傳綱要,由老舍讀了一遍。)

安娥 有許多歌是隨着詞意作的,有些歌却不是;它們是有一個固定的調子
,只要長短適合的歌詞就都可以配進去,我們也應該創作一些這樣的
東西。

乃超 大都士兵的出身是農民,他們的原先的生活和一般民衆的生活是相同
的,入伍以後生活便不同了,不同在什麼地方是值得研究的,軍事操
典上的精神訓練,是忠誠愛國,……再有,我們便不知道了,這和
我們的文藝寫作很有關係,應該請教方先生。軍事當局所注意的精神
教育是什麼,然後寫文藝的人可以有所依從。

振武 軍隊的精神教育多半是注意向武精神,在目下就是注意怎樣求民族解
放的問題。我們應該要注意整齊,迅速,這是行軍的要點。我們要形
容槍響,形容一個英雄的英雄,智謀,像趙子龍武松之類的故事是最

容槍響,形容一個英雄的英雄,智謀,像趙子龍武松之類的故事是最

足以使士兵們感覺興趣的。要形容却敵的策略，進攻的銳氣，描寫山地戰，夜襲，都可以提高他們的戰鬥情緒，並且還給予用智謀却敵的啓示，使士兵智勇雙全。

木天
(對方)外國的題材可不可能用？

振武

我覺得作家們寫好後，應該拿到傷兵醫院去給傷兵們聽，然後再發表。人們是受智識支配的，也受感情支配的，我們應該多注意失去的鄉音，從鄉裏面去找題材。使人人有收復失地的決心。

老舍

我們把這問題結束，再談談第二個問題吧，即：我們是否應該利用舊形式來製作新的東西？所謂舊瓶裝新酒的問題。

安娥

我以為對於舊形式應該加以選擇。譬如民間的小調，有描寫民間生活的，抒情的，但也有表現荒淫的，前者可以酌量採用，後者則萬不可用的。尤其應該注意的，為大眾所歡迎的未必一定有益於大眾的。我們負有教育大眾的責任，不能拿含有毒素的東西去迎合大眾的胃口。

老舍

我在武昌過江的輪渡上，看見許多軍士在看看新出版的雜誌，有的連地圖都看得很有興味似的，可見比較高深一點的新東西，他們也能够接受的；報紙絕非舊瓶也。

錫金

我們實在該做點新的工作。我想，洋瓶洋酒只要大眾買得起，還是可以為大眾所接受的。如果一定要用舊瓶裝，是不合理的呢？我們倘單做舊的，不做新的，是不對的。我們應該通過舊的去建立新的出來。

老舍

無論新形式舊形式都可以，但用字造句，一定要注意。像有些新字新句實在為大眾所不懂的。例如：「老舍的眼光投了一個弧形，心中起了微茫的傷感，」(大家笑)就連初中程度的學生恐怕也不見得十分了解。所以，我們此後應該留心「字」和「句」。

平陵

我的意思以為舊瓶的選擇，一定要注意瓶的本身是否合用，像大鼓詞的形式可以製成新詞，十八摸便不能了。總之，只要看酒的好不好，無論瓶的新舊。

錫金

我們雖然預備大量發行，新的東西不妨拿去試驗，看大眾是否能夠了解。我覺得新形式的所以不易為大眾接受牠的少與大眾接近也是一個原因。

納視

我以為形式的新舊倒不甚成問題，最要緊的是能夠滲透大眾的生活，

和所用的字彙與包括在字彙之內的觀念。譬如說：「送一封信」，是最為大眾所懂得，改為「傳達消息」，也還能夠懂，倘改為「傳遞情報」，就不大容易懂了。(幾個人點頭)另外一個中心問題，就是生活。譬如寫坐在沙發上的生活，一個農民無論怎樣不會感到興趣的。

老同

要使士兵有興趣讀下去，必須是直接間接跟士兵有關係的文章。我們必須摸清這這一點，我們的文章才能成功，才能使人流淚。新劇在農村裡演出也未始不可以成功，只要與農民的生活能夠發生關係。

木天

我記得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賣汽車的人到鄉下宣傳了半天汽車內好處，然後再問大家對於汽車懂不懂。你知道結果怎樣呢？農民反而問他，沒有牛拉，汽車怎麼會走？(大家笑)我主張文章入伍，文章下鄉，就是從生活上接近大眾了解大眾的意思。

亞平

舊瓶之能用與否，全在表現的技術上的健全與否，及語言的通俗與否。有些舊瓶是並不見得通俗的，如「黛玉葬花」「黛玉悲秋」並不見得為大眾所懂得的。這就是舊瓶的階級性問題。同時，新瓶也可以裝舊酒的。所以問題還是在於內容，和表現的方法。

(站起來)因為我們是請假出來，到了時候一定要回去的，所以想把前方工作八個月所得到的經驗來說一說。我認爲舊瓶裝新酒究竟是有價值的，超過了一定限度就會無效。像小放牛，五更調一類的腔調，在抗日情緒高漲的現階段，無論士兵或民衆，都不願聽的。換言之，便是他們接受文藝的程度提高了，進步了。正如大家所談到的一樣，一定要與他們的生活有關，形式要竭力求其通俗化。以往流行在智識份子之間的有些歌，搬到鄉下去就一點沒有效用，例如：「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老百姓就不懂得「奴隸」是什麼，(幾個人笑)。我們在金華下鄉宣傳，就試驗失敗了。後來我們改用柳通俗的歌，而且跟他們的生活直接聯繫起來，譬如下鄉去宣傳兵役運動，我們唱的歌詞是：「張老弟，李大哥，一起來當兵。日本兵來家不保，田地失去活不成。當兵去，當兵真英雄；拿起鎗頭拿起槍，一起去打日本兵」。農民聽了不但懂，而且都感動，也都會唱。這是我所說的第一點。第二，一般人的想像，總以為難民是很傷感的，急於需要安慰，但事實上並不完全這樣。金華有五千萬難民，在說完了家破人亡的種種自身的痛苦之後，跟着就表示要打回老家去的情感。因此，我們也不應一時給他們安慰，而要激發他們抗敵的感情。第三，有許多

歌曲音符複雜，士兵就不會唱，即使勉強學會了，唱出來也顛倒倒倒，有些歌曲看去雖然好像淡薄，但士兵却很歡迎，如「大刀進行曲」就是最被士兵歡迎的一個歌。總之，第一要「中國化」，第二要「戰鬥化」，第三要「通俗化」，這是我們從工作經驗裏得出結論來的三化主義。附帶說一句，用本地話來寫，自然更加容易收效些。

木天

那末戲劇的情形怎樣呢？

亞平 戲劇也一樣。第一，要獨幕劇。第二，要與觀眾生活發生關係。譬如對傷兵演戲，最好演「再上前線」之類，對士兵演戲，則演「保衛上海」，「保衛浦東」等等，到鄉村去演戲，以演敵人的殘暴效果最大，如「守住我們的家鄉」就是一個效果很好的戲。還有，啞劇在鄉村裏特別收效。這是因為用國語演出，有的還是聽不懂的，啞劇純粹用動作表現，使大家都看得懂了。

柳倩

在浙江，我們感到語言問題很大。有許多從前坐在上海亭子間裏想像出來的文字，在實際上就碰釘子。如飢寒兩字就為農民所不懂，改為餓肚子就懂得了。這是一點。第一，作家寫劇本時，應注意到前方的環境是沒有燈光佈景等設備的，要多產生隨時隨地可以上演的街頭劇，最好能在二十分鐘內演完。第三，演劇時要做到和觀眾打成一片，才算成功。至於詩歌，能夠採用舊瓶裝新酒的辦法自然也好，但不必固執，可以採用就採用，不能採用寧可打碎了舊瓶的。舊形式不能過分發展，只能盡量利用，我們應該注意「利用」。

亞平

出漢

柳倩：時間到了，我們先退。（退席）

我因為到的遲，現在我把幾個問題的意見概括起來說一說。第一，舊瓶裝新酒的問題，昨晚我們也會在別一個地方談到，現在可以把我的意見再談一下。我認為利用舊形式寫新作品，在目前是萬分必要的。因為當前的政治任務是在爭取最廣大的羣衆來參加抗日戰爭，所以藝術作品也必須採取為大衆所最熟悉的形式。不過這個工作在推動和進行的過程中一定是要碰到困難的。第一，我們所做的工作，容易變成枝枝節節的，這是非常不好的。譬如周信芳的「明末遺恨」，我想拿

它來重寫一遍，結果只前後各寫了一點，零碎的一點，但在漢口演出時，却拿我的一點頭尾再添上「刺虎」，「殺宮」，弄得牛頭不對馬面，莫明其妙了。所以我們要改革舊的東西必須系統的，整個的，必須整個文藝界動員，成爲一個大的運動。倘個人偶然高興玩玩，那武漢三鎮有多少羣衆在受着有毒的舊劇的麻醉，個人偶然玩一下決不會有效果的。第二，我們要改革舊東西必須先能把握舊東西。譬如過去

文人填詞，就最容易犯這毛病，像「賀新郎」顧名思義是賀新郎，一個快樂的曲子，但我們的文人却可以填出哀怨的調子來，就在不懂得唱的緣故。又像昨晚董運枝唱八百壯士的新鼓詞，這是一杯新酒裝在舊瓶裏，董運枝也唱得很好，但沒有收到我們所預期的效果。這是因為梨花鼓偏於表現哀怨，不宜於表現八百壯士的悲壯場面，倘換劉寶全來唱，效果就要大得多了。所以我們要改革舊的東西必須先能把握舊的東西，否則弄不出好的效果來的。第三，是通俗化的問題。因為我們都是智識份子，有時非用些美字不過癮，非這樣，似乎覺得不能滿足自己。如長沙有好些標語，就是用美術字來寫的，鄉下人連正楷字都認不清楚，美術字當然更看不懂了。（大家笑）藝術家常常有這毛病，爲了滿足自己，把客觀的政治任務忘記了。倘我們能看重自己的政治任務，我想，我們一定能做到最大限度的通俗化的。

木天

對於利用舊形式的問題，似乎有許多人不了解。其實大衆並非不美，在乎我們的看法。有許多舊形式是否能夠懂實在是一個問題，京戲是一個例子。

田漢

老舍

京戲本來是通俗能懂的，後來慢慢的弄得不懂了。

京戲的詞句假若不易懂，牠的動作可是一目了然。我寫京戲的辦法是這樣的：儘量的使話白，與動作把劇情表明出來，而後用唱來補充空子；話自動作既盡了責任，唱詞即使難——因爲腔調容易把字變得難——也無關重要了。

——也無關重要了。

好吧，時間不早了，烟捲已吸完，我們就散會吧。希望不久我們再坐在一處談談。（散會）

中國文學在蘇聯

羅果夫
果寶
夫權
作譯

羅果夫先生 (Bogot) 是蘇聯塔斯通信社駐我國的通信員，近承為本刊撰述一文，介紹中國文學在蘇聯以及蘇聯人民關心我國文藝界參加抗戰的情形，特在此表示感謝。

——編者

在帝俄時代，中國文學之為俄國人知道，是僅靠了一些國家學會會員們所譯的中國古典文學的作品。而俄國一般年老的中國學者們，就好像定規一樣，對於現代的中國文學是不感什麼興趣的。這在一百六十二年前（一七七六年），就有一位著名的通曉中國及滿洲兩種文字的編譯家亞力克舍·萊翁捷也夫 (Alexei Leontiev)，在彼得堡印行了「本題名為『中國寓言集』」的譯品。據作者所知道，這本中國文學作品譯為俄國文字的最早的書籍了。精通中國語言文字及佛理的俄國國家學會會員王希禮 (V.P. Varilev)，對於中國古典文學也非常有研究。他所編著的『中國文學史料』（彼得堡大學的講義）及『中國文學史略』（一八八〇年出版）兩書，一直到現在，還算是俄國文字中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最基本的參考書籍。國家學會會員亞力克 (V.M. Aliev)，則對於中國文學及詩歌甚有研究，他所編譯的司空圖的『詩品』（一九一六年出版）以

及關於中國文學及語言的精深的研究，在現在已是世界聞名。他同時也是位著名的『聊齋』的研究者。在十月革命以後，他所譯的『聊齋』曾分為幾個單行本陸續出版。舉如在一九二二年有『狐迷』，一九二三年有『魔僧』，一九二五年有『法官的才能』，一九二八年有『聊齋誌異』等冊。到了去年，蘇聯國家學會出版局選出了一種揮圖本的『聊齋誌異』。在俄國，除去亞力克之外，尚其他的許多中國學者編譯『聊齋』，而其中最出名的，就當推伊鳳閣教授 (A.I. Ivanov)。在詩歌方面，楚紫氣 (U.K. Shchuravsky) 所譯的『中國抒情詩選』（一九一三年出版，亞力克編）及『中國抒情詩』（一九二二年出版），均甚著名。在這兩種詩集中收有王績，宋之間，孟浩然，柳宗元，王維，孟郊，李白，斐度及元稹等人的詩歌，俱是國家學會會員們批評所公認為最好的譯品。在俄國，介紹中國詩歌的人也很多，而其中當推楚紫氣的編譯為上選。此外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間的『東方』（Vostochny）文藝雜誌上，發展有亞力克及王希禮兩人所譯的歐陽修的作品以及王希禮所選譯的『今古奇觀』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間所發生的。中國民族解放的大革命，給了蘇聯的讀者們一個認識現代中國文學的大轉機。這時候，蘇聯人民對於中國的關心，可說是達到了頂點。舉如在這個時期的文學雜誌及報紙中，印備譯有很多的現代中國作家的作品，同時也登載有許多蘇聯作家們所寫的論中國的文字。可惜目前在漢口，我們沒有可能性能列舉出這些作家的姓名和他們的作品來。我們在此可以舉出的，即如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一本題名為『正傳』的中國作家的的小說集，其中譯有黎錦明，魯迅，張資平及冰心等人的作品。同年在列寧格勒

還又出版了一本題名為『阿Q正傳』的魯迅小說集的單行本。此後，在『國際文學』中，登載過魯迅，茅盾，蕭三及胡蘭畦等人的作品。到了一九三五年時，哈爾科夫地方出版了一本蕭三所編的中國短篇小說集，題名為『中國』其中收有茅盾，張天翼，丁玲及樓適夷等人的文章。近兩三年來，又先後出版了沈君 (Shen) 所譯的茅盾的『動搖』及路德曼 (Rudeman) 與活虎 (Kaleba) 兩人所譯的『子夜』。蘇聯國家學會為紀念中國偉大的作家魯迅逝世一週年起見，在今年還又出版了一本魯迅的紀念冊，其中收有他的作品最好的譯文以及關於他的生平及事業的文字等。這位現代中國文學的鼻祖的名字，是非常廣泛的為蘇聯的人民所知道。

請到俄國年老的中國學者們的文學遺產，在現在已成了蘇聯人民研究中國學術的一個寶貴的基礎。在蘇聯，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工作，較之帝俄時代是更加擴大了。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及過亞力克的工作。兩年前，蘇聯的中國學者楚紫氣還完成了兩種『易經』的譯本——一種是直譯的，一種是意譯的，其中並附有非常豐富的歷史與語言學上的各種解釋。這一個工作，不僅是對於蘇聯的就是對於其他國家的中國學術的研究，也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近幾年來，楚紫氣又從事於翻譯『詩經』一書。此外還有一位對於中國素有研究的學者伊文 (A.Vin)，也完成了『儒林外史』的翻譯工作，這本書現編入『世界文學名著』中。

最後我還要講幾句話，就是蘇聯的人民，對於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的神聖的抗戰，非常關心。舉如在上海，南京以及漢口等地，我就接到過好些蘇聯文學雜誌所寄來的信和電報，都要求我多多介紹中國文壇的動向以及中國作家們怎樣參加抗戰的情形。最近『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行會刊，這對於我是一個非常愉快的現象，因為這種刊物將能多多地幫助我，把偉大的中國民族的文學情形，介紹給我們的國人。

血的短曲之二

這是一個人所講的故事

舒羣

我與趙強士在行獵中，結下仇恨。在金山上，我會向他開過獵槍；因此，瞎了他的左眼。此後，他隨時都帶着獵槍，——並不是爲了行獵，而是爲了我；他想到一個彈粒換取我的生命。我呢，我也是一樣，不惜以任何殘酷的手段，把他逐出我的身邊，讓他永遠離去這世界。然而，在時光中不會給我們一刻如願的機會；祇有使我們中間的仇恨，隨伴我們的年歲生長。有一次他爲了自己必要的事情，將離遠了我。他在臨行前向我說：

「我們有一天再見。」

「是的！」我的回答

朋友很難找到，然而仇人容易相遇。

兩年後，我與趙強士終於會見了；這是日軍佔領太原的時候，在山西新編的決死隊的軍中。

在他看見我的時候，他說。

「很好，好極了！」

「是的！」我的回答。

他冷笑着，握住了我的衣袖；

「那麼，隨我去吧？」

「去什麼地方？」

「是你說？是我說呢？」

我從不會在任何人的面前示弱，所以我告訴他：

「你說吧！」

「那麼你跟我走！」

於是，我隨他去了。

我走在他的背後，他不住地回頭顧着我；難道怕我卑鄙地傷害了他嗎？——不會的。因爲他像我一樣，從未怕過什麼，而且，他腰間佩有剌刀。

天色，已近黃昏。路上的行人，更漸稀少了。很久才遇見一個逃難的農婦，她看見我們緊張的神情，迅速的步子，以爲我們負有軍中的勤務，所以立刻爲我們讓開路，使我們迅速地走過去。可是，她不經意中跌倒了；我的心中，感到些慚悔，趙強士比我也許還甚。他說：

「我們的仇恨要快些解束。」

「是的！」我的回答。

我們走近汾河邊的時候，再遇不見一個人了。在這世界上，好像祇有我們兩人與兩人的仇恨。

他站下了，問我：

「你說怎樣吧？」

「還是你說呀！」

「我說我們兩個人就在這河邊，看誰能把誰拋進河里去。」

「是的！」我的回答。

於是，我們互相地動起手來，經過半小時以後，我們仍然滾在岸邊，沒有一人被投入河里去。結果，我們祇是沾滿一身沙泥，他的腳踢傷了些我的腳腕，走起路來，好像成了一個跛行者。

他喘息着說：

「我們一同回去吧，以後再說，反正我們相處的日子很長，不是嗎？」

「是的！」我的回答。

日軍開始進攻臨汾了。我們這隊決死隊還是第一次參加戰爭。

經過兩次肉搏，日軍終於敗走了，而且，我們的部隊立刻追擊去了。祇有傷兵仍留在原有的戰地，等候着担架。我也躺在地上，不過我這次並沒有受傷，祇是因爲那次在汾河邊被趙強士傷了些的腳腕，更腫了，不能行走。天黑了，一切都在朦朧的夜色中。

救護隊，漸漸地來了。在軍中，不會聽見的女人聲音，很久了。這次聽見女救護員的聲音，引我特別注意。我聽見的最清晰的一句話是：

「不，我沒有受傷！」

從這話音中，我聽出是趙強士說的。

「你沒有受傷？」

「傷是傷了，祇是拾了一個眼睛，不過，不要緊。」

「你既不要緊，怎麼不跟追擊的部隊去呢？」

「因為我看不見路呀！」

「你傷了一個眼睛，不是還有一個眼睛嗎？」

「還有一個眼睛？哼，那個眼睛，早就被我的仇人打瞎了！」

這時候，有的心難過了，悔恨自己不該用獵槍打瞎他的左眼；不然在這出的部隊中，還多有一個戰士。這時候，我感覺私仇溶解於國仇中了。於是，我摸索着，爬着找到了趙強士，我說：

「朋友，我來了！」

他聽見我的話的時候，他茫然了吧？很久，他才問我：

「你來復仇嗎？」

「不，你忘記金山的一槍吧！」

他開始沉思了；在沉思中，嘆息一聲以後，他告訴我：

「那你也忘記汾河的一腳吧！」

然後，我們決定，不讓救護隊扭回後方；他揹起我，我指示着去路，追隨追擊的部隊去了。

在路上，他突然站住，放下我；他問：

「我們走過這一段地方以後，你不會丟下我嗎？」——請你告訴我。」

「我丟下你，我也不能走呀！」

「真的嗎？」

「朋友，請你相信我！」

「你如果醫好了腿，你不會再想起我們過去的仇恨嗎？」

「你呢？——如果你醫好了眼睛的時候。」

「我願意永遠忘記我們過去的仇恨，甚至金山和汾河這兩個名字。」

「是的！」我的回答。

然後，他繼續揹起我，我繼續指示着去路。

長沙分會在籌備中（長沙通訊）

白澄

五月九日張天翼邀約了十幾位在

長沙的文藝工作者，於下午二時假民

衆俱樂部兒童圖書館舉行座談會。

到會的有蔣牧良，朱人鶴，伏笑

雨，易傑，契明，周濤，生力……

等。

開會時，首由張天翼報告召集此

會的意義：

「最近，接到漢口中華全國文藝

界抗敵協會的來信，希望在長沙成立

一個分會，後來和朋友談過，都覺得

有此必要。所以，召集了今天的座談

會，要大家交換意見，討論文藝上實

際工作的展開。」

接着討論會員的資格。大家認為

這是具有專門性質的文化工作的一部

門。入會者應該是努力文藝工作而略

有成績的，不論是長於創作，批評翻

譯或編輯。同時，有人主張今天出席

的爲文協的基本會員，後來加入的要

經會員二人之介紹並經委員會的通過

。有的補充說道只是今天蒞會者的意

見，我們要參照總會簡章及通過全體

是從事政治活動的或空掛虛名的團體

，要以實踐的工作來發揮文藝的力量

。因此，規定委員會僅負推動會務的

職責，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各種研究會

上來。委員會設三股：總務，組織和

出版。總務股專管文書，事務和交際

，組織股只理登記會員，出版股則印

刷歌謠，小調彈詞……小型刊物等

，研究會分：通俗文藝研究會，兒童

文藝研究會，寫作研究會，和戲劇研

究會。各研究會是獨立的，直轄於全

體會員大會。由會員各就自己研究的

部門分別參加，各會各自推選負責人

擬定工作計劃，每週舉行公開的研討

會，可由要好文藝者自由參加，但此

種自由加入的會員只屬於各研究會，

而非文協的會員。

爲了促使湖南文協分會早日成立

，推舉了三位籌備員：張天翼，朱人

鶴和伏笑雨。

最後，談到我們目前的困難。經費問題。決定開源：一面請總會酌撥經常費，一面請「急公好義」的人士掏點腰包。

「五九」紀念日發自長沙。

某夜 (連寫)

田濤

天上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黑沉沉的烏雲，地滿一天空，黑黯籠罩着田野，望不清楚那是山坡，那是土丘，只模糊的辨認出兩突一塊缺一塊的陰影。這彷彿是一條荒涼的路溝，我們的隊伍走在這裏面，因為早就受到過官長的警告：

『不准說話，脚步放輕些。』

脚步放得怎樣輕，也總是有磨擦的聲音，肩上的胸前揹了沉重的槍枝和彈袋身，體早就有點疲乏了，怎麼還能夠顧得到腳下呢？鞋子磨得下面的草葉發出唧唧的響聲。草上生了露水，我們的鞋子也都感到了潮濕。隊伍像一條蛇一樣在這條狹窄的路溝裏盤繞。溝裏似乎也是走大車的路，不小心一隻腳就會滑進車轍中，鬧一個半跌的樣子。遇到這種事情時，長官也只有表露出他的慈憐，像一個平常的弟兄一樣，輕輕走過去把摔倒的弟兄扶起來。這時候，每一位弟兄都可以想像出他平日訓話時候那幅和藹微笑的面孔，的確他是一個很和藹的官長。他是個粗壯的北方人，家鄉已經淪亡了，自從他得到家鄉淪亡的消息以後，他就一直沒有笑過。

『報告連長，前面有狗吠的聲音。』

連裏一個哨兵匆匆的跑過來，迎着他的面前沙一聲，就是一個立正。連長站住了，整個的隊伍也都站住了，大家都往祠堂裏壓子彈，靜聽着遠處一個村莊裏的狗叫，彷彿是有多少隻狗在追逐着偷了主人東西的強盜狂吠，連長的影子像一根木棒似的站立在土坡上不動，報告連長的哨兵也就站在他面前不動。黑夜越來越黑了，狗吠的聲音也更厲

害起來，漸漸的聽得見那裏也混雜着人說話的聲音。忽然又跑來一個弟兄報告：

『……前面就是一條河。』

前面是一條河？奇怪！這是什麼河？司令部裏的命令是令我們進發到沙河兩岸一個小村落裏去追趕大隊的！這莫不是沙河嗎？可是誰都不敢動一下，漸漸的看見狗亂叫的那個村莊裏閃了一下火光，那火光彷彿又隱進了村莊裏去，黑沉沉的就什麼也不見了。

噓——吵……

班長劉挺走過來，他的粗黑健壯的影子在我們面前提提着。

『前面也許就是我們的大隊！』

他說，臉朝着那裏望，彷彿很想望見大隊的影子。可是什麼也望不見，只是一片茫茫的黑原。有的忍耐不過疲乏的弟兄就偷偷蹲了下去，一蹲下去可就睡着了，睡眠，現在在每一個弟兄心裏是如何甜蜜呵！只要官長允許倒下去，就是泥濘地方也能立刻睡得挺熟。

班長劉挺把那蹲下去的死豬們一個一個搖醒，

親近他們的耳朵說：

『當着點心，不要落了伍，……』

於是他就又藉着他那沉重的槍枝和彈帶，一搖一擺的倚着身子走上路坡去。

這個劉挺班長，也是個粗壯的北方漢子，他曾在前線帶着兩個弟兄放步哨，放到敵人跟前，把敵人的步哨兵用大刀劈了半塊頭，這樣給敵人發覺了

最悲慘的一幕 (溧陽通訊) 秋濤

——日寇在陽的溧陽行——

去年十二月一日的早晨，敵人的獸蹄，出現在京杭國道中的溧陽。我們為要打通吳長線，規復杭州，聚殲東戰場日寇，溧陽是一個重要的據點，自淪陷之日起，已經三得三失了，此刻正在熾烈的血鬥中。

溧陽的老百姓是最強悍的，個個要打東洋鬼，殺東洋鬼，連小孩子都不怕東洋鬼。敵人踏入溧陽的境界，隨時隨地，都能遭遇游擊隊猛烈的襲擊。因此，兇暴的敵人，最恨溧陽的老百姓。

城陷之次日，尚未逃出城圍的婦女與壯丁，便首先逢着敵人殘酷的蹂躪。比較像樣的屋宇，都燒燬了，壯丁們用粗大的鐵釘，卸光了衣服，釘死在牆壁上，大門上；在釘死的壯丁中，有的是被奸淫的婦女的丈夫，敵人便勒迫着她們掃淨丈夫的鮮血，當着她們看見丈夫慘痛的屍體，不許流淚，假使給聽到嗚咽的小聲音，立刻就是一鎗，哇的一聲，一個人類的生命，又算結束了。殺人，是敵人惟一愛好的遊戲。

城內的婦女，都搜到一個屋子裏，裸着體，赤條條地臥躺在地板上，僅有薄薄絨氈，籠罩着週身，當她們發覺到兇暴的敵人，站在她們面前時，她們就像見了鬼似地驚喊起來，無論怎樣懇懇的祈求，也不能倖免於獸蹄的蹂躪的。遇有不堪壓迫的孕婦，由於他們好奇心的衝動，便用鋒利的刺刀，

，開了機關槍，一個弟兄死在火線上，帶回一個弟兄來。他放機關槍也挺有準兒，有一次他發現槍聲從樹上發出，他便架起機關槍來，向着樹腦瓜吐吐了一排子彈，隱隱在樹上的敵兵們都像中了槍彈的鳥鴉一般，咕咕噎噎墜落下來，獲得了他們七八枝槍，從那一次，他胆子更大起來。

馬兒在村莊裏嗷嗷的嗚叫，我們的隊伍又沿着這條溝路繞過那個村莊附近，那裏鬧騰的聲音聽得更清楚些，人叫嘍嘍嗷嗷，我們都聽不清楚他們在講些什麼。忽然一個命令傳來：

『臥倒！』

我們像一羣蛙子一樣撲索着草坡，爬在地下，把槍筒担在土坡上，接着就聽見連長在叫：

『前方發現敵人，××米，放！……』

一排連珠似的鎗聲響發，前面村莊裏一陣騷擾的人聲，馬叫！犬吠，彷彿是天動地下來一般。忽然我們的右翼一陣鎗聲掃射了過來，槍彈嗚嗚的響擦過空氣，吼叫着從我們的頭上飛過去。我們順了這條土溝退回來。有兩個弟兄彷彿是倒下去了，我們都分散開，每班跟着每班的班長，尋找一個安全的土地臥倒，我們的疲乏都不知飛到那裏去了。

天上，雲慢慢散開，露出了那許多蛙子眼睛一樣的星星，擠弄着小眼睛窺視我們。我們這四個弟兄爬臥的地方彷彿是有水，我們胸前和膝部的衣服都溼透了，漸漸的，我們感到了夜的寒冷，地下很潮濕，還吸吮着我們身上的溫度。遠遠從星光之下可以望得見是村落的黑影了，這村落是否剛才發現敵人的那個村落，那就不知道了。

最一樣黑的一條土崗，把天空劃開一條曲線，土丘和樹木在星光下都是一片黑。

一個弟兄總是用手摸着他的鞋子。

『你的鞋子怎麼啦？』

另一個弟兄問，把他自己的帽子往前面拉了拉，遮住一點濕氣。

『挺濕。』

摸著鞋的弟兄回答。

『是踏在水裏了吧？』

摸鞋的那個弟兄搖搖頭：『疼呵！』

『中了流彈吧。好弟兄，包上這塊手巾。』

他從腰裏掏出一塊潔白的手巾來，那個弟兄接過去，慢慢往腳上包。

劉班長在黑暗裏挺起了身子，伸出手槍去描準了前面，喊一聲：

『口令！』

哎喲，我是老百姓呵，老總，放我過去吧！

……』

一個四十多歲的老農夫，被這一聲『口令』嚇得團團在路旁，直挺挺的把兩條胳膊伸出來，頭上包着一塊布。

我們問他前面是什麼軍隊。

『我也不知道他們是那軍！有的說話我聽不懂！他們叫我看看前面有沒有軍隊。』

『你知道××村怎麼走？領我們去。』

這老農夫領我們順了一條土溝走，東方天空已經發了白，走出這條土溝，便是一條河，農夫說這就是沙河，兩岸都是沙灘，中間的水非常澄澈。太陽出來了，照見了村落和草原，這時候我們才明白盤繞着敵人佔據的村莊迴旋了一整夜，老農夫是從敵人村莊裏出來的。我們叫老農夫替我們引路，渡過沙河，向××村進發！兩個人攙着腳受傷的那位弟兄，追趕我們的大隊。

輕輕地把下腹別開，立刻就在光滑潔白的嫩膚中滾出一個不成熟的嬰孩，一邊是瘋狂得意的譁笑，而另一邊是痛得昏迷過去的微弱的呼吸，像燒盡的燈芯似地熄滅下去。

朋友問君，剛從虎口裏來到武夷，在路上，辛辛苦苦地步行了一個月。他是漢陽游擊隊中最勇敢的一員。在一個慘淡的月夜，他化裝作苦力，逃出溼漉的東門，走了幾里路，更給敵人哨兵發覺了，即很快地躲到就近的山崖裏，睜開眼睛，在朦朧的月光中，驟約地看見一個年青的少婦，急忙地夜奔，她不知道從後面追趕上來的，是兩個兇暴的惡虜。突然，她耳邊響，這少婦即掩藏在河干的草叢中，倒拖出來，寇虜們死命地搜覓，終於被發現了，握住他的頭髮，從草叢中倒拖出來。寇虜們像飢餓的獵犬捕捉到一隻稚兔似地跳躍着。用鎗柄輕輕拍擊少婦的腿股，肥白的肉的響聲，逼使他們的眼睛，燃燒得火紅，面上的橫肉不住地顫動，從他們根根的筆直的短鬚上，分兵暴露着人類原始的獸性，嘴裏一張一合，如同患熱病者時刻發出昏聩的夢囈。露出白得可怕的牙齒，厲鬼一般地喀喀乾笑；這少婦從沒有看見過這樣兇惡的面孔，發駭得發出死的絕慘聲，但無論如何也不能發現寇虜們消失的人性。當着一個寇虜將要撲上去撕開少婦的內衣時，她無路可走，不顧一切地衝入河心裏，隨着波浪的起伏，漸漸地，漸漸地，沉沒在水底。寇虜們還是呆立在河邊，眼巴巴地凝視着從河底翻上來的那點點的水星。

通俗文藝短論

姚雪垠

近來一般作家們差不多都注意到大眾文藝和通俗文藝的寫作，在這兩方面已經都有成績表現，而對於通俗化運動似乎來得更為有力。目前的通俗文藝還沒有跳出試驗階段雖然它的前途非常光明，但需要研究的地十實在很多。首先，我們應該指出來的是：目前的通俗文藝對於舊形式和舊語彙過分的因襲利用，而忽略了文體本身和語言本身的發展性，忽略了大眾所使用的，所了解的活的語言，也許還部分的誤解了通俗文藝的歷史使命。在這篇短文里，我願對上述指出的問題談一談自己的膚淺意見。

從文體本身說，某種文體常適應着某種社會階段，因此，我們雖以利用舊形式為通俗文藝的寫作原則，也不能不顧到內容和形式，和時代生活的互相關係。比如有人用「三言」或「四言」形式寫的通俗作品，我以為用這樣的文體不但不能自由的表達現時代的事象，思想和感情，並且會重掉進「文言」的墓坑里打圈子，決不會達到通俗的目的。「四言」是奴隸經濟全盛時期（即詩經時代）的產物，那時候，人的生活語和言還停留在非常簡單的階段，所以「四言」就是這一階最高級的和最適合的表現形式。「三言」在漢代的樂府中小小的熱鬧一下，一到東漢末期，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封建文化化的成熟，「五言」就搶在「七言」之前，背負起歷史使命了。「五言」的表現能力較「三言」和「四言」高。「七言」較「五言」高，長短句的樂府體和詞又較「七言」高，而曲是歌詠文學發展到最高級的一種形式。曲因為有韻子，有道白（散曲不用白），所以能使用活生生的民衆口語，能表現複雜的事件和感情。我們再看一看從唐朝以來的歌詠文學，也是「七言」和長短句的形式為主；而彈詞方面又幾乎不是「七言」，便是「十言」。這些歷史現象不是證明了「三言」和「四言」在歌詠文學中是最舊的最原始的形式麼？不是早就被大眾所拋棄了麼？

從語言本身說，它是社會意識形態的一種，不能不跟隨着社會生活的發展而發展。以前的彈詞和小說，因為主要的是給封建時代的有閒階層聽的，看的，用的是封建時代的上流話——通俗的「文言」，所以自來不曾達到

通俗的地步。比如要表現父母愛子之情，總是「視如掌珠」要表現夫妻相敬如賓，便往往「舉案齊眉」的典故。因為是通俗的「文言」，所以語彙貧乏，在表現手法上犯了公式化與因襲化的毛病。比如形容公子，總是用「面如傅粉，口若渥丹」，「方面大耳，一表非凡」，「眉清目秀，唇紅齒白」等等成套；形容小姐，總是用「杏眼峨眉」，「櫻唇桃腮」，「玉骨冰肌」等等成套。倘將這樣陳腐的「文言」部分一味的因襲利用，則我們的新通俗文學仍舊不能達到真正的通俗地步，不能適當的表現出新的內容，更不能獲得我們所要求的藝術效果。縱然勉強使文學「下鄉」或「入伍」，也是枉費一番心。

抗日的民族解放戰爭是偉大的革命戰爭，抗日的文化人是革命的文化戰士，通俗化運動也就是革命的文化運動。所以民族革命時期的新通俗文學是舊通俗文學更高級的發展，是為着發展革命的大眾文化，而不是封建殘餘的灰復燃。一方面利用舊形式，一方面我們同時準備着揚棄舊形式。我們要從動的方向去認識文體的革命性，不能因為利用舊形式遂致無意中發生了或多或少的反動作用。因此，我們必須儘可能的用大眾口頭上活生生的語言寫作，並由此而發展嶄新的表現技巧，更發展嶄新的通俗文體。

在舊彈詞中有一部分既不是「文言」，也不是死去的口語，而是為押韻關係產生的習慣用法，如「說根苗」和「到來臨」之類。這些因為不是陳腐的「文言」，所以人人都可以聽懂；因為不是公式化的修飾，所以不妨礙藝術形象的創造；因為不是死去的口語，所以永遠變成文言；它們永遠新鮮，也永遠通俗。對於這些特別的習慣，除像「見閻羅」，「染黃泉」等極。數含有迷信意味或封建意味者外，我們仍然有繼續採用並創造新詞的必要。創造新詞應以將合適的活生生的口語提拔出來為原則，不是憑空的隨意捏造。關於大眾語的問題，我們留在另一篇文章里去研究好了。

（一九三八年五月）

「白麵與肉類是有毒的」力揚

希脫拉早就說過：

「大砲可以代牛油」；

可是，德國人民的胃口證實了。

跌並不是可消化的食物，

飢餓着，瘦下去了。

現在，他又有着「智慧」的發明：

「白麵包與肉類是有毒的」；

可是德國的人民

很久就少吃到它們，

也還是瘦下去，死亡。

而希脫拉與戈林却很肥胖。

我想，納粹的醫生們，

一定會用科學的化驗

證明希脫拉的發明完全沒有錯誤，

也許，他們會有更新的發明：

說樹皮與某種礦土是最好的補品，

而把化驗書蓋上了法西的關防，

張貼在德國的街道上。

納粹的文化醫生們已經化驗過；

馬克思與恩格斯是有毒的，

海涅，愛因斯坦也是有毒的，

猶太人與一切的非日耳曼民族却是有毒的，

不久，也許會化驗出，

歌德與席勒多少也含着毒素。

而無毒的東西

只有大砲，戰爭，飢餓與死亡。

想 念 家 鄉 (朗 詩)

魯 黎

我站在黃鶴樓上，

望着江水流向那遙遠的家鄉，

流呵！揚子江，

流呵！揚子江，

江上的月亮照着我的瘦影，

江上的流星不知道飄落到甚麼地方！

江水呵！整天整夜的奔忙，

江水呵！載着多少旅客去流亡！

在這里，生疏的人好驚奇的看着我，

生疏的地呵！使我更想念家鄉；

雖然，這里也是中華的國土，

中國的同胞不會看不起自己的弟兄！

可是，我牢牢地愛着家鄉，

我深深地想念家鄉；

在那里，有祖宗的墳墓，

有祖宗的祠堂；

在那里，有耕種的田地，

有住的樓房；

在那里，有年老的父母，伯叔，

有年青的姐妹，兒郎！

.....

呵！我想念家鄉，

家鄉，

家鄉呵！

誰搶去了我的家鄉？！

誰使我成了無家可歸的流亡？！

說不出我心頭的仇恨，

說不出我心頭的苦痛，

江水呵！你說出我的憤怒，

江水呵！憤怒像你一樣桀驁！

我沒有眼淚，

我的眼淚不再為悲痛流，

我沒有聲音，

我喊啞了我的喉嚨；

我要叫喚着我們的祖國，祖國，

我要去砲火猛烈的戰場，戰場，

為着祖國，

為着家鄉，

我再不能天天的哀傷，

我再不能長期的流亡！

漢奸吉思恭

(延安通訊)

張春橋

我們公審了他！

在那里。

三月二十七日，禮拜天。下午一點鐘，好像太陽也在憤怒著，天氣是那麽熱，在陝北公學的操場上，公審大會的會場佈置好了：一長列的擺著

桌子，上面鋪著被單，每個桌前有一張條子，上面寫明是誰的座位：中間是審判長席，兩旁是陪審員，檢查員，書記員和証人的座位。

一長列一長列的隊伍集中來了：

抗大，（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黨校，（馬克斯共產主義學校）邊區黨校，魯迅藝術學院各機關，各羣衆團體，絡繹的來了：爲著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爲著認諱漢奸的面目，都來了。陝北公學的學員坐在地上，鼓掌歡迎著他們。當那些手拿短刀，標槍的人民自衛軍來到會場的時候，全場發出熱烈的掌聲歡迎他們。

在人羣中間，那幾架高射炮向天空噴著準，我們要公審漢奸，我們絕不會忘記了敵人對我們的仇恨。武裝同志在會場四周放了哨，山頂上還有我們的防空哨。

牆壁上標語，大的小的，站立

人們的心比太陽還熱，這是黃克功案以後第一次的公審。不但是延安的羣衆來了，還有從外面來的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女學教授。……

會場是緊張活潑……延水高聲地唱著歌向東流。……

「歡迎陝公唱歌！」
「歡迎黨校唱歌！」

一陣陣的歌聲，高昂的像延水的激流一樣的歌聲，輪流地從抗大，陝公，魯迅藝術學院……的隊列中發出

來，清涼山嘉嶺的山谷間響著回音。
「歡迎丁玲同志唱歌！」

丁玲同志剛回來，大家一定要她唱，她站在那里，唱了一個「老鄉上戰場」！……

時間到了：審判長和陪審員（八路軍後方政治部，抗大，陝公，黨校，總工會，等處的代表）都已來到，按著公審程序，在羣衆的掌聲里入了席。

大家的血流得更快了，緊張的注意著，沒有聲音，注意著那一系列桌子

「帶犯人吉思恭到庭！」

好，就是這傢伙，他做日本的偵探，破壞我們神聖的抗戰！幾位武裝同志把他押上來了：他穿著一身很漂亮的皮袍，頭髮很長的蓬鬆著，兩隻眼睛狡猾地在濃墨色的向上直豎長著的眉下隱藏著，垂著頭走進來了：沒有綁著他，還給他凳子坐，他坐在審判長的面前了。

審判長雷經天同志發言了，他是一個非常精明果決的爲民族利益而制裁一切不良份子的法官，不久以前，我們曾經訪問過他，他談話簡單明瞭的特色，使得我們非常感動，今天，他用嚴厲明快的言詞審問漢奸。他說明了：因爲漢奸是我們的敵人，需要在羣衆面前揭破他的陰謀，所以我們舉行這個公審大會。

公敵，漢奸，還往哪里跑！

千百萬隻眼睛盯著你，千百萬隻嘴向著你，往哪里跑！我們看清了你的心，明白了你的行動，你還有什麼話說，你還不承認麼？

再看証物：檢查官同志把你化妝用的女人的衣服，商人的衣服，鞋子，襪子，替敵機打信號的白紗布，白旗，無線電，……都拿出來了，你還不承認麼？

雷經天同志開始審問，問了他的名字，年齡，籍貫，……

「馬克治是不是你的名字？」
「不是，是我女人的名字！」
「爲什麼叫這個名字？」
「因爲人們信仰馬克斯，這個名字就有用處。」

會場中發出嘲笑聲。

吉思恭非常頑強，狡滑，却逃不出審判長的質問，他用各種方法逃避回答，他恐怕把自己的罪惡多說出來。平常，他非常會騙人，証明人之一張××說：他說過：「毛主席（毛澤

東）

東）

東）

東）

東）

東同志)打電報來說:延安失守了。『又說過:『林彪來了,今天我要去同他開秘密軍事會議!』……今天,他又想逃避回答!

『剛才檢查官和証明人的話你都承認嗎?』

『承認!』吉思恭大聲地說。

『那麼,你承認你是漢奸嗎?』

『他們說是漢奸,我就是漢奸!』

『那麼,你承認你是漢奸?』

『承認!』

『你和日本人什麼關係?』

『漢奸關係!』

大家都笑起來了。你看他是多麼狡猾呀!

狡滑呀!

『你做漢奸,意圖何在?』

他不答覆。審判長重覆的說了幾遍他還是不說,最後,審判長大聲地責備他:

責備他:

『不要圖懶,說!』

『我已寫寫了,我不想說了,心里很不好受!』

『寫的是寫的,現在要你說。』

『你念一遍我的供詞,我都承認。』

。

『那不成,要你自己說:你當漢奸的目的是什麼?』

吉思恭是不想說的:說出來就是自己承認自己是漢奸,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來進行破壞中國抗戰,滅亡中國的陰謀,……那還成,他狡猾地說:

『爲達到漢奸目的!』

大家又笑起來了,多狡猾地傢伙呀!

他一貫的逃避明確的回答,狡猾圖懶,但是他逃不出千百隻眼睛,他逃不出那代表了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審判長雷經天同志的嘴,逃不出他的審問:終於他一項一項的說出了他自己犯罪的事實,他承認了自己違反全國人民的意志的漢奸行爲。

按照公審程序,一位帶著『中國紅軍創立十年紀念』的紅星章的抗大的代表,走向前去,對大會提出抗大三千多教職學員的意見:

『從這一次公審中我們看出來日本帝國主義是怎樣的用心於破壞我們的抗戰:他不但要用飛機大炮,而且更毒恨地用吉思恭這樣的漢奸來破壞我們的抗戰,……』

……我代表抗大三千多教職學員要求把漢奸吉思恭斬首示衆!』

會場里湧出海浪一般的掌聲,掩沒了一切的聲音,向吉思恭衝去!

『第二,要求大會通電全國報告吉思恭案的經過,並請蔣委員長通令逮捕全國的漢奸,肅清他們!』

又是一陣掌聲!

『第三,要求大會沒收漢奸吉思恭的財產!』

又是一陣掌聲!

『第四,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性,漢奸吉思恭能够在很多地方活

動,能够欺騙青年同志,我們就必須注意一切漢奸的活動,把我們的政治覺悟性提高起來!

在一陣長時間的掌聲之後,又有黨校,陝公,抗大,婦聯,總工會,八路軍後方政治部,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等團體代表演說,……

吉思恭,你聽呵!

『我代表全邊區四萬工友要求大

會槍斃吉思恭!』

『我代表全邊區的四十萬婦女要求大會槍斃吉思恭!』

『我代表……』

千百萬人的聲音高呼著,千百萬隻手鼓掌響應著,太陽憤怒地望著吉思恭,憤怒地代表全世界愛和平反侵略的人們望著吉思恭,一致地高呼著:

槍斃吉思恭!

我槍們斃了!

審判長同志宣佈退席和陪審員商議判決,吉思恭也被押下去了,

續審的時候,吉思恭的兩手被那代表著羣衆的力量量的繩子綁起來了。他好像知道自己要死了,那隻狡猾的眼睛畏懼的不敢看羣衆一眼,胆怯地站在審判長面前。

『宣判!』

審判長雷經天同志果敢的嚴厲的神聖的聲音宏亮地响起來了,他兩隻

手拿著判決書,一個字一個字的,釘子似地往吉思恭的心窩里釘去:

『……該犯在公審法庭上亦自己承認其犯罪行爲,直供不諱,本院認爲該犯吉思恭甘作漢奸,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是中國人民的公敵;幫助日寇滅亡中國,進行偵探破壞工作,是日帝國主義最忠實的走狗;當此全國抗戰正在嚴重的時候,唯有全國人民精誠團結,共赴國難,才能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故對於叛變國家民族,分裂團結,破壞抗戰的漢奸份子,應澈底的消滅,保證抗戰最後勝利,根據軍事委員會頒佈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第三,第六,第七各款之規定,應將該犯吉思恭判處死刑!』

節錄陝甘寧高等法院爲『宣佈漢奸吉思恭的罪狀』的佈告。

熱烈的掌聲回答了這個判決!

大家唱著『打殺漢奸歌』:

『漢奸是心腹的大患,

不肅清自己的陣綫怎救得當前的國難!』

接著,邊區保安處長周興同志作了關於吉思恭的案報告。

天漸漸的暗了,但是,天還是熱的,等到執判的時候,山嶺已經薄霧起來了,大隊唱著歌,高呼著口號,隨著武裝同志往南門外走去,在那里,我們看著武裝同志代替我們槍斃了吉思恭!

五十七條好漢

(報告)

云壯

——蘇滬藉游擊勇士談話瑣記——

一．我們的隊伍。我們的志望。

我們是蘇滬藉游擊隊隊員，直屬於×××師的游擊團——一團分四隊，早在上海編成，人數五十七名，現今不是原有的鮮活潑跳的五十七人。敵人要把我們毀滅我們，比上天尤難，因為我們時時刻刻的設法占取主動的地位。雖然或們亦遭過損失，這是開始時節沒有經驗所致。

我們在京滬綫，津浦南綫，從事破壞交通工專的正使命歷七個月，殺敵是副使命。我們成份偏重于工匠出身，對於正使命自覺愉快勝任，可是興趣却在副使命的殺敵工作。在敵人窩裏翻來覆去的拿取敵人性命在千數之上，焚毀敵方給養軍火無數，戰利品亦着實可觀。最近跟隨團部調武漢休養，同時再學些損敵巧勁。

我們五十七人共思維了七個月，各人的個性和技能都摸熟了。戰前支配，戰時進退，戰後散合，都能心心相照，成了一個完美有機體，發揮了活靈活現的奧義。

我們有的是獎章——上自委員長下至師長都有獎——聽說上頭對我們的印象不差，可是我們憂慮着：也許要高昇我們，折散我們。家也失散了鄉也沒有了，昇官發財衣冠歸鄉等邪念，從何生根呢？我們要的是：敵人的性命和敵人的一切。我們對於平原區域河沼地帶的游擊，已積有相當經驗，往後很願被派到山岳區域去換換口味，末後非溜進東北大地，過一過森林游擊的癮頭，決不罷休，決不

肯卸去殺敵天職。此誓。

二．五十七個驅壳——一顆心

我們是五十七個人，不錯，有五十七個驅壳，這種自然科學口吻太孩童氣了。我們祇肯定驅壳雖異心却同，共有了「一顆心」。我們的結合，用不着効學梁山泊，劉關張，青紅幫那樣，拜天地換帖子。日寇在眼前，還不够我們的心撮在一起嗎？拜

天地換帖子這類玩意兒，不過對於內在的胚胎的矛盾生長，加一層微薄的苦險的脆弱防禦罷了。這種內心搖惑的，受不起摩擦的愚笨把戲，要牠何用？我們好像一顆砲彈，命中炸裂，敵人粉碎。這一顆砲彈，就是我們的「一顆心」，炸開來的許多殺敵彈片，就是我們五十七個驅壳。我們要是有「一顆心」，驅壳還有功用的餘地麼？



每 一 個 農 人 都 是 好 兵 士

趙 望 雲 作

我們五十七人中將來免不了要有陣上亡，可是絲毫也動犯不了我們的「一顆心」，反會被精練，由鐵成鋼。

我們在上海近郊受訓不到二月，上海輸入敵手，就得發動先天不足的游擊戰。那時連槍也插不準，腿也跑不動。五官被心慌迷住，退却時不到潛力無窮的鄉村，却向着被敵人先一腳占去的市鎮亂闖；遠遠看見穿黃軍服的敵兵，當了己方正規軍，亂打招呼。情報呀！尖兵呀！步哨呀！什麼也沒有。老是昏頭昏腦瞎撞，真可謂一羣烏合之衆。想起開頭一月的怪態，殊堪噴飯，幸虧敵軍驕傲大意，忙于搶劫，居然渡過了許多鬼門關，沒有死傷沒有失敗。奇蹟之至。

經歷僅僅七個月功夫，以敵人爲標物，勤加實地操練後，而今的我們却大大不同了。槍也插得很準，彈也出得不遲，重機關槍，小鋼砲，手榴彈，劈刺，趕路，件件皆能與打擊者以打擊。

臨近敵人，應當怎樣戲弄他們，疲憊他們，使他們糊裏糊塗的回去和中大將算賬。怎樣不犧牲的攻，不犧牲的退，要他們偏面的犧牲。狹路相逢時，須在正面擺一個紙老虎陣，增加他們的恐怖病，主力溜到敵人側面後面，來一個暗箭傷人。白天必須以衆擊少，黑夜才許以少擊衆。不許攻營，祇准偷營，要像小偷兒那樣輕手輕腳的進。要留意被敵人占先包圍，要有計劃的急智的化整爲零的速退，切忌潰逃。落在我們圈套的敵人，我們也要像黃鼠狼偷雞那樣的細模細想的撲殺他們。說不盡許多的游擊戰活兒，無一不熟練，成爲本能的動作了。

我們何以進步得如此神速呢？原因的核心在那裏？我們從體驗裏找尋，就是存乎齊心——「一顆心」。那末誰誘致我們萬衆齊心呢？現實昭示我們面前，不必說了。

三、敵寇無條件的做了我們的軍械庫

我們與民衆，宛比魚與水。尤其在敵地——雖然有些地方祇留稀少老弱農民——依托了民衆，才有衣食住，情報，地利，嚮導，和破壞力，戰鬥力，生命等。總之有了民衆，才有一切；離開民衆，什麼也沒有。

金錢是惡是善不用深究，人類在目前階段，是推不動他的。可是我們的一切，寄寓于民間，金錢無處可用。所以我們在工作地，可以不用政府的金錢。同一道理，我們在工作地，又可以不用政府的槍械和子彈等一切給養。這個邏輯也許有些別扭。說明于次：

我們隊伍開始工作時，團部發下了輕機關槍四支，步槍各人一支，相當子彈和手榴彈，在開頭一月甚少使用，因爲經驗太淺，祇有弄死幾個步哨的能力。可是渡過長江後，就把一個月積下的經驗發揚起來，極盡找敵殺敵掠取武器之能。於是原先發下來的武器隨即落伍，換上了敵人的利器，每人都有一支可愛的自動步槍和昭和年代的漂亮步槍，子彈和手榴彈格外豐富了。重機關槍，小鋼砲也得過好幾次，可惜笨重，不利輕身竄跑，祇得隨得隨用隨毀，沒有帶走。在嗣後幾個月，新陳代謝的不知換上了幾次皇軍利器，我們各人老是擎着簇新的東洋頭號雙槍，正規軍正在眼紅呢！步槍與我們的緣分最薄，沒有裝過子彈，祇有劈刺的用途，而肉搏死拼，我們又要力避，所以除轉移殺地外，極少帶在身上。寄在民舍的日子居多。自動步槍手榴彈和破壞工具，才是我們的隨身法寶。

說話要還頭過來了。我們的武裝早已脫離了政府的照管。敵人就是我們的取之不盡的義務保險的軍械庫。

四、我們急需戰地政治人員

我們缺少政治訓練，沒有受過辯証法的陶冶。我們祇有設法不被農民拒絕，以戰利品和熱情去換

取衣食住和地利和情報嚮導的力量。却無法無眼去打動他們的自己利益的心窩，指導他們自動的武裝起來，掃光漢奸和假冒游擊隊以及流氓匪盜惡霸散勇等，進展爲眞性游擊隊——民衆游擊隊，以遠抗戰的最高峯，確握最後勝利的權威。這最緊要不過的工作，我們都不能做。倘使做到了，那末我們得來的巨量利器，就有寶貴的去路。在未做到前，我們祇好把多餘的軍火，設法儘量浪費，甚至拋入河江裏，免得落在匪黨之手以害民衆，多麼可惜！弱者打擊強者切忌浪費，可是我們不得不演成如此的脫軌行動，痛心之至。我們要大聲吼！我們要認識透達，經驗豐富，組織指導有方的能吃苦耐跑的，不是驕氣凌人戰地政治員。

五、游擊隊決不害自己人的。

前後方民衆對我們有二種相反的態度。由失地避難至武漢的下江人們，以爲失地鄉下若無游擊隊，敵人可不到可不癩爛，將來有家可歸，並且游擊隊不肯死拼，一走了事，形成不心願的癩爛。目我們爲害人精。我們說：我們出沒的地方，就是敵人駐防地點，早已癩爛的地方。我們休息所在，都是遠離敵軍防地的，毫無軍事價值的，消息自己封鎖的，敵軍決不肯做不本實實的奧地。所以因我們而癩爛這句話從何說起呢？其次我們出沒的目的存乎（一）遲鈍敵軍的前進（二）不許敵軍少數駐防，吸引敵兵在敵後方，分散敵兵在敵前方（三）使敵國不得不儘量增員，自創生產力自增入超，促進日本和平陣線的成熟（四）剷除偽維持會，打滅敵人以華制華的惡夢。我們至少是造成我主力軍殲滅敵人的有利條件的一個主要因素，我們本身却不能進行有決定意義的戰鬥，所以我們要切忌死拼硬碰。我們到失地與鄉，在休息，整理，自我討論之前，第一須肅清四周漢奸，封鎖消息，好像沙漢裏的河流，敵人無從知我們的行跡。第二須剷除假冒游擊隊，流氓惡霸散勇以維治安。戰利品儘先分給住民。所以後方逗留民衆的態度是與後方難民衆相反的，是盼望游擊隊的到來的。

文藝簡報

本會成立紀念冊，業經由以羣編好，已交大眾出版社代印，不日即可出版。

關於通俗文藝的問題，各方討論甚多，十五日午十一時，又有大眾報社，時調社，抗到底社，通俗讀物編刊社等在武昌青年會召集了一次座談會，到二十餘人，座談結果，將要成立一個組織，經常的研究通俗化問題。

中國文藝社於最近期間擬出版抗戰文藝叢書一冊，由王平陵主編；撰稿者有穆木天，王魯彥，老舍，王亞平，柳倩，歐陽予倩，洗星海，孫毓棠，宋民威等，並有譯本一種，為斐都斐愛國詩選。

胡春冰現在廣州，工作甚忙，一手編輯中山日報中山晚報及廣州日報等三副刊，又為中山日報編輯文藝叢書。

曹靖華原在西安任臨時大學教授，兩月前隨臨大夫漢中。其所譯蘇聯名著「鉄流」已交「生活書店」車版，不日可以出書。

滕縣周同縣長殉城事跡，壯烈偉大，現由羅烽編寫成三幕劇一部，名「國旗飄揚」，將編入戰時演劇叢書出版。

丁玲，奚如近收集「西北戰地服務團」過去半年餘來所作戰地通信及抗戰戲劇，加以修改，整理，分編為二厚冊，一名「西北戰地服務團通信集」，一名「西北戰地服務團戲劇集」，并加序文，列入「戰地生活叢刊第一輯」內，由上海雜誌公司出版。

巴金暢讀有來漢訊，丁玲回延安後有意來漢，一說白薇五月底亦有來漢意。

編後

本刊為遵守法令，便利登記起見，從本期起，改為週刊，篇幅增加一倍。

關於的於編製士兵讀物問題，目前已引起了各方的注意，本期所登的座談會記錄，是對於這問題的討論底發端，希望在最短期內能够擴大這種討論，並將討論底結果見諸實行。

在中蘇關係極密切的現在，兩國文學方面的溝通也更顯重要，本期所登塔斯社社長羅果夫先生底「中國文學在蘇聯」，值得我們特別地注意。以後，并希望羅果夫先生能經常供給我們一些關於蘇聯文學活動的消息。

本月底一個特色就是文藝性的通訊，報告，速寫特別地多。以後我們也希望保持着這一個特色，希望各地會員或讀者多寄這類稿件！

論文和小說，希望每期都有一二篇力作；下期有日本革命作家鹿地亘先生討論中國文藝問題的近萬字的論文，正由適夷譯中，特先預告。

上期本刊登有十八位作家給周作人的一封信，希望他速即表明態度；現周氏已有信寄此間友人，聲明攝影係受騙，座談會紀錄則完全為日本記者捏造。下期將將馬先生原函製版發表，以明真相。

對於本刊內容，形式等方面，希望會友和讀者們經常給以批評和意見。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成立紀念集

業已編就，不日出版

內容包括籌備經過，成立情形，宣言文件，以及各名家論著，開揚文藝抗戰力量，為中國文藝史中之重要史料。

編輯者

中華全國文藝界
抗敵協會出版部

發行者 大眾出版社

綜合詩歌叢刊之一

五月

五月底出版

內容包括創作二十餘篇，翻譯二篇，論文三篇，木刻四幅，蘇聯新歌二支。

執筆者： 厂民力揚 王亞平 平林 袁勃 易楚君 定雲才 徐愈

克鋒 洪逾 柳倩 馬耳 孫望 高蘭 穆木天 素石 鉄弦 錫金等

瞿秋白遺譯：

普希金長詩 茨岡

全部在此發友

大眾出版社出版

報會會協敵抗界藝文國全華中

抗戰文藝

週刊 6

目次 第一卷 第六期

關於「藝術和宣傳」的問題(論文)

隨着五卅民族革命的血跡前進(木刻)

飢餓(速寫)

抗戰文藝運動的據點(論文)

同情的援助(隨筆)

覺醒罷！出賣祖國的奴役！(詩)

反侵略！(朗誦詩)

敵人屠刀下的思想與學術(雜文)

出發聊城的途中(通訊)

負傷的戰士(雜記)

文藝簡報

會務報告

鹿地巨

安林

黑丁

穆木天

何家槐

王平陵

艾青

蓬子

李輝英

一文

肥者

總務部

編輯者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抗戰文藝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

漢口 郵政信箱第一號

發行所

中華全國文藝界
抗敵協會出版部
(漢口永康里二十號)

總經理

漢口天馬書店新知書店
讀書生活社聯合發行部
(漢口交通路卅一號)

定價

零售 每冊五分
半年 一元二角
全年 二元二角

關於「藝術和宣傳」的問題

鹿地亘

譯者見：

五月十一日給胡風兄信已見到。(中略)

在兄的信中發見了一點「意見的種子」，現在就和兄來門門意見罷。請把這封信登在「抗戰文藝」上。這請求頗為無禮，實因數次聞兄要我給「抗戰文藝」寫文章的催促，可是沒有工夫，一直遷延到現在，好在這封信是文學上的意見，我也打算把它寫一封公開信。現在再寫下去。

所謂「意見的種子」便是兄對「七月」第三集第一號上座談會記事的理解，請你允許我把你的信照原文引用於此。

「七月」座談會許多意見，艾青，你（胡風）和應地先生的，我都不大同意，宣傳手段和藝術性，目前需要和永久基礎，我以為不能分離對立的。舊形式的利用應為舊形式採取問題，新的大眾化的文學樣式，不能憑空建設，必須儘量吸收已經流行普遍的舊形式的大眾性的優點，是不可懷疑的。我覺得吳組細兄的意見很對。」

首先兄這樣率直的提出意見，我感到很欣快。現在來說我的意見。

我對這次「座談會」，實感得很大的失望。你想，我本來期待的，以為一定是「目前戰地通信報告文學的特質與缺陷」，或是「大眾文化的戰時啓蒙運動及其文化創造力的養成」之類活潑的，現實的，以及建設的討論題目，可是不但「討論題目」事先沒有準備，且終於毫無計劃地弄成了「舊形式」！在這生氣蓬勃的大時代的中國，又對於這「舊形式」來重覆盛大的討論，我是做夢也想不到的。問題提出的本身，是非現實的，我只感覺得中國的批評家們，比之文學運動的現實的達成，及這大時代的本身的可怕的落後。但落後沒有辦法，真如兄所說憑空建設是不可能的，於是不得不仍然從這落後的「理論達成點」出發（我不是中日親善的紳士，請原諒我的不客氣）。根據這理由，我覺得討論「舊形式」也好。但雖然討論「舊形式」，問題仍必須是爲了「理論落後的克服」，把這作爲一個楔子。一般地說，是理論的落後，要怎樣才能克服？很平凡的常識，便是從「現實世界學習」。批評家們向「現實」及「現實的文學諸產物」，清楚地認識「自己的落後」。

偉大的現實，不是展開在我們的眼前麼？由於全民族同心一德的抗戰，

不是過去那種各黨派間的對立，軍閥與政府的地方對立，政府與人民的距離等等，都很快地消解；而政府，軍隊，人民流着「同一心臟之血」的新中國是在出現着麼？這一個新時代的曙光，也在民族的各個部門中出現着。新時代的人民領導者的典型開始產生了，和過去完全不同的軍人格產生了，肩負着這個時代的阿志拉斯（Sigurd）型的人民的雄姿，在開始逐漸地出現。

在這樣的時代，文學者的任務是什麼呢？這也只有一个平凡的回答：描寫這個時代，活生生地寫出時代的現實——這個戰鬥的民族的雄姿，政治家，軍人，人民的諸典型。從現實學習，把學得的東西，去完成作爲「民族形成之目標」的典型。你說「宣傳手段與藝術性不應分離」，大概是「宣傳性與藝術性」之誤吧——是的。在偉大的文學之中，事實上這兩者是不能分離的。像這種「時代與民族形成的目標」的指示，誠然是藝術的偉大的宣傳性。同時也是新的「時代與民族」的偉大的創造。

這種文學，實際在產生着麼？雖然是極其萌芽的，我斷定是在產生的。例如丘東平抗戰以來的作品，顯然有好的努力（有機會我再詳細批評他的作品），其他雖有各種缺陷，但青年作家之間，正生長着驚人天稟的人們。正直地說，抗戰前的作家與今日的作家之間，甚至已開始發生了明顯的分岐點。

爲什麼批評家對於這種創造的努力之成長的現實，不加以留意的眼，去做培養這萌芽，分析萌芽本身，使它的諸特質成爲文學界一般的所有的種種建設的，理論的及批評的努力呢？我相信理論家，批評家的任務，實在是在於去完成文學及文學界的這種時代的性格……這是我認爲批評家「落後於現實的第一點」。

當然文學的工作，僅僅這種基本的創造的工作是極不充分的。現實的鬥爭及新的時代，向我們要求更廣大的文學的事業。例如抗戰十月的過程中，我們已在各地重覆了非常寶貴的生活的經驗；這實在是中華民族的，而且是全世界人類的血與生命所換來的經驗。一件也不能把它遺棄的。一地方的經驗，要立刻成爲全地方的教訓，一局部的經驗，要成爲全戰局的血肉的糧食，正確地，活潑地報導，這一種活的教訓，必須像蠶一般，表現于全民族的

腦海。這便是報告文學。

可是這一工作的實際狀態怎樣呢？從抗戰以來完成了最顯著的發達的，恐怕就是這一方面。特別代表的我覺得是長江，秋江等的作品。其他很多的才能之士，在這方面出現着。缺陷依然還很多。有的作品，在叙述着穿皮鞋出發，乘上火車，怎樣地搖動，發出嘶嘶的聲音，以及怎樣的青煙等等無意義的瑣碎之中，把切要的「活的教訓」完全淹沒住了。有的作品，寫着新聞記者的勤務日記代替了「活的教訓」，或是一味地對偉大的戰士與戰境，發出詩人的詠嘆，倒把重要的戰士和戰境給忘掉了。

批評家的任務是什麼呢？就是把這些淹沒在瑣碎中的「教訓」，重新抽出來，體系化地顯示出來。具體地分析這種報告文學的代表作品，揭示它的特質，作為一切報告文學者的「教訓」。只有這樣，才是同時廣泛地養成文學通信員，以致抗戰的文化幹部的偉大的事業。

這種批評家的事業，已經做了麼？親愛的兄，我幾乎完全沒有看見。有幾位友人，送了他所寫的「報告文學論」來，請我「批評一下」。可是這種報告文學論，大抵都是「所謂報告文學，便是隨印刷術之發展而成長的文學樣式……這樣的可驚的論文。批評家應該更虛心地「從現實學習」。眼前明明有大堆的報告文學的現貨，批評家却說：「這個不成」，「那個不充份」，實際上連伸手去拾也不會。而且也沒有拾起來研究，分析的企圖。那態度，簡直好像只是在說：「我的任務，是偉大的空論」的態度。所謂落後，正是這些地方。這種無視現實的人們，當然也被現實所無視。

如果批評家對現實沒有忘掉虛心的態度，在他關於「印刷術發展」的吹牛以前，應該先從自己手之所及的地方，開始堅定，而實際的研究。在座談會上我之感慨奚如，便是這個意思。像這樣的，才可以說是本質的批評家的態度。但是，你看——連他，當他根據自己的經驗說到「利用舊形式」的意義時，雖然非常正確，但是，不留心地，說到「只有革命的現實主義一條路」時，却忽然甚至把「方法與形式」這單純的命題混合了。「不小心就被現實跌開了。批評家確是必須不弱於作家地，虛心於現實，一點也不能疏忽的。所謂時代的展望，所謂全局的鳥瞰，實在只有在把握住了這現實的活的教訓的集積，其中所泛動的生命，才開始成爲可能。

第三用藝術手段作宣傳的問題的。這在今日中國是特別重要的事業。因爲今日的中國，無論從那方面看來，都是急速度的前進時代，在這意義上，也是把從來沒有作爲急迫問題而登上人們意識的過去時代的暗黑面，當作無

數緊急問題而提出的過渡時代。當全民民族趨赴于同一目標時，落伍者的姿影便顯得更加明白。在這慌亂的狀態之中，爲了防止落伍，不使他們遺棄於全民族的潮流之外，當然會感到應急手段的必要；用這應急手段，一方面把他們作政治組織化，防止落伍，同時也必須計劃爲了把他們造成優秀的新時代的民族的文化向上。

在這里，發生了作爲手段的藝術宣傳的問題。例如「不要當漢奸，打倒漢奸」，是刻不容緩的問題。深刻地分析漢奸的人格與典型，從這典型中寫出漢奸所以形成的歷史痕跡，家庭社會的環境的投影，對於他們心理，舉動，言語等等的反映，是沒有猶豫的。「漢奸做些什麼，他們對民族與人類如何有害？怎樣救他們，或消滅他們？」，對這些問題給與單純而適切的理解，是緊急而必要的。用政治的漫畫好！用容易明白的戲畫式的演劇，用親切的聯誼也足够了。

總之，事態緊急，容易懂比什麼都重要。在這里，就有了和民衆容易接觸的手段之必要；於是民衆從來所親近的，舊的，地方的，田野娛樂藝術的形式，也作爲其一而加以注意了。爲什麼要說「作爲其一」呢？實在說來，在這樣的場合，我也把電影新聞片等新時代的文化手段作更高的評價。前幾天我去看了「台兒莊戰勝的電影新聞片」，很多的民衆，和我們同樣的感動，我家裏的老媽子，也看得非常歡喜。文化水準的高低，在這活的真實之前，幾乎不成問題。也即是如實地證明了爲了對新時代的「覺醒」，新時代的手段是有其大眾性的。當然，在這種手段不能普及的地方，自能不採取較低的手段。問題太緊急了，不是選擇手段的時候。

在這方面從來的成績怎樣呢？我覺得恐怕是已經實行了世界最良好的工作。戲劇宣傳隊，歌詠團，移動漫畫展覽會等等。

現在，我移入對於你的意見的批評。

第一，你說「宣傳手段和藝術性」不能對立。你對於自己用語的意義，有沒有嚴密地，包含現實內容地思考過呢？我想大概是「宣傳性與藝術性」的意思吧，但也可以解釋爲「作爲宣傳手段的藝術與本質的藝術創造之工作」。

如果是前者，確是照你所說，和我的意見，絲毫沒有對立。我已經指出，只有傑出的藝術創造物，才有最深刻的宣傳性。但是在宣傳藝術上，只有最單純化的「藝術的把握」，才能發生宣傳的效果。漫畫的優秀者，就提供了這個證據。總之藝術性和宣傳性，不是分離的，如果把藝術作爲手段，沒有藝術性就

那末，在後者的場合呢？這正是我所說的「民族文化的向上」的本質的問題，和事迫燃眉的「政治的應急的手段」的不同。這不同點必須明白認清。光是用應急的手段，而忽略本質的，造成高的民族的事業，將產生可悲的文化的貧困；是屬於自明之理的。只是「不同的認識」這一句話的意義，必須明白了解。這決不是你所謂誤解的「分離對立」。我嚴重的忠告你——言語的意味很大，要不把言語作「現實的」，正確地運用、你依然也會被現實所騙。——我說「有差別」，決沒有說「對立」。

實際地說，為什麼我們現在把作為政治的應急手段的藝術宣傳，成為這線重大的問題？回答很簡單，如已經說過的一樣，在這偉大的過渡時代中，民眾向文化的進步部分和落後部分的相差，更益顯明了。落後的部分非常廣大，他們的文化水準低得可怕。對於他們，高的文化藝術的教養，幾乎是不能成為問題的狀態。單純的宣傳，以及能够懂得報紙大意的文字教育，及其他極初步的啓蒙運動，必須正面地呈現出來。

但是假便想一想民族文化水準提高，民族文化程度的不均等減少的將來，當然作為宣傳手段的藝術的意義，雖不致完全沒有，他的比重將會比現在低得多，全體的民眾，將可以享受到高的文化。

如何來實現這狀態呢？便是由於兩者的配合。就是藝術的宣傳，不僅把民眾從「落伍」中救出來，而且要從他們之中觸發高的政治的要求。這一要求，不僅相反地成為把高的藝術文化的影響波及於大眾的中間人，也將成為從大眾中產出偉大的藝術文化的源泉。

兩者為了造就高的文化的民族，是互相補足的，決不是對立的。把他們對立起來的，是作了一目前的需要與永久的基礎」的錯誤分類的兄和吳組君。兩者都是目前的需要，兩者也都是建築「永久的基礎」的。只是他的作用不同而已。只有這兩方面的作用，互相幫助，才能够發生大的效果。

你和吳組君都說：「我們今天的狀態，並不是清談的時候，問題是在于大眾。」不錯！所以我說，吳君的作家的關心是好的。的確，現在民眾的文化情態和偉大的過渡期的戰鬥的環境，把宣傳藝術的重大性推在前面。優秀的藝術家，不能不心在這方面。對於這事業作過少的評價，自以為「我的事業是高級藝術」的人們，是忘記了「民族藝術家」的根本任務。照一般所用的術語，這便是「文化主義者」。

但是忘記了兩者的相差，把兩者混同的人怎樣呢？照我從來的經驗，這有幾類。

第一：是叫把一切的藝術，「都成為政治的宣傳手段」的政治主義者。

這大多是對藝術文化理解不足的政治家。在日本，十年前的工會中，就有幾極端的先生，說「丟開藝術——你與吳君的理論極端起來，便和這個相近。但因吳君是優秀的作家，他的實際的作品，是定在他的「理論的主張」的對面。我讀過他的「一千八百担」。

另外一種人把兩者混同，既不是宣傳藝術，又不是「基本的創造物」，製造一些折中的作品，他們很機械地想把「藝術性」與「宣傳性」相妥協面失敗了。作中的人物，既作「口號的說明」，又附帶一些美麗的山野的描寫的「藝術性」。一種莫明其妙的機械主義的產物。

實例很多，這也就堆着不少。盛極一時的長篇集體創作的結果等等，幾乎都有這個缺陷。換句話說，既不是宣傳品，又不是藝術品。這些作品，到底有什麼效果呢？

重要的是認清兩者的差別，充分發揮各個的機能。兩者務必須做，兩者都是藝術家的工作。

無論哪一方面，都必須有「藝術性」；無論哪一方面，都有「宣傳性」。只是工作的性質，是根本不同的。我們必須把它作機關和重砲一樣的配合。如果把這混同了，說一切都是宣傳，藝術家一定會說：「對不起，你不懂藝術」。文化主義者的發生，一方面實受了機械主義者的挑戰。

最後，離開宣傳的問題，作為純粹藝術上的問題來看「舊形式」：你說：「新的大眾化的文學樣式，不能平空建設，必須盡量吸收已經流行普遍的舊形式中的大眾性的優點……」

那末，請問——今天的白話文學，是不是憑空建設的呢？在偉大的魯迅們，于五四當時，和一切困難鬥爭而創立了的「語言藝術」的小說基礎上，你能說沒有深刻的歷史文化的著積麼？關於從「死言語」中解放文學，作為活的語言的藝術」的歷史藝術，你們有勇氣稱之為憑空建設麼？在這基礎上，有着偉大的文化的遺產。其中魯迅們由于困難的研究，採取了創造「活語言」的文學的手段。於是今日活的民族的「語言藝術」，便代替了舊式文人和官吏書生私有玩弄物的舊文學。在這兩者之間，你說何者有大眾性？魯迅們被人稱為活活的大眾們奪回了文學，這句話難道是無意義的頌讚麼？

這事應該繼承下去，發展下去，不能開倒車。

不能讀書的大眾很多，因此要配合專門對付這批人的啓蒙的另外的手段。「為了啓蒙」這口實，我們不能妨礙偉大的先賢們所建築的事業之發展。而且這事業不是非大眾的，而是時時刻刻在向「大眾的」方面走去。你們的眼應該正確地注視這個發展的事實，決沒有焦灼的必要。有人說：「讀紅樓夢的比讀現代小說的多」。但紅樓夢之普及到這程度，已經費了幾百年的歲

月？而且幾百年的長的歷史之間，像這樣能普及的文學作品，有幾篇可數呢？絕對不必焦灼，我們文學的歷史還太年青，偉大的傑作和巨匠之還未產生，是當然的。但這十幾年極短歷史中，已經出現許多有才能的青年作家，以過去所不能比較的速度和數量，現代文學在普及於大眾之間。一舉驅逐紅樓夢之理是沒有的，因為今天的社會還殘留着許多舊時代的生活和舊時代的心理。但我們必須爲了擊破它而鬥爭，而且已有了顯著的成績。抗戰是長期的——你一點不用焦燥，除了堅定地和困難鬥爭，沒有別的道路。

高爾基說：

「有許多人認爲我們的青年文學沒有創造出語言藝術的巨匠，我可以訂正說還沒有創造出。我們的文學還只有十幾年，在這點時間之內，要產生許多巨人，是異常的現象。我贊成說青年作家的技術還沒有高到那樣的程度，但過低地評價他們的技術是不可能的。因爲在我們之間，已經出現了不少非常有才能的文學者。我們有權利稱這些人們，爲新的蘇聯文學的創始者。一今日之中國，也完全如此。雖有許多弱點，但有天稟的作家，也產生了不少。」

爲什麼批評家不挾拔這些作家？爲什麼當優良的創造的努力出現時，批評家不批評，介紹他們的作品，啓示他們的優點呢？爲什麼不獎勵許多人來讀它？不盡自己的責任，反而坦然地說「讀紅樓夢的人多」。難道守株待兔，要等待那些作品也像紅樓夢一般費了長時間慢慢普及於民衆之間，自然地普及及麼？

自然，我在座談會中也說過，參考舊形式的優點，是決不否定的。請盡量參考吧。但是不要輕率地「利用」；像魯迅們以舊文化的深刻的知識爲基礎，展開了新的文學時代一樣，以充分的準備，在新的文學形式的創造中，吸收他的優點。問題的重心在乎創造，不應像使垂死的病人「怎樣可以起死回生」那樣把重心放在舊形式本身的生命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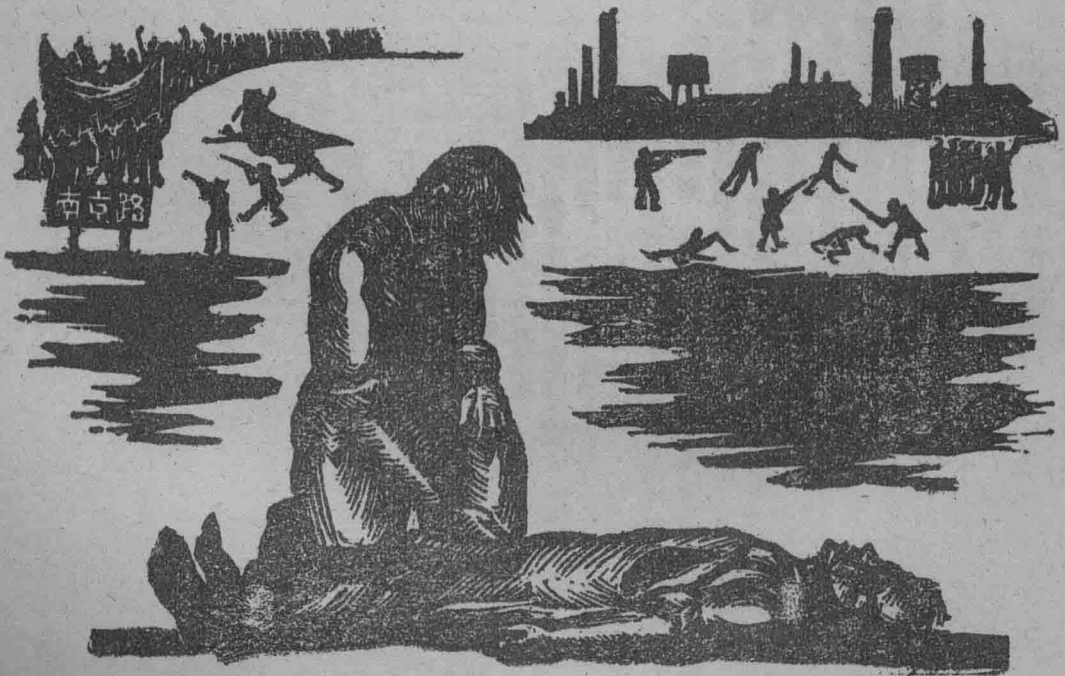
親愛的適夷兄，我把批評家罵得太厲害了。但我的真意，想兄一定十分了解。「失言」的地方請原諒。在甚久甚久的時間中蘊蓄在我心中的話，我都一起傾吐出來了。像兄這樣的嚴肅的批評家，請好好兒扶掖幸成長的新中國的健全的文學，因對於偉大的民族的覺醒而飢渴地要求着文化的民衆，請多多做點介紹普及那些作家之努力成果的工作，爲了作品的大衆化，批評家的任務實在重大。對於好的作品，應該一而再，再而三的反覆討論，研究，介紹。「抗戰文藝」當然應該是這種工作的機關誌。

敬望自攝。不要不戴帽子把頭晒在太陽里，這對於兄的病最要不得。

一九三八年，五，一三。鹿地互

因我在給胡風兄信中偶然提及了自己的一點粗忽的意見，使鹿地先生傾吐了積蘊已久的對中國文壇的觀感，覺得十分榮幸。原信首節纏談到另外一件與這無關的事，翻譯時已刪去，請鹿地先生原諒。

適夷



隨着五卅民族革命的血跡前進

安林作

饑

餓

(速寫)

黑丁

太行山沒有春。三月的風，帶着威嚴的冷氣，從遙遠的荒邊吹襲過來。雪，白茫茫地飄落着，掩蓋了無邊際的暗灰色的遠的峯巒。黃河的水，洶湧着，向兀立在河心的高聳的砥柱山激盪，猛衝，像用最大的企圖，躍出那阻礙它的固執的壁岸。

我們二十個人，握着大刀片，刺刀，拿着繩索，挑担，從寨后村里跑出來，冷索索地冒着風雪，向前邊河岸上的一片沙原大步奔去了。

沉沒在風雪里，我們聽着四週的山野的呼嘯。饑餓，掙扎。……

我們兩天沒有吃飯了。這兩天，我們除了多喝一些混濁的泥漿似的河水來幾次「水飽」，那再只有緊緊了褲腰帶不讓自己的肚子發出一點叫聲來。

但，幸運的時候也有，那就是走進一個無人的寂寞的死村，偶然會在老百姓家里發現一些生白薯，蘿蔔，柿餅，和大紅棗一類的東西，這樣，我們便胡亂地吞嚥一些，這就算是給空虛的肚子一次優厚的充饑。

沙原上揚起一陣歌聲。我們十二個男同志，每人把用麻繩在脚上的一雙破布鞋，和已經破得沒有底層的雙襪子，一齊脫掉下來，用裹腿捆起來，懸掛在自己的頸項上。二十四隻滿沾着垢穢的脚，像踏着軟鬆鬆的暖土，在沙雪上有力地走動着，一直走到河邊的淺水里。

用一條很粗的繩索細住了躺臥在水里的一匹死馬的頸項，又牽連着兩條前腿，然後用另一條繩索，去纏住那馬的兩條後腿。這樣，我們一隻脚踏在水里，一隻脚踏在沙雪上，把繩索往自己手上一纏，一個同志這樣喊了：

「噯噯來啞！……猛力拉呀！猛力拉呀！」

大家笑着亂曬：

「行，行，能拉得動！」

「拉水馬呀！」

「我操他舅舅的，這傢伙肚皮漲得這樣大……要下馬駒子啞吧？」

……

我們望了望站在沙原上那八位女同志，便揮揮着手，這樣向她們玩笑似地大聲呼喊：

「來呀，姐姐們，你們快來幫着拉繩頭呀。」

她們跑來了。她們每四個人拉一條繩頭。

我們這十二個人，八個人拉着馬尾，一個人拖着一個人拉着馬頸子，一個人揪着馬尾巴，一個人拖着一條前腿，一個人挽着一條後腿。

於是，河邊上響起歌一般的聲音來了：

「拉呀來呀，加油呀，傢伙們！」

「大家一齊用力拉呀，拉呀！」

「噯噯來呀……」

這時，濕泥上「嘩」的一聲，接着，便「嘩」的一聲水響：抱馬頸子的那位同志跌倒了。

「跌倒了爬起來，用力拉死馬！」

「起來，起來，快一點呀！」

「看你，和死馬開什麼玩笑呢？」

忽然，繩頭那邊又揚起歌一般的聲音：

「拉呀，拉呀，爲了飢餓，不怕風雪打呀！」

噯噯來啞，莫偷懶，莫發抖……

馬被拖拉到沙原上來了。我們解除了繩索。這當兒，一個女同志突地跳到馬上，她兩手揮着，把大刀，着兩隻發紅的眼睛，嘴唇抽動着，說了：

「來來，我先來第一刀。」把大刀高高地舉起來了。她咬了咬牙。「呀，着刀吧！」

馬屁股裂花了，黑紫的肉露在外邊。我們割着皮，幾隻手猛力揪着毛，幾隻手握著大刀和刺刀在割着皮下頭一層脂膏樣的灰白色的筋絲，這樣，整個的一張皮便慢慢地脫離開骨肉了。我們又用大刀欲着，分成許多塊。馬腦袋，腸子，心，肺，胃，肝……我們不要了，我們用手抓着像擲石塊子似的投在奔激的河水里。一張很大的馬皮，我們把它舖在雪地上。最後，我們把一塊一塊的肉，提到河邊，在水裏洗滌着，就用繩索細紮起來。有的兩個人抬着幾塊。有的一個人挑着幾塊，還有的一个人背着一塊。我們高興地走回宿營地去。

一間濕冷冷的牲口棚，擠滿了許多人，她中央，燃起了柴火。在紅烈的火光下，我們每個人的手裏握着一把刺刀，刺刀尖上串着一塊紅肉，這紅肉被火一燒，冒着黑烟，吡吡地直響着，於是，噴香噴香的氣息，深深的透入了我們的鼻孔。

忽然，一陣緊急集合號在街上響起，我們慌了。

站起來，有的也不曉得肉熱是沒熟，便張開一張大嘴巴吞嚼了幾口，想放下；找不到地方，也或者是怕別人偷偷地給吃掉，沒有辦法，最後便放進自己的軍衣袋子里。還有的，沒有把肉從刺刀上拿下來，就把刺刀上在槍上，高高地掛在一個使人不注意的地方。

大家跑出去站隊了。……

抗戰文藝運動的據點

穆木天

神聖的抗日戰爭，使中華全國各處都燃起了民族革命的火炬。在這一種情形之下，一個文藝工作者——一個詩人，或者是一個報告文學者，一個劇作者，或者是一個批評家——所要盡到的任務，是什麼呢？一個真實的文藝工作者，就是一個民族革命的戰鬥員，他必須有力地運用文藝那一種武器，積極地戰鬥起來。一個真實的文藝工作者，必須深切地感到自己的社會的使命，而他更必須嚴肅地把自己的社會的使命好好地完成起來。文藝是社會的表現，而且是推動社會的。一個真實的文藝工作者，必須把社會表現得真實，以加強自己的工作對於社會的推動力；這是在抗戰文藝運動中必須特別強調的一個最起碼的信條。

在抗戰文藝運動中，一個文藝工作者是必須有意識地向着他的神聖的目標邁進。他必須在戰鬥中創造他的生活，他必須在戰鬥中創造他的藝術。一個真實的抗戰文藝工作者，就是要在戰鬥的血泊中使他的生活和藝術生長起來。但是，生活的實踐，是第一，而是決定藝術的實踐的先決條件。固然藝術的實踐也是可以推動生活的實踐的，但是，生活的實踐，是有優越性的，是基本的條件。一個抗戰文藝工作者，就是要把自己作成爲一個抗戰的戰鬥員。但是，那並不是一個詩人不會放高射炮的問

題。一個抗戰文藝工作者，是要參加抗戰的隊伍的，但是，他的隊伍，是抗戰文藝的隊伍。他應當是一個抗戰大眾的心靈的導師。他的任務，就是用他的藝術，去武裝抗戰大眾的心靈。他必拿出他在抗日的戰鬥中所得到的具體的經驗認識去教育大眾，加強大眾的抗戰的力量。但是，爲的完成他的這種社會的任務，他必須在生活上作有力的抗戰的實踐。就是，在生活上，他要戰鬥起來。

抗戰文藝運動的展開不夠，這誰都不能加以否定的事實。直到現在，不管文藝工作者，在作品生產上，怎樣地一天一天地，增加數量，可是，在質的完成上，依然是很薄弱。事實上，抗戰文藝運動，不僅是展開不夠，而，也可以說，還並沒有展開。

抗戰文藝，應是廣大的抗日羣衆的民主民享的東西。可是，直到現在，不管廣大的羣衆怎樣需要文藝工作者去供給他們以精神的食糧，文藝工作者還是沒有好好地履行起他的任務來。文藝工作者，就沒有計劃周密地，把抗戰文藝運動給推動起來。向着怎麼樣的目標，用着什麼樣的手段，把抗戰文藝的路線，開拓起來，這是每個抗戰文藝者所必須周密地，嚴肅地，考慮和實踐起來的一個課題。爲的抗戰建國，全中國的文藝工作者都團結起來了，但是，我們必須向着我們的抗戰文藝工作的實踐的路上邁進才行。爲的完成我們的神聖的抗戰的任

務，我們必須動員自己，我們更必須動員，訓練，組織我們的後備軍。我們必須建立我們的抗戰建國的文藝理論。我們必須在全國各處，建立我們的抗戰文藝工作網。怎樣地使理論活動，批評活動，和創作活躍起來，怎樣地使已開到文藝陣線的後備的抗戰文藝工作的戰鬥員都參加戰鬥，這都是目前的重要的課題。怎樣地把抗戰文藝運動展開起來，推動起來，這就是全國抗戰文藝工作者所需要背起來的一個十字架。必須把自己的政治的實踐（生活的實踐）和藝術的實踐（組織，理論，創作的實踐），一致起來，協調起來，抗戰文藝的工作，才能有他的據點。必須從這個據點出發，抗戰文藝運動，才能有力地開展起來。

現在的抗戰文藝的很多的問題，都是從失掉了政治實踐和藝術實踐的一致或協調那個有力的據點，所發生出來的。不管在一個文藝的部門裏，都發現到一個共通的現象：一種是觀念地強調抗戰，另一種就是異國情調的戰爭現象的描寫。所以，結果一種，以致演變成爲流俗主義，而另一種則向着藝術至上主義的象牙塔裏退却了。觀念地去理解抗戰，那就不會有藝術表現的完成，結果，就不會有力地去發揮文藝的社會機能。異國情調地去描寫戰爭，結果，他的作品，不能正確地把主題構成起來，他所能提供給讀者的，主要地還是藝術至上主義

何等的官能的需要。如果你走到書肆裏邊的話，你就可以發現到，在大多數的抗戰文藝作品中，以上的兩個種類的東西，佔着壓倒的優勢，這一種情形，可以說是抗戰文藝的致命傷。這一種致命傷的發生，主要地，就是因為作家的生活實踐的不够。由于生活實踐的不够，一個作家就對於現實的把握的問題上，不能發揮他的力量。對於現實的把握不够，在藝術的表現上，自然不會有力。那樣以來，他就在構成他的表現上，形成了歪曲現實，違反現實種種不良的傾向。抗戰以來，在全國中，不管是在前方或後方，到處，新的現實，在展開着。可是，我們的大多數的文藝工作者，在偉大的現實的旁邊，也可以說是空空地走過去了。但是，這一種缺點，不管是怎麼嚴重地犯了多少次，作家自己是還沒有理會到的。原因呢，就是作家的生活實踐上的無力。假使一個作家，實是像裝特裝，或惠特曼似地，參加了革命的戰鬥，他的作品，決不會不真實，決不會無力，更不會陷入粗製濫造的可憐的境地。如果是一個作家是隨班唱影，逢場作戲的話，他的作品，自然會流入觀念主義，公式主義的標語口號的俗套。如果是一個作家，沒有把自己作成爲一個民族革命戰爭的戰士，而是，爲的尋珍獵奇，去參加抗戰的話，那麼，他所得到的，只是從視覺和聽覺將來的東西，那就同老繃子看戲差不多的情形了。一個作家，必須從主觀的要求出發，去參加抗戰。如果沒有從生命的要求出發，而只是由於一種冒險的心態，或者，是一種觀賞的態度，去參加抗戰的

話，那結果，自然會產生出來異國情調的印象主義的文學了，在後方，他說沒有東西寫，要到前方去，終到了前方，熱鬧到不少，可是，他從混雜中是不能把握住典型的真實的形象。如果要能解決這一種積問題，就是作家必須加強他們的社會的關心，極地參加到抗戰的隊伍里邊。由于生活的實踐去加強藝術的實踐。

我們並不否定，在前線的戰場上，有很多很多的可歌可泣的場面。但是，可歌可泣的場面，在後方，也不見得絕對沒有。可是，抗戰文藝所要取的題材，是多方面的，應當是抗戰中的全民族的各角落裡的現實。譬如，春耕問題，農村工業問題，抽丁問題，難民問題，傷兵問題，工人運動，等等，哪個不是可以描寫的？戰士的英勇的戰鬥的浪漫主義的描寫，是必要的，難民生活，流浪兒生活等等的描寫，也是必要的。一個作家，是要多方面去取得他的材料。但是，他必須透過民族解放鬥爭的神聖的要求，才能完成他的主題的構成，才能做出來他的典型的描寫來。一個作家不止要描寫我們的勝利，他也要描寫我們的失敗。如「鉄流」，「毀滅」，不是失敗的故事麼？一個作家不止要描寫我們的優點，而且，也要描寫我們的劣點。如同「士敏土」裏邊的清黨問題的一類情形，我們的抗戰文藝中，也是需要的。譬如說，在各地的抗戰中，爲什麼不描寫呢？譬如，像「一週間」裏邊的問題，爲什麼不描寫呢？譬如，像「一週間」裏邊的糧食恐慌的問題，我們作家爲什麼不在他們作品中去反映出來呢？逃難的問題，春耕的問題，都

是極重要的問題，可是，我們的作家對於生活實踐不够，把他忽略了。這是何等嚴重的問題！如果真要使抗戰文藝發揮他的頂有力的社會的效果，必須多方面地去取材。更必須是作家是一個民族革命戰爭的真正的參加者，把那些庸雜的現象，透過自己的主觀的要求——抗戰建國的要求——構成正確的主題，一個作家，必須對於社會有正確的認識，必須對於社會有強烈的關心，才能把他的任務，實現出來。客觀的庸雜的現象，不會成爲藝術作品，必須經過作家的主觀，才能構成藝術作品。同一題材，經過不同的作家的主觀，是要成爲不同的作品的。譬如八百壯士，形成了作品很多，但是，篇篇不同。同樣的一個抗日戰爭，有的人就會理解到民族仇視，有的人就會認爲是一個反強盜日本軍閥的戰爭。有的人，就會認爲對於日本人是要見了一個殺一個，見了兩個殺一雙，但是，有的人就認爲俘虜是要加以優待的，因爲他們是同我們一樣的被迫壓者。必須透過正確的主觀的理解，認識，要求，抗戰文藝作品，才能是正確的，才會有頂有力的社會的推動力。譬如一個作家，在武漢，對於武漢的生存，沒有理解，但是，如果武漢假定成爲前方的話，他在他的戰地報告中，是不是就會對於武漢，有正確的理解了呢？一個參加戰鬥的作家，不管是前方，或者是，在後方，對於偉大的現實，同樣地，可以加以把握，同樣地，可以產生出偉大的真實的作品來。不然，就是到了前方，又會怎的呢？如果一個作家，對於民族解放鬥爭沒有頂有力的主觀的

要求，對於現實就不能有力的把握，那麼，在他的作品中，只會是一些零碎的，龐雜的，五花八色的雜記，而不能成為有力的典型的描寫。前方的士兵生活，前方的民衆動員，怎麼樣呢？前方的戰場上的典型的場面，怎麼樣呢？我們的大多數的戰地報告文學，並沒有反映出來。抗戰以來的報告文學，就沒有多少典型的描寫。典型的人物，典型的事件，在前方，在後方，我想，都是不在少數，可是在報告文學中，反映出來沒有呢？實在說，在大多數的報告文學中，沒有人物，沒有事件，只是看見幾個游擊隊員跑來跑去。但是，事實，前線上的老百姓，並沒有逃光。可是，在作品中，並沒有好好地反映出來。這不能不歸之于作家的抗戰的實踐的問題了。這裏，主要地，就是由於作家的生活的實踐不夠，不能對現實加以有力的把握。因為作家

具着冒險的異國主義的心情，所以，他所運用的，并不是他的感情，他的抗戰要求，而是，他的視覺，他的聽覺。于是，就形成了一種唯美的印象主義了。甚至，有的人，到了戰地，連幾個游擊隊跑來跑去都看不見，而，灰色地，悠閑地，看見了一些陰暗的場面，起了一些浮動的憂鬱的心情，去傳播對於抗戰為有害的感染。因為，由於冒險心理，所以，形成了形象主義，以至，正寫到了戰鬥方酣的時候，作者又逃避在月色朦朧裏邊了。戰地報告文學，因為形成了這樣的一種傾向，所以，脫離大眾，而對於報告運動的發展，也可以就形成了一種障礙。因為，他們所走的，是世紀末的散文隨筆式的小說的路，而不是蘇聯五年計劃以來的報告文學的

路。這是一個大的危機。必須報告文學作者同抗戰大眾打成一片，報告文學，才會有正確的發展。

這里，值得注意的就是作家的觀賞主義。觀賞的態度，是造成不了偉大的作品的。觀賞主義，毫無問題地，是作家的抗戰實踐不夠的產物。由於抗戰的實踐不夠，作家就不能克服下去作家自己與大眾相分離的兩個致命傷。譬如，愛蓮堡的關於西班牙保衛瑪德里的報告，或者是，蘇聯斯塔夫斯基等關於集體農莊的報告，等等的真實的生活的報告，中國有多少呢？抗戰文藝，不怕幼稚，粗糙，就怕歪曲，浮華。一個抗戰工人寫的一篇短的小調，的確會比一個作家的歌曲動人；那就是因為生活實踐的問題，就是因為他的生活充實，他對抗戰，并不是旁觀的。譬如說，夏衍的「包身工」，底確是一篇有意義的作品，但是，因為作者的觀賞的態度，所以終究成為不了愛蓮堡的那樣的有力的報告文學。現在的有些青年作家，就是由於這種觀賞態度出發，同現實接觸以後，而在把現實反映成作品的時候，他就漸漸地沉入到藝術至上主義的傾向上了，于是，他就忽視了抗戰，漠視了現實，而去行唯美的追求了。現在，如是青年作家的硬造語彙，就是那樣的一種情形的產物。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者，必須創造他的語彙，必須使他的語彙豐富。普希丁是俄羅斯文藝語言的創造者。拉卜雪是法蘭西文藝復興時代文學的語彙的創造者。巴爾扎克是法蘭西市民現實主義文學的語彙的創造者。一切的偉大的作者，大同小異，都是一樣。創造中國新文學的語

彙，正行新銳的作家的努力。但是，要從表現現實的要求出發，而不應當從自己的官能的滿足出發，是應當從大眾的話的言語去出發，即不應當從象形文字去出發。由於觀賞主義的態度出發，就是利用方言的話，結果，所會引起的效果，也只是異國主義情調的自我滿足，而不能成為會發生偉大的推動力的現實主義的東西。至于文藝體裁的問題，也是一樣。短小的報告文學的形式，抗戰詩歌，街頭劇，是時代的要求的產物。但是，因為，觀賞主義的態度關係，所以，新的體裁，也被歪曲了。報告文學又回歸過去的隨筆的路上。必須從對於抗戰的有力的實踐中，把這種觀賞主義克服下去。抗戰文藝的運動，才可以健全起來。必須那樣，抗戰文藝工作，才能成抗戰時代的民族自我表現，民族的自我批判。必須那樣文學在神聖的抗戰中，才能有力地完成他的重大的任務。

把生活的實踐和藝術的實踐，在這個偉大的抗戰中，一致起來，協調起來罷。立在那一個據點上，把我們抗戰文藝工作的缺陷，克服下去罷。把客觀的現實真實地表現出來，使之發生出來有力的社會的效果，那就是我們的工作所要達到的目標。我們必須在生活實踐上武裝我們自己，在藝術實踐上才能有力。那樣。我們的這個偉大的目標，才可以達到。為着這一種完成，去努力罷！我們就是要在同抗戰大眾打在一片的戰鬥的實現中，把抗戰文藝運動完成起來。

同情的援助 (隨筆)

何家槐

那是去年十月的一個晚上。

在遠處，大炮不斷地轟着，笨重而且沈悶。機關槍聲往往少銳地打破了這種沈悶。敵人的飛機，在迅速地拋着照明彈，高射砲的砲火，像流星似的滿天飛射。

沿街都是法國梧桐的愚園路上，却充滿了和平而且愉快的空氣。每家外國人的住宅，都是靜靜地躺在溫暖的夜里，透過厚重的帷幕，可以聽到幽微的笑聲和輕快的琴聲。

「這完全是另一世界！」雪冷感慨地說。

「如果是以前，我們真不願意來這里募捐！」

「那當然，祇是現在他們的態度已經改變，我們的抗戰，已經引起了他們的同情……」

我一面掀電鈴，一面說。電鈴聲引起了狗叫，接着就有僕儼的腳步聲和質問是誰的聲音。

我們被引進了一間寬敞華麗的客廳。在輝煌的電光底下，紅色的牆壁耀目地閃着亮光。這時一家人正在聚餐，一進門就可聞到沙拉特和水煮蛋的香味。牆壁上掛着一輪戎裝的霞飛將軍像，放在壁爐上的一叢百合花，在這鮮紅的環境中，顯得特別的潔白，特別的鮮嫩。

「這一家一定是法國人！」

雪冷彷彿很高興似地附着我的耳朵說。

「我早看見釘在房子前面的那塊銅牌上刻着法文，大約是約瑟之類名字。」

我們的出現，引起了所有人的驚奇，他們都向我們射出詢問的眼光。一位彈着鋼琴的小姐，馬上停住手不彈，順便關上了琴蓋。幾個正在吵吵鬧鬧

的小孩子，也一聲不響的儘是朝着我們看，他們那

烏溜溜的眼睛，不但顯示好奇心而且也流露出幾分仇視的態度。一個頭上已經半白了的老太婆，彷彿災難臨頭似地不安地撫弄着一隻爬兒狗。

在滿房的沈寂中，隱約地聽得到遠遠的砲聲。一個禿頂的，滿臉鬍子的老紳士，一面打着着我們，一面慢慢的放下刀叉，清一清他的喉嚨問：

「各位有什麼貴幹？」

他說的是很流利的國語，大約他在上海已經住了很久。這給了我們很多方便。

「先生，我們上貴處來沒有別的事，只是想募一點錢，買些東西慰勞慰勞我們的前線將士。我們相信先生一定是同情我們這次抗戰的，所以我們冒昧……」

不待賁銘說完來意，那位法國紳士就截斷了他的話說：

「抗日是你們自己的事，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他說這話的時候，雖則態度很裝重，可是在他臉上並沒有嚴厲的表情，還隱隱地含着笑。他燃起了一支雪茄，喝着濃黑色的咖啡，靜靜地聽着我的回答：

「那當然，抗日是我們自己的事，可是，先生！日寇不但是我們的敵人，同時也是你們的敵人，他們的侵略不但是中國的不幸，同時也是全世界的災難，他們的大陸政策，最後目的就是併吞全世界。在這次戰爭中，先生！難道你只看見日寇屠殺我

覺醒罷！出賣祖國的奴役！

王平陵

一 究竟爲的什麼？漢奸們！

我們都是中國人，
中國人寧願驅蹄的蹂躪，
決不承奉駢心的歡欣。

二 你們是白晝出現的鬼魅，
黑夜作祟的幽靈，
罪惡蒙蔽着你們的良心，
利慾昏迷了你們的聰明。

三 但我真爲你們可憐，不知道
你們究竟爲的什麼？
你們所得着的，明白對你們說：
是萬世洗不清的恥辱。

四 你們爲敵人多放一次信號，
就是請敵人多殺死些無幸的同胞，
多燒燬幾座老百姓的房屋，
多製造些慘痛的資料。

五 無量數的殺害者之中，

無量數的殺害者之中，

們的同胞，只見日寇掠奪我們的財產？難道你還沒有看見你們的生命財產，也已經直接間受到日寇的威脅？何況——賈銘愈說愈興奮了，他彷彿在向一大批羣衆演說似的把手一揮：『你們法國是素來愛好和平的國家，你們有過光榮偉大的歷史，制

裁侵略，愛護和平，是你們法國每個人的責任！』

他的聲音，在寂靜中尤其顯得激昂和沈痛，他那懇切的表情，響亮的鬚子，流利的國語，都給人一種極其深刻的印象，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彷彿打入你的心坎。不論誰都屏着氣靜聽，連那幾個頭皮的小孩子，也莫明其妙的點着頭。尤其是那位年輕的小姐，簡直興奮得只是打着手掌，好像打着拍子，她離開了鋼琴，走近那位老紳士說：

『爸爸，我願意捐給他們十塊中國錢，這位年輕的先生說得很對……爸爸！日本人可真野蠻，我們在天津的租界也給他們踏踏，我們的同胞也受到侮辱哩！……』

『我也捐五塊，露易斯！』一個只有十二三歲的小孩子，很快地應和着他的姊姊。

『我也要捐，保羅！』

『……』

『……』

幾張天真的，鮮紅的小臉都仰望着露易斯。高地舉起拳頭，彷彿一簇小旗幟似的，興奮地激烈地揮動着，她則也知道這些小弟弟不會懂得究竟是什麼意思，可是這並沒有減少她的感動，她拿起她父親的雙手，一面吻着一面懇求說：

『爸爸！多捐一點子吧！我愛中國，我愛上海，我不忍中國給日本搶走……爸爸，你一定多捐一點吧，爲着人道和正義……』

她的眼睛裏含着眼淚，沒有等到回答就又接着說：

『我到過他們的難民收容所，也到過震旦大學的傷兵醫院，唉，爸爸！那真慘，真慘！』

看到自己的兒女們都踴躍捐款，都忙着從自己的口袋掏出鈔票來，聽到賈銘的申訴和露易斯的懇求，那位老紳士也很快地轉了心。他贊許地點着頭，笑容浮上了他的雙頰。他吩咐僕歐倒咖啡，還要

求我們加入他們的聚餐。談話愉快地開始而且繼續着，對於我們的抗戰，他表示出極大的關心和同情，不斷地詢問我們關於戰事的消息。最後，他從身邊拿出一大疊鈔票，很高興又很像很抱歉似的遞給我說：

『獻給你們的將士——我很佩服他們的勇敢犧牲，這種犧牲精神是我們法國人最崇拜的人格！我們法國的確是最愛好和平的國家，我們願意盡力量幫助你們，祝福你們！』

他伸過血紅色的手來，和我們一一的握手，還很親密地拍拍我的肩膀。大家都笑着。保羅不知從那裏找出一面我們的國旗和法國的國旗，高高的舉在頭上，揮舞着，青里喃喃地唱着什麼，在我們的周圍打着圈子。其他的幾個孩子也都高興地跟着他跑，清脆的笑聲，在寬敞華麗的房間里蕩漾。鋼琴聲又響了起來，露易斯小姐輕輕地彈着馬賽曲：

『起來吧，祖國英勇的孩子們，鬥爭的時候到了……』

聽到這熟悉的祖國的聲音，那位老太婆站起來用着顫抖的，感動的聲調，憑着聖母瑪利亞的名字，祝福我們的勝利。

當我們走出那座燈火輝煌的住宅時，夜已經深了，十月的夜寒已經有點刺骨。可是我們却感到難以形容的溫暖——這是偉大的同情，是友誼的援助，是人類團結起來反抗侵略的表現。我們彷彿已經看見了勝利的曙光，大踏步地沿着愚園路的行人道走，馬賽曲的聲音不斷地蕩漾在我們的耳邊，大家不期然而然的也唱起義勇軍進行曲來。

大砲不斷地在遠處轟着……

也許就有你們自己的母親，有你們自己的兄弟，兒女，有你們自己的妻與愛人。

六 敵人給你們的究竟是些什麼？是不是可以抵償你們的代價？

七 趕快逃出敵人操縱你們的掌握！

八 你們是中國人呵！

你們是踏在自己的國土上，這國土上每一粒細小的石子，都藏着我們祖國的靈魂。

九 五千年遺留的文化，都是要中國人不做異族的奴役；

我們祖宗的墳墓，怎忍心讓人家來發掘。

十 『漢奸！』是多麼可怕的惡名！

地球永遠存在，中華民族就永遠存在，你們的惡名就永遠不能洗清。

反侵略！ (朗誦詩)

艾青

——給日本的士兵大眾

爲什麼

你們從東京

從大阪

從名古屋

背了槍

裝滿了子彈

到中國來？

爲什麼

你們在上海

在南京

在北平

拔出刺刀

戮殺了

無罪的中國人民？

當你們

用密集的槍火

掃射

哀叫着的

顫抖着的

奔逃着的中國人民

你們

能否想一想

他們和你們

有什麼仇恨？

是的

大和民族和中華民族

是沒有仇恨的！

大家生活在

隔着一個大海的兩塊土地上
會有什麼仇恨呢？

你們耕種你們的土地

他們也耕種他們的

會有什麼仇恨呢？

兄弟們

是誰

把你們驅趕出

你們的家園

逼你們

背上了槍

——把生命投進戰爭的火坑！

兄弟們

是誰

把你們驅進了

龐大的輪船

載到

陌生的地方

奔走在烽火追蹤的平原！

是誰

要你們

到中國

焚燒平民的住宅

強姦平民的妻女？

兄弟們啊

不要再在愚鑫裏犯罪了！

日本軍閥

法西斯魔鬼

在
拋棄你們的生命
換得

他們的徽章

官位

與財富

日本軍閥

法西斯魔鬼

平時

用鞭子命令你們

爲他們去勞動，流汗

還嫌不夠

現在

又用指揮刀

把你趕到中國

爲他們去搶劫

兄弟們

你們

在中國

在前線

與英勇的中國士兵

肉搏的時刻

你們可會想到

日本軍閥

法西斯魔鬼

在東京

在大阪

在名古屋

呷着酒

擁抱着笑妃

張開大嘴

淫蕩地笑着！

兄弟們

你們

受傷了
躺在死了的伙伴的旁邊
在饑寒裏

等待着死亡的時候

你們可會看到

你們的父母

你們的妻子和兒女

在東京

在大阪

在名古屋

流着淚

嘆息着

絞痛了心腸

在期待你們的歸去？

兄弟們

勇敢些啊

掉轉槍口

「反對到中國！
打回東京！」

兄弟們

爲了兩個民族的

和平

自由

幸福

用我們堅強的行列

絞殺

日本軍閥

法西斯魔鬼

兄弟們

學習中國士兵

站起來

不要再

羞愧地做屈辱的奴隸吧！

一九三八、五月。

敵人屠刀下的思想與學術

蓬子

昨天一位友人來談，說某博士在海外曾有信致北平友人，勸他們為研究學術起見，最好還是不要離開北平。這說法，初聽是頗使人吃驚的，但根據「九一八」以後某博士對於中日關係的看法，便覺得像這樣的信，出於某博士之手。也並非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至於有一部份教授學者至今還留戀着北平不肯南來，究竟是否由於受了某博士的影響，那當然又是另一問題了。

北平是美好的，如大家都知道的是中國文化的古城，住在那裏當比任何都市都更舒適。何況北平的教授們大都有座佈置得很舒適的房子，古雅，幽靜，有滿架滿架的為自己所愛好的書籍。何況目前中國遍地在敵人重砲，炸彈，刺刀的毀滅中，遍地是恐怖，殘忍，血腥，即使在後方，也到處受着敵機的威脅，沒有北平那樣安靜是當然的。現在正是葡萄快要上市的時候，在北平，恐怕依然實得像往年一樣便宜，而南方，隨伴着戰爭的困難，顯然百物較從前昂貴了。在北平，地方又好，又遠離着戰爭，生活又比南方便宜，而且又可以「研究學問」，一部份教授們戀戀不捨北平當然自覺得有正當的理由的。

而且，也很難說，也許教授們之中根本有懷疑這次戰爭的意義與價值的，甚至會猜想是受人愚弄，上了那一個國家的大當罷，不過像這樣的話，究竟在這時候也不好意思公開說出來。假使不幸對於這次戰爭真同我們有另一種看法，那留在北京是更有自慰的理由了。再加每天早晨送到眼邊的日本人的報紙，和每天晚上從收音機裏傳達出來的日本人的廣播，一定把這神聖的民族抗戰形容成一稱野蠻的叛亂，有證有據，說明是誰的指使，或者英國，或者蘇聯，總之，描寫得中國政府今天已完全失去了自由，另有一根可怕的鞭子在暗中揮削着，驅使中國的軍隊和人民做一種野蠻的叛亂的犧牲品而已。在自己的疑惑和動搖中，天天受着日本軍閥這種文化政策的麻醉，日子一久，竟會覺得日本軍隊的渡海遠征實在是一種可感激的義舉罷。

還是從最壞一方面，也是最痛苦一方面的想法，為了中華民族的正義與氣節，但願這種想法對於一部份留在北平的教授們是一種不敬意的侮辱。不過，即使退一步想，這一部份教授們何以要留在北平，還是得不到一個正當的解釋。

最強有力的說法，莫過於北平失陷的時候他們沒有趕着離開，現在無形中已被日人監視，即使要想離開也無法可想了。但問題也就在這裏，為什麼北平的日本軍閥要無形中監視他們，不讓他們離開北平呢。既把這一部份教授們看得像實員似的，一定是對於日本軍閥在北平的統治有極大好處，讓他們

悄悄離開將是一種不可挽救的損失。自然他們不致如狹着兩腿做日本軍閥的奴才，種種從北方傳來的謠言我們也不大相信，不過要完全拂逆日本主子的意志恐怕也很困難罷。譬如一個日本記者登門訪問，即使明知這是一個討厭的浪人，但你不好意思不很有禮貌的把他請到客廳裏來，他倘有問題提出來，即使不願意回答，但你還得開口，最苦心孤詣的，也不過把問題答得模稜兩可，糊糊塗塗，使他摸不着邊際罷了。但模稜兩可，糊糊塗塗，於日本記者並無關係，他可以把你所回答的話按照自己的意思重新寫過，反正在報紙或雜誌上發表出來，你是沒有這權力也沒有這勇氣去更正的。就這很小一點說，把這批教授們軟禁在北平於日本軍閥就很有用處。

那留給教授們的最後的安慰，便是如某博士所說，留在北平可以研究學問這一理由罷。這理由粗看也顯得冠冕堂皇，實際却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在日本軍閥的血腥的指揮刀下，能够談中國人有思想的自由，研究學問的自由嗎？這只要看日本國內，為了思想的緣故，如何大量的教授學者和作家，被檢舉，被逮捕，被處殺。自從「八一三」以後，任何一個日本智識份子，除了做軍閥的傳聲筒以外，便是和軍閥做直接間接的鬥爭。在日本既是如此，在北平只有更加加重他們的鞭子的，要想在日本軍閥的鞭子下自由研究學問，我不曉得這話應該如何解釋。果然日本軍閥也常常在佔領區域提倡孔孟的遺教，似乎一部份教授們留在北平也未始沒有正經事情可做，但日本軍閥所要闡揚和倡導的孔子精神，恐怕連這部份教授們自己也清楚知道，只是一個紙糊的臉殼而已。借刀殺人，利用中國文化的幌子來麻醉並消滅中國人民反叛的思想，這便是日本軍閥要提倡孔孟遺教的真目的。所以，在另一方面，日本軍閥一定要宣傳中國內地已經如何如何，彷彿每一個中國人已經發了瘋，把中國文化全部毀滅，讓另一種可怕的外國思想牽着中國人走。因此，在拯救幾千年來的中國文明的意義上，日本軍閥倒彷彿在做着善事的樣子，值得中國人民的感激與膜拜了。

我們也知道留在北平的這部份教授們，精神上或許是怪痛苦的，但僅僅痛苦並不能免被日本軍閥所無形的利用，那這種痛苦還是不能得到中國人民的絲毫顧諒的。尤其躲藏在敵人的營幕裏也未始沒有偉大的工作可做，趙個和他的伙伴們不是給了一個最好的榜樣嗎？我們需要前仆後繼的，踏着同胞們的血衝上前去，而作為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子孫的教授們，豈不是負有領導的責任嗎？

然而，我們留在北平的一部份教授們的夢想，却是在敵人血腥的屠刀下研究學問。

出發聊城的途中

北山東的平原上，正刮着十月的涼風，澀雜着一團團的塵土，在大路上飛揚着。此處，盡是沒有退盡的黃水，那些被淹沒了的農田，淒涼地抖在冷風里，恰如沒有穿上衣服，光赤着身子；黃河決堤，連累得多少田園失去了豐實的收草。

一兩天來，隊伍盡是在一條公路上前進，路旁，盡是一望無際的黃水，一個不熟悉這帶地方的人，冷眼看去，會把這一帶地方認成了沼澤地帶呢。公路上，冷清清的沒有奔跑着的長途汽車，來往的行人，很難看見幾個。前線已經由平原轉到禹城，因而這黃河以北鐵路以西的腹地就受到了戰事的威脅，緊張得把人們的腳步都束縛住了。至於那些平常日往來不斷的公共汽車，這時候全調到別路去作軍事運輸，一時之間還不能交到本路上來，這就使得汽車的影子不能在這條公路上發現了。

路旁的古樹，樹根上面掛着足有三尺多高的泥土，那黃水上漲的標識，還有些古樹被淹得栽倒了，像一具僵屍似地躺在那里，一無聲息。黃河，依然無恙地落了水位；像沒有漲水以前的情形一般，滔滔不絕地往下流着那綿綿不盡的黃水。這黃水，是灌溉中華民國文化的功臣，但也是為害黎民的罪人。

隊伍連天晚上，停在陶咀。這是順着公路建設着的小鎮，已經離開黃河線很遠了，再有一天多的路程，我們就可以在預定的計劃中到

達了北運河上的古東昌城！

望着那西沉的秋陽，同志們坐在樹蔭下休息着，有的人咀里嚼着饅頭，有的人在牛飲般喝着茶。小店的主人，掬着一副恐懼的心情，招待着我們這些老總。他問道：

「你們打那裏開過來的？」

「濟南。」

「到哪兒去？」

「東昌府。」

「那邊近幾天不是有了變亂麼？」

「就因為這原故才過去維持秩序呢。」

女同志們像是感不到什麼叫疲乏，在人叢中跳來跑去，不一會，那劇團中被喚作「老十」的就跟那女店主——一個只有十六七歲的新媳婦——親親熱熱地談起閑話來了。談到後來，越不瞭解地問：

「女的也能當兵麼？」

「怎麼不能，男女全是一樣的。」

「不怕死麼？」

「死不了啊。」

「你們真有能耐。」

「還不是為國麼。」

漸漸地，把話語談到國家抗戰那上面去。明瞭了事情的真相之後，那一個就醒悟般說道：

「怪不得，原來是這樣的啊！我們住在鄉村里，那里知道這些事情。」

從西邊，來了一連隊伍。

「四十九軍的！」

「東北軍啊。」有人在解說着，

李輝英

「一定是從前線下來的。」

劇團的團長，抓住了這個機會，提出來的意見：

「同志們，列成隊，咱們給他們唱上一個歌慰勞慰勞。」

這事情，沒有人不贊成的。順着路，一邊站了一排人。

「唱『打回老家去』罷，四十九軍東北人多啊。」

等候着，等候着，隊伍來到了，看那疲憊不堪的樣子，可以想見他們是在怎樣跋涉着長途的，還有幾個受傷的弟兄，由伙子抬着，傷勢似乎很重，躺在那担架床上不動一動，連眼睛都沒有睜開來，看上一眼，看看外面的情況。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這是過河以來第一次看到了我們衛國的軍隊，大家全都很興奮，望着那些衛國健兒們越過越遠的後影，更有勁地把「打回老家去」的第二段唱了起來。

店主人在這時開了口：

「這幾天，隊伍過的真不少。」

「那你的買賣，不壞吧？」

「還提什麼買賣，麵都買不到。」

「濟南的白麵過不來麼？」

「不是汽車不開了麼。」

「天，有黑雲了，遠處的山影漸漸模糊起來，大野上，田園上閃動着混亂的影子，月亮已經在東天上高高地抬起頭來。」

「吃飯了！」

這是最難得的事情，同志們先後走進那店家的小院中去。

「給我一塊鍋餅！」

「給我沒有餛飩呢！」

「給我一片鹹菜！」

在這個飯桌上，沒有文明，沒有體讓，有的只是直率的爭奪，一片鹹菜，一塊鍋餅都是寶貴的食物。

天空全黑了。

「行李車來了，吃完飯快去搬行李！」

不知道是誰，在院心中大聲喊道：

「行李車來了，吃完飯快去搬行李！」

誰知道這一套呢，誰管什麼行李呢！任他有什麼急事，也等吃完飯再說罷。

鍋餅吃完了，饅頭吃完了，鹹菜也吃完了，大家夥戀戀不捨地喝着那沒有汁味的清湯。

「搬行李去啊！」

是的，這回是搬行李的時候了，把行李併好，就可以歇歇身子，好好地睡上一覺。好多的脚步，不約而同地奔向行李車去。

車夫在黑暗角落中喊道：

「老總！行李在這邊呢！」

「老總！行李在這邊呢！」

「老總！行李在這邊呢！」

「老總！行李在這邊呢！」

「老總！行李在這邊呢！」

「老總！行李在這邊呢！」

「老總！行李在這邊呢！」

「老總！行李在這邊呢！」

「老總！行李在這邊呢！」

「老總！行李在這邊呢！」

會務報告

總務部

這次的會務報告或者要像一篇特寫了。假若文協的會刊上不妨處處帶出些文藝氣味，那麼也就無須覺得怪不好意思的吧。

值得我們自傲的一件事，就是本會自籌備到如今，一共開了不少次會，還沒有流會過一回。這一方面是大家對會務熱心，一方面也是我們始終留著心不給「流會病」以滋長的機會——流會的確是種有傳染性的病，一次流會，就難保不來個第二回。我們防止流會的辦法，就是多幹活，少開會。各部該辦什麼就辦什麼，總比今天一會，明天一會，議而不行的多。議而不行，不如不議，久而久之，大家便不來開會，而流會病成矣。再說我們的大政方針之一，便是會中經費不能浪花一文。開會的時候，連香烟都須自備。前來開會，花了時間，賠上車錢，而且連香烟也須自備，無論如何，也有點冤枉。為矯正這個「苦修」，我們想出個辦法來：若是偶爾有人請大家吃頓飯，且吃且議，腹飽而計多，則面面俱到，絕不至於流會。這個方法特別須應用到理事會，因為理事會人多，且多數有專職，很難到齊。若是邊吃邊議，反正到吃飯的時候必須吃飯，那就不好意思請假了。第一次理事會是由馮煥章先生請吃飯，中菜西吃，一色的藍花粗磁器，飯菜與傢伙一概樸而美，大家非常的快活。現在到了開第二次理事會的時候了，邵力子先生自動的作主人。這次被請的不但是理事，連名譽理事也在其中，于右任院長，周佛海部長（早退），周恩來副部長，劉百閱處長都參加。

吃過兩餐，邵先生請老會先生報告會務。老

負傷的戰士（雜記） 一文

渡輪離開了緊貼着的躉船了。房艙中，坐滿了乘客。艙里面的空氣異常靜寂，起重機沉悶的響着，船在風浪中簸得非常厲害。一個傷兵，拖着困難的步子，走進艙來了。這傷兵的樣子，只有三十多歲。臉上，像塗過了黃蠟似的沒有一絲兒血色。一隻手給白色的三角巾吊着，頭上緊細着一道道的綳帶，這些，說着他底傷勢是多麼沉重；白色的三角巾吊着的是一隻右手，是抓槍桿最得力的一隻，但是如今，却給三角巾吊着，已是許久不抓槍桿了。

他挨到我對面的一個座位上，那里空着可以坐一個人的位置。但當他坐下來時候，座位上原來的一個乘客忽然站立起來，擦過，頭也不回的走了，飽含着不屑與輕視。

「他媽的，亡國奴相！」傷兵忿然了。

我聽着響亮清脆的皮鞋聲消逝於艙門外面，我凝視着這位光榮的傷者——這戰地歸來的兵士；他背着半坐着，穿着一件單薄的軍服，軍服上套着一件破舊的灰棉外套，左手露在外套外面；右手給白色的三角巾吊着，這樣子，會叫那乘客討厭嗎？我低下頭來，睜細近視眼一再地凝視着他，這一次，我找出那乘客看了討厭，以至走開的原因了，那乘客一定是怕着棉外套上堆積的灰塵。然而，他底態度不可以好一點嗎？為甚麼要那麼令人生氣呢？

舍掏出張毛邊紙來，上邊寫着不少的字。其實呢，他並不想沒結沒完的報告，那張大紙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他首先謝謝邵先生而後對大家說，會中辦事原則有三：

- 一、不許有大會成立即完事大吉的心理，必須多辦事。
- 二、積極的推動各地方文協分會的成立。
- 三、限目力求清楚，花錢力求節省得當。

我越想越不懂！這時，面對着傷兵的一個軍官，勸慰了他一番，很客氣的問道：

「從前線回來好久了吧？」

「不，九月間才從羅店回來的。」

適纔的氣憤，都消滅在這話中了。

「唔，打仗的情形嗎？媽的！打起仗來，日本仔就只有一隻大眼！哼！像我們，匍在壕溝里，脚都要泡腫啦！可是，我們沒一個怨的！」

他試着用右手才做出一個姿勢來，表現匍在壕溝中作戰的樣子，然而，吊着的手却不聽話，他失望的擱在手上，苦笑着了。

當傷兵吃力的收束了他底話時，那軍官掏出一包，小號牌的香煙，自己拿了一隻含在嘴邊，又遞了一隻給那傷兵，但他謙遜着不肯接受。

「實在是不會吃！」傷兵謙遜的笑着說。

軍官底手這手縮回去了。

起重機依然在沉悶的響着。風捲着浪，浪撞着船頭，船越發發得厲害了。

這時，當傷兵與軍官都沒有說話時，我在心裏說：

「應該被崇敬的受傷的戰士，我們都應該表示崇敬！」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依着這三原則——他繼續着說——過去兩月間，外界託我們作的事，我們都作了，約請我們參加的集會，我們都該出錢使出了錢，該出力使出了力。對自家的會務，各部都沒有閒着。組織審查會員資格，函請各地文藝界同人成立分會。研究部召集座談會，並討論文藝的各種問題。出版部刊行會報，並編印大會成立紀念冊。總務部是繕打雜，上自從請補助費，下至買紙筆，天天有事，勞而無功

。(大家笑，他自己沒笑。)

事情的確辦了不少，困難可也够多的。最大的困難是沒有錢。沒有錢，所以會中只有一位職員，什麼事都須他動手，什麼事也就作不快。各部幹事當然也動手作活了，可是會中無錢，不能把他們全請到會中來住——先不要說全都來住吧，就是每部有一兩位幹事住在會裏，隨時可以商議一切，豈不比你我，我找你，為一件事須跑幾里路強麼？可是我們沒有錢給他們預備會中該供給他們的東西。更使我們難堪的，是有幾位目前線歸來，或自戰區逃出的會員們，生活非常窘迫，本當請到會裏來，至少給他們預備住處與飯食，可是愛莫能助，我們沒錢！

經費的出入，有清賬可查；各部工作，有工作日記，一目了然，無須細報的報告，我們現在的勞力，可以證明是抱着多一分錢，便多辦一分事的熱誠。可是我們太窮了，這就須請理事和名參理事諸先生給我們多想想主意，多籌點錢來。

老舍的報告完結，盛成先生立起來報告他到徐州慰勞的所見所聞。他已寫成厚厚的一本報告書，可是他願口頭上作一次簡單的陳述。他說了幾項前方軍民抗戰可歌可泣的事蹟，為是證明中國抗戰的前途是絕對樂觀，然後，他說到前方太缺乏精神食糧，後方的刊物圖書簡直的不往前方去，應當馬上設法調劑一下，使前方後方平衡。不過，後方的刊物，往往千篇一律，好談軍事。幸而言中，則有洩露軍機之嫌；說的不對，使又近乎造謠生事。這種文學，不會受前方將士的歡迎。他們所要的是文藝和通俗文藝作品。最後，他說在慰勞歸來時，聽到朋友說，盛夫人因留在戰區，急憤成疾，已然去世了！大家正預備給他鼓掌，一聽到這幾句，全都垂頭無語了，盛先生的淚已落下來。

老舍代表全會哀悼盛夫人，並向盛先生作最同

情的安慰，且謂盛先生在這樣的不幸中，還能寫出那麼厚的一本報告書，真是值得欽佩。

田漢先生立了起來。因安慰盛成先生，他想到文藝界同人在這次抗戰中直接的間接的都受了損失。我們便須把這憤憤與鬥爭表現在作品中，去說明這時代。我們是受了摧殘與損害，所以才發為雄健正義的呼聲，與剷除殘暴的怒吼。敵人的宣傳，總說我們文藝者是受了虛布與誰的津貼，才來抗日。其實我們是因受敵的壓迫，才產出血淚的文章。我們應當繼續努力，以自己的經驗與苦痛，作成這時代自己的文藝，不去摹仿別人，更不是受任何人的鼓動，我們自有我們的偉大的力量與貢獻。其次，說到前方，不要說沒有刊物，連報紙也沒得看。偶爾得到一張，就是高級軍官也會把報紙上的廣告體念一遍！沒有文字，更沒有美術，一張彩畫的月份牌，一張卅年前的「美人」，便是將士們朝夕相對的「藝術品」！藝術家應當總動員，畫的畫，寫的寫，送到前方去！

田先生坐下，大家請于院長訓話。他謙遜了半天，而後在熱烈的掌聲中，誠懇的發言：常言道：文窮而後工，或風而後工；這都不對。老實的講，是實而後工，真而後工。唯真與實，乃能生動深刻，是活文學，不是死八股。諸位在這大時代，能把握現實，能深入民間，則抓到真，抓到實，定能產生偉大文藝，願諸位努力前進！

在座的有好幾位是這老人的學生，今天又聽到老師的訓話，當然格外覺得親切。就是別人，也無不深深的受了感動。老先生坐下午天，掌聲還沒有斷。

輪到周恩來先生說話了。他非常的高興與興奮。這些文人坐在一處吃飯，不，不只是為吃飯而高興，而是為大家能够這麼親密，這麼協力同心的在一塊兒工作。他說，必設法給文協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寫些文章，使會務有更大的發展。最後，(他眼中含着淚)他說他要失陪了，因為老父親今晚十時到漢口！(大家鼓掌)暴敵使我們受了損失，遭了不幸；暴敵也使我的老父親被迫南來。生死離合

，全出于暴敵的侵略；生死離合，都增強了我們的團結！告辭了。(掌聲送他下了樓。)

沫若先生！沫若先生！郭先生被救促得沒了法子，笑靨立起來。他只報告一件事：政治部與其他機關要辦一個戰時文化服務團：徵集圖書及翻譯，分送到前方。關於這兩項，都希望文協幫忙，多給捐書，多給寫書。

劉伯閱處長慢慢的立起來，他的話和他的態度一樣，穩重誠懇。第一他聲明對會中經費當盡力幫忙。第二，文協所預備的通俗讀物，他願由中宣部去印行，每月最好能供給五本。第三，他指出以前的宣傳大半有名無實，未能深入民間。宣傳的工具只靠標語文字，未能作到口頭的；現在已注意到口頭的，而動員太少，尚嫌力量微弱。

該主人說話了。邵先生先說預備的茶太簡單了，可是希望別人以後請客時，也照樣的簡單。對於會務，他願盡所能的幫忙。

這時候，華林先生把會費收據冊拿了出來，湊交會費的都起了恐慌，可是沒法不交錢。沙雁先生把第五期的會刊分給了大家。已九點半了，大家謝了主人，笑着下了樓。

第二次理事會就這麼閉完。錢，已有人答應幫忙。事，也有了個大概，——該開常務理事，先決定怎樣供給政治部與中宣部通俗讀物的辦法。錢來到了呢，當然事情就更多了。

文藝簡報

非列濱中外記者戰地訪問團，由團長克白雷羅 Mr. Canale 率領，來華訪問，行次漢口，希望知道中國的抗戰文藝的情形，曾經找本會談話，預備將中國抗戰中的新作品，介紹去非列濱。克氏本人，亦為非列濱文藝家云。

南昌的一些文藝朋友，準備出版一種文藝雜誌，每月刊行一次，定名「文藝哨崗」六月初出版。

最近來漢的文藝者，有黃藥眠，從延安來此養病。威克家李輝英黑丁等，亦因戰事折回。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報

抗戰文藝

第七期

目次 第一卷 第七期

抓住中國民族這個嶄新的形象(講辭)

爲書復仇(雜文)

慰勞(小說)

答鹿地亘(論文)

在太湖的山間(隨筆)

生命的戰網(通訊)

文藝簡報

詩三首

檢查(塘沽雜記)

抗戰文藝在邊區(通訊)

關於抗日三字經(雜文)

國會(特寫)

會務報告

覃子豪·田間·定雲才

馮乃超

胡秋原

陳白塵

適夷

力·侍

記·者

蕭無

之·東

老·向

記·者

總務部

編輯者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抗戰文藝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

漢口 郵政信箱第一號

發行所

中華全國文藝界
抗敵協會出版部
(漢口永康里二十號)

總經理

漢口天馬書店新知書店
讀書生活社聯合發行部
(漢口交通路卅一號)

定價

零售 每冊五分
半年 一元二角
全年 二元二角

抓住戰鬥的中國民族這個嶄新的形象

馮乃超

——代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歡迎國際學生代表致辭

我們的敵人曾經大吹大擂的歡迎歐洲戰爭製造者的特派使節——那些屠殺西班牙和阿比西尼亞人民，剝奪了奧大利的自由而準備向捷克民衆進攻的強盜國家的特派使節，他們以這種「燒會」來欺騙國民，說日本在國際上並不是孤立的。他們當然不是孤立的，如果我們看到法西斯主義已經成爲世界上最反動的一個潮流；這種腐化的死硬派在或明或暗地犧牲被壓迫人民和弱小民族的利益，和愛好和平的人民與主持正義擁護真理的人士作死對頭，他們已經形成一種最野蠻最殘忍的歷史力量。那末，我們孤立了麼？不是的，和他們相比較，全世界絕對多數的人，卻都是我們的同志，我們真實的朋友。站在我們一面的：是真正文化創造者的全世界工人，有正義感的最優秀的作家，維護世界和平的廣大人民和下一時代的世界社會棟梁的廣大青年學生。今天我們在歡迎代表着百萬以上的國際學生的代表，這使我們感覺中國並不是屬於過去的國家，中華民族有着無限的前途！那些腫腫醜醜的官僚代表到日本，然而年輕活潑的學生代表到中國來，這一樁事實本身就象徵着中日戰爭的意義！

中國是有四千餘年歷史的古國，由於我們的地理環境，我們的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構成了我們民族愛好和平的特質，構成了我們與西方人民完全不同的生活式樣，不用諱言，在我們民族生活中也有許多東西是離開現代化的潮流很遠的。然而，我相信心地純潔的青年代表，一定能夠看到中國的新生命，一定能夠認識正在嫩芽怒茁的新中國，——現代化的新中國。正因爲我們的祖國一天一天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上去，正因爲日本帝國主義者挑撥離間的陰謀詭計失敗了，正因爲我們全民族精誠團結起來了，日本帝國主義者便不能不走上冒險政策的道路上去。袖居然破壞全世界的和平，犧牲自己國內

人民的幸福，惡用人類寶貴的智慧，驅使其國內無辜的民衆來屠殺我們愛護和平的民族。想想看，我們渴望着和平，熱望着國內文化建設的民族，是會向隣邦挑釁的麼？不會的，不但是今天，就是明天，我們仍始終希望 and 我們鄰居的民族，以至全世界的民族，爲世界和平，爲人類進化而共同努力。諸位知道，我們的政府最近曾經派飛機飛到日本的領空，我們本來可以投擲炸彈的，但是我們沒有學日本法西斯軍部的行徑。我們散發了許多和平的信件，我們號召無辜的日本國民——受了日本軍閥的壓迫和欺騙的日本國民，爲東亞的和平，爲世界的和平而鬥爭。我們指出只有打倒中日兩民族的共同敵人——日本法西斯狂人——日本人民方能從戰爭的慘禍解放出來。這一個事實已經把我們中華民族的特性表露無遺，同時也充分說明我們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不但是求中國民族的解放，而且也爲日本人民的解放。在這種神聖的使命之下，我們不能不甘受廣大同胞被敵人殘殺，美麗的都城給敵人損壞，我們準備過更困苦的生活，一直到瘋狂的軍事冒險家葬身於我們寬闊遼遠的地面上。現在敵人數十年來準備好的人力物力已經消耗將近一半了，征服中國的慾望，已經由事實證明只是幻想而已。在短短十個月的抗戰中，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已經有了十年的進步。現在我們民族沒有一個人不在唱「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諸君知道我們的祖先曾經有了許多歷史上有名的偉大工程，萬里長城就是其中之一。想想看，現在我們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正在流血拚命地建築一座新的長城，這座新的長城和舊的長城，無論在意義與作用上都不相同。這座新的長城不僅是爲保衛少數民族的和平的，它將保衛東亞的和平，而且保衛全世界的和平！

全世界絕對多數的人們之所以同情中國的抗戰，自然並不是出於偏見與

偏愛。我們作家的生命是真實，正因為這樣，所有一切不願意歪曲真實，不願意違背真理的世界上最優秀的作家們，都變成我們中國的友人。他們鼓勵我們，支持我們，使我們增加無限奮鬥的勇氣，使我們能够抓住千載難逢的機會，來負起人類解放的重荷。普羅米修士為人類的光明盜取神火，自己却被打在懸崖絕壁上，同等意義的犧牲行為，正由我們民族在實踐着。我們正拿我們民族的血，來寫作一篇空前偉大的史詩，我們期待渴望制作偉大作品的各國藝術家們都能看看我們民族所受的苦難，碰一種我們莊嚴神聖的現實。羅馬精神和希伯來精神的對立鬥爭，曾經為歐洲以前許多有名的作家拿來做作品的珍貴的主題，我們雖然不是來世主義者，但卻相信人類將來的光明，相信建築在地上的天國。日本軍隊像瘋狂的野獸一樣狂奔突於我們領土上面，他們用極端殘酷的方法來屠殺我們的同胞，用極無恥的行為對付我們的婦女，以滿足他們喝血的和下流的慾望。古代羅馬帝國的沒落，不是偶然的；同樣，一國或一民族的文明也會頹廢的。法西斯主義者是文化的敵人，這是歐美作家們所熟知的事實。日本真正的文化現在是在監獄裏：優秀的學者和作家們，逃亡的逃亡被捕的被捕。文化破壞者，對學術毫無貢獻的流氓，卻橫行闊步於國內。日本軍人精神的破產，軍紀的頹廢，並不是值得驚奇的事。想想看，驅使有感情有血肉的民衆，作背叛真理，破壞正義，甚至違反他們本身利益的戰爭，一切欺騙的手段，強迫的方法都用盡了，最後的實質就是讓士兵們縱慾，使他們沒有一點思索的時間，使他們變成野獸，受本能的指使——不是受理智的指使——而行動。法西斯主義是野獸獸羣來實現的，這難道是艱深的道理麼？現在有人性的日本士兵，或者被迫走上自殺的途徑，或者跑到我們這邊來。日本法西斯軍閥已經屠殺了不少本國的反戰士兵，甚至焚殺或活埋本國的傷兵。為什麼他們會殘酷到這步田地？無非因為他們深知我們和日本人民有結合的可能，害怕中日人民聯合起來打倒他們而已。但是我們相信這種慘無人道的行為，一定使日本軍事法西斯主義者自食其果。

在我們中國，一個民族偉大的解放思想——孫中山先生的遺教，正在由千千萬萬的國民以自己的生命來求其實現。思想是要人來實現的，中山先生的思想從半殖民地中國民族具體歷史生活中產生出來，而抓住了我們民族的每個優秀份子，我們正在為求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實現而鬥爭。這是為什麼我們民衆能够受着這樣大的犧牲，過着這樣痛苦的生活，依然擁護政府，依然擁護抗戰的原因。古老的中國在敵人兇殘砲火的洗禮之下淨化了，新的中國在神聖的自衛戰爭中，在頹垣破瓦的廢墟中，慢慢的要建立起來。我們是充分的有這個自信的！

把這個真實轉告全世界優秀的作家們吧，中華民族這個嶄新的形象是值得一切偉大作家來處理的！

為書復仇

胡秋原

在日寇砲火轟炸之下，全國生命財產的損失，是無可計算的。其中比較最不重要，然而也是值得痛心的，就是書。而中國歷史上的書劫，也沒有比此次更為慘烈的了。

言及書劫，羣數焚火。但實際上中國書劫之罪魁，都是蠻族。五胡遼金，元和滿清，是中國圖書文物之真正破壞者。

歐洲史上有名的毀滅文化者，是古日耳曼的萬達族。至今稱破壞文明為 Vandalism。而萬達主義也在新日耳曼軍人身上復活。

然古代之胡夷，古今之萬達，對於倭寇，還是有愧色的。

四庫全書被日寇搶去，圖書館及大學為日寇炸毀，北平及南京以及蘇杭各地書籍古物和建築，私人藏書和收藏，或被毀為灰燼，或被日寇劫去而受污。我中華文物，與山河兒女同遭萬古未聞之慘劫。

而在砲火與顛沛流離之中，一切愛書者藏書者均與其血汗換來心血點染之書永訣。文人之于書，如商人之于錢，戀者之于其所歡，私之愛之固無所不至。它是第二生命，至少是第二戀人。而今日之文人，除分國家之仇，同胞之痛而外，還有與其培植觀摩之所愛作生離死別之慘。凡今日之外來武漢之文人，都是這一悲劇中之主人。民族復興之日，此仇可復，然這仇恨，將仍有永恆之痛楚。

到今日為止，在此次戰爭中，我或者是損失不能算多的人。然而，我已是一無書之讀書人了。幾年以來，我的書業經五次。在這一，存在上海書店的書，已經火化了，寄到上海的書，音信杳然。還有存在香港的書，也無法聚首。假使我惟一的財產是書，今日我確是無產階級了。偶爾看到朋友桌上有一二本可看的書，我不能不痛戀于我的故人。因此，也不能不對那吞滅了我們寶愛之物的日寇切齒。

今日與我同其悲憤者，當不知有幾許。而那一些被毀滅，被殘害，被侮辱的書籍古物，倘若有知，亦當有無窮之淚血。

痛逝即當復仇。要為一切死難將士與同胞復仇，要為一切孤兒寡婦復仇，要為我們的文物圖書復仇。

慰勞 (小說)

陳白塵

珍小姐剛睜開眼就一疊聲地嚷：「娘姨！娘姨！」

那江北娘姨慢吞吞地答應一聲，却不見人上來。珍小姐一氣，披了睡衣下床，自己打開衣櫥找衣裳。今兒珍小姐可不願意躺在床上等人來侍候，因為婦女慰勞會等着她到傷兵醫院去慰勞傷兵，天沒亮她就醒過兩次了。

珍小姐一想到睡在醫院裏的那些民族英雄，就會感動得連心都跳起來。她幻想著那些英雄們的姿態和氣概，聲音和容貌。她彷彿已經看見許許多多拿破崙式的人物在腦子裏跳動了。心裏一急，恨不得馬上就飛進醫院去。可是，衣裳還沒找着。

江北老娘姨不曉得什麼時候進來的，隨着一雙眼泡楞楞地點站在一邊：「小姐，要什麼衣裳？」

珍小姐一抬頭，就看見那雙紅腫的眼泡，接着，又想起在她紅眼泡底下藏着的她那兒子不見了，她結婚了的一長串聽了討厭的故事。——這些東西幾乎把珍小姐滿腔的高興都趕跑了。便氣憤地站起來，「青布旗袍呢？」

娘姨苦笑着：「小姐，青布袍子有一年多不穿了，在箱子底下哩！」

「在箱子底下就不穿了嗎？——拿出來！」珍小姐氣憤地命令着。「你曉得這次戰爭是——是神聖的，民族的戰爭，青布袍子——」

珍小姐突然住了嘴。——這真是「對驢彈琴」！娘姨怎麼懂得什麼神聖的民族戰爭呢？連爸爸跟媽媽都還不懂哩！那天，爸爸談到戰事延長須得搬家的事情，珍小姐就說過：「這回怎麼能搬家呢？這回戰爭是神聖的，民族的戰爭呀！」嘩，爸爸沒等她把話說完，就站起來走了。還說不懂她的話哩！

娘姨把青布旗袍替珍小姐披上了。珍小姐對鏡子瞥一下自己的身軀，便不由地問出來：「噫，你看，我有沒有『樸素的美』呀？」

娘姨一下子被問呆了，睜着一雙紅腫的眼：「啊？」

珍小姐氣呼呼地喝道：「發痴了，你在想什麼？」

娘姨的眼淚的發條給撥動了，「噓」的一聲，娘姨捧着臉哭了：「我的好小姐呀，可憐我的兒子連一封信都沒有哇！媳婦又死了！好小姐，替我寫封信罷！……」

珍小姐的臉一板：「又來了！要命！要命！——你簡直是——是神經錯亂！」

珍小姐轉身就向外跑，娘姨一把抓住她：「小姐，你不要走，我求求你呀！只請你寫一封信呀！……」

小姐的手一揮，向外就跑。一邊嘖咕着：「嘩，我有功夫替你寫信哩！我還有那麼多『偉大』而『神聖』的工作待着去做哩！」

娘姨嚇慌了，跟在後面追。帶着哭聲叫喊着：「小姐，你不要生氣呀！你的早飯還沒吃哩！」

「嘩，還吃早飯哩！」珍小姐衝出大鐵門，把頭一揚，頓覺精神百倍，大踏步走了。

一踏進大病房，珍小姐的眼花了。整整齊齊地放着六排病床，床上都躺着傷兵。白被單是一律的，粗野而黧黑的臉是一律的，什麼都是一律的。珍小姐有點發昏：「怎麼都是一樣的呢？」尤其使珍小姐驚奇而又失望的是，一個個都平靜而又疲倦地躺着，像電影裏那樣的英雄，一個也沒有！

珍小姐搶在別的小姐們前面走着，一直向裏跑。同樣的病床，被單和面孔從眼底下溜過去了，但好像什麼也沒看見似的。——珍小姐還有點茫然。領隊的趙小姐講話了，珍小姐便也站住脚。趙小姐的面孔漲得飛紅，很激昂地演講着：「……諸位！你們都是民族英雄！……整個中華民族的軍人就是個整體的民族英雄！……」

珍小姐的心一動：對了，這個時代沒有什麼獨特的英雄了。——好像什麼名人說過的：羣衆才是英雄！對！

趙小姐還在講着，珍小姐便向身旁那隻病床上瞥了一眼。——那個傷兵正睜着一雙眼聚精會神地在聽講演哩。這時候珍小姐心下又是一動：看罷，那粗獷而憨直的面孔，天真而笨拙的神色，一看就知道是個無名英雄！

趙小姐的話說完了，各位小姐都向各個病床上去分別慰問了。珍小姐也就趕忙坐到身旁那張床上去。

「您尊姓？」珍小姐的聲音有點顫動。

那個傷兵慌忙撐起身，一燙紅了臉說：「我——我……」

珍小姐馬上按下他：叫不要客氣。接着，也就感情激動地開了口：「哦，這位同志，這趟辛苦了！但是我們這次戰爭，是神聖的，民族的革命戰爭，不管它犧牲若何的代價……」

那個傷兵好像沒注意她的說話，也不管她說沒說完，便很客氣地點點頭：「是的，是的，不要客氣。」

珍小姐也只顧接下去說：「……：在這次革命

戰爭的「過程」裏，我們跟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地戰爭，不斷地衝突，不斷地「摩擦」，不斷地……」

那傷兵好像就沒注意她的話，也在很客氣地說着：「是的，是的。國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什麼話，打仗是我們軍人的職份！」

這一來，珍小姐更感到這無名英雄的直率可愛，而覺得無話可說了。「這樣堅決英勇的軍人，那裏用着再去激厲呢？」珍小姐的金頭一轉，馬上換了題目：

「您還需要什麼東西麼？」

「好軍人！」珍小姐在心裏讚歎了一句。便又

問：「您要寫信麼？」她馬上掏出記事簿子和自來水筆。

傷兵輕微地笑一笑，說：「用不着，沒有什麼話。」

珍小姐被他這種爲國忘家的精神感動得快要流淚了，一定要替他寫封信回去。

他又笑了一笑，「對不住，那就請你寫封信給我媽罷。」

她興奮得要跳起來，「寫什麼話呢？」

那傷兵仰着臉說：「就說我掛了彩，不要緊。兩天就好。好了馬上上前綫，叫聲放心。」

她記下了，又停筆等了他半響。「還有呢？」

「沒有了。——完啦！」他說。

「啊？」她可吃了一驚。但馬上又欣然地對自己說：「這真是英雄本色！沒有一點兒女之情！」

珍小姐記下他的收信人地址之後，忽然又想起一個問題，便問道：「您的老太太在鄉下嗎？」

「唔，本來在鄉下的。」

她更熱心地追問：「她老人家准許您來當兵作戰嗎？」

他好像苦笑着說：「有什麼不准呢？」

哦，這給了珍小姐一個不小的刺激。她想起自己的媽阻止她來做慰勞隊的事，就更覺得這位無名英雄的母親真是一位賢良的母親了！——馬上，一

個人影——一個白髮蒼蒼，端正安詳，慈愛可觀的年老婦人的影子出現在她的腦子裏。

在那人影的背後，好像還有一道光輪。

「哦！」她又讚歎着：「這真是一位『崇高的母性』呀！」

晚上，珍小姐在自己臥室裏替那傷兵胡玉標寫家信。這封信很難措辭：如果依他自己說的話寫罷，生怕傷了一個年老的母親的心。如果他多說一點安慰的家常話呢，又怕損壞一個英雄的尊嚴。一共她撕碎十張信箋了，連一個頭子都沒有草起。

她在想，想用一套英雄而又婉轉的文字來表達那兩句話。——可是十一點鐘了，還沒有想起。

忽然，房門打開，江北老娘姨掩了進來。

小姐老大的不高興：「你來幹嗎？」

娘姨的眼腫得更高，淚水又掛下來了。「小姐，您今早沒有生氣麼？……」

「沒有生氣，沒有生氣！去罷！去罷！」

娘姨却又接過來，苦着那副乾橘皮似的臉，拖着淚痕鼻涕，衝向珍小姐：「小姐，還請你幫幫忙，替我寫封信罷！」

珍小姐自來水筆一揮，「噯：真要命！真要命！這確實是件討厭的事。珍小姐剛想的一點頭緒，讓這一來，什麼都嚇跑了。

「你要命嘛！人家在前線拚命抵抗敵人幾乎犧牲了性命，連一封信還沒寫回去，你那倒霉的信有什麼要緊？」——我那有功夫管你的那些閑事？去去去！……」

娘姨站在一邊儘發楞。但看到小姐不再罵她，又去抓起筆寫字，以爲息了氣了，便又巴巴地走過去，低聲地哀告她：「小姐，你可憐可憐我罷！我兒子兩個多月沒有信啦！曉得是死是活呢？」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個破爛了的舊信封，又伸過去。

「小姐，您看，這是他兩個月前寫回家來的信，……

……請你……」

這怎麼叫小姐不生氣？——那慌里慌忙的信封直朝小姐面前送。珍小姐左手打掉那隻信封，右手把自來水筆一擲：「替我滾出去！」

可是珍小姐一句話沒有罵完，已經發現那自來水筆——派克牌的真空管筆，是珍小姐的情人文少爺送的哩！——的筆管撞破了。

珍小姐這一氣，直跳了三尺高，連推帶駁，把個老娘姨直揮到門外去。一邊招呼那丫頭：「去告訴賬房裏，明早叫她滾蛋！我不能用這個神經病！」

珍小姐使勁地關上門，倒在床上。呆呆地看那枝筆，眼淚落下了。但忽然一轉念，興奮地跳起來，自己對自己叫喊着：「這是流淚的時候麼？！我把上作忘記了麼？！」

珍小姐抓起一枝毛筆又去寫信！

第二天睡到十二點鐘，珍小姐一睜眼，就又大嚷着：「娘姨！娘姨！」

可是娘姨沒有來，丫頭却進來了：「小姐，娘姨已經回掉生意，走了。」

「哦！」小姐這才想起昨晚的事。

「什麼事，小姐？」

小姐還想複看一遍昨晚寫的信，向桌上一指，「信拿給我。」

丫頭却拿了那個慌里慌忙的破爛信封遞過來。小姐接到手裏，就要摔掉。但忽然注意到信封上地址，不由叫了一聲：「哎呀！」

當珍小姐再抓起昨晚寫的那封信一看，兩隻手都顫了。全身都洩了氣似的癱倒在床上。不能相信地低聲問着自己：「他是她的兒子？……」

珍小姐腦子裏的東西都勾滅了。兩個同樣地址的信封跌落在地板上。

答鹿地君

適夷

在本刊第六期上發表了鹿地君給我的一封信以後，在友人們的談話中，認為鹿地君對中國文藝運動不免有隔膜的地方。本來因為信中所指摘的是關於中國文藝批評一般的問題，我覺得不必由我來發表意見，正和鹿地君的推崇相反，我絕不是一個文藝批評者，更談不上「嚴肅的」。尤其是對於鹿地君所涉及的幾個基本論點，雖然鹿地君非常誠懇地給了我許多指教，其實原則上也很少不同的地方。倒是因為鹿地君對於中國文壇的理解，是足以引起問題的。但問題既然由我發端，我就不得不再一次冒昧的述說一點粗劣的見解。所謂再一次，實因我在給胡風兄的信中提到的一點，也是憑着直覺隨意寫上的，例如用語的欠當，以及對吳組細兄的意見，事實也不是全部同意，這些地方，深深感到自己態度的太不嚴肅，但大體上看，我還覺得自己這短短的幾句話，並沒有把它全部取消的意思。

首先，我個人對於鹿地君那樣坦率的態度，感到非常欣快。中國文學理論大體地說的確是落後於現實的，但它有着它自己發展的道路，它的特殊性，這是非深刻地明白中國的現實環境便很難了解的。例如「舊形式」採取問題的重新提起，這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是「理論的落後」，但我們如果深入探討這所謂「舊形式」的含義，便會知道這問題中提起，是新階段文學的必然的要求。

五四以後的新文藝的建設，從「舊式文人和官吏書生私有玩弄物的舊文學」，解放為「活的民族的語言藝術」，這中間已經留下了不少的輝煌的成績，我和鹿地君一樣，是完全承認的，而且我和我們不少的友人們，也決不如某些人似地在焦灼著「偉大傑作和巨匠之還未產生」，相反的，在短短二十年的歷史中，已經有了魯迅，茅盾那樣巨大的成就，已超越了有四十年新文學史的日本，我們不能不感到榮幸。但是並不因此，就可以抹煞文學的大眾化的問題。看着那些滿坑滿谷的新文學作品吧，他們和大眾的緣分是淺薄的；爲着他們要「美」，要描摹複什的心理，纖細的神經，他們在毫不顧忌地使用早已在口頭上失去了的死的語言，爲着他們要新，要表現微妙的情感，新奇的事物，他們又毫不顧忌地使用不是民族的而是異族的並未沾染於中國人口上的文法。無論在主觀上，在作品內容上甚麼地企圖接近大眾，而事實却在處處地忽略大眾。鹿地君恐怕不會想像到，全中國一共有多少新文藝的讀者，除了幾個主要都市外有多少地方可以買到新文藝的讀物，一個寫作

者的生活困苦到甚麼的田地。自然，這種現象在一天比一天的改善，然而爲着更迅速更廣大的推進道改善，難道不值得我們文藝工作者來加以反省麼？這種反省是有的特別是由日帝國主義的積極侵略，民族解放鬥爭日益高漲擴大文藝運動的要求日益熱烈的六七年以來，大眾化問題的一再提出，可是這反省的具體表現。文藝大眾化的問題所包含的自然還更廣大，但作品的大眾化，無疑的是其中心問題之一。使作品大眾化，主要的自無如鹿地君所說有賴於批評家的批評，介紹，指示它的優點，獎勵許多人去讀，然而批評家沒有權利使作者在執筆的時候，多多地記起他的讀者大眾麼？

事實是，像魯迅，茅盾及其他許多優秀的作者，他們的作品，是非常地意識着那些文化水準落後的讀者的。像阿Q，子夜，縱使它們所包含的是多麼複什，多麼深刻，然而讓水準較低的讀者來讀，也一樣的能够發生興味，雖然他們不能理解得深。中國有一句推崇好書的非常恰當的話叫做「雅俗共賞」，雖然雅人和俗人所賞不同，但是在一本好的作品中總使他們覺得有可賞之處。

因此我的意見是：並不是僅僅作爲政治的宣傳啓蒙手段，需要作品形式的大眾性，即使是爲了藝術創造物的質的提高，也必須注意作品形式的大眾性，形式的大眾性並不是限制形式的發展，而是相反地推進它的發展。我們知道大眾是富於創造性的，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就有着極顯明的例子，五言之演變爲七言，詩之演變爲詞爲曲，都是文人們的死板的文學模式，經過民間大眾的流傳，漸漸發生形質的變化，然後再從民間採入于字學中，在文學中造成新的變革的。

我覺得從五四以來的新文藝運動，對於這樣的工作，很少意識地去做，像採取民歌民謠，倒是治社會史的人在用一點力量，文人們至多當着有閒的玩意，很少把它們的優點吸收到新文藝作品中來。大部分的新文藝作品，却在無條件的模倣着西洋，西洋優秀文學的成果，我們應該多多學習的，但不是無條件的模倣。

我們所要採取的「舊形式」是什麼呢，並不如鹿地君所想像那些埋沒在故紙中，已經失掉了生命的東西的形式，而是爲大眾所熟悉，直到現在還活在大眾的口頭，浸透着大眾的文化生活，它的確是「舊」的，然而已經不是

那原來的東西，而是反覆地在大眾的流傳過程中吸入了許多新的生命的，那些東西還殘留着不少封建的毒素，然而也透露着大眾的生活和願望。那種巧妙的形象的手法，節縮的藝術的言語明朗性，趣味性，故事性等等，不值得我们感到驚異麼？像這樣的「舊形式」中的優點的採取，不管是爲了政治的宣傳的手段，或本質的藝術的創造，我相信是絕對不會「妨礙偉大的先輩們所建築的事業之發展」。像這樣的「舊形式」的優點的採取，決不是鹿地君所理解的「文學遺產的問題」，而恰恰是使作者離開了線裝書或洋裝書中的學習，把眼睛移到現實中，「從現實世界去學習」。

我和吳君的所謂「目前的需要和永久的基礎」，與鹿地君所謂「政治的應急的手段的藝術宣傳」，和爲「民族文化之向上」的「本質的藝術的創造」，我覺得完全是同義的，只是前者略略含糊而後者比較明晰，但爲什麼在我和吳君便算是錯誤的分類呢？鹿地君雖然不自認把這兩者作了「分離對立」，承認「有差別」沒有「對立」，而事實鹿地君還無形中還在把它對立起來的。

首先，我們把藝術作爲一種大眾的宣傳手段，這不是一方面也提高了

在太湖的山間

我們來自太湖的山間，在山間，出產着白乳的名漆，神奇的茯苓。在山間，透清的河流里一年不斷的滾動着黑激激的鉄砂……

當柔白的雪花飄落的冬季，我和同志們走進這山間，在一個山足下的湖濕的祠堂里住下來，像一羣逃亡的外鄉人。工作了三個月，我們離開了，走的時候是初春；春蘭在山崖間吐着幽香；不知名的紅花開遍了山野；黑色的蝌蚪擺着小尾游動在田池里……在村邊，農婦們流着眼淚送我們女同志的行！

「你們好人呀……捨不得你們！……」
但我們無情地踏着挑夫們的足跡走遠了，農婦們消瘦的身影隱落在山林後。

太湖的山間是豐美的：在春天，農家的竹林

藝術本身的戰鬥力量？提高藝術本身的戰鬥力量，難道不是本質的藝術的創造工作和建設工作？而且丟開了廣大的落後的部分，不能談更高的民族文化藝術的創造建設問題，我不相信有任何一種崇高的藝術，是脫離了大眾的基礎的，如果有，那只是宮廷或書齋里的玩物而已。「政治的應急手段和民族文化的向上」我覺得還是分不開的一件事，例如我們抗戰的文藝宣傳是政治的應急手段，同時也是民族文化的向上，使從來沒有接觸新文藝的人接觸了新文藝，這不是民族文化的向上麼？

而且不單在我給胡風兄的信中，和鹿地君的談話，從沒有主張過要把我們已有的努力一起拋開，而專門作宣傳應急用的文學樣式，我所謂「新的大眾化的文學樣式」是僅僅指這點來說的，我相信在今日的中國，就是現在在埋頭寫「通俗文學」的作家們，也不會有這種意思，倒是有一部分的文藝工作者，對於那種爲大眾化的堅苦的努力，加以蔑視，儼然以爲「我的使命」——是高級藝術」。我覺得對於這種關門的傾向，是應該糾正的，因爲大眾化並不是局部的問題，即使是在幹「高級藝術」吧，也總得多尋找幾個讀者。

五月卅一黎明完

力羣

里跳出了肥碩的愉快的嫩筍；活潑的小牛奔鳴在茅簷下；山坡上伏蓋着豌豆的綠色……

——可是農民是消瘦的。
在山間，農民們帶着一副憂鬱的臉，小孩子頭上生着癩痢瘡，臂上長着黃水泡，黑色的跳蚤在他們的身上爬着。這些就是他們的可貴的財產了。當落着雪的寒夜里，他們燒焚稻草煖身體，爲的是單衣破被抵禦不住凍——嚴寒的奇虐是可怕的。

他們的知識是怎樣的的底下呀！不曉得敵人的飛機是怎樣的，敵人的國旗是怎樣的。但他們最歡喜聽我們唱救亡的歌——

「先生們，再唱一回吧，怪好聽！……」
在太湖的山間，紳士們最關氣，地下鋪地板

，屋里擺沙發，他們的財產真是多，山坡是他們的，漆樹是他們的，茯苓是他們的，農民在河里掬下的鉄砂也賣給他們了……

在山間，區長老爺吃得非常胖，睫毛下藏着一雙深謀的眼睛，酒味時常從他的嘴里吐出來。誰也知道他和紳士們是一黨，辦救國公債和徵兵的事，他們弄到許多錢，可是他對消瘦的農民說：

「我們們做事憑良心，你們爲了國家多出力，我要給你們立一塊碑。……」

我們和聯保主任很熟悉，聯保時常在他自己的家里，縣里的佈告發下來，他開在抽履里七八天不去貼。酒味也時常從他嘴里吐出來……

我們來自太湖的山間，在山間出產着乳白的名漆，神奇的茯苓。在山間，透清的河流里一年不斷的滾動着黑激激的鉄砂……可見紳士們是肥胖的，農民們是消瘦了！

生命的戰鬥

侍桁

(一)終日勤勞尚不得溫飽的農民

我以為，在抗戰期間，為完成全民動員的神聖使命，較之民衆的組織與訓練，更需我們急於努力的，是農民負擔的減輕與生活的改善，而所謂改善的程度，也只是要那些勤勞而正直的農民能夠得到一個溫飽。

當廣大的農民日常生活總在饑饉荒荒的時候，想啓發他們的民族意識而置力於神聖的抗戰，縱非是絕對的不可，也實在是一件極困難的事。

以我最近巡行過的淮上及皖中各縣的農民生活來說，自然比起豫北淇縣一帶在去冬更便只能吃麥苗的農民生活，是強得太多了。然而，他們的過重的課稅，以及在戰時增加的新的負擔，是足以破壞了每一個勞苦的農民生活。

根據廿一集團軍政訓處派出的在霍山縣工作人員今年三月間的實地調查，霍山縣的每一個個農，其負擔的課稅總有十多種，除去什麼田租，地租，押租以外，還要聯保壯丁費，聯保辦公費，縣常備壯丁武裝經費，倉儲稅，建倉費，學生九五稻，臨時壯丁訓練費，臨時伏役費，臨時雜費，征兵費等等，所以那個誠實的報告者，在他的詳細調查表的後面，不得不加上如下這樣一段的說明：

「霍山縣田地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地主擁有田糧百石至千石，即連山場亦均在地主之手，因此佃農約佔百分之八十以上。

「設一農民按能力耕種七租田二石（約十畝），年產穀約廿四石，付地主課稻十四石，付學校九

五稻七斗，付倉儲稻七斗，付縣壯丁經費四角合稻八升，付聯保壯丁費和辦公費每月一角五分全年計一元八角合稻三斗六升，除此只餘稻八石一斗六升，如家有妻子兒女四人，就不能吃飽。而況未計入之負擔尚多，均一一加在農民身上，所以他們鬻首亂衣，過着非人的生活，以前山中竹木可以外運，扛運竹木，以求補助；現在竹木停運，農民苦況更不堪設想。現在農民吃玉蜀，不去粗皮，而且有百分之無鹽吃」。

霍山或許是一個窮地方，但它的農民生活的水準也不見得更低得太多；在一般農民大都喂不飽肚子的時候，你對於他的宣傳是很少能聽到他的耳朵裡去的。

我們常抱怨農民無知，連愛國的觀念都沒有；可是我們不能反問一句，他們為什麼要愛國呢？對於他們，縣政府或甚至區署，就是國家的代表了，可是這些衙門，除去想法勒索他們之外，對他們是從沒有施行過什麼恩惠的。在他們的簡單的頭腦裏，這個國家的代表，簡直是一個薄惡的吸血鬼，憑那一點可以對他發生愛情的關係呢？

然而，事實上，這些農民，自從抗戰開始以來，是比任何大城市裏受着國家的恩澤的市民們，都盡了更大的義務，出了更多的努力。他們當伙子，挖戰壕，破壞及修理公路，受徵兵吏的勒索，贖買救國公債，一旦砲火打到他們的家鄉的時候，他們拿着一支紅纓槍便在火線上衝鋒。他們對於國家總不能不算是盡了他們的天職吧？但是國家對於他們

的好處是在那兒？

我們且莫談組織民衆的原則上的大道理，就以人類的憐憫心來講，我們不該喂飽了這些在民族神聖抗戰中盡了那麼多的義務的農民的肚子吧！要想真實地作到民族抗戰，不先想法減輕了農民的過重的負擔，使他們得到溫飽的生活，這個偉大的口號是斷然作不到的。

(二)請纓殺敵等候着招安的土匪

剛剛踏進了安徽的境界，就聽見關於土匪的傳說。一個汽車的司機講述着他遭遇過的實事：

四輛大汽車滿載男女老少的難民，和難民的財物，從皖省阜陽縣開往河南的鄭城，可是在中途遇匪了，土匪有五六十個，因為正當嚴冬，都是打扮得奇形怪狀，有的身上披着紅紅綠綠的女人皮袍，戴着鈕扣，有的拿西裝當作馬褂穿，也有的還只穿着又短又瘦的單大褂，總之各形各色都有，他們將四輛車子裏的財物搜索個乾淨，凡是值錢的都抬走了，可是還給每一個人留下足以支持路上生活的費用。難民裏一個伶俐的小女孩子，認準了土匪頭，走過去伏在地上就給佈磁了一個頭，土匪頭很歡喜，又從那已經沒收的法幣中，數出了四十元，給那個女孩子算作賞金，最後土匪頭還對着幾個司機說：

「我們曉得前方在打日本鬼子，我們不願再作這種強盜生意，已經和某某司令接洽過好幾次了，他們也答應把我們招安了去，可是等在這里弟兄們要吃飯的……」

我們時常聽見人們講述土匪殺人放火的事，於是對於他們形成一種恐怖的觀念，實際上他們是很合乎人情的，除去有私人的仇恨的例外，他們是絕不輕易殺人。而且這次神聖的民族抗戰，很能激動起這般強盛的天良，他們大都願意到前方和敵人去死拼，遇有機緣便請求招安。當然這事不能就着做是土匪的民族意識的覺醒，但至少我們可以看出他們並非是甘願作土匪的，而且從此也可以知道他們時時刻刻在尋求那可以使他們重新作一個人的機會。

安徽的土匪大概是不不少的。就在新改爲省會的六安的附近，都時常發生搶掠的事。

不過，這些土匪，若根據人們的傳說，是非常可憐的，當他們搶進一個人家裡去的時候，連破衣服，被褥，以及一塊鹹肉都要帶走的。

他們和駐在這一帶的第五路軍的情感很好，因爲在北伐的時候，第五路軍會經過這道里，而且在一般民衆的心裏留下一個極好的印象，不久以前，有幾個傳令兵在途中被土匪截留了，解除了武裝，可是當土匪頭問明他們所屬的軍隊，說一聲「原來你們是李宗仁的隊伍」，便又將原物奉還，還對他們道歉，如果那幾個兵士不是第五路軍的，恐怕連性命也要賣在裏邊吧。

第五路軍的官兵也並不是完全沒有被土匪搶掠過，但在搜腰之後，土匪還像講演似地說明他們非搶不可的道理：

「我們曉得不應該搶掠你們，因爲你們正在爲國報效，可是你們被搶之後，還有你們的上官爲你們補充救濟，而我們却除此之外沒有旁的辦法的。」

土匪的人情化以及對軍隊的友好，引起了招安

土匪的呼聲，而且有幾百土匪，確實已被收編了。

當我停在舒城的時候，聽說在東關外正駐有新近改編了的兩百土匪，我認爲這是和他們接近的一個好機會，走去訪問了他們一次。出頭和我談話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從前的隊長；他身上穿着的黃色制服與他那靈活的面孔，看着很像是上海的一個有訓練的工人。他不大認識字，看着我遞給他的那張名片發愣，不曉得我究竟是作什麼的。我單刀直入地提出幾個問題，他答話的時候羞澀得像是一個鄉下的大姑娘，偶然若從我的嘴邊溜出「土匪」這兩個字來，他的神經上就感到一陣刺激，在他們羣中，「土匪」的代名詞是「這些英雄們」！

我問他，爲什麼要做土匪，他說是被壓迫的，例如，他自己是因爲賭錢被捉，官家勒索過甚，就逃走當匪的，此外還有因爲憤於徵兵的不公平或是被人誣害的。你們也殺人放火不？——不，人都是肉長的，殺人作什麼，搶幾個錢還不夠嗎！你們的子彈那裏來的？——買來的，不過比旁人買的貴一倍。向誰買來的？——自然有地方好去買的。你們的人怎麼會漸漸多起來的呢？——在那一家裏偷住一夜，那一家就算加入了，因爲他不加入，官家必說他通匪並加以嚴辦的。你們沒有被官兵剿過嗎？——剿過的，可是他們連我們的影子也找不到。這次你們是自動請求招安的呢？——是的，國家到了這種地步，還要當匪就太沒有良心了。你們能够上前線打仗嗎？——這再看吧，我們不能先吹。

最後那經手收編這些英雄們的高隊長告訴我，他們簡直像是一羣小孩子，總是非常興奮地在談論着打日本鬼子的事，時時刻刻都摩拳擦掌期待着上前線去。

我忽然想起在平漢前線談到遊擊隊時一個參謀

對我發揮的議論：

「老百姓組織的遊擊隊，光會吃大米飯；土匪倒是能打的，然而土匪可是好玩的嗎？玩土匪就像玩火一樣，總有一天會連自己也燒着了了。」

我沒有見過很多的土匪，所以我不敢驟然判斷這個參謀的話是錯誤的。不過我所見到的這些土匪，不能比做火的。他們在未迫成當匪之首，何嘗不是善良的農民。

當過一個時期土匪的人，也許會養成一種不容易管轄的性格，但這並不是沒有補救的辦法的；最基本的一個原則是，要設法獲得到他們的完全的信任，而同時也能够完全地信任他們，改編過的土匪而終於又嘩變了的，大抵都是因爲雙方沒有完全的信任的原故。

在抗敵的前線上，這些誇耀殺敵等候着招安的土匪，如經過一番較好的訓練，無疑地是可以成爲一支生力軍的；反之，若是唾棄了他們，或是只知道他們使用高壓的手段，他們將會成爲極大的惡害的吧。

(三) 赤膊在火線上作戰的紅槍會

在善良的農民和被人想像成極其兇惡的土匪之間，官家雖認爲是非法的而實際上是在存在着的一種農民的組織，便是紅槍會。

馴順的農民或是死守着家鄉或是作了難民，強暴的土匪也只有在等候着招安，真正在前線上和敵軍死拚的，現在只有紅槍會。

紅槍會的種類很多，只淮上這一帶，就有什麼「紅纓會」，「黃纓會」，「大刀會」，「神機會」等等的分派，不過名稱雖然不同，其組織的性質與號召的口號都是一樣的。

每一個紅槍會的會員都相信自己承受着神保

佑，鍊成一個鉄肚子，不怕槍彈；他們每逢準備作戰，各人吞下二錢硃砂和老師爲他們畫的符，於是便像狂人般拿地拿着一支槍，攤上火綫上去。也許是爲了表示他們的英勇，也許是爲了試練他們的鉄肚子，他們都光着膀子，若據善良的農民的報告，當他們赤膊而紅着兩隻眼睛，人山人海湧而上的時候，遠遠地看起來，簡直像是一羣野獸，神鬼看了都要怕的。

這是不難想像的，當人爲憤怒的火焰燃燒着而準備拚命的時候，再加上內心裏迷信的神力的支持，人確實是和野獸沒有什麼區別了！

所以第一點我們必要闡明的就是紅槍會的這種迷信的心理的要素，有人說，這是緣於農民的無知；但這話只有一部份的理由，因爲越是無知的人越愛惜生命，絕不肯輕易賣命的。要說明善良而馴順的農民，會被迫成如野獸般的發狂的理由，是非從其心理的分析着手不可。

上邊已經說過，農民大體是沒有國家的觀念的因爲農民從沒有感覺到過國家的恩惠；他們只有家鄉的觀念，因爲家鄉和他們自己的生存有着密切的關係，他們組織紅槍會是爲了保衛他們家鄉的和平的；而且非到與他們生死攸關的時候，他們不願訴諸於武力，平常他們使用這種武力防土匪，但也有把他逼急的時候他們用這種武力反抗地方的苛政，可是那也有一個限度，就是總保持着不致釀成大的事變。例如，他們曉得地方的暴虐是與縣長有關的，可是他們輕易不敢殺害縣長，只是拿皂隸或是聯保長來出氣，而且事過之後，他們總又把罪過推在某一兩個人身上，以表示他們自己是善良守法的。由這點可以證明，雖然農民有着紅槍會的組織，雖然每一個紅槍會的會員都相信有神保佑而且自

已有一個不怕鎗彈的鉄肚子，除去萬不得已爲了家鄉的生死存亡，他們的確確是再偷生怕死沒有的了。只當他們覺悟了「幹也是死不幹也是死」的時候，他們才從人的地步變成了野獸的。

因爲他們是這般執拗着家鄉而缺乏民族的意識，所以在最初他們並不怎樣地痛惡敵軍，他們把這民族的抗戰和過去的內戰取差不多的看法的。他們先是成羣結夥地逃到山裏去，躲避過一時的戰亂，希望敵軍安民之後再返回家鄉，然而他們的夢想終於被粉碎了，他們的房屋田產被焚燒了，他們的老弱婦孺被姦淫殘殺了，壯丁拉去當牛馬使用，就是逃到山裏去的，若被敵人發覺，用飛機炸，用機槍掃射，簡直不再給他們苟安偷生的機會了。

這時，他們才紅了眼睛，吞硃砂，喝符咒，光着膀子，拿着一支紅纓槍，人山人海地湧落到前線與敵軍死拚，他們並不是因爲迷信而拚命，他們是因爲非拚命不可而才迷信的，到了他們受傷陣亡

的那一瞬間，他們口裏說着：「啊，老天爺，是因爲我的心不誠，我才受了這樣的懲罰！」這話也只不過是用以慰安他們的靈魂罷了！

團結起來的農民在激烈的暴發中，其鋒是不可當的；但這個暴發點一經過去，他們又軟弱得像一羣綿羊一般了，只憑着他們原有的組織和敵人長期作戰，是一種極不可靠的勢力。而且眼看着這般可憐的農民只拿着一支紅纓槍便和敵軍的最新式的飛機大砲去死拚，實在是最殘酷不過的事，同時也是將最可珍貴的民衆實力糟蹋了，所以我們是必要想出妥善的方法，利用着這種原有的組織與抗敵的熱情，在可能的範圍以內使他們以最少犧牲來換取最高的代價。

因此，我的意見是，較之歌頌或宣傳民衆抗敵的英勇的事跡，更重要的是關於這些民衆勢力的實況的報告與研究。

四月廿三日於正陽關

文藝簡報

留滬作家有王任叔，王統照，景宋，鄭振鐸，夏丐尊，徐調孚，周予同等。景宋，王任叔，王統照等現正從事於努力完成「魯迅全集」之編輯與出版，周予同，鄭振鐸等仍在暨南大學教書。夏丐尊，徐調孚等仍在開明書店，此外，一部份留滬作家尙創立一文藝傳習所。

胡愈之最近由滬轉港來漢。據胡愈之談，一般留滬作家，生活尙不至十分窘迫，因幾家傾向較好之滬報如「文匯報」「大美晚報」等，其副刊均需要作家儘量供給稿子，稿費雖低（每千字約酬一元五角），但稿子則大有出路。

韓待彬已由徐州脫險來漢，在此間約有旬日勾留，即將赴東戰場前線繼續戰地通信工作。

何其芳在萬縣創辦「川東文藝」週刊，附於「川東日報」，每週出版八開一小張，用中國紙印刷，現已出至十六期。

中國文藝社現正積極籌備重慶分社，將由王平陵前往主持成立事宜。



廢墟之外

覃子豪

在彌濼的春雨裏
我步着祖國的廢墟

白骨掩沒在河邊的青草裏
無數黑色的烏鴉從那兒飛過

兄弟們死了

春草生了
烏鴉肥了

在這兒

春天沒有砲聲

沒有婦人和嬰孩底啼泣

沒有反抗的呼號

啊！啊！血啊

凝結在被轟碎的石上

廢墟上開着紅色的花

田隴上有幾個農民坐着

他們發出饑餓的叫聲

啊！去吧！饑餓的農民

這兒是焦土和廢墟

可是廢墟外已綿延着自由的烽火

向國民宣告 田間

抗爭下去，

活下去，

民衆！

民衆呵！

血腥的

旗幟，

已經領導了我們，

在自己的

國度。

在自己的

國度，

擦自己底鎗吧，

不要懶惰。

爲什麼吸鴉片？

我們要

我們要賭博！

爲什麼，

我們要憂慮，

我們要嘆息，

今天底遭遇？

——我們，

不能卑劣地死，

或者無聲地

受敵人

驅逐。

民衆呵！

不要墮落，

不要沉默，

不要自殺，

民衆呵！

戰爭下去，

活下去……

民衆！

雨 定雲才

早上的街市，怒吼了。

天很低，堆滿着陰雲。

隊伍拖着雄壯的歌聲。

熱烈地向前進行：

——啊，到公共體育場，

參加歡迎大會去，

歡迎世界學生代表，

歡迎我們親切的友人！

碧綠的廣場，

集合千萬個青年學生。

開會了——

音樂動人在奏鳴；

廣大的默哀，

遙向火線下的戰士致敬。

沉痛的演詞，

撥動着心底的悲忿：

……

啊，今天！

我們四萬萬人，

只有一顆心！

只有一條命！……

三個奇異的朋友，
(柯樂滿君 雅德女士 弗路德君)

用與我們不同的語言，

漲紅了臉，

給羣衆帶來了興奮；

……

大雨來了，

像奔落的瀑布向下倒傾。

但偉大的口號，

更激昂了

羣衆沸騰的響應：

……

千萬件溼淋淋的衣裳，

裹着千萬人的雄心。

在大雨中，

高舉的膀臂像是樹林，

羣衆最高的熱情揮舞着。

響着一個默默的聲音：

——代表感謝你們——！

感謝你們……

……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全世界被壓迫兄弟的鬥爭……

……

雄壯的隊伍，

拖着雄壯的歌聲，

像爆發的火山，

和着激打的雨聲，

在大地上狂噴！狂噴！！狂噴

……

——記五月十六日在武昌

中國學生歡迎世界
學生來華代表大會

檢 查

昨天晚上接到的消息，是今天早晨五點鐘開船。人們很早就起來，等著，興奮的焦燥的坐在自己的床位上，看著表上秒針的移動一直看到十點鐘，船才慢慢的開動。沒有一個人再能耐著性子守在房裏了。

看完了高聳的樓房之後，緊銜着遼闊的原野的邊緣上幾間矮斜的茅屋，北方單調的風景原沒有什麼值得奇異的地方。

船上的茶房變成我們的臨時指導者，差不多每一個人都要向他問一問塘沽的檢查是怎樣的嚴重法，只要他是一個肯說話而有着一個比較和氣一些的笑臉，他的四圍便會有很多的人在問著，聽著，這時他可以暫時放棄他的伺候客人的職務。我想別人也許，和我一樣，想從這些話里探求一些真實的和過去另外一些人們的話對照一下，來鑒定自己的生命吧！

塘沽，一排一排較為整齊的房子都跑過去，船也漸漸慢下來，終於掉轉了尾巴，靠在一隻木船做成的臨時碼頭。

岸上的農村，樹梢上飄揚著仇敵的太陽旗，勞動者吃力的向船上担送着笨重的煤和其他的東西。對於這，

蕭 無

人們不會再安閑的去玩賞，有的雖然也跑出來看一眼，然而那也會給船上人警告你一聲：

「要檢查了！看看自己的行李啊！……」

一個個愁眉苦臉的守在自己的床位上，彷彿大難將要到來一般。母親叱責着天真的孩子的吵鬧。老人喃喃的聽不清在誦讀着什麼，也許他在背誦動身前就預備好了的答辭的腹稿吧？當他和另一個人的視線碰到一起時，一個不自然的多少還含有羞愧似的苦笑，突然露出在那佈滿了皺紋的臉上，但很快便又消失了。這次，他索性更把眼睛緊緊的閉上，誦讀的聲音也更渾大了一些，給我聽清了幾句「天啊」。「天啊」的哀苦的聲音。

這樣拖延下去，足足有半個鐘頭，仍不見那想像中的可怕的仇人的降臨。能够這樣輕易的給我們躲過去嗎？究竟微弱的火焰又開始在每一個人的心里燃燒起來。

「也許不來了！……」
打破這沈默的局面的第一句話，所得到的反響也只有一顆新剪成短短的不髮的頭髮了一下。

我還很小的時候，忘了是誰和我說過一個猩猩吃猴子的故事。！猴子們在山中毫無拘束的奔馳着，玩耍

着，只要一聽到牠們的統治者猩猩，

怒意了。

的命令，便會自動的載着集束起來，排成一個整齊的行列，然後由那統治者來選擇。當牠看中了一隻肥嫩可口的猴子時，便拿一塊石子放在牠的頭頂上。這樣一隻，兩隻，……等到滿足牠想得到的數目，於是牠又再下第二道的命令，然後，那些沒有被圈定的羣衆便開始逃跑了。至於這些被

其實，知道躲不過去的人早已都站起來，剩下的，只有那瘦臉子細長身材的茶房，——那鴉片烟鬼，他還在有恃無恐的安閑的躺在牀鋪上。當他們發見經過兩次命令竟還有人不認真服從，好像感覺到一種恥辱。

決定了命運的猴子們，便由牠領到有水的地方去洗滌，去吃掉。有時，猩猩的肚子已經塞飽，而牠的食品還沒吃完，牠自己却要找一個涼爽或溫暖的地方去睡覺了，那這一羣被判決而未執行者的俘虜們沒一個敢私自潛逃，仍舊小心的，恭謹的，瑟縮的，捧着那塊石子等待着。這樣，也許一天，兩天，——直等到有了行路人從牠們身旁經過，狠狠的踢一脚，把那塊石子鏗然的落在湖底的時候，牠們才又復活在雲霧封鎖着的崖畔林間了。

我開始注意進來的這兩個人，他們一樣的穿着黑色警察制服，一個身量比較高大些，一個簡直渺小得可憐。覺得最厲害的就是那高大一些的，他的樣子兇狠，粗暴，像一隻野獸。

這故事雖說是一段神話，可是這時我們這一羣的命運又能說和那些捧着石子的猴子兩樣嗎可悲的奴隸的命運！

我因為處在首當其衝的床位，所以也受到第一位檢查，然而意外省事的看了一下便完畢了，我慶幸我自己的命運。

「起來！……起來！……」嚴厲的大聲的叱着。

箱子再也蓋不上，只好拿出幾件並不需要的衣服來；被子已經有一條給扔到行人道上了，不得不把他趕緊拾起來。在這個當兒，我正忙亂着整理我自己的東西，沒有餘暇再注意別人，可是當一個類似叱責審問的聲音傳進我的耳鼓，我知道事態是有些變化，擴大了。

跟着這威脅和侮辱的吼聲，已經有人立在我面前。

「這是什麼？……」

「起來！……起來！……」聲音比前一次又提高了一些，顯然是含有

我回頭去看的時候，給那高大一些警察審問的正是剛才和我說話的王。那警察手里拿着一個布包，我斷

定那是從王的行李中檢出來的。

「這是錢！……」

「什麼？……錢，……有多少？」

「一千多！……」

「你作什麼的？……爲什麼帶這許多錢？……」

「爲什麼？……有錢不能帶嗎？」

王很勇敢的反問着。但拍的一聲，一個巴掌打在他的臉上了，接着又是狠狠的一腳。

「哼有錢就不讓你帶！」

高個子警察驕傲的說着，把那已經解開的布包遞給他的同伴小人物，趕緊又忙着命令王把所有的行李打開。

小人物看了看手里的布包，好像不相信這麼多錢會是王所有的，用疑惑的輕蔑的眼光看着王說：

「你是做什麼的？……」

「我是念書的！……」

這回王答覆得很遲鈍了，一句話說到中途又說不下去，有時會使人聽不懂它的意義。

顯然他的答覆引起了所有同行者和船上人的驚異，所有的視線都集中到這個角落裏了。

這時，檢查者已經來得更多，這本來就感覺空氣不夠需要的房艙里也

更顯得窒息了。

緊跟着急促的脚步聲音出現在扶梯口的又是兩個人。前面是一個胖胖的穿着黑制服的老人，嘴的周圍圍着很濃厚的中國舊式鬍鬚，整個的面部爲了過多的肉的擁擠，眼睛和嘴都顯得非常細小。他小心的，匆忙的，跑下來，站在一旁，把後面的人的面容讓出來，那是一個兇惡的，忿怒的，好像一切現實都對他仇視着，而在急遽的圖謀着報復一樣。整個的面部都是黧黑的，才剃了去的絡腮鬍子仍然保留着那那青的痕跡，鼻子底下正中的部分也留着一搓剪得非常整齊，看去好像是牙刷似的鬍鬚，比起其他的部分是不相稱的怯弱而難看。他沒有走下來，便立在那樓梯的最後一級上，把整個的身子緊靠着那鐵的欄杆，充分的表示着他超越的階級和威權。

當他才一出現，我們已經斷定他應當是我們理想中最可怕的危險人物的長官。

高個子警察搶先指着王報告給他的長官。

現在我明白那年老警官是一個翻譯，這樣的正牌漢奸對我們當然不會發生好感的，當他和那危險人物談過一陣之後便指着布包問：

「這是你的嗎？……」

說話時的神情，露出一付奴才對付奴隸的兇相。

王忙着解那給麻袋包扎着而又縫得很嚴緊的箱子，似乎沒有聽到這句問話。

也止在幫着兒子工作着的老人，也許是爲了兒子不善於應付而露出一付抱怨的神情。這時像給他抓着一個良好的機會，忙着站起來，爲了過度的用力和恐懼，震動了顫動的嗓子，喘息着，喘喘的說着：

「是……是我的！……」

「從他那里搜出來的……」

高個子警察暴躁的堅決的指着王，他對老人的答話，很表示驚異。

「他……是我的……兒子！……」

「好，好，」年老的警官又轉向那危險人物報告着。

「這里是多少錢？……要說實話！……」

「是一千五百多塊，……詳細……零數我記……不清，……老爺！……您看那里……面……有一個紙條寫着……」

「你那里來的這些錢？……嘔，是，是，……你要說實話？……」年

老的警官和那危險人物同時用了不同

的官語說着話。

「我家里住不了，……那……那……那里土匪太多，……我把……地都賣了，……」

「不對！……不對！……要說實話！……」危險人物固執的嚴厲的斥責着，好像他並沒有注意老人的話。

「老爺！是……這樣，……一共是六十二畝多地，……錢……是存在交……通銀行……」情緒極度的緊張，聲帶也更加顫抖了。

「不對！……不對！……」年老的警官幾次傳達他的長官的話，都是很不自在。

「這里有……交通銀行的……」

「……」危險人物的面型更顯得猙獰可怕了，他好像有成見的認爲老人不尊重他們檢查的條件，於是很清脆的，他的手掌打在老人的面頰上了。

憤恨，恥辱，和恐怖釀成這異常緊張的空氣。老人更急遽的抖顫着。王還在解他的箱子，麻袋上已經給拆了幾個洞，大概父親受到的侮辱，他還沒有看見吧！

那忠於職守的小人物又開始搜索着茶房們所有的物件，我的箱子也就遭到第二次的檢查。

等我度過這危險，我回過頭來的時候，這老人的破檢查和被審問似乎

已經結束，危險人物一手攀着扶梯的欄杆做出要走上去的姿勢。年老的警官也正和老人說着：

「你們有這些錢可以在這里過太平日子了！還往別處去做什麼？」

「老爺！……老爺！……那不行，……我們是找我的女兒去，並不是逃難！……」

老人似乎察覺他目前處境的恐怖，臉上充溢着過分的悲哀和絕望，話說出來已經是帶着淚的聲音了。

「老爺！給懇求，……放……我們去把！……」

老人被迫的做出要跪下的樣子。

「你的衣裳，解開，看看！」危險人物像又記起了或發見了什麼的轉身來，說着生澀的中國話，跟着，他的黨羽又都跑過來踴躍的圍着老人和王。

大概在這父子倆的身上終於沒搜出什麼值得「立功」的東西吧，這一羣狼似的兇猛的人都失望的噓着氣，立在一旁，狠狠的向這父子二人盯着。

船房里顯得異常陰黯而窒息，在人們極力抑制着的呼吸中，只能聽到壓迫着示威的怒吼，和被壓迫者淒慘的無力的哀求，我們這時更不敢相信自己，——每一個乘客都有同這老人和青年同一命運的可能。

當和平的毫無抵抗能力的麻雀給

孩子們捉去的時候，任憑你怎樣示弱，怎樣表示服從，他們也會用自己的

暴力來處死你，可是，碰到他們玩得倦膩了的時候，也許會偶然一撒手讓

你飛去。那時爲了生的企求，就是給折去一隻腿或翅子又能抱怨誰呢！

老人的半個面頰被批打得紅腫着，但那也只等於麻雀的一隻腿或翅子，如果他們肯於因爲困倦而撒手的話

「你到底什麼地方去！……」

「我……我是……我去西安！」

老人遲疑了半天，終於顫抖的說出來

「胡說！要說實話！」

「老爺……我說的……是實話。」

我們應當感謝這老人的命運。——

這羣野獸似的仇敵，在盤問，侮辱，毆打了一陣後終於饒放他父子二人了，那危險人物招呼着他的黨羽，拋下了他們跑上扶梯去。

× × ×

等檢查完了，船衝出大沽口去，太陽已經在船尾巴後面落下去。

海鷗追看白雲翻舞着好像在慶祝我們重得的自由。

船房里開始議論和批評，不同的話從不同的人們嘴裏說出來，一直到我安然的睡着了。

抗戰文藝工作在邊區

之東

××兒：

荒漢的邊區，文化事業，較武漢是落後的多，這裏僅有一個印刷工廠，因此讀物的供給，只賴一些油印機取得，而邊區以外的刊物，又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輸入者亦寥寥。不過近來這裏的文化運動日益蓬勃，魯迅藝術學院的成立，各地文化人的密集，給延安市添上了一些新的空氣。

在這農作領導邊區文化工作者，有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糾合了全邊區的文化人，負責者是艾思奇與柯仲平。這個會的成立期間很短，但他們在邊區開展了許多新的工作，新文字促進會，世界語學會，戰歌社，民衆娛樂改進會，都是在他們推動之下而成立起來，曾公開舉行了新詩歌的朗誦，世界語研究班與俄講習班都在招生。最近，他們並開始搜集小調歌謠，已有四十餘首譜成了簡譜，添以新詞，唱起來很容易，所謂採用「舊瓶新酒」的形式而建立抗戰期間的民間藝術。他們並批判的接受遺產，而編製新的歌曲與小調。現在，又進行了幾種重要工作，一個是編輯「五月在延安」的集體寫作，一個是扶植各學校團體的歌詠戲劇等工作，現都已開始。

邊區文協除了以上諸項工作外，並組織了一個「抗戰文藝工作團」，主要工作內容是（1）建立各地文藝通訊網（2）搜集各地方抗戰的現實材料（3）有系統的編寫文藝通訊報

告（4）搜集各地民間文藝（5）攝影（6）文藝的宣傳工作。這個文藝工作團，將分組前往戰區及各地工作。第一組已經決定五月十五左右啓程，工作區域是包括西戰場的山西綏遠河北等地，他們將越過長城，穿過火線，深入敵人後方，以至北平附近。這種偉大的工作，把中國抗戰的壯烈事蹟，記入史詩，是一種有意義的事情。

第一組的組成是劉白羽，林山，歐陽山尊，汪洋，金肇野五人，其中包括包小說家，詩人，戲劇工作者，攝影者，新聞記者。這次成行，在十月多的抗戰中，還是第一次文藝工作者有組織的赴戰區工作。因此此間人士對他們是相當的注意。文化工作者在十一日晚聚餐餞行，幾個日本朋友也參加了這次盛會，他們歌唱着送別曲，並在出征人的紀念簿上留字送行，茲譯一段於後：「君等赴前線，殘留在後方的我們是何等的羨慕呀！想起你們離延安，到那遙遠的山西，河北，山東去，我們覺得自己彷彿是被遺留在後方呢！等待着那能够再會的一天吧，盼望諸君留意健康，並視努力奮鬥！」——林井四郎。」徐懋庸也寫了一首詩送行。

朋友，這裏的文化運動確在漸漸蓬勃起來，像春天一樣，都在生長起來了！不是嗎，文協最近還要有些人到各縣去搜集歌謠呢。在各種工作有些成績時候我再繼續報告給你。謹敬民族解放的敬禮！

關於抗日三字經

老 向

在鄉下曾聽得一位老先生批評新興的國語課本說：「小孩子讀些『大狗叫小狗跳』，學些『吃牛奶玩皮球』，實在沒有背誦百家姓有用。孩子長大了作個小生意，寫寫流水賬，揭曉欠錢五吊，寫成羊小元欠錢五吊。人家會說『更名猶可，換姓不行。』於是這筆賬便吃了沒讀百家姓的虧。」這些話雖不免偏激，然而未嘗完全沒理。他又說：「一班超西征，排在第五冊；岳飛北伐，反而排在第四冊。歷史朝代前後顛倒，實不如三字經那部小綱鑑，經史子集，次序井然。內容豐富，韻調悠揚，容易講授，容易朗讀。」這固然是「阿其所好」的論調，然而在今天持這種論調者還是大有人在。

在河北定縣作鄉村工作時，看見北街上有兩家舊書店，門前冷落，幾可羅雀，依我的推測早就該關門，然而沒有，它門竟一天一天的延續下去。細問起來，才曉得它們專靠批發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經那些落伍書籍生存着。不但是私塾裏用那些書，連所謂洋學堂也有採用作為課外讀物的。許多略識之無的鄉民進城買書的餘暇，往往買一本三字經帶回去，很少看見他們買一本商務書館的國語。

人類學者證明中國人並非不聰明，事實證明中國人最尊重讀書識字，最願意受教育，只是沒有機會或沒有力量而已。教育家把歐美最新式的方法已經搬進來，大眾仍舊立在教育圈外；寫作家已經有「汗牛充棟」的創作，大眾仍舊捨不了三字經百家姓。調唱的越高，大眾越不敢附和；不是不敢，而竟是不能。整個的文化與大眾脫了節，天空已經翱翔着飛機，地上仍舊有許多獨輪車在泥濘中掙扎。這個問題隨着神聖抗戰的展開而愈益明顯，愈益嚴

重。因為全面抗戰，必須全民動員。大多數人民沒有民族意識沒有國家觀念，這個員是沒法子動起來。為了啓發人民的抗戰力量，激動人民的抗戰情緒，全體文化人不能不担負起這艱巨的責任。文藝工作者也毅然把通俗作品當作一件最急迫最有意義的工作；因為只有竭力通俗，方能成爲大眾胃口所能消化的精神食糧。

抗到底半月刊出了四期的時候，我們覺得與許多其他的雜誌犯了同一的毛病，就是要給士兵看而士兵看不懂，要給民衆看，民衆不能看。結果，大部分只供都市中的朋友們或是不需要看的人們看。我們爲矯正這個錯誤，或爲彌補這個缺陷，第五期便編出「抗日通俗文專號」，抗日三字經便是這一期的一篇通俗文。

爲什麼我想起寫抗日三字經呢？因爲「三字經」這本「小綱鑑」，是深入民間的一種讀物。利用這個老牌的舊瓶，裝上「抗日」的新酒，是寫通俗文的方法之一。這樣，民衆也許容易接受。截至今日，已經證明這個方法有效，翻印這篇文章的，據我所知已經有十多處，我自己印的小冊子在一月期間，銷售了將近五萬冊。銷得多少，並不足證明文章的好壞，不過却能說明一般士兵與民衆所欣賞的是什麼。

單冊出版未久，有人爲作「抗日三字經補遺」，盛意可感。第二期抗戰以來，若干可歌可泣的材料，正在整理編排，不過四版是來不及補入了。又聞市場有某相聲家，把抗日三字經編成對口相聲了，還沒有機會去請教。

五月二十四日於漢口。

會務報告

總務部

(一)五月廿七，在本會，所開第三次常務理事會，商議定了的事：(1)會員間太少聯絡，有些人也許在納悶，到底會裏都辦了些什麼。其實呢，會裏久想舉行個聯歡會，報告會務，並交換意見。怎奈在武漢的會員約有百位，會場不易借到，而點心茶水也須用幾個錢。這就不易辦到，會裏債台高壘，省一文是一文，實在困難。可是，這種聯歡會又非開不可。現在想出好方法來了：到中山公園借個茶社開會，除了一點水錢，只須自備些餅乾與花生米什麼的；既可遊園，又可座談，且能省錢，一舉三得，故決照辦——五月卅一號就舉行。與茶社交涉，備辦食物等，統由沙鵬負責。(2)開過這次茶會後，當分組舉行座談會。座談會不宜人數過多，故須分組，在武昌漢口分別舉行。(3)一俟各機關補助費領到，各部都須製定預算，且添聘幹事，每日到會辦公。(4)金錢出入須由總務部經手，以期總賬清楚。(5)通俗讀物的審查，由通俗文藝委員會担任；審查後方可交給宣傳機關去發表。審查會由樸木天召集。(6)長沙文協分會成立會，指定郁達夫王平陵蒯夷胡鳳穆木天老舍蓬子前去參加；假若會裏找不出錢來，一切用費應各自去想辦法。(7)指定蒯夷盛成王平陵老舍到政治部催請批補助費。

(二)政治部第三廳在廿六日招待世界學聯代表，請會員們四十人去參加。四十封信都寄到會中，趕緊轉寄，可究竟太晚了，所以只去了幾個人，由馮乃超代表本會致詞。

(三)研究部主任郁達夫最近就到東城去調查，已決定再添請幾位幹事，幫助副主任胡風辦理一切。

(四)會中既依然兩袖清風，就不能添聘書記員，近來各機關紛紛來要各項表單，幹事一人，顧此失彼，於是第五期會刊就發不出去，請大家原諒。會員中有肯自動前來幫忙的，萬分歡迎！

園會

記者

——時間：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二時

——地點：漢口中山公園

——出席人數：（依簽到次序）堅伯 一文

邵冠華 潘梓年 孫福熙 彭懸 胡風 奚

如 宋之的 田濤 袁勃 臧克家 穆木天

侍桁 老舍 謝守恆 徐盈 朱民威 老

向 徐延年 趙鴻賓 阜東 魯彥 錫金

沙雁 朱愛華 朱振聲 蕭伯青 華林 端

木葉良 梅林 姚蓬子 蕭紅 艾青 胡紹

軒 鍾期森 程曉華 劉剛甫 吳淑予 陳

北鷗 盛成 紫墟 臧雲遠 張玉麟 王平

陵 當任俠 沙雷

這樣熱的天氣。連風都是熱的。

中午時有過空襲，剛解除後沒有多久，路上的

匆忙已恢復了，馬路的柏油融得軟軟地。碎石路更

晒得發燙。人們已從各方趕聚了來，進了中山公園

的大門，就找到茶廳，這才坐下來揩揩一身汗。茶

廳一會兒便坐滿了。除了通着陸路的一面有些假山

，茶廳是三面隨着水的；有人想到滕王閣和蘭亭，

確乎，在平時這是够熱鬧的雅會了！然而，今天這

裏的一羣斯文朋友，却不是專爲了來游園，是來這

裏有什麼事的。因之，並沒有什麼人提議賦一篇序

之類。

大家全談得很起勁，一張桌子圍坐上一堆人。

有的是多時未見的老朋友了，有的是剛認識不久的

新朋友又在這裡遇着，好，大家盡情地談一下。談

完了，又從這張桌子流到那張桌子去，再談起來。

來，來，來，我替你們介紹：這是某某，這是某某

；啊，你好麼？從這樣談開去，一直談到你怎樣

？我以爲這樣。

一位站起來報告了，大家才靜起來聽先。介紹

了在座的人，按着簽名簿點名，點到的便站起來，

讓大家聽個清楚，還加上一段說明，那幽默的嘴是

隨便編出來却讓人要笑的。說是這園會原是該早開

的，沒有錢，一直不能召開，今天的茶錢是祇收五

分錢一杯，便宜了一半，於是會開成了。這樣，一

直從會務報告到工作計劃說了很多。一下子他報告

完了，立刻就有人起來報告：今天日機來空襲，被

我們空軍在郊外迎戰，擊落好多架，三架已查明地

點，其餘還在尋覓中。大家興奮地鼓起掌來。接着

，便是許多剛從各地來此的人站起報告了，從東南

西北各方面來的人都有，有的來自戰場，有的來自

後方，報告得雖有長短不同，但是誰都留神聽，一

個報告完了，一個又接着，後來，不曉得怎麼一來

報告完了，於是大家又開始了隨便談，喝一口茶，

嗑一顆瓜子，或者搧搧扇子，談得又很起勁。

高興去游一游園的也就開始結伴去游園了，三

五成羣地，因爲人多要是結成大隊，便變成遊行了

。這三五一羣轉一個灣過來，又遇見那三五一羣了

，於是笑笑點頭再走，好在中山公園是很寬大的

。你高興走的話可以讓讓你去走。

有幾個來遲了的，也有幾個走遲了的，於是剛

好，大家再坐下來談談，談到傍晚才走。

這園會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召集

的第一次園會，協會自從成立以來，會務非常繁忙

，然而事情還祇是集在幾個人身上；要發動更多的

會員來加緊工作，會員間也須要經常有機會碰頭在

一起，這樣，協會便召集了這第一次的園會。

在這一天的園會裡，任務是圓滿地完成了的，

除了許多報告和聚談，研究部的工作的也要從此開

始了。

本刊啓事

★

本期因適逢端午節，印刷所停工，無奈延一

天，下期仍照期出版

★

本版已刊出到第七期，希望各地會員多多寄

稿，特別歡迎：小說速寫，報告，戰地通訊，地方

生活特寫等。還有各地文壇活動，也多多希望會員

通信報告。所有關於本刊及寄稿等，以後均請寄至

：漢口郵政信箱第一號抗戰文藝編委會收。

★

爲了要使這個刊物得以進步，所以特別希望

大家來一個批判，無論是編排，和內容，都願意大

家儘量的把意見寫來！

★

凡關於定閱或定購本刊事宜，均請直接寄漢

口交通路三十一號讀書生活出版社。

★

本刊每期均分贈本會會員，如有未收到者請

函索本會出版部。

報會會協敵抗界藝文國全華中

抗戰文藝

刊 8 週

目次 第一卷 第八期

- 文藝的「功利性」與抗戰文藝的大眾化
- 殺過單城集（報告）
在特魯爾前線（翻譯）
- 今日的鄭州與開封（前線通訊）
四川的文化動態（通信）
- 從「學院派」古典派形式主義講到目前的救亡歌曲（論文）
河邊草（歌曲）
- 孩子們到四川去了（報告）
- 詩二首
- 在傷兵醫院（報告）
空軍殺敵歸（沙塵）
- 抗戰文藝的題材（論文）
文藝前報
- 魯迅全集發刊緣起（特戰）

蓬子 張天虛 馬耳譯 李樞 宋之的 賀綠汀 聯抗 安娥 錫金 紫墟 豐子愷 沙雁 記者 臧克家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編輯者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抗戰文藝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

發行所
漢口 郵政信箱第一號

中華全國文藝界
抗敵協會出版部
（漢口永康里二十號）

總經理

漢口天馬書店新知書店
讀書生活社聯合發行部
（漢口交通路卅一號）

定價

零售 每冊五分
半年 一元二角
全年 二元二角

文藝的「功利性」與抗戰文藝的大眾化

蓬子

作家們大都厭惡文藝的「功利性」，便是今天，恐怕也還有若干作家抱着這固執的觀念罷。以為要是強調文藝的「功利性」，會使作品的質，也就是藝術性，逐漸庸俗化，粗劣化，以至於和現代的高級藝術脫節，把民族文化拉回到原始的階段上去。這是一條非常危險的，狹窄的絕路。

這所謂「功利性」，大致是指作品的大眾化，也就是今天懂得很熱鬧的舊形式的利用的問題。因為隨着抗戰的道路的艱難和困苦，需要源源不斷的動員更多的民衆力量參加到抗戰的隊伍中來，所以文藝作品所具有的宣傳教育的意義，也沒有比今天再明白了。差不多是無可爭論地，一個作家能夠在抗戰的炮火中發生巨大的力量的，也就是一個歷史上的最偉大的民族藝術家；一篇作品能夠獲得巨量的讀者並收到強烈的宣傳教育的效果的，也就是一篇不朽的紀念碑的作品。舊形式的再提出和再認識，是基於這樣一個急迫的現實要求之上的。

至於是否會把文藝或文化拉回到原始的階段上去呢？是否會使文藝逐漸庸俗化，粗劣化呢？雖似一個值得鄭重考慮的問題，其實完全是多餘的擔心。因為，我們今天文藝活動的對象應該不再是空口的，或紙面上的，而是切實實的從智識份子擴大到廣大的民衆，所以我們的作品，也應該首先考慮到是否被民衆所能接受。也許大鼓詞，山歌之類真是落伍了的破爛東西罷，即以藝術的武器價值論，也許只抵得上一把大刀，一枝土槍的效用。但我們今天要想以文藝來普遍的武裝我們同胞的精神，倘用所謂「歐化的高級藝術」，那會使他們看見了就要頭痛的。正像搬一輛坦克車之類的新式軍兵器送給一羣農民游擊隊，反而會使他們手足無措的對着發呆，而且實用起來，在他們，實在也沒有「一把大刀，一枝土槍來得便宜，有用。但是，倘能經過一個長時期的血腥的戰爭，那他們會逐漸感到大刀土鎗之類的舊式武器的不夠用，不中用，不能發揮高度的戰鬥力，而自發的生出一種要求學習軍兵器的強烈的慾望。在藝術作品的接受上也是如此。一開始便要一個農民接受巴爾扎克或左拉的作品果然近乎笑話，就是要他們賞鑒「阿Q傳」或「

子夜」也是一樣是看不懂的。但他們也並非沒有爲自己所熟悉所愛好對於自己很親切的藝術的，如我們大家所知道，在中國任何一個地域，都有從久遠以前流傳下來的和廣泛地流行着的特殊的民間藝術，像南方的彈詞，像北方的大鼓詞，都是和大家生活打成一片不可分離的，成爲多少年來慰撫大眾精神的唯一的文化生活，也就是多少年來教育大眾的唯一的武器。在艱苦抗戰的現階段，我們要以文藝的力量去提高廣大的落後民衆的抗戰情緒，首先要使我們的作品能夠接近民衆，不僅要使民衆看得懂，而且看了之後要有興趣。中國農民都會喝茶的，大都也能辨別茶味的好歹，現在倘拿一杯咖啡給他，不管他對咖啡廣告做得如何天花亂墜，在他恰似喝一杯苦藥那樣難受。而且，坐在一間積滿灰塵的破破爛爛的茅屋裏喝着「一杯咖啡實在也很不相稱罷。所以，利用舊形式決不是「阿其所好」的意思，更不是向封建藝術投降，反過來，正唯因爲只有通過舊的形式才能使民衆接觸文學，所以我們要從含有毒素的封建藝術中奪取我們的讀者，也應該盡量利用流行在民間的舊有的文學形式。

自然我們不能滿足於現有的民間藝術的形式，而且，有許多抗戰的偉大的場面，英勇的故事，也決非現有的舊形式所能表現的。同時，我們也不希望不願意我們的讀者永遠只會唱大鼓詞，看小曲，但這個問題是可以放心的。現在的許多作家和文藝愛好者，早先也不是跟着父母一起住在老舊的農村裏，在幼年時代也只能唱唱童謠，山歌，或看看傳說，小說之類。但隨着生活的變動，文化教養的提高，藝術的認識和修養的進步，一個農民的兒子是可以變成一個和封建勢力作殘酷鬥爭的新文藝作家的。現在擔心文藝大眾化運動的結果會等於新文藝運動的開倒車，實在太輕視了，甚至抹殺了大眾對於接受文學的進步性。

但是所謂舊形式的利用並非無條件的把所有的舊形式全部接受下來。有選擇，有改良，那些根本要不得的，只能助長農民的保守和頹廢的形式，我們不能隨便去上當的。我們所指的舊形式，是經過歷史的沖洗，至今還活在

民衆的口頭上，和民衆的生活打成一片的，含有強烈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的有生命的東西。也可以說，是民族藝術的一部份的精華。在這些朴素的，健康的形式裏裝上悲壯偉大的抗戰的故事，只有把中國的民族藝術提高到一個更新更高的階段，從抗戰文藝的大衆化的實踐中，一定能產生紀念碑的歷史的抗戰作品。

在這意義上去理解文藝的「功利性」，不僅是無可非議，甚至可以這樣說，評定一篇作品的藝術價值的高低，在平時就要看它對於社會的進步，在目前對於抗戰的幫助的「功利性」的大小。古代文藝是如此。現代文學也是如此。就以局限於士大夫圈內的中國舊文學來說罷，凡是能流傳下來不被時間所淘汰的，決不是那些單純的歌功頌德的奉旨文學，而是能夠與民衆的生活感情融合而且共鳴的，或者抗議黑暗政治的痛苦的，換言之，就是對於民衆有「功利」價值的作品。自然，在農民的意識被封建思想所麻醉着閉塞的過去的久遠期中，也有許多作品通過巧妙的技巧執行着封建教育的任務；就是在那些好作品中，也常常因為作者的思想感情被當日的社會所限制，多多少少也含有毒素在裏邊的。但是，過去那些惡劣的作品，或是好作品中的惡劣的部份，在保衛封建帝皇的寶座這意義上，却正盡了它最高的「功利性」。譬如像曾經風行一時的「毛毛雨」之類的小曲罷，對於民族的健康顯然是有很大的危害的；然而在危害民族的反革命藝術的意義上，它豈不是也具有很大的「功利性」嗎？新文學中最優秀的作品像「阿Q正傳」，「子夜」，所以被讀者所熱愛和崇拜，決不僅僅因為文章寫得美好，或人物事件描寫得深刻化，而是對於民族的獨立自由的鬥爭具有高度的「功利性」的緣故。當然，文章寫得美好，或人物事件描寫得深刻化，能夠抓住讀者的感情使讀者受到更強烈的感動，也就更提高了這作品的「功利性」。

作品的藝術價值與「功利性」正成了一個正比例。

所以，目前的問題並不是作家忘記了作品的藝術價值，而是，相反的，至今還有若干作家把作品的藝術價值孤立起來捨不得放棄。文藝大衆化的口號雖然響得沸沸揚揚，而且已被每一個作家所再認識與再重視，但實際還是像過去一樣停留在口頭上和紙面上，並沒有把抗戰文藝的種子真正散播到大衆中間。即拿像漢口這樣一個充滿了文化人充滿了文藝大衆化的空氣的中心城市來說罷，戲院子裏敲着鑼鼓演出給民衆觀賞的，也就是教育着民衆的，依舊是「六月雪」「蘇三起解」一類的靡靡的舊戲，游藝場裏依舊唱着「黛玉葬花」一類的憂鬱的大鼓詞，街頭的西洋鏡依舊拉着太平景象的「上海黃浦灘」的風景片。我們的劇人偶然借個舞台或場子玩一下抗戰的戲劇，但還正像大海中投下一粒沙石，是沖不起波瀾的，到了明天，民衆依舊津津有味地看着他的「蘇三起解」，聽着他的「黛玉葬花」。談到要用眼睛認的東西的情形是更糟。陳列在大書店裏的五光十色的抗戰讀物，是智識份子圈外的大衆所能看得懂，所歡迎看的嗎？我們沒有產生大量的抗戰的京戲，沒有產生大量的抗戰的鼓詞，沒有產生大量的抗戰的山歌小調，沒有產生大量的抗戰的演義傳奇；偶有少數作家鼓起勇氣寫一些舊瓶新酒的抗戰作品，也只能發表在給智識份子看的文藝刊物上，依然無法與大衆發生直接的關係。文藝大衆化運動至今還不得不痛苦的停留在座談會上，雜誌報章上。漢口這文化中心的都市是如此，在窮鄉僻壤的可憐情形當然更可想而知了。

作爲限制抗戰文藝大衆化的展開與深入的原因，除了作品的貧乏，抗戰文化至今還操縱在出版商人的算盤裏，更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商人爲什麼要印書？是爲賺錢。中國的大衆是最貧窮的，出版商人對於這點知道得很清楚。作家又是要拿稿子換錢來養活自己的，大衆文藝既不爲出版商人所歡迎，作家也就無法餓着肚子再認真的寫作了。要想通過出版商人來印刷大衆文藝的小冊子，在目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即使萬分勉強印了出來，顧客依舊是幾個人向愛讀新文藝書籍的智識份子，與真正的大衆毫不相干。要抗戰文藝大衆化的運動能夠真正深入到民間去，只有希望政府的文化當局能夠切實負起出版和輸送的責任。

目前的形勢是萬分嚴重的，文化工作也正是如此。要在抗戰的火線中樹立新新的民族文化，只有把文化的根苗深入到大衆的心裏去；同時文藝大衆化要從理論運動走到作品的實踐，在抗戰的炮火中也具備了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有利的條件。問題在於作家要認真的做工，能做到幾分就幾分的盡着自己最高的努力；而文化當局也一定要不再像過去那樣取漠視和旁觀的態度，把文藝大衆化運動看做一座重建民族文化的橋樑。

否則，抗戰文藝將逐漸陷入一個黑暗的牛角尖裏去，而一個復興民族文化的良機也隨之消滅。

殺過單城集

天虛

——魯蘇豫皖突圍記之一

受了昨夜亂子的教訓，師長馬上召集了高級將領講話，重新在組織上加了整頓和計劃：隊伍的序列也略有改動，紀律嚴厲地重新規定；組織上新添了游擊隊，敢死隊，準備隨時與敵人衝鋒肉搏，因為今天的環境更嚴重，要通過好幾處敵人設有配備的據點，預先佈置了火網，等待着我們再去進入他的八陣圖。我們爲了帶着幾門大砲，小路不能走。

但一直地，我們懷着勝利的信念，通過每個村落和每段路程；沒有敵人的蹤影，心裏却生出了些微的寂寞之感。

遠遠看見前面山墩上伏着一座巍然屹立的灰白碉樓，上面整齊地排着好像是人羣的影子，下面也好像有許多疏散的人影子在移動。這兒是被敵人佔據着的永城到蒙城間的交通道，沿途有日本式的破橡膠鞋，報紙之類，顯得是敵人不久剛由這兒通過，敵人有極大的可能在這兒設有配備，可是，我們一直通過了，高級長官們用望遠鏡中偵察了我們的民衆。

沿途來，所經過的村莊，人民是很少的，看見有這許多人影，大家心裏都感到十分的快樂。

走到林邊，民衆們搶着担了水桶到大路邊來笑嘻嘻的迎接我們，老少男女也迎上前來慰問我們，看望我們，我們答謝着，大家不像是素昧平生的陌路人，倒像是家中人遇到了遠年在外的子弟樣，熱烈，歡洽。

「老鄉，這兒沒敵人吧？」

「沒有，沒有，只是前晚由這兒路過，鬧得雞犬不留，可是已經去了。」

「前晚才走的嗎？」

「是的，前晚，老總，你們看，這田裏睡平了的麥子，便是他們人馬踐踏車子碾壓的！」他指着那兩丈多寬的倒下踏平的麥子，心痛地說。

「附近有敵人嗎？曉不曉得他們到那兒去了？」

「附近都沒有什麼，大約往蒙城永城去了！」

過了白善站，繼續前進，到宿樓時，天色將暮，由司令部傳來了命令，「休息待命！」

大家身子放倒後，便再也爬不起來，氣息奄奄的躺在地上或操場上。

「找房子，今晚就在這兒宿營了！」
這痛快的稍息，把大家的疲勞消除了，興奮地熙熙攘攘的找自己的住處。

地方小，屋子一會便被住滿了，我們選了一個曠場，向老百姓買了草，在地上就排睡起來。伙夫忙着爲我們燒稀飯，今晚得着這意外的甜美稀飯，得躺在這安舒的草上，在「不準點火」，「不準說話」的聲音裏，各人都甜美的睡去，幾千萬擺着的小村庄，倒成了風的世界了。

次日，天還沒有明的時候，殘月和繁星照着我們的前途，風穿掠着麥穗的拆拆聲應和着我們的脚步，直到東方現着曙光，映着朝霞，一會，火紅的日輪又在東面的遠樹叢中滾出來了，我們的長蛇序列，比昨天更爲整肅的前進着。許是爲了昨夜那多日不曾享受過的甜蜜睡眠和那頓稀飯，神氣特別振作。

太陽一會向雲層裏隱去了，隊伍中的空氣又凝滯起來。隊伍又像送葬的行列，拖着緩慢的步子，前面又在搜索了。我們的眼睛，不住的去打量前方踴躍在晨氣中的附近村落，迎在我們正面的就叫單城集。

「傳下去，成單行走！」

「傳下去，槍帽揭開！」

前面的隊伍停住了，槍聲由前面的村中清脆地突破着靜空響過來。

「傳下去，上刺刀！」

是準備衝殺的口令。本來是單行的隊伍，我們前面那徒手的行列就像泡到水裏的棉條一樣鬆。

「不要動！」

異常尋常的鎮靜，馬上，隊伍收縮了，像平時一樣的整齊。

前面的機槍掃射得十分猛烈。我們的敢死隊，突到村外的土壕邊，遊擊隊馬上分朝兩邊去佔領據點，後備隊躍躍待命着。

整個部隊在敵人猛烈的機槍掃射中，仍舊鎮靜的一樣。

「啊！瞧！我們铁的隊伍，铁的心，鎮靜極了！」

「是啊！可是還是受了敵人前晚的教訓，否則這時亂起來可不得了！」敵人的機槍由前面村子裏掃射出來，擦着麥穗，達姆彈的子頭，在我們

的耳邊和頭上炸裂，

「就地坐下！」

我們靜靜的坐在麥田邊，看着前方的動靜。

敵人的炮火太猛了，把我們的敢死隊箝制在村外。在這時，如果前面支持不住，要是我們退後一步；或者是我們附近這師部直屬單位，全是赤手空拳，又沒有火綫經驗，假如一亂，影響前面的進攻力量，我們會受到不可想像的犧牲。我們就要讓自己的人馬踏踏死，讓敵人騎兵步炮兵殲滅。

敵人的火力十分兇猛，前面吃緊得不得了，我們是要由此殺開血路衝出去的，可是我們的敢死隊連村子也不能進去。

突然，張師長甩着小步小步的外八字步，沉着從容的由後邊趕上前。

看見張師長出現了，馬上覺得什麼都有辦法了似的安心起來。

右翼火力緊急，師長走到右翼去；中鋒有些動搖，他又跑到中鋒；但左翼給敵人的炮火一壓，無可奈何的往後紛紛退下了，師長又趕到右翼，指揮督率。

「傳下去師長命令，輕機關槍完全跑步，到前面來集中！」

這命令像一陣急風，迅速地往下掠去了。

機關槍手一個個由前面跑着步趕上來了，更爆烈的聲響在前面漲了起來。

敢死隊在我們集中機關槍的火力掩護下，由敵人的火線裏衝死衝進去。佈置妥貼的火線，敵人的陣綫一些兒不會為我們的威力所壓服。可是，我們急於要趕路，急於要衝出啊。

「傳下去！師長命令，迫擊炮跑步到前面來！」

在前面緊急的炮火聲裏，就擱了幾分鐘之久，弟兄們顶着迫擊炮機件和砲彈，一架又一架的跑過來了。不多會，開始射擊的轟轟聲響，立刻鎮壓着每顆扭驚的心。

「重砲到前面來集中！」

「重砲到前面來集中！」

又是一陣電流樣的嚴厲命令，一直往下響去。這是說明了敵人不是少數攪亂我們的，而是有計劃地阻止和殲滅我們的了。

當地的老百姓說，敵人昨夜才來，先頭有一營騎兵，還有許多步兵砲

兵。

我們的重砲一陣陣朝着敵人的方向痛快的發射。

「殺！殺！殺！」

衝鋒號聲裡，殺聲帶着塹邊的戰士們，衝向村子裏去了。

「起立前進！」

前面的隊伍前進了，我們也跟着隊伍躬着腰，避開敵人的槍彈向前移動我們的脚步。

「好！打得痛快！」前面一位指揮官笑嘻嘻的過來。

「打退了麼？」

「退了點，還有向後退的模樣？」

「有多少敵人？」

「老百姓說一營騎兵還有許多步兵和砲兵！」

「難怪砲火這樣猛烈。」

「方才危急了一下，敵人的機關槍在棚樓上發射，師長在前綫看察敵情，用電話指揮着砲，正正中在棚樓上，把上面的敵人打得和機槍一起，粉碎的肢體飛起幾丈高，我們趁此一個衝鋒，就把敵人退打了！敵人死了兩百多，傷了許多，我們還繳得三十幾枝三八式步槍和兩挺輕機關槍。」

我們的隊伍向村中推進，把後衛撥出兩營各向左右方去佔領兩旁的村莊。我們走到離村子百來米遠的一座石橋邊停下，一條小河，橫過了橋，由東往西直去，清清的一灘溪水，各人爭搶着打了飲。我也痛快地喝了一飽，和大家在塹邊隱匿起來，覺得單純地聽着前面的槍聲也怪無聊，便想起自從突圍，已好些天沒有工夫和機會洗臉了，臉上不僅可以搓得下黑條，用指甲一刮，可以刮下許多方塊的黃色皮膚和汗泥的混合物，便就着這清徹的流泉，把汗巾拿出，借了洋鹼，痛快的洗了個臉，一下子覺得連神氣都清爽了許多。

敵人讓我們一氣殺退了兩個村莊後又停住了，一會，砲火又緊急起來，他們的重砲，也往我們這邊拚命的發射，大約是探查我們的砲兵陣地，在我們遠遠的後方，連續的飛揚着塵土，當砲彈飛過我們的頭上時，尖銳而響人的叫嘯，如果是初上陣聽着，一定有幾分懼怯，但在我們此刻，每個人談笑自若，毫沒有覺得自己是淹沒在大砲飛機的火浪中。

我們轉過右邊來，那兒是一個蘆葦，前面也有高地，可以阻攔敵彈，同時可以避免敵機的偵察。

在蘆葦裏一直聽着砲戰，前面單城集的村子雖然讓我們佔領了，但兩個機關槍陣地還沒奪下，敵人的流彈，往我們這邊掃射，把我們四圍的塵埃，一團團的打了飛起來。有幾個同志想檢到剛才的橋下去，但這時是死也就該鎮靜的在當地，因為只要有誰移動，就足以牽動前線，

敵人由遠處發來的大砲，拚命地往我們部隊遠後方發射，找尋我們的砲位，他們再也不想不到我們的砲位完全移向前方來了。一陣亂射之後，又縮短射程，向我們一線的左翼方面連續射來，那兒的馬匹受了傷，拚命的跳亂亂叫起來。

我們想，他可能將口徑稍稍一偏，那蘆葦蓬就是我們現成的墓地。

敵人用汽車又載了援兵，敵方的火力加緊起來，我們要十分勉強的衝殺過去，會受到不可避免的犧牲，敵人是以待勞，敵人可以繼續再增兵，我們是成了十萬大軍的總後衛，我們的目的，此刻不在戰鬥，而是如何的把實力保持到新陣地去，完成我們移防的任務。

「節省彈藥！」師長的命令來了。

迫擊砲彈是士兵和各單位的人員分了拿着的，沿途又遺失了些，此刻它們成爲我們的生命的保護者。

由這兒即使突過去了，不遠的前面就是淮河的支流。老百姓說：坦克車就在那面，因爲由這座橋上過不來，如果我們由此強衝，敵人在對面據守，將需要相當的犧牲。

師長決定了節省彈藥，堅守着我們奇巧的陣地，準備到夜裏撤退，另外找路子通過，窺西南。由嵩陽方面到亳縣去與我們的軍部和友軍匯合。

敵人的槍砲聲從早晨八時開始的，一直不停的響到傍晚，由一營人做掩護，掩埋了屍體，挖掘撤退壕，担了傷兵，我們隨大隊順了偽裝過的新挖的壕溝，分道退出，往西南，由着幾位當村的老百姓，把我們帶着走上岔道。敵人爲了我們的猛烈進攻，也不致再有企圖，一個大危險算又這樣勝利地結束了！當步槍，機槍，還有一個據說是長仗的穿着軍衣的俘虜通過我們的行列時，大家不禁興奮歡叫起來。

一九三八，六，六日寫於漢口

在特魯爾前線

馬耳譯

下面是一個西班牙的救護隊士兵寫給世界語雜誌訪人民陣線 (Popola Fronto) 的一封信。該誌在西班牙戰時首都瓦倫西亞出版。這封信發表于該誌本年二月號。

譯者

親愛的同志！祝你們健康！

我現在生活得很好，很愉快。你們的包裹和信件都按時到了。我現在還不要冬衣，因爲這兒多得很。

今天我的工作比較少一點，因此我如約告訴你們一點關於我來到特魯爾的經過，以及過去幾個令人興奮的日子裏所發生的事件。敵人瞧不起我們的紀律，同時散佈了許多謠言，說是我軍缺乏勇氣。

在我和許多其他同志之間，是充滿了愉快和驕傲，因爲，我們用了自己的力量，把這個城市又從法西的巨爪下奪回來了。自由和正義，又從新到這兒來了。特魯爾比起我想像中的是更美了，更偉大了。然而可惜的是，有許多許多悲慘和受難的情景——成千成萬的婦女和小孩的情景。她們曾被恐怖和暴力統治着，被欺騙和暴行所蹂躪着。

下起雪來了。在腳下雪差不多有六十公分深。冰起了層。有好幾聯隊的工友們在牠面上爬着走，爲了是怕滑倒下來。濃厚的霧和灰塵使人呼吸困難。處處是聽得着開聲——在勝利的兵士們的行進聲中，有機械軍器皮

條和輪子的粗糙聲音。大家是那麼地興奮，我真是無辦法把他們描畫出來。

在我們的醫院裏，你是知道的，只有外科手術部，然而我們要收容大批不幸的特魯爾的同胞——他們飢渴地從特魯爾的壕中成羣地跑到我們這兒來。只一天工夫內我們就消耗了一百八十筒的煉乳。我們把煉乳用水沖好，倒在杯子內分散給亂民。雖然他們只要求一點水喝，然而我們是不願他們的肚皮沒有一點滋養品和熱力的。此外，我們還要忙着幫助那些受了傷的敵兵。法西把他們拋下來，遺在地窖裏一整星期，一點也不加以治療。差不多每一個傷裏面都發現了膿。我們得把那些腐了的肉割去。

現在我很高興地告訴你一件事：幾天以前我輸了三百格蘭姆我自己的血給一個傷兵。他得了我這點「紅色禮品」，居然好起來了。因爲我人道的服役，人們都很關心地看護我，給特別的東西我吃。我還能吃，因爲，很幸運地，我的胃口還保存着……請你以我的名義代向其他的朋友致敬。請接受我友愛的擁抱！

你的同志

菲茨南·吉倫

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在特魯爾前線。

今天的鄭州與開封

李樺

一·北上列車

我們隨軍北上了，魯南戰局已經轉變，我們要開赴豫東前線去。五月二十晚，在黑漆漆的月台上，上了預備好的北上列車，行李，軍需品堆滿各個角落，站前更覺得狹窄，人們在縫隙中，各自找尋可以安身的地位，打開鋪蓋，準備作臨時的安樂窩。午夜裏，一聲汽笛，「鉄馬」載着整千健兒離漢北上殺敵去了！

離開武漢，心裏覺得留戀難過。武漢已成爲今日中國心臟，我們要誓以鉄血來保衛，每個中國人都應像這整千的健兒，拿起槍桿，趕上前去，保衛咱們的民族國家。

黑夜在沉默中過去，天一亮起來，車內的人們便開始活動了。我也探頭到鐵甲貨車的唯一門口外，看看已到了什麼地方，啊，前面就是武勝關——武漢三鎮的最後的一個門戶。鐵路從山凹通過，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過此即爲河南地境，從武勝關外直向北走，到鄭州，全是一片大平原，縱眼一望，盡是茫茫的青海。由是更顯出武勝關的重要性了。

火車顛頭波波的越過了太原野，沿途看見農民們在赤熱的太陽下工作着，這時麥子已成熟，質朴的河南婦女，盡是小足，却像男人一樣的工作，驅着載滿麥子的騾車，充滿着希望，心裡似乎十分愉快地拖回各個村莊。他們也許還不知道東洋鬼子正向他們的老家打來；因爲據一個朋友說，河南內地鄉民多還不知我們現在跟誰打仗，他們的質朴實在太

可憐了。

車過新鄭時，雄壯的歌聲，出自整千健兒的口，匯成一個不可抑壓的怒吼，衝破了大平原的沉寂。長蛇似的車子，此時格外興奮似的，發了一聲長嘯，勃齊勃齊的邁進，當天晚上就到鄭州了。

二·敵機翼下的鄭州

到鄭州，我們自然而然地興奮起來了。這是平漢，隴海的交叉點，握着東西和南北的樞紐，我們要保衛鄭州好似保衛武漢一樣。目下距離鄭州數十里，黃河北岸就有敵人，所以鄭州已成當前的國防最前線了。

宿營地找好後，我就先作一回戰時鄭州的巡禮，在車站一望，看見有裂了的頹垣，沒有屋頂的房子，據說是兩天前敵機光臨過的遺迹。可是我們除此外，再看不到有什麼了，相反的，路工們正加緊工作着，車輛在縱橫的軌道上織梳似的穿插，車站裏擠滿了軍人，旅客，與傷兵。一切都有秩序地在進行，雖然鄭州終日在敵機翼下被威脅着。這里顯示着中華民族的偉大，每個中國人都在苦鬥中與一切外來的惡勢力掙扎，以求最後勝利的獲得。

出了車站使我爲之失驚的，是站外右面的房子盡成廢墟，一列百多座房子，在前天空襲時，轉瞬成了焦土。在頹垣上，人們用血寫成「請看日寇之殘暴」幾個大字，觸目驚心！這種痛苦我們怎能再忍受！

到大街一瞧，幾處置身死城。不論大小舖戶。

盡掩上門戶，門上的標貼不是寫着「本店移漢，暫停交易」就寫着：「本店營業時間定爲下午六時至十時」。原來，白天誰都不敢留在城內，一直至到電燈亮了，才從四郊回來，所以今日的鄭州城，非到晚上不會復活。白天在路上，除了幾個站崗警察，小販，及爲着有事不能不進城的人們外，再沒有別的了。

現在，這座位於十字衝途的城市，在我們勇士與人民的拱衛下，做成保衛大武漢的堡壘。

三·破碎的開封車站

廿五晚我們轉隴海路西行，翌晨抵開封車站。開封處于同鄭州一樣的命運，前一天，車站已給炸得一塌糊塗。到達已破碎了的車站時，我們用急速度的行動，馬上集合，一分鐘不停留地即開出離車站南面五里的林下休息，以減少我們的目標。車站被炸的面積約有五六方里，沿途大小房舍車輛，都給炸得十分紛亂。車站的主要建築物已塌圮大半，祇餘頹垣及空洞的窗格子。月台上的玻璃棚雖未中彈，但玻璃已全給震裂，無一完整，人們正在月台上整理秩序，拖出一匹炸死了的戰馬。在地面上這里那里還留着大大小小的給炸成的地洞四五十個。車站四周的圍牆一幅一幅的給震落了十丈八丈，磚瓦滿地，礙足難行，炸彈破片在四周未塌的牆壁上刻出它們的痕迹，同時這些痕迹就似是刻在我們每個心坎上的傷痕，看到廢墟似的開封車站，我們的敵愾，更高漲起來了。

可是敵人的破壞並未給予我們以打擊。鐵路——中國的大動脈——還是一刻未有停滯過。再敢的路工們在廢墟中更堅苦地執行他的任務，機關車拖着有一里長的身體，發出悲憤的吼聲，每天不斷地東西跑着，盡它的最大任務！

四、黃河鯉魚

我們的部隊開到一個村庄去。聽說開封的黃河鯉魚很有名，爲着要嘗異味，並作一回開封巡禮，我們跑了十多里到遂開封城。

這座給莊嚴的城堞包圍着的古城，現在十分蕭

條了。市面要比鄭州好些，但舖戶亦已七八閉門。我們好容易找到一家食物店，看見裏面已沒有什麼貨色。引起來，才知道近月來外面全無貨物進口，所有存貨，除肉類及蔬菜外，多已售光了。我們問有沒有黃河鯉魚，這一問引起老板深深的太息。據說黃河北岸就是鯉人，鯉魚也給殘暴的敵人嚇走了，現在那個再敢去捕鯉魚呢？

這回算我們的運氣不好，嘗不到黃河鯉魚的味。道。據說市民也如黃河鯉魚的給鬼子嚇跑了。現在留城的人雖不多，但都十分鎮定。

我們通過了各大街，但因警報發出，各處不許

通過，十分煩惱。總計在開封巡迴六個鐘頭，有五個鐘頭是警報中，鏢在城牆洞裏度過，化了一天的時間還觀察不出什麼來，然這一點點就是我得到的戰時開封的印象，這座古城，在我們大軍的保衛下，已成爲吸收全國視線焦點了。

第二天上午，在警報中我們部隊續向西進發，敵機在開封城內丟彈，隆隆之聲，好像向我們挑戰，據調查所知，城內被炸地點，是最熱鬧的中心區，我們昨天吃飯的館子也給炸倒了，心裏禁不住有點黯然！

五月三十日于開封

四川的文化動態

重慶是較近代化的商埠，成都却只是一個古老的都市。抗戰以後，因爲工作的關係，兩地都來了許多文化人。但重慶的文化人，對於當地的文化運動，似乎却盡力很少。雖然就環境說，重慶較成都還明朗些。

重慶的文化界抗戰支會在當地有很大的推動作用，所屬的演劇隊經常下鄉，街上也常有學生講演。據支會的負責人說，對救亡工作，女孩子是

宋之的

較男孩子要熱情些！

「血潮」「及新光」兩種文藝性質的副刊，都擁有廣大的讀者。發刊「新光」副刊的「新蜀」報，以消息的敏捷，編排的靈活，冠於重慶！

成都的文藝界抗戰協會支會就要成立了！協會會員另外還有個聯誼性質的組合，常常聚談，有一種大眾壁報，常活躍于牆頭，據負責人說，壁報編輯人組織了百餘個街頭「小流氓

」，做壁報的義務張貼員。

街頭的另一種現象是常有賣唱在出現，賣唱中間，並兜售唱本！唱本的內容都針對了目前的抗戰。非常通俗，利用土語。但略一聆聽，卻都是爲敵人宣傳的。大抵是在巧妙的詞令下，宣傳失敗主義，或者侮辱領袖。記者會覺得這樣的唱本，因爲土語，一時竟不能明瞭，但四川的老百姓，會十分明瞭，自是無疑問的事。唱本爲坊間木刻或石印，當故意的寫錯字

，以爲掩蔽，如把「伙」寫作火，「有」寫作「又」，「涅死有我」求「先」干」（意爲兵士在前綫打仗，打死了關我屁事！）的。「相」寫作「先」等等。

從重慶到成都，沿路還多半是「剿匪」的標語，間或也可以看到「擁護蔣大元帥」之類。但我這次從成都回來，却看見了剿匪的標語已少了起來，被「屈服投降等於亡國」這一類的話代替了！

二日晚。

從「學院派」古典派形式主義講到目前救亡歌曲

賀綠汀

最不幸的事莫過於一個人根據自己似是而非的觀念去任意對於某件事或某人下斷語；更不幸是一般人分不出是非黑白隨聲附和，使信口開河的胡言變成了天經地義。可是一切文化落後的中國，偏偏會普遍地發生這種現象；音樂就是在這種不幸的場合中，受到了許多無情的漫罵，和與事實背離的議論所摧殘！

中國本來可以說沒有音樂，有，也不過等於歐洲希臘羅馬時代的單音音樂與極其幼稚的和聲；近年來歐美文化漸漸在中國各種藝術部門中開起燦爛的花來，可是音樂藝術仍是瞠乎其後，過去的國粹音樂家依舊在那裏賣老膏藥，愈古愈原始愈好；他的生活條件社會環境限制他，使他不能求長進。也不願求長進。也有一批人，在外國學了一點皮毛，回到國內來，大賣其洋膏藥，讓一般人莫明其妙，以為他是神仙下凡！真正在國外埋頭學了幾年，在音樂上真正有點修養的人，真是太少了，唯一的音樂專科學校也不過短短的十年歷史，音樂專校之所以幸而未成為賣膏藥的學校，也就是由於最近逝世的黃自先生回國以後，毅然以建設中國音樂文化為己任，埋頭苦幹，使她能夠具音樂學校的模型，講到學校內部組織與課程，她與世界任何國家的音樂院相同，並未曾專門在翻外國的老古董，也未會標新立異，最進步的國家蘇聯，她的音樂院也不能例外，所不同的是他們的程度高，訓練嚴格。正如田漢先生所說，一個音樂家的造就，實在是件極不容易的事情。可是，一個這樣起碼的音樂學校，竟也被人隨便加上一個「學院派」的美名！

攻擊「學院派」的人大概有兩種論調，一種論調說這些「學院派」脫離時代，不去作救亡工作，另一種論調說「學院派」所學的是形式主義，古典派的東西，是死去的藝術，現在讓我們平心靜氣地來分析這兩種說法：

第一、說這些被目為學院派的人，不作救亡工作，這一點最好讓事實去作解答，所有在內地的音專學生差不多全體出動了，所不同的祇是在埋着頭幹並未去大吹大擂，戰時唯一的音樂刊物「戰歌」不顧任何困難也已出版到第九期，音專事實上主持人黃自先生遠在九一八時候就寫了許多愛國歌，其中有個時期這些歌會被查禁；有人說，黃自先生不是「學院派」，他是比較進步的教授，可是這個被目為「學院派」的學校恰恰就是這位進步的教授所一手培植出來的，要那些外國教授來寫愛國歌嗎？那實是要求得過高了。

關於第二種論調，開口說古典派，閉口說形式主義，可是我們反躬自問，在抗戰期中產生了可以代表中國音樂文化的音樂沒有？沒有！有的祇是些用以喚起民衆，教育民衆的救亡歌曲，這些歌曲大都是非常粗陋，假如說這些歌就是新中國音樂的代表，那麼我們祇能有資格和非洲土人音樂比個高下。在這時竟還有人拿「古典派」這塊爛招牌作為攻擊人的武器，我們祇覺得！那是不應該的一首打牙牌或十八摸，填上抗戰歌詞，照樣有人唱得很起勁，如此說來，我們的嚴肅的音樂委實還太少。

實際上，即使是音極簡單的抗戰歌曲，假如要使牠有力有煽動性，能夠深入廣大的農民工人羣衆中去，也得請求點起碼技術。

第一、要有組織，一首歌假如沒有組織——換言之，曲體的結構沒有統系的話，就等於一筆酒豆腐脹。我們知道，寫一個電影劇本或一幕舞台劇，單有故事是不成功的，對於全劇的結構，人物的穿插，伏線與高潮的處理，主題的發展等等，編劇的人是要費許多的心思去計劃的，全劇的結構有了個大大概然後可以動筆寫，一個劇本的好壞，全劇的結構是可以起決定的作用的。音樂藝術是看不見，摸不着，聽起來也不過是些音的高低和節奏的變化

，所以用音樂來表現人的感情，在樂句的發展與曲體的結構上比其他藝術品更為重要，劇本不好，總還有個故事在，音樂寫得不好祇是騷音一團，使人聽了討厭，然而，這就是讓一些似是而非的先生們所以喊出反「古典派」「形式主義」口號的原因？不過，事實仍舊是事實，所謂古典派就是「純粹音樂」，專門注重於樂句的發展與曲體的結構，換句話說是為音樂本身的美而音樂，絕對不與其他任何客觀對象發生關係；所以把「古典派」和抗敵歌曲聯在一起實在是不通之至，但是所有浪漫派，印象派以及一切最新的作家的作品有他們一定的曲體結構沒有？有一馬賽曲，國際歌有他們的曲體結構沒有？有！而且結構得很緊嚴，但是這些都不是古典派！

《調 4/4 河邊 4/4 佚名詞 孫抗曲
沉鬱地，慢

mp 5 6 1 | 2 1 6 - | 5 6 5 3 2 . 3 | 2 3 2 1 6 - |
河邊 4/4 青 2 青 太陽 落 山 - 光 紅

mf 5 3 5 6 - | 5 3 1 2 - | 1 2 3 5 | 2 3 2 1 6 - |
長 流 水 聲 鳴 咽 從 早 放 牛 直 到 晚

* 6 . 5 6 i | 5 3 5 7 6 - | 5 . 5 3 5 6 - | 5 3 1 2 - |
無 衣 無 食 到 處 受 飢 寒 何 時 何 日 回 家 鄉

2 . 3 5 3 | 1 6 1 2 3 - | 6 6 5 7 6 - | 3 . 4 3 2 |
恨 不 得 牛 群 戰 馬 長 鞭 變 刀 槍 号 角 吹 起

1 3 6 - | 1 . i i 6 - | 3 . 3 5 2 - | 1 . 2 3 5 |
進 行 曲 驅 逐 敵 人 收 回 故 鄉 敵 軍 不 止

mf 6 2 1 7 6 - ||
深 落 在 地 牙

第二、要是「音樂」，要能够抓住歌詞的情緒在曲調裏表現出來，我們的天才作曲家每每連歌詞沒有看清楚就在歌詞上面填起1 2 3 4 5來，就算是一首歌，要大家去唱，你會常常看見滿紙都是極不通順的句子，極其刺耳的滑稽的變態拍子！偏偏說這是新派音樂，是「粗綫條」，一首送葬進行曲也許和凱旋歌一樣的味道，本來是一句完整的歌詞，但是在譜子上會被作曲家拼得七零八落，唱起來誰也不會懂！

抗戰歌曲到現在無疑的是發揮了她最大的力量，這確實是我們抗戰最有力的武器，不過我們也得知道，歌曲之所以能普及，最大的原因是由於民衆抗敵情緒的高漲。抗敵歌曲到現在沒有甚麼進步，愈來愈是千篇一律，寫歌詞的人往往老是站在小資產階級主觀的立場寫得又空洞，又抽象，又不通俗，或者老是起來起來，打倒打倒，或者把許久的標語很機械地一串連起來；作曲的人也老是那一套現成膏藥，照樣1 2 3 4 5填下去，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現象，這種現象，繼續下去會使人神經麻痺起來，對於這些救亡歌曲發生厭倦，也要直接影響我們同胞抗戰的情緒。

每每看到蘇俄許多簡單，樸素有力，而熱情的民謠和軍歌，使我們十分感佩，反觀我們自己的歌曲，不禁汗顏。

在這緊張的第二期抗戰的新局面中，歌曲是可以發揮她更大的力量，不過問題是在我們自己能不能夠澈底地懇切地檢討過去的缺點，毫不客氣地承認錯誤，決心跳出不嚴肅的積習，努力學習，在實際的鬥爭形式中去創造新的有力的歌曲。

正如田漢先生在黃自先生追悼會上所說，「樂音界團結了沒有？沒有！音樂界有派別沒有？有！」不錯，有，我也承認是絕對的有！不然的話，「學院派」「古典派」等等一套是那裏來的？然而音樂界真應該那樣地分出派別來麼？我希望作歌詠運動的人真正能够團結起來，每一個人都不要以爲自己儼然是音樂家便是英雄，虛心地接受人家的批評，善意地去批評人家，使我們的力量更充實，更聽深入羣衆。

「孩子們到四川去了」

安娥

當人們每一次走過漢口一元路「戰時兒童保育院」的院址時，遠遠就聽到一片天真的歌聲。窗口鐵柵上佈滿了純潔的小眼睛們，東張西望有趣的注視着每一件路上靜止的或移動的事物。但最近兩星期來，歌聲忽然疏落了，窗口純潔的小眼睛們也突然減少了。原來這些時候來，陸續已有五百兒童送到重慶第一保育院去了。

重慶，這人人希望中的逃難的安地，在需要逃的人們聽到這個名字，該是如何歡迎啊！但我們天真勇敢的幼年主人，當他們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時，他們對老師們的回答是：

「老師，我們甚麼地方也不去呀。我們只要在這裏。就是死，我們也死在這個地方。日本來了我們把他打出去。」

「打日本人去！」幾十個小孩喊起來。

「老師，要去你同我們一塊去。不然，你硬把我們弄去了，我們就半路裏逃下船逃回來。」

老師們好容易一半解釋着，一半哄誘着才把這第一批一百小孩們說服了。他們說：

「好！老師！我們聽你的話。願意去。」但到快要上船了，忽然又一呼百應說道：

「老師，我們那裏不要去。我們

就要在這裏。我們怕你把我们送到重慶，就不管我們了。」

又是一番唇舌，又是一呼百應的說。

「老師！我們願意去！走吧！上車去吧！」

但事情也沒有這麼簡單。每次當他們走之前，他們要吃一餐好的要寫信通知家人，（到時也寫信通知家人。）有汽車坐，有旗子打，唱着歌歡送他們才肯走。

現在是送走五批了，孩子們要求又變了，他們說：

「老師，走了五批了，怎麼還輪不到我？我比誰誰先來的呀。怎麼他去了，還不給我去了？」

現在院內還有三四十百孩子。但每天從前方各處的送若干孩子來。每個人經過一番剃頭，洗澡，換衣服，檢驗身體，診治，種痘，防疫的手續之後，驗過沒有病的，每星期有二百名送到後方去。

院內小孩十四五歲的最多，最大不過十六歲。女孩要佔百分之二至三的樣子，大概是中國重男輕女的結果，弱女，棄女，賣女，減少了女孩的數量了。分子有讀書，小販，種田，學徒，討飯，拾荒，在家裏過苦生活，做工，拾糞，當勤務兵，號兵種種。在這兩個月中間，一共保育了一千

餘人。（別的省分院不算）但使人最難過的是，病孩時常要求水菓吃，被經費限止着，却只能給他們買一些田齊之類的最廉價的東西，來代替替富孩們的橘子和香蕉。

另外一個神經病小孩，趙福來，十四歲了。當他清醒的時候，他對先生們說：

「我是河北人，逃到上海，遇到敵人的轟炸，爸爸媽媽都被炸死了。有人給我錢，由香港，廣州逃到這裏來，但我總忘不了爸爸媽媽被炸死的慘狀！唉！先生！我怎麼也忘不了呀！我早先是沒有神經病的！」

親愛的同胞們，這是誰害的！在可恥的敵人的狂炸下，正不知有多少天真聰明的小孩，都成了趙福來！

現在，內院還有七八個嬰兒。每個保姆管理着二名。我去的時候，一個最小的女孩剛吃飽了飯，笑嘻嘻的坐在床上，（不會走）隨便怎樣逗她都是笑的，不由得把她抱起來，但另一個都哭着，要求：「抱！抱！」我把他抱起來的時候，他抱住我的頭，像對母親似的親熱，這反而使我難了！

記得兩個月之前小孩們才來的時候，他們第一感興趣的事情，是「吃」。爲着「吃」他們打過廚子，打過先生，打破過玻璃，互相打破過頭。而且每次新來的小孩，食量往往大得

嚇人。養孩子每看見新孩子這樣吃，常常勸他們說：

「不要吃得這樣多。吃多了不衛生要生病的。不要怕，每天都有飯吃的。」

是的，這些孩子，大多數早先是吃了早餐沒有下餐的餓荒了的孩子，才來的時候，很多孩子吃了五六碗飯飯之後，還藏兩三個饅頭在衣服裏，得意的說：

「好！下頓也有得吃了！」

但是，他們現在把「吃」看做不是重要的事情了。而最重的是紙和筆，因此院內紙筆的費用每個孩子每月增加到了了一毛錢。他們常常拿着他們畫得甚麼都不像的東西，得意的給先生看，並且解釋着說。

「這是螞蚱，（蝗虫）這是狗，這是什麼花，這是什麼樹。」但先生們看了實在莫明其妙，畫得是甚麼東西呀！但只好鼓勵着他們說，「好，好，畫得好，多畫些吧」。孩子們高興的跳着去了。現在院內打架，受處罰的統計表，每星期都在低落。這可以證明，人先要吃飽了然後才能接受教育的。教育國民，先要給他吃飽。空着肚子講仁義，如子路之賢，尤有所難焉！

現在，日本帝國主義正在我們的領土內瘋狂的轟炸，我們絕無抵抗力的幼年主人每天遭受着砲火的損害。爲了保存中華民族的元氣，爲了培養第二代主人的智慧與健康，我們不僅要從敵人的砲火中救出我們天真純潔的孩子，並且要送到最安全的地方去保護與教育，來答覆敵人無恥的屠殺與毒害。

送戰士

戴克家

槍在肩上打挺，
大地在腳下雷鳴，
怒火燒在臉上，
怒火燒在心中。

走向戰場

像走向故鄉，
不可撼搖的山岳——
這行列的陣容！

不是出發去開邊，
不是去作閹豬的私戰，
不是爭功勳，呈英雄，
替一個野心去打地盤。

敵人破碎了我們的河山，
敵人燒焦了我們的家園，
敵人侮辱了祖宗的墳墓，
男殺女奸，
天大的欺侮

使我們不能閉顏。

迎上戰場，
堂堂七尺的男子！
用砲火去把恥辱洗淨，
我們是哀兵。

送行的隊伍
鎖住了大街，
掌聲把一串串眼淚
拍落下來。

前邊响着鞭砲，
後面追起歌聲，

燈光照着這行列，
穿過人羣，向前方疾行。
沒有攔道索夫的淚痕，
不須可笑的千人針，
我們也有份禮相贈：
那便是千萬顆要爆炸的心。

望江南

錫金

今天，我依然站立
在江水沖積的泥層上，
看黃色的滾滾的濁浪
向東流，向東流，
我呼吸着的是潮濕的霧氣，
在這潮濕的梅雨的季節；
我要抓一抓我的短髮
默默地忍住眼淚，
我清醒地記得，我
是從江南來的。

從一望的泥土的顏色，
我的記憶又忽地復活：
一個農夫被殺死在田埂上的
他緊緊地握着把泥土，
那泥土不是這樣的泥土！

山崗也不是這樣的山崗，
我會那樣荒禿，看不見一顆樹！

河道也不是這樣的河道，
幾會是這樣奔流湍急？
於今，我才真正覺得，
連吹拂着我的風也異樣，
這氣候，不是溫暖，
也不是寒冷。

摸摸臉，再讓我真確地認定：
這眼前的異鄉，

不是懷念，也不是悲哀，
却恩憶着江南的土地：
當春日，它無知地披一身綠彩，
紅白的花架又開放了；
候鳥歸來却找不到故居了。
屍氣蒸薰的街市，
讓活着的人用肝腦和血液，
塗抹着自己的土地，
游擊的隊伍像橫流，
沖毀着侵略者的土堤。

蒼涼不該是屬於江南的，
近來，鄉音不斷在我耳邊繚繞
這聲音却加上了未有的蒼涼。
啊，江南的流離的生命！
如今是幾百千萬？
在艱難的生活裏有太多的餘暇
讓他們想念，想念，
永不會忘記的慘痛的遭遇，
也不會拋開不想
當前的路一片茫茫！

江南啊，我們的生息之地，
讓你在慘暴的砲火下毀滅，
在兇橫的刀刺下死亡！
如果這僅是悲傷的命運，
我真不忍把這命運設想。

土地的槍痛，再到幾時？
流離的生命也要再流離到何方？
為生存，會有人灑盡了鮮血，
如今我也要用興奮的詞句
來把江南的戰鬥者崇揚！

崇揚戰鬥，戰鬥中他們挽回自己的命運。
雖然有時，他們僅靠幾支土槍
却也創造了自己的命運
我也要作為一個命運的創造者啊！
在異鄉的江岸，我向江南凝望。

在傷兵醫院

紫墟

(一) 小戰士

這小兵負傷不知已經幾天了？一直到昨天才由前綫運進這兒來。

血肉和灰塵模糊一片，塗滿在他的身上，在闊大的一張布單覆蓋之下，幾乎就看不出人來，只一

塊黃色的小面盤，像片秋深的落葉，沈寂地躺在那裏。接住這憔悴不堪的孩子，大家都表示了一種非常的難受和不耐，而問起話來，他一字也不能回答，醫官慌忙地驗傷之後，才知道除了左腿炸傷之外，頸部貫通，打斷了當中的食管；他張大了嘴，只

抽着一聲聲粗重，急促的大氣。
「怎麼辦呢？」女護士們首先一個個悽然地哭了，弟兄們也扶住自己創傷的身子，緊緊把他圍住了，有用爸爸般的慈愛，撫摸着全無生色的面龐，有像哥哥的友愛熱誠地爲他奔走，爲他設法。這新來的小戰士引動了全院的人同情喧擾，啊！人，究竟是友誼的動物啊！只除了日本的軍閥和牠的走狗們，誰曾這麼殘酷地對待這天真的小鬥士？對待成千成萬，酷守和平的中華無辜的民衆呢？

大哥同小弟
一馬兩人騎
馬上抬頭看
空軍超敵歸

廿年四月
子謹作



分明大家都知道：這條小小的生命將完成他仁勇偉大的犧牲了，但在那對小眼睛還在向人前閃爍強光的時分，每個人對於他究竟懷着最大的希望，希望它不會消滅，尤其是像這些鮮紅有力的一個個剛昇的火炬，更不甘心輕易給敵人就這麼毀滅，這塵摧殘；于是在許多熱誠的盼禱之下，決定手術施用了，第一步，便是在咽喉前面開一個口暫作吐痰，飲食之用。

然而，這是多麼渺茫可怖的一種治法啊？幾個較柔軟的心腸，禁不住顫起來了，C女士噙着眼淚，無可奈何地避了開去：——誰還忍見他受手術的宰割呢？回視那張灰黃的小臉，十分稚弱的面相，給心上劇起一陣針刺的疼痛，然而又怎麼甘心他這樣不加診治的下去？這樣下去，只有迅速到來的死亡：死亡，這樣一條英勇有爲的生命的死亡，將是我們如何大的損失啊？

大家又一時沒有了主意：都是低頭，都只嘆息：悲哀和感憤在房子裏更加嚴肅起來。

聰明的孩子，在奄息中，都沒有失掉他天才的理智，用力地掙起了大眼睛，向醫官表示了對手術的同意。

「你怕不？」密士溫存地問了他。孩子更光大了下眼睛，微微地一笑，又擺擺頭：那意思似乎是太不值一噓的問話。

英勇的小戰士，終於接受——勇敢的接受渺茫的手術了！

雪亮的尖刀，插在頸子前面，那酸痛的性感銳敏的刺上心頭，眼望那一塊塊的碎肉，凌割下來，一陣陣的熱血，湧湧流出，大家都無聲的滾着熱淚，連醫官也咬齶唇，一字不吐，只用他所有的溫存，來理治那巨大的創口。

但，英勇的小戰士，始終只在死灰的小臉兒上起了幾次可怕的痙攣，用那十分痛苦的翻白的眼皮互相咬定，有時光大睜子看看大家，幾次都幾乎沿沿地流出淚珠來，但終於幾次都又勇敢地咽下去了：——沒有啜泣，沒有呻吟和叫喚。

C女士沒有聽到一絲叫痛的痛苦聲，她悄悄地溜回房來探望。手術已妥善了：左腿上刮乾淨了一個碗口大的深洞，頸底下開好了一個銅幣大的小口。她一步，一步地整近病榻，撫着胸望住創口，望着小兵，遲了半晌，才從感動的蘇醒中，噓了一口長氣。她天真地一把伏倒在小兵枕上，握緊了那雙像枯枝的兩手，十分感動地說：

「同志：你太英勇了，太英勇了！」

同房間的傷兵們也都用同樣神奇，敬佩的觀感包圍了他。

我們可愛的小戰士，他依然無力而安靜地閉着疲乏的眼睛，忍住呻吟，忍受這稀有的苦楚。偶而睜開來，還給大家的也是那麼溫和的一瞥！

醫官和護士們在忙着替他包紮，是特別的仔細，是特別的照料：——英勇的小戰士，給予她們的是太偉大的感動啊！

(二) 第四休養院

遠在漢口迢迢的平漢路諸家機站旁，這所新舊

相參，廣散的房子平曠在寥闊的鐵路外野，——本是昔日巨大的造紙廠，却做了今日四五千負傷將士的休養院。

這紙廠停工歇業，灰塵封鎖了，一向也早被人忘記，幾年之後，倒做了今日偉大抗戰中一個銀鍊戰士的大熔爐，誰會料到呢？

昔日造紙，每天大概總有成百萬的材料成就出來，供社會日常的需要；現在休養傷兵，却每天平均總有四千多戰士容在里面，各醫院療治已愈或快好的傷兵，都轉送來這里休養，這里受幾天修養之後，便編好了榮譽大隊再上前綫，或回到自己的部隊去，——到這兒來了的終于是將以死報國的，堅忍犧牲的鬥士；為着全世界的和平與全人類的福利，他都在這兒作了最虔誠的宣誓：

「擁護領袖；抗戰到底！」

每天這里有再上前綫的榮譽大隊，每天這里也不斷地有來懇請編隊的弟兄。

「副官；幹媽不讓我走！」

懇切的表情，天真的憤怒，在那年輕的小臉上顯示得十分堅強。副官們故意笑了。

「你！小孩子不成！打得了什麼敵人！」

「喔！媽的！鬼子有什麼了不得嗎？打不了牠，我幹嗎受傷？不是攆着那幾個鬼頭去幹了牠，我才不會被機關槍打倒呢！他媽的！硬拚起來，他們都做鬼叫，就只有機關槍厲害，不要臉的鬼子，急了就扔炸彈，開槍。看見一個三歲大的中國小孩，他也只有開槍。哼！有什麼真本領，我怕牠！」

歸隊。於是這些被人看輕的小戰士們，時常悄悄地揣起偉大的使命，天真地逃上戰場了。

這房子十分零落和古寂，弟兄的鋪位都緊嵌在機器的空隙間，水壺，包裹，手巾……都掛在機

器的鐵管上面，一律深灰。軍毯，淺黃的軍帽……十分整潔地安置在一間間闊大的機房里。行列之間，幾乎都只能走一個不大胖的人身，睡，起，出，入，都要低着頭，彎下背脊，一點也不能舒暢，然而他們很少煩惱，很少不滿的表示；委曲地躺在牀上，他們靜讀機器車盤上貼着的標語，壁報，圖畫……：——有自己看書，有自己吹笛，也有兩三人屏着膝對坐談心……一走進這所奇特的休養院，一走進這古代的病房，大家都引起了異樣的情緒——似是奇怪，又似是感慨，都禁不住微笑了……神聖的戰士們，是如此的鎮定和沈毅啊！

從遙遠的一隅，偉大的歌聲由俱樂部里傳來，郊外的夜本是極靜的，但正義的吼聲時時震動了整個荒林，整個原野！

「前進！英勇抗戰的將士們！」

起來！全中國的老百姓！

大家合起來，發動全面戰！

我們，要用鐵血保和平！」

無論是清晨，是白晝，是人靜的深夜，在這雄壯的歌詠中，我們的榮譽的弟兄們撫着久別的刀槍再上前線了！

在當年，這兒每天有千百萬的紙張造出來供給了社會日常的需要，今日，這里鍊成了千百萬鋼鐵般的戰士，不斷地築成了保衛世界和平的血肉的前線！

第四休養院是我們一道偉大，澎湃的，抗戰巨

潮的源頭啊！

抗戰文藝的題材

沙雁

中國揭起抗戰的旗幟，立刻便產生了「抗戰文藝」。

抗戰文藝緊隨着抗戰的炮火迸發，這是一樁非常合理而可喜的事。值得每個寫家們自慰，因為這正說明着每個寫家已在日本法西斯軍閥的侵略的第一聲炮聲中，挺立起來了。

寫家們的以筆從軍，雖然這是我們自己的生命貢獻給國家，爭取民族的解放是一般的。是屬於一個意識之下的，但是，因了方式之不同，所以它影響的作用也就很自然有着表裏（有形和無形）的不同了。

這種作用的不同，不是目的有什麼差異。

我們知道「以牙還牙」的沙場血戰，這只是一種決力的戰鬥，但文藝的抗戰除了具備了戰鬥力之外，却還另有着「一腔潛力，這潛力便是「戰鬥的教養」。也就是所謂攻心。

攻城和攻心，是不可忽略其一的。不過如果後者的一面運用靈活，發展正常，則其效力往往會超過前者的。

抗戰到目前已有十一個月的時間，同樣我們如果站在現前的抗戰文藝的進程上，回顧一下我們已有十一個月的抗戰文藝，是否它會已完滿的盡了它的任務！這就是說，抗戰文藝的

活動，是否已和這偉大的抗日反侵略的戰爭的活動已取了共同的活動呢！關於這個問題，頗值得大家在今日這個抗戰的局面轉入更艱困的關頭時來注意。

要知道，今日的中國抗戰，不僅是單單爲了中國的民族的生存問題，抑且爲世界人類的安全與和平的問題；因此，我們對於直接負着如何艱鉅使命的戰爭的我們，就不能不面面俱到的來展開我們全中國的大團結，大會戰。用我們最大的努力去爭取我們正義的最後的勝利了。

在我們這個全面的反日反帝的戰期中，不用說舉凡政治，經濟，教育，建設，生產，文學，衛生等各部門均以「抗日本位」，「軍事第一爲目的」。準此，我們從事文藝運動的工作者就得在這些方面，付予極大的注意與努力。

當我們回顧一下過去的抗戰文藝，在「質」和「量」的兩方面均不免感到貧乏，這是爲的什麼呢？是作家們躲藏起來了嗎？不。是戰時的寫作素材不夠嗎？不。

據筆者個人的觀察，作家們必須在現實的血海裏，認真去游泳一番，才能發現寫作的題材，是無疑的。換句話說：作家們倘能擴大自己的生活圈，把自己溶進這個有時代中去

一切的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了。有人以爲戰時的寫作範圍，比較狹小，其實不然。我曾在「一篇叫「戰時的小說」短論中談到這問題，並舉了十幾個選擇寫作小說素材的線索。現在不妨抄在下面：

(1) 兵士的生活，(2) 前方人民逃難的實相，(3) 傷兵退歸後方醫院的種種經歷，(4) 最前線肉搏的慘壯故事，(5) 後方民衆的戰時生活種種，(6) 後方的農工在戰時如何生產，(7) 實錄戰時地方官吏如何努力戰時政治之修整或軍實的暴露其利用戰時機會魚肉人民之情況，(8) 徵兵的各種情形，(9) 各種戰時團體的明暗面之暴露，(10) 戰時人民對於戰爭的情緒之好惡原因，(11) 民衆與軍隊的行動是呈着如何的現象，凡此，無一不是戰時小說極有意義和價值的題材，現階段抗戰的中國小說最偉大的材料。

寫了這十幾個戰時寫作的線索後。我想順筆向讀者們聲明一下，就是我想寫出這線索的意思，並不是說這寥寥的幾項，已是我們完善的擴大抗戰文藝的活動的範圍，其外如外人在敵被佔領區域內受日軍的污辱，殘害，及我們邊區各種族的響應義師，都是抗戰文藝的活動線索，有了線索，活動方向便多了，有了衆多的活動方向，它的活動範圍便自然而然的擴大起來。根據這一結果而得的效果是使我們的抗戰文藝的作品避免了單調重複，和差不多等缺點。而我們抗戰文藝戰鬥力的增加，是毫無疑義的。

文藝簡報

五月七日巴黎民衆歌唱團總比賽會，爲西班牙被難兒童募捐。參加比賽者有二十餘團體，約五六百人，其中兒童近百人。聽衆三千餘人。此次比賽節目中最引人注意者，爲漁光曲。該曲已爲法作曲者協會選入世界革命名曲中。當場該比賽會負責者特爲介紹。全場立即報以掌聲。當作者登台伴奏鋼琴時，掌聲更甚。奏畢下台後，前排觀衆，特與握手，表示對中國抗戰及抗戰之民衆的熱烈同情。場中多數中國僑胞，不禁感極淚下。該曲的第一次公開演奏，即已感動巴黎之新聞紙。茲錄一節於下：「……這次節目中最成功的，是中國民衆作曲家任光先生作的中國進行曲。在這作品中，充分的表現了他反對日帝國的決心和對祖國抗戰民衆之兄弟的同情。」

「魯迅全集」在漢發售精裝本編約一百部，開將足額，預約書款即匯，供印刷全集之用。
由徐州前線突圍來漢之作家，除韓侍桁外，尚有張天虛。
豐子愷，王魯彥均於日前赴長沙。
郁達夫又赴東戰線視察，約兩周後返可漢。

魯迅全集發刊緣起

魯迅先生離開了我們已經一年半了，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早就決定進行刊印全集的工作。中間因種種人事的波折和意外的困難，直到目前，纔整理完畢付刊。這是紀念委員會所深為抱歉的。

魯迅先生一生著述，浩如烟海，編定全集，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幸而魯迅先生去世之前，曾手擬『三十年集』總目，把生平著作及述作，依照年代先後，分作十卷，這次紀念委員會刊印全集，是以這一目錄作為基礎，再加上翻譯作品，依照翻譯年代先後，分作十卷。都為二十卷。中有不少未刊稿，如古小說拘沉，漢文學史綱要等，都是許多讀者所久欲一讀的。又有不少業已絕版的譯著，如會稽郡故書雜集，月界旅行，集外集拾遺中諸作，及毀滅等，是一般讀者所不易覓求得到的。魯迅先生一生的著譯，已略盡於此。此外還有日記，書簡，六朝造像圖錄，六朝墓志目錄，漢碑帖，漢畫像等，因影印工程浩大，一時不易問世；輯錄之劉侗嶺表錄異，謝承後漢書輯本二種，因原稿尚未覓得，都只好有待於續編了。

魯迅先生一生致力於「著」與「譯」，「直到最後，未嘗稍懈。他那博大精深的學識，勤審慎的態度，使他在所從事的工作部門裏，都有偉大的成就。他不僅是一位現代最偉大的作者，他也是現代最偉大的一位學者，一位思想家。他結束了一個「模範」的舊時代，他開闢了一個「戰鬥」的新時代，他的學術，是承前啓後的；他的思想，是貫通中外的。

魯迅先生從醫學轉變到研究文學，一貫是站在改造社會的決心上的。他相信科學力量的偉大，但他也痛感當時社會的黑暗。他早年翻譯地底旅行和月界旅行兩部科學小說，並選譯俄國安特列夫的短篇（見域外小說集）便是從這兩個動機出發的。但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他接受了清代樸學家謹嚴的治學精神。這一時期，他遺留給我們的，便是會稽郡故書雜集，中國小說史略，小說舊聞鈔，古小說拘沉，稽康集，劉侗的嶺表錄異，謝承的後漢書。他的校輯工作，極其精密深刻，一字一句的異同，都不肯輕易放過，遠勝於王謨的漢魏遺書鈔，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逸書，甘泉黃氏的漢學堂叢書。

正和這治學精神一樣，他又非常精密深刻的觀察着現實社會。新青年的刊行，使他嚴謹的筆，向另一方面發展。他寫下許多小說和雜感，刊行了吶喊，野草，墳，熱風，華蓋集及徬徨諸書。大都是黑暗的暴露與熱辣的諷刺之作，尤其是阿Q正傳一篇，不但已為全世界人士所諷誦，且將舊中國的民族性，予以典型的描出。

舊的憎惡，培養了新的憧憬，在這時，魯迅先生他翻譯了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愛羅先珂童話集，桃色的雲，一個青年的夢和工人綏惠略夫。

然而，時代進展着。他那熱愛青年世代的本性，和強韌的戰鬥精神，隨着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和第二年的三一八的展殺，更積極的發軔起來。他

和殘酷的軍閥政客衝突着，他和托庇衙門的自由主義思想學者搏鬥着。他終於被迫離開北京，到廈門大學和中山大學講學。但他又非常敏銳地看出光明背後的黑暗鮮血中間的毒汚。最後定居於上海，他悼惜革命的夭亡，前進者的虛弱，他寫下不少的雜文，作着兩面的鬥爭。已而集，三開集，二心集諸書中文字，便是那時寫的。壁下譯叢，盧那卡爾斯基的藝術論和文藝批評，渣打汗諾夫的藝術論和蘇聯的文藝政策等書，便是那時譯的。

之後，是新哲學運動的展開。魯迅先生更堅決的為年青的世代，作更壯烈的奮鬥。他的工作向極極的破壞和積極的建設兩方面發展。他寫着偽自由書，准風月談，南腔北調集，花邊文學諸作，翻譯着雅各武萊武的十月，法捷耶夫的毀滅及兩部蘇聯短篇小說選集暨琴和一天的工作。最後，他還寫青年世代中若干分子的徬徨與混亂，寫下且介亭雜文集某些極重要的文字；為樹立產生偉大作品之基礎，翻譯了空前遒勁與瑰偉的果戈士的死魂靈。直到他死前的最後一刻他還為這死魂靈第二部翻譯而執筆。

魯迅先生對於藝術有特殊的愛好。很早時候，便在搜輯六朝造像和漢畫象。這些都是非常名貴的作品，可惜散藏各地，一時無法整理。他譯了板根應穗的近代美術思潮論，印行了引玉集，北平雜語，木刻紀程，死魂靈百圖等書。他開了中國木刻的創作風氣，帶青年們到另一條路上去。但在全集編，除近代美術思潮論，其他均未編入。

然而，在研究魯迅先生著述的發展過程上，這全集已足够了。這是一個火炬，照耀着中國未來的偉大前途；也是一個指針，指示着我們怎樣向前進。在這個民族抗爭的期間內，這全集的出版，將發生怎樣的的作用，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報

抗戰文藝

週刊 9

目次 第一卷 第九期

為敵人轟炸廣州告世界友人書(本會宣言)
為時局告同胞書(本會宣言)

紀念稿 高爾基致孫中山先生書

高爾基論中日戰爭

基爾 回憶高爾基

火(小說)

衝取聯絡線(前綫通訊)

詩二首

揚州的日兵在自殺(通訊)

移方的鄉村(報告)

文藝簡報

會務報告

柯仲平

艾青

鮑雨

彭慧

記者

高爾基

羅蓀

戈寶權

劉白羽

徐盈

編輯者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抗戰文藝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

漢口 郵政信箱第一號

發行所

中華全國文藝界
抗敵協會出版部
(漢口永康里二十號)

總經理

漢口天馬書店新知書店
讀書生活社聯合發行部
(漢口交通路卅一號)

定價

零售 每冊五分
半年 一元二角
全年 二元二角

本刊緊急啓事

抗戰至今，將及一載，目前戰事逼近武漢，敵人的進攻愈急切，我們的戰鬥任務愈繁重。今天，我們把保衛大武漢的口號提出了，在武漢堅強地變成爲鐵的城市時，

無礙地，需要我們把自己所可能盡的力量參加進去。本刊經本會理事會議決，決意在任何艱苦情況下維持本刊作爲最後的文藝戰鬥堡壘。凡我會員以及所有的文藝工作者，尙望加緊爲本刊工作，以充分發揮文藝的戰鬥性，來充實並加強我們的戰鬥力量。

爲敵機轟炸廣州告世界友人書

親愛的世界的友人們：

在有人類生存的全部歷史紀錄中，在有人類棲息的全部地球面積上，再沒有一種瘋狂的殘暴的行爲，像現在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軍隊在中國大地上所正在施行的。劫掠，焚燒，對於柔弱婦女的獸性的侮辱，屠殺非武裝的平民以至沒有抵抗能力的孩童，狂暴的轟炸不設防城市……這一切是中日戰爭開始至今十一個月以來，日本的強盜軍隊一貫的「光榮」的戰績。整個的城市被搶劫，整個的村莊被焚燒，整千萬的徒手民衆橫遭着機關槍的掃射，整千萬的婦女因爲抵抗污辱而被殺，整千萬的兒童的小身軀，被挑在槍刺之上，流出了血和腸子，更不知有多少多少的城市或村莊，在毫無抵抗的狀態中，被飛機爆炸的轟炸，化成一片廢墟。然而這一切悲慘的景象顯然還沒覺足日本食人獸的凶血的貪慾，他們現在又在轟炸有一百萬以上人口的廣州，大隊大隊的飛機飛翔在人口最繁密的市中心鎮空，爆裂彈，燒夷彈不擇目標的向着非軍事地域發射一般的投下，巨雷一般的炸裂，立刻，密集的房屋倒塌下來，燃燒起來，和平的市民，在街上的，在屋子內的，甚至在避難室內的發出一陣驚怖的叫喚，一剎那間，失掉了手臂，殘斷了腿，炸破了頭顱，跟隨着爆炸的黑霧，激起鮮紅的血雨。行人們失却了他的伴侶，在街頭發瘋的奔逃。母親炸開了胸脯，回頭望着背上沒有了頭顱的孩子。人的屍體在地上癱瘓似的躺着，滿街道是模糊的血肉。慘痛的呻吟。倒塌的建築物下，埋葬着未死的傷者，在痛苦中掙扎。一個五六歲的女孩，盡力的攬着壓在母親身上的巨石。一個哭泣着的妻子，在屍堆中尋覓她失却的丈夫。當救護隊正在出發活動的時候，第二批飛機又黑雲一樣的襲來，這樣的從早晨到晚，甚至在黑夜中，一天一天的繼續着，到今天已經繼續到三個星期了，而獸性的瘋狂，顯然還沒有停息的意向。

親愛的世界的友人們，尊重人道和愛好和平的友人們，你聽見這瘋狂的濫炸的轟聲嗎？你聽見這憤怒和悲哀的交織的慘痛的叫喊嗎？在我們的神聖的民族抗戰中，我們是無時無刻不遙遙地諦聽着你們正義的聲，然而日本強盜這種滅絕人性。比獸畜都不如的變本加厲的殘暴行爲，它不盡敵對着中國民衆，同樣地它是以全人類爲仇敵，每個人類都有起來積極制止這種繼續悲劇的展開的責任。如果我們不加以有力的制止，今天他們在廣州所施行的，在全中國的都市和農村，所施行的。明天也可以施行於全世界。正在被法西斯戰爭威脅着的世界，極有可能和中國遭受着同樣的命運，爲着保衛人類，保衛和平，我們需要更壯大的正義之聲和正義之力。起來，督促你們的政府對日本帝國主義作嚴重的抗議，實行經濟的軍事的制裁，嚴禁把飛機，炸彈，汽油以及一切軍火和使用于戰爭的物質輸送到日本，不借款與日本，不購買一切日本的貨物，並請更廣大的展開援華運動，多多的給予我們物質的和精神的援助，我們在爲着民族的獨立自由而戰爭，我們也是在爲着全世界的和平與正義而戰爭，人類最大的悲慘和痛苦，並未一絲一毫削弱我們戰鬥的意志，因爲我們相信我們的後邊還有着全世界，我們不是孤獨的，我們最後將獲得勝利！

親愛的全世界的友人們，我們在堅決的戰鬥着，在戰鬥中，我們等着你們的正義的回音！

為時局告同胞書

親愛的同胞們！

徐州撤退以後，敵人在進行包圍和攻擊武漢的陰謀。湖北和武漢無疑的受着日寇的威脅。全國和武漢的同胞也都無礙的關心武漢的安全。在日寇進攻之下，全國任何地方都受到日寇的威脅，而任何地方的安全也都應為我們所關心。不過武漢在今天特別重要而已。

然而在現在，武漢的安全，還是不成問題的。空襲的危險與犧牲，自然是難免的，然而我們政府已經在下令疏散人口，而我們也深信我們英勇的空軍，一定能給與日寇以更大的打擊。至於敵人由陸路水路方面的進攻路線，在地勢上是日益利于我而不利于敵。我們的大軍不僅雲集在湖北邊境以外，而且正在山西河南安徽各綫，展開英勇的戰爭。現在武漢的防衛，可說是異常的鞏固。

但更重要的事情，是我們不僅要關心武漢安全，而且要保衛武漢安全。保護武漢除了應該鞏固武漢外圍的防衛以外，還必須加強前綫的抵抗力，和培植我們長期抗戰的力量。我們要鞏固前綫和後方，來保衛武漢。

武漢和湖北，今日是我們抗戰的根據地，我們今日有守衛的最大必要；而又如蔣委員長所指出的，今天我們的團結更加堅固，我們的武器與軍力也較前增強一倍，而且，我們大別桐柏之麓，鄱陽洞庭之濱，正是殲滅敵人埋葬敵人最好的地方。我們有保衛武漢和湖北的最大可能。

因此，全國人民應該擁護政府，各人盡最大之努力，并且，共同盡最大之努力，來保衛湖北，保衛武漢。同時，政府除了動員和配備大軍進行攻守大計以外，也一定要整理吏治組織人民來幫助政府，在最有利地方，作最勝利的戰爭。

為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要在在全綫的前綫，在山西河南和皖南北，一致發揮攻擊精神，使敵人不能集中兵力來進攻武漢；要擴大國民兵役，積極訓練新軍隊，發展生產事業和國際生產，來繼續支持日益增強的抗戰力量；要充實和嚴密人民的組織和訓練，組織難民從事生產和自衛，到處建立堅強之堡壘。而全國各界的同胞除了疎散老弱婦孺和重要工廠以外，要踴躍服兵役，購公債，努力增加生產，壯丁和青年要特別踴躍上前綫去殺敵，都要把自己組織起來，堅強自己的崗位，來擁護政府，參加抗戰。而在敵人後方的同胞，也還要更英勇的和日寇漢奸奮鬥。我們必須以最大的犧牲，保湖北之安全。如果我們都決心這樣做，我們一定能達到我們的目的。「有志者，事竟成。」

然而這并不是說，萬一武漢失守，我們抗戰就無辦法。假定將來武漢萬一失守，我們抗戰事業要顯得比較艱難，是事實；但是，敵人將要比我們更困難十倍，也是事實。只要我們今日好好在西南西北建立很好的基礎，我們自然能夠進行長期抗戰。而事實上，西南西北是在建設之中，而自然也更困難十倍，也是事實。要集中全國的人力財力智力抗戰，也要集中全國的人力財力智力建國，去完成抗戰建國綱領。全國的同胞們！武漢的同胞們！還應該更加緊的建設。要集中全國的人力財力智力抗戰，也要集中全國的人力財力智力建國，去完成抗戰建國綱領。全國的同胞們！武漢的同胞們！

我們對最後勝利要有堅定的樂觀，而同時要為最後勝利作嚴肅之努力。我們要正視目前日寇進攻武漢的陰謀，同時要為保護武漢保衛湖北和收復失地為壯烈之戰鬥。我們不可張皇，而同時也不可懈怠。敵人雖然愈逼愈近，但也去死不遠，我們要抖擻精神，趁熱打鐵。目下我們全國有堅強之團結，軍力有極大的進步，戰地日益不利於敵人，而且，國際形勢也日益於我們有利，地利與人和，都在我們這一面。敵人軍力之不足，經濟的困難，和政治上的困難，日益嚴重。大戰之日不遠了。除了老弱婦孺之外，一切的人都應該站在自己崗位上，發揮最高限度的努力，來！

粉碎日寇進攻武漢陰謀！

爭取抗戰最後勝利！

完成抗戰建國綱領！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六月十八日自漢口發

高爾基致孫中山先生書

高爾基
包泉譯

尊敬的孫逸仙！

我，俄國人，爲那種理想的勝利而鬥爭，正和你一樣；不管這些理想在什麼地方勝利，我和你都因之而幸福。我慶賀你的工作之成功，一切公正的人們都關心這個工作，都對你，這中國的 Hercules（註）注意，高興而驚奇。

我們，俄國人，也想像你們所已經作到了的，我們——在精神上是兄弟，是同志，可是沙皇政府和他的奴隸們使得俄國人民站到仇視中國人民的立場上。

我們社會主義者，真正信仰全世界可以而且一定會過着兄弟般的生活的人們，——能允許那些貪惡的人們助長種族仇視的發展，成爲社會主義道路上一座陰暗堅硬的牆壁嗎？

相反的，我們盡全力去打擊我們敵人——全世界優秀人羣的敵人的惡意，這些敵人準備熄滅日光以求便於作他們的黑暗貪婪的事業——在世界上的播仇恨，壓迫人羣。

我們社會主義者必須盡可能地常常說，在世界上存在有政府間的仇視，但不允許有由統治階級的貪心所引起的人民中間的仇視。

尊敬的孫逸仙，我請你寫一篇文章，論述中國人民對一般歐洲資本之掠奪野心持什麼態度，特別是對於俄國資本家，俄國行動是怎樣的，你們人民對於這些行動有什麼樣的反抗？

假如時間不允許你自己寫這篇文章，你囑咐你的朋友寫出來而自己校訂一下吧。

請你用任何一種歐洲文字寫，照我的通訊地址寄下。

千萬請你作這件事，因爲必需使得俄國人以真正的中國人所說說而不由替資本家服務的歐洲新聞記者的說述以認識中國的復興。

我知道你在「社會主義運動」上做的文章，讀了你的信，深深地尊敬你，並且相信你會很願意對我的號召作回響的。

M. 高爾基

意大利，卡普利。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高爾基請孫中山爲其所之編『現時代人』雜誌寫稿。此係去年六月十八日第一次公佈。）

（註）希臘神話中的英雄。

高爾基論中日戰爭

羅 蓀

九一八事變後不久，高爾基在一封寫給幾個美國人的回信里，論及中日戰爭，他說：「在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之前，德國的斯賓格爾（Spengler）在他的著作『人與技術』里面，就在胡說了，說是十九世紀的時候，歐洲人犯了個極大的錯誤，把他們的知識與技術的經驗傳授給了『有色人種』。斯賓格爾這個高見曾被你們美國自己的歷史學者房龍（H. Van Loon）學了去的。他也認爲把歐洲文化的經驗給黑種人和黃種人武裝起來，是歐洲的布爾喬亞所犯的『七大歷史錯誤』之一。所以我們看到歐美的資本家爲要糾正這個錯誤，這才把金錢和軍火供給着日本和中國人，幫助他們去互相殺戮。同時派遣海軍到東方去（對日本帝國主義顯了一顯他們的有力的拳頭）以便時機一至，會同英美的鬼子，瓜分這頭死熊的皮。在我個人看來，我想這頭熊是殺不死的。」

這頭熊的確是殺不死的，而且在那事變的六年後，用民族革命的抗日戰爭回答了這匹「英勇的鬼子」。然而那「錯誤」還仍然繼續的在「糾正」，軍火商人大量的供給着轟炸機和炸彈，準備叫這匹英勇的鬼子到遠東來「糾正」那傳授了來的「歐洲文化」的「錯誤」吧！這是事實呵！我們已親自看到了，在敵人狂炸廣州之後，美國的總統，國務卿乃至宗教團體都在說實話了，並且呼籲軍需工業家，飛機製造廠，不要再售予日本，這應該不是一種單純的「慈善」吧。

我們的成千成萬的平民已在那羽翼下犧牲了，大量的文化機關，企業被消滅了，把中國的城市，村莊當做了屠場，比賽着「歐洲文化」的結晶——新武器，縱橫的試驗着，殺戮成爲了一種嗜好。在這種轟轟烈烈的偉業裏，是連溫情主義者們的憐恤也放棄了的，高爾基在寫給「文化擁護會議」的信里，早已指出，「這個戰爭非但完全拒絕『文化的基礎』，就連布爾喬亞式的人道主義也拒絕了」。因爲是「法西主義所企望的新戰爭，却認爲人道主義的觀念是違背基本目的的觀念」。這個基本目的，無疑的就要毀滅文化，屠殺成千成萬的創造文化的農工，不但要把一切文化的成果變爲灰燼，而且更使用了戰爭的鐵腕阻止了文化的正常的生長。因爲文化在某一個世界裏，變成了不兩立的東西。

然而中國，爲了保衛祖國，保衛人類的文化，要爲被屠殺的千百萬的文化創造者復仇，要爲被砲火燬滅的文化復仇，我們站起來了，用抄戰回答殘暴的敵人。高爾基的名言說：「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是的，我們要消滅他，要消滅這個屠殺文化的法西斯魔手，要消滅這個暴虐的野獸。這責任不僅僅是中國人民底，而是全世界有正義的人民底。高爾基會這樣的號召說：「全世界眞實的文學家們都跟法西主義及其一切醜惡對立起來！」

在中國人民正同一「英勇的鬼子」做最艱苦，最堅毅的戰鬥的今天，我們紀念一個爲陰謀的魔手毒害了的世界革命文豪高爾基逝世二週年，我們只有用行動來表現：「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

回憶高爾基

戈實權

蘇聯偉大的文豪高爾基的逝世，已是整整地兩個週年，可是關於他的印象，却永遠的深刻在我的記憶之中。

回想起第一次看見高爾基，還是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日的事。這一天莫斯科的紅場，舉行每年一度的體育大檢閱，用巴比塞的話來講：「這是一個五光十色地，如同一個花園似的行進着的盛大遊戲會。」當天在紅場上，除去蘇聯政府的要人之外，最令人注意的，就是蘇聯的老文豪高爾基和新從瑞士到莫斯科來的客人羅曼羅蘭夫婦了。他們和史大林，莫洛托夫等人，同立在列寧墓的上層。高爾基的頭上帶了一頂闊邊的黑禮帽披了一件黃色的春季大衣，走上了列寧墓不久，就躲到他們的後方去，含着烟斗吸個不停。羅曼羅蘭所穿的，則是件黑色的大衣，雖然天氣已是非常和暖，却還圍了一條大圍巾，坐在高爾基的前方，他的太太瑪利亞，巴夫洛夫娜則指東畫西地，爲他解釋這樣解釋那樣。當日的情景，直到現在還活躍在我的眼前。這一天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見高爾基，同時也就是最後一次看見這位人類偉大的導師了。

這時候高爾基因年老體弱，多消磨他的時光于莫斯科近郊高爾基村的別莊中，所以在都市中很少再有機會看到他。孰知在翌年的六月十八日，就是他的不幸的日子來臨了。

按照蘇聯五日工作週的制度，六月十八日是一個普遍的休息日；這一天下午因事走向小布隆尼街的舊寓去，在欄上看到許多看房子的人，在沿街到

處的牆壁上掛掛紅底黑邊的喪旗，這不是一件尋常的事，詢問的結果：「高爾基這一天上午十一時十分，因久病而在莫斯科近郊的別莊中瞑目長逝了！」

這一個不幸的消息，打動了每一個人的心靈，當晚各家書店的櫺窗中，都陳列出高爾基的著作，畫像及銅像；戲院臨時取消了表演的節目，文化與休息公園停止開放，無線電中停止了時常的播送，代替的是蕭邦的「葬禮進行曲」。整個的莫斯科，爲黑色所籠罩，成了一個悲哀的城市，四百萬的人口，斂着笑容，對這位偉大的作家之死，表示無限的哀悼。

十九日的清晨，報紙出版了，俱加上了黑邊框，用大字印着高爾基逝世的消息，並載滿了從各方來的唁電及哀弔的文字等。「真理報」一開頭就是這一句話：「理智的明燈熄滅了！」羅曼羅蘭的唁電，是這樣兩三句簡短而沉痛的話：「對於我們親愛的友人的逝世，我真是無法能形容出我是怎樣的傷心，我們現在也同樣分担了蘇聯人們的悲哀。」蘇聯作家托爾斯泰的紀念文字中則這樣寫道：「三大革命時代的光明從此黑暗了，俄羅斯最後的一位偉大作家，離開——我們而去。……」

從這一天上午九時起，高爾基的遺體即先陳列於離紅場不遠的工會大廈的圓柱廳中，任人前往哀悼。當日工會大廈的門前，懸掛着高爾基的畫像及四面大喪旗；圓柱廳的中央則是高爾基的遺體，四週俱放滿了鮮花圈等，廳中並有樂隊奏着悲多汶，蕭邦等人的喪曲，一種悲哀的空氣，充滿了全廳。

莫斯科的羣衆們，從早晨八九點鐘的時候，即排隊前往工會大廈，瞻仰高爾基的最後的遺容，其中有許多代表，甚至還是從近郊走來或是從其他城市乘飛機來的。到了當日的午後，羣衆愈聚愈多，靠近工會大廈附近的高爾基街，大德米特洛夫卡街及彼特洛夫卡街，臨時斷絕了交通，羣衆的隊伍延長至幾里之遠；靠近中心的幾個街口，則更是擁擠得水泄不通，雖用大的貨車和馬隊攔在街口，但總是忍不住羣衆的洪潮，我自己也在羣衆的隊伍中排立了幾個鐘頭，但隊伍移動得太慢了，按當時的情形，決沒有可能性能在天暗之前走進工會大廈，而當晚高爾基的遺體即須火葬，所幸一位警察指引我，靠了身上所帶的新聞記者證，方能在四點鐘之前走進了工會大廈，一瞻仰高爾基最後的遺容。講到工會大廈，這是一處有歷史意義的地方，當一九二四年時，列寧的遺體即也陳列於此，共五日五夜。這一年的天氣非常嚴寒，街道上生了火炬，羣衆們俱不畏寒氣，成天成夜的排列在街道上想一瞻仰列寧的遺容，讀過蘇聯女詩人英拜爾的詩「五日夜」的人，就可以想及當時的情形了。高爾基逝世的這一天，正相反的，是一個非常火熱的天，熱度之高爲多年來所未有，但是羣衆還是冒着烈陽，在街道上排列着，統計當日行經高爾基遺體旁的羣衆不下二十萬人之多，史大林，莫洛托夫，奧爾宗尼吉哉及安德萊夫等人還會立在高爾基的遺體旁，任榮譽守衛人，從此我們就可以看出，蘇聯的人民是怎樣敬仰高爾基了。

高爾基的遺體於當夜火葬，屍灰則裝於一小銅罐中，從二十日的上午九時起，仍陳於工會大廈的圓柱廳中，任人前往追悼，到了下午五時半，即開始舉行國葬典禮了。我在蘇聯的外交人民委員會領到一張通行證，前往參加葬禮。當時在工會大廈中，史大林，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及與爾宗尼吉哉等人先立於高爾基的遺體旁，任最後的榮譽守衛人，繼而就在國歌的音樂聲中，抬了安置屍灰罐的小方亭前往紅場，在亭前有人捧着高爾基的遺像及一個紅色的小方枕，上面放着一個蘇聯政府獎給高爾基的列寧勳章；在亭後，就是蘇聯政府的要人及高爾基的家屬等。

葬禮的行列到了紅場，即先將安置屍灰罐的小方亭，息於列寧墓前的一張紅布案上，史大林等人即走上列寧墓，開始追悼的儀式，莫洛托夫先代表蘇聯政府及黨中央委員會演講，其中說：『自列寧以後，高爾基的逝世，實在是蘇聯及全人類的一份莫大的損失。』繼而布爾加林代表莫斯科蘇維埃及莫斯科省黨委員會演講，托爾斯泰代表蘇聯作家聯合會演講，最後就是季德的法文演講了。演講畢，史大林及托爾斯泰等人，即又抬屍灰亭，繞經列寧墓的右翼，而至墓後的克里米林空牆前。高爾基的屍灰罐即於國際歌及二十一響的禮炮聲中，置入空牆。現在到莫斯科去旅行的人，還可以看到克里米林空牆上裝着一塊黑色的大理石，上面寫着：

『阿勒克舍·瑪克西胃奇·高爾基，生於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死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

自從高爾基逝世後，他的著作更加倍的印行着，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院則創辦了一所高爾基博物館收藏一切關於高爾基的著作，文件，照片及繪畫

彫刻等。這一所博物館是在去年十一月一日開幕的。我當時也接到一份精美的請柬前往參加開幕禮，博物院收藏之豐富，真是驚人。在博物院中，我們可以看到高爾基在小學時所得的獎狀，發表高爾基處女作的『刺加索日報』警察廳中關於高爾基的卷宗，『童年』等書的原稿，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高爾基所給中山先生的一封信，在信中高爾基讚美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孫中山先生為『中國的赫爾古利斯』，最後並請中山先生為他所編的雜誌撰文，這可算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歷史文件，（在本期的『抗戰文藝』中，載有高爾基致中山先生書的譯文，在『文藝陣地』中有作者所寫的『高爾基傳物信』一文，所以此地只好從略了。）

當此高爾基逝世兩週年紀念時，我就想起了兩件事；一件就是季德的笑與淚，一件就是『右派與托洛斯基同盟』謀害高爾基，當高爾基葬禮的這一天，季德要在列寧墓上作了一個演講，其中說：『高爾基的逝世，不僅是蘇聯的不幸，也是全世界的不幸。因為有了高爾基，俄羅斯人民的沉痛而偉大的呼聲方在遠近諸國得到了一份回響。所以我在此地所要表示的，不僅是我個人的悲哀，而是法國文學界的悲哀，全歐洲文化界的悲哀及全世界文化界的悲哀。』繼而季德在演講的結束時，又講到高爾基的意義，說『高基已是屬於歷史上的人物，而成爲永久的偉大的人物之一了。』但是季德在返國之後，寫了一本『從蘇聯歸來』。這本書用羅曼羅蘭的話來批評，『不僅是一本惡劣的書，而且是一本平庸的，空虛的，淺薄的幼稚的，自相矛盾的書。它所以能够引起廣大的注意，當然並非因為它本身有什麼價值，都是因為蘇聯的敵人趁這機會把手

德的名字利用一下。』這本書和季德當高爾基逝世時的演講，正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對比，這是『季德的笑與淚，』在這種地方，也正暴露出季德的弱點和劣性！

講到今年三月間蘇聯公審大坂國案時，更發現了托洛斯基，布哈林及雅科達等劊子手殺害高爾基的陰謀，而李文醫生則是直接的劊子手，回想高爾基逝世，李文醫生向新聞記者這樣講道：『高爾基直到最後逝世的時刻爲止，還抱着能代表他一生的最崇高的理想。……他常訴苦如斯久臥病床，以致不能做事，並且還常帶着一種非常的情感說道：『我有許多事情要做呢。』……普勒特萊夫醫生也會與陰謀，並在醫生決定書上簽了字。的確，高爾基是能爲蘇聯，爲全人類盡更大的服役，但是他爲『右派及托洛斯基派同盟』的劊子手一無所禦的殲滅了！雖然李文醫生處死刑、普勒特萊夫處二十年徒刑，但是他們絕不能洗清和償還他們的污點和罪惡！

當此高爾基逝世紀念之時，更加提高了我們的警覺性，同時也更應該提高我們紀念高爾基的意義。這位偉大的作家，也正如『真理報』所說：『偉大的是高爾基的天才，偉大的是他對於新人的服役；他的光輝的文字，將永不會爲萊提河——忘川的緩流所湮沒。這位偉大的俄羅斯的作家，文字的光輝的藝術家，勞動者的摯友的名字，將永遠地照如日星，留存於人類的記憶中，垂千古而不朽！』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六日

於漢口。

火

劉白羽

隊伍，在黃昏以前，退到一座小山坡上去了。

X

「同志！節省子彈——沒把握別放！」

隊長，爬到那凸起的土崗左側方去，一面這樣朝旁邊叮囑着，一面機警的賊望着遠處……

天空，很迅速的漲着包含了春天氣絮的雲——這屬於高原地帶的三月氣候，空氣沉澱般的下壓着，讓你覺得連喘氣都稍微有點困難了。由悶熱的胸膛上，額角上，拚命的往下流……在田野里，走過遠路的人，都懂得這是要落陣把雨的了。以這沉悶中間，卻充滿了蓬勃的生力。一點風都沒有，身旁雖是參茂的長着枯乾了的黃草，也靜止了。牠噴吐着一種濃厚，乾灼的氣味，刺激着躺在牠下面的人。

這時對面——敵人的追擊部隊停止在那藍藍的，死人眼睛一樣凝着的小河邊。

槍的爆炸聲，反到稀落了，敵人不企圖進攻了嗎？……

黃昏，微弱的光線里，還看得清楚，隊長那掩遮在眉毛下面的，兩隻發紅的眼睛。他是這隊隊伍裏的一條靈魂，但是，此刻，大家都落在極疲乏當中了。他們離開總的部隊，已經是第十四天——在這些時刻裏面，他們一直向巨大的艱辛中間，流着血挺進。像一條溶鉄的激流，從鄉村裏，山谷裏，不停的走着……雖然疲乏，苦累，使他們簡直不像人樣子了：綁腿纏到「帶了花」的胳膊上，滿臉是泥，頭髮亂蓬蓬的扎着，衣衫，也都掛得破爛了，

一條一條的……

明天，在楊家碗的煤窖舖上，隊長還說：

「距離已經不遠了——大隊伍也許就在前面，同志們！我們最後努力！」

由那寬大的嘴上，吐出這富于煽動性的話，提起大伙的精神。

好！——走吧！今天中午，就在那小路叉上，達到了日本軍隊，牠是由前面斜插過來的，——還有法子一直往前走嗎！前面的路不是擋着了嗎！大隊伍向遠處去了吧！……大家想着，大家估計這次的路線，向後滑翔一下嗎？

疲乏儘管疲乏，同志們的手榴彈，還是扔得那麼遠。

十四天，十四天，彈藥比眼淚還缺乏，同志們只是沉着的，瞪着兩隻眼……彈孔，一朵朵爆炸着，雲一樣。這樣，挺了四五個鐘頭，慢慢向後退了。這退卻——是戰鬥的，機警的，絲毫沒有什麼損失的。只最後，在那小河邊的樹底下，一個同志，給子彈從脊背上向胸膛上穿了一個洞，犧牲了！……

行列，在那灰色的靜穆裏，沒有傷心，但是他們也沒有忘掉那死者的面影。行行……像一條黑錢的雜亂中間——活躍着一個同一的心的核，牠是在機警的執行那一個任務，牠要由疲乏當過這危險的時候去。

死的，只是那沒有聲息的委棄在那兒了……

活的，嗅着乾草的香味，綁腿束縛了的胳膊擡着槍。

「好——聽命令呵！」

「……」

隊長沉思似的把話說完，也并不等誰的答覆，他折身往右面的哨位上爬去……

X

「喂！我說——腳上的泡真痛，娘賣X的！我再也不情願走路了，娘賣X的！」

「第十四天了……哦！」

「……」

「我不怕，十天，一百天，反正咱們得打，腳上有泡……哼！不走！不走就死掉！」

「對呀！不走也得走！」

「娘賣X的！——日本鬼！」

X

在那邊，草叢裏面，沉默了一響。那是一個湖南口音的人，又在說話了。突然——那面「砰……」的響了一槍，震悚着山坡上的樹林，葉子紛亂的落着，這些葉子，大概還是秋天掉在樹枝上的，現在又落下來了——戰鬥。戰鬥，人們的耳朵變得像塞了棉花一般——那湖南人的發啞的喉嚨，本來還在響着。在那邊，草叢裏，那湖南口音的，話剛剛說了半截撲的一歪身，不言語了。

「怎麼——齊雲你去看！」

齊雲抓着槍杆，用胳膊肘爬過草叢去——天已

經更黑了一點，他挨進那凸出的土崗，他悄悄的一隻手往那歪倒的人身上摸去……一點敏銳的感覺，倏的刺了他一下。他的手觸着一片濕濕的東西是血——血嗎？像什麼壓緊了他的喉嚨，他沒言語，他把手題到鼻子上去，他看着，他深深嗅着這同伴的血污氣，他看着那天際上最後一塊紫藍色的雲霞，悄悄的斂沒了。

「怎麼樣？……」
跟着「拍」的折過來的一塊磚頭，那邊的人在

問。
他不言語，他從那屍體上解下子彈袋，披在肩膀，然後抓着那一隻槍。

草，大概紅了一片吧！血泊裏的肉體，還起着最後的，輕微的戰慄……齊雲慢慢打了一個滾，順着斜坡往遠處滾去，一會，黑影裏誰了推他一掌

「喂！到底……」

「犧牲了！」

「唔——又一個！」

沉默了——响，他們深刻的不能忘記那血，血泊中間的土地，羣衆……齊雲是個農民出身，可是是一個堅決的份子。在今天，這條充滿火藥味的途徑當中，他是個積極的參加者，他深深的往艱苦裏去，在這兒——山西的東南角上，就有着他的家鄉，在那連綿的大行山脈的坑谷裏，他放過牛，放過羊，翻過田地……可是，今天，爲了保衛祖國的

土地，他手上染着同伴的血。他的頭腦裏，沒有什麼感想——血是血，是死的了！犧牲者的血，卻激動着活的人的心，他們想着目前這危險的時間……

「集合——在左邊，凹地……要輕輕的，一個一個的走去！」
那嗚嗚——嗚嗚的聲響，彷彿是機械的輪條磨着响，很匆迫的。他又向黑暗中隱沒了。
「集合？……」
那一個同志雖然這樣說着，他卻自動的挪了槍，跳起來，伏着腰往指定的地點跑去。
齊雲慢慢的把兩桿槍，推上肩膀去。但是，他沒動，他的腿，好像懶得很。他的腦子，更沒有去的意思——前面，那碧藍的河沒有了，那空悚的樹林沒有了，但是他記得清，那邊的村莊，他想到此刻，敵人也許正在那裏殘殺，搜索，農民們，老人，孩子，婦女，牛，馬，雞，羊，都在那兒死亡毀滅……在那一角，進行着殘酷，黑暗，在那一角，再沒有平靜溫和……
「媽那個X！……走嗎？離開他們嗎？」
他的拳頭，粗暴的握着，他來回的搜尋着。
他想尋視出那草叢，那河邊的一棵樹，那村莊——他想那一條條屍體，會霍霍的立起來，他想那村莊裏，幾十幾百的屍體霍霍——霍的筆直的立起來，伸出那粗糙的黑手。
壓制不着的情感，是會像一條小河一樣的泛濫……
「集合！」
是的，他清醒的記起那聲音——那是「命令」那是由那一個活躍的心核裏發出來的。那是由一個羣，包含了一百多人的羣的中間發出來的。立刻，他移動了脚，但是，他回過頭，向那草叢裏，最後望了一眼，他把那隻染了血的手扶着槍托把——黑暗中，他跑了，簡直是挺了腰在跑。
黑暗中的山崗，是絆脚的——那些乾草，石塊，枯樹根……

他沒心思聽或看，只是跑着，想着那湖南同志脚上的泡，他跑，他覺得很輕快，吸着那硝磺氣味。
X
在那兒，那一塊凹下的盆地上，人們集合了。隊長，不停的，在這殘亂的隊伍面前，來回踱着步——他想：那樣一個數目，一百六十三個人。他們掙扎過，十四天，十四天了……但是，現在敵人就在面前阻得着路，退麼？往那裏退呢？往原來的路線上重覆的走去嗎？那麼這十四天，算做了些什麼呢！他擺着頭，他不肯，他清楚的記得——在身旁，這支隊伍，是怎樣的一堆極不堪，肚子是空的，有十個以上是「帶了花」，他不再讓這堆人跑，跑，他想：只有打通這條路綫——突然，一個念頭，鎚子一樣擊了他一下「能不能打破當前的敵人呢？……」
「同志們——儘表意見呵！」
沒有誰言語。
他很辛酸的想到，剛才檢查人數，又缺少了兩個同伴。
「那麼，我說我的意見……同志們！我們現在是不能在時間上，和敵人相持的！我們要緊的是怎樣在這裏夜間，趕緊抓着我們的優點，來進行！我們要脫離開這危險的地帶，同時我們還要襲擊敵人，因為我們已經是第十四天，疲乏，餓，冷……我們要拿我們少數的力量，去克服這困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達到目的！才能追上我們的隊伍——同志們！爲了我們的生存，我們不能做復子等待天明——那時，敵人完全佔優勢，他們會撲上頭，他們會集中砲火……把我們消滅！」
「隊長同志——那只有往後退嘛！」

誰咳嗽了一下，輕聲的說。

「還有呢？」隊長由黑暗中發出聲音來，大家不知道他在哪裏。

「我不主張退——同志們！讓鬼子——在那村莊上燒殺，我們不是要救他們嘛！還有兩個同伴……在這裏，那樹下邊呵！」

這是剛才擠到行伍中間去的齊雲，他激動的叫着，突然一隻肥大的手按到他的肩膀上，使他感到一種熱力——汗，濡濡的臉上往下流。

「齊雲同志——」是隊長磨鉄一般的聲音「我知道——你的家鄉在這兒，你熟悉這兒，你愛這兒，現在，眼瞧着敵人來燒來殺……你說的對！我們應該救他們——對！可是同志們！知道，我們估計一下自己的力量，够和敵人死拚，硬拚的嗎！那麼！我們要用一個法子，我們消滅敵人，驅逐敵人！」

「對！隊長！」齊雲的喉嚨震動着「我看我這一隻沾了血的手，這是那個湖南同志的！」

由那被三，擾攘的隊伍中間，却意外的發出一種興奮清醒的聲音。

「那要——吸烟吧！」

「喂！這是夜間，會給敵人發現的！」

「嗚！要不是你說我早忘了！」

隊長欣快的聽着這樣低聲的對話，他笑了。他相信——就是這個力量，能會打擊敵人！

他重新走向齊雲的跟前。齊雲這會，一條腿蹲下去整理綁腿，他的手突然停止在一處，潮濕的，哦，是血水！他立刻感到一陣痛疼，他知道這是皮膚破了，是子彈打的，還是碰壞的呢？……就這會，隊長在他面前蹲下來，帶着一種汗臭味，低低喚他。他忍着了，他仰起頭來，望着黑暗閃動的兩顆眼睛。

「這件事——要你去……」

齊雲聽着，一面不管疼痛和血，一直把綁腿緊緊的裹上去，束着傷口，等隊長話說完，他早把這些忘掉，立刻從隊長手裏接過來一把火柴，他緊緊的攢着這火柴——他深刻的記着隊長的話，他覺得這是一件重大的責任，他一定要把牠做得十分妥切才行。他趕緊從身上把多餘的一隻槍，摘下來，遞過去，他自己從行裏走出來，向小山嶺的脊背上走。

這時，飄落了一陣雨點。

他把子彈袋，交叉的整理好了——右手緊緊提着實彈的槍。

背後隊長輕輕喊：

「走——我們從左面下山去，輕一點，誰也不要掉隊呵！走！」

嗚嗚——嗚嗚一陣子草地上的脚步声。他們一百六十二個人，疲乏的，襤褸的，往遠處去了，齊雲也在走，一個人，却往相反的方向。他吸着雨點裏那新鮮的空氣，雨點卻沒有了。

X

山石間，只有濺濺的流水，清朗的沖激在夜腳

下……

隊伍，山亂石上，悄悄的爬下了山，隊長帶着楚楚的記着和齊雲說好的路線。他們稍微淤留了一

下，認定了方向，隊長舉了舉一條手臂又開始走。沿着田野上一片小樹林過去了。天上的雲給一陣風一吹，反到稍稍薄了一點。漸漸水流聲壓低了一切煩雜的聲音，他們走到河邊上了。一會，毫無猶豫的，他們把腳探進水深的河水裏面去。

行列——一條黑線不停的走，走，……

X

齊雲一個人，坐在山嶺，一個安全石凹裏面。他把槍樓在懷裏面。

波浪一樣，他不斷的在想——那鄉村，慘殺，那藍色的小河，那樹底下，一顆子彈，那湖南口音的人，那染了血的隻紅手……

把脊背靠着陰涼的牆壁，一種潮濕氣襲着他的頭腦。

想一想，半年了——他到這支部隊裏來。這是一個官長和兵士沒計分別的隊伍，大家都是同志。那時他同了兩個伙伴離開太行山環抱的一角，他們在靜靜的汾河上尋着了這隻隊伍，從那以後，各處突擊着，打着——在一個月前，突然說日本人由東陽關進來了，奪去了黎城，另外一支敵兵，更由河南繞了一百里山路，向晉城前進，他們這支隊伍，深夜的趕了來，他回到自己的本鄉本土上來了。他熟悉這裏——比現在自己手裏這隻槍還熟悉，他愛這裏，這山谷，泉流，三月裏滿山坡的桃花……

突然，他覺的弓起脊背來。

他把槍放下去，近旁搜集了一小堆乾草，向口袋裏摸出火柴來，他走上嶺去。

又……

石楞上晃了一下紅影，點着的一團火，一熱燻，他就，丟掉牠，趕緊一縮頭，回到石凹裏去了。

這一團火，立刻落在河邊上那警戒的敵兵眼睛裏。

劈——磅，磅，磅，……

步槍響了一陣，炮也跟着響起來：

轟——轟——轟……

山谷震驚了，夜震驚了，——一條條紅的，藍的，電光似的火，在各處爆炸着。

× 熱了第二次一點火以後，已是半夜，砲火更猛烈了，天地好像都震顫着了。

在那巨大的鐵的崩裂一樣的聲響裏，齊雲估計時間，部隊一定早到達預定的地點了。他聽聽敵人一點沒有把陣線往前移動，敵人不敵，他們不知道在這山嶺上，躲着多少中國游擊隊，幾千，幾萬，……只是一個勁兒把那砲彈咕咚——咕咚的亂放，也不歇息一會。

齊雲一手抓着槍，順着石壁往左溜去。

槍彈，嗤嗤，——在頭上穿着空氣。他漸漸摸着路，一直往左。

他沉着，辨清方向，堅定的走……

這時，敵人要衝上來呢？他就完蛋哪！可是他不要這樣想，他相信敵人沒這個胆量。同時，他也沒有這樣想，他只是一心一意的，在叨唸着——自己的部隊到達了預定地點了吧！那就好了！天亮以前，就叫河邊的日本鬼子消滅，把他們趕走。

這種欣快，是任務到達後的一種從心底激發出來的欣快。「唉——嗚——」

突然，他的腿，那隻「帶了花」的腿，撞到石頭尖上。傷處，這半天，血一直在往外滲，一陣痛，透徹心肺，他猛然一下，把身子靠着石壁。

他變成一個跛子，他一拐一拐，咬着牙，往前挨……

在一塊懸岩上，他再也挨不過了。

砲火，在深的夜裏，像暴風雨一樣，襲擊着他的心。他閉了眼，想靜靜的喘一口氣，——但是，他給任務的意識緊緊的抓着，耳朵裏，震響着隊長磨鉄似的聲音：「記着——齊雲，在任務達到之後，你趕緊跟上隊伍——在黎明以前，我們要突擊的，記着——」那時，隊長可不知道他的腿上「帶了花」的，他自己也在興奮當中，忘記了——傷血，……可是，現在任務達到了，痛疼却針一樣刺着心。休息一下，他再掙扎着走，心裏想：「挨呀！一步步挨呀！」但是，他像一塊木頭從懸岩上滾下去。

× 隊伍，在深夜，就悄悄摸到敵人背後去了。

果然，他們聽到砲火一刻比一刻激烈，他們知道，齊雲在那兒達到了他所擔負的任務。可是，一直等到最後一個時刻，再也不能等待了——還沒見齊雲走回來。隊長，來回來的躡着，突然，他扳轉身來，朝着這挺穩的，而是鉄般結實的隊伍說：

「我們的時間到了！」

一小隊，一小隊，往黑暗中出發了。……

這是一個突擊，從敵人的背後。整整一夜，敵人滿以為砲火已經殲滅了小山嶺上所有的人們，他們只等着天一明亮，他們就去看那狼藉的死屍，他們疲乏了，他們各自在地上無意味的打着睡——可是這樣一個突擊，意外的，從背脊後面來的。他們警惶了，在那深黑的一陣拂曉裏。

他們不敢往前面上跑，怕那里佈滿人。

他們更不敢回頭，後面一片槍聲，一片喊殺聲

，……

× 大地上——那一百六十二個人，進行着血的鬥爭……

太陽光照着溫暖的，藍色的小河。

隊伍——一隻勝利的，而是十分疲乏的，僵硬的隊伍，停在那曾經失掉過的村莊上，田野上。

隊長沉默的把手按着剝亮槍。他更紅了的，枯

灼的兩眼，瞪着地面，在那裏，并排的擺着幾具死

屍。三月的春天的微風拂着他們，太陽，光亮的晒在那猥僻，模糊，而平靜的臉上——這幾個中間，有一個，腦骨都爛了的，顯見得是由很高的地點，落下去，摔碎的。……

大家，在那兒休息。

大家，在自己的國土上深深的吸着那清涼的，早晨的空氣。

得到魯南捷報的一天。延。

衝取聯絡線

徐盈

我們這一區隊的任务是從左面山地衝出去，先到××去和友軍取聯絡，要他們來掩護大軍團的突圍……

深夜了，偵探送來了「山地平靜無事，敵正向此目標移動中」的報告，我們在一種難以描寫的興奮心情中起程了。海潮一般的廣大營幕裏，肅穆無聲，無邊的黑暗中，正有多少隻銳利的眼睛在警備。

「完成了任務以後在××見，親愛的弟兄們！我興奮得幾乎要這樣喊着。」

月亮埋在朦朧的暈中，冷冷的顏色，照着我們走上灰白崎嶇山道。滿山都是陰森森的灌木叢，風吹草動，灌木叢裏又佈滿了疑兵似的陰森點點。山路沿着深遠無底的溝谷，亂石堆裏，一隻野兔的飛奔，都會驟然給人以無限的驚愕。一個跟着一個的腳步，刺刀的閃光吻着月色，前面作了後面的目標。我和我的哨導走在最前面，全隊的生命放在他的手裏，他自動地要求帶我們走，並且自負地表示這一條捷徑除他以外知道的人並不多。他短小健壯，山地的漢子，一蹶一蹶地竄一下就是六七尺，他的背影和黑暗模糊成一片，只有他那風衣飄着，透出了黑暗中還有一點黑暗。

一連氣的上坡，完全是延綿不斷的高地。不知這來了多少時候了，看一看月亮依然懸在山頭上。繞過了深谷，穿行了鞍頂，踏過了小片的農田和山莊，山脈的頂點仍然沒有發現。大家喘噓了地只有向上爬，誰也不肯示弱地問問幾許路程。

「噓噓——」大家喘息，不許唱歌。

北風的風雖然是那麼硬，在這時，每個人都感到了風衣的沉重了。背上面還擱着自己的簡單的行囊，右肩上擱着自己的武器，腰圍左右，每一件零碎東西，都使人開始感到是累贅。到後來，每個人都張大了嘴，像六月裏的狗似的喘息着。

「今天到什麼地方打尖呢？」

「等站到敵人的脊梁背上啊！」

偶然地也透出一兩聲對話，像一陣輕烟似的散在空氣中。多數人都是眼看着腳，腳踏着地，在急急地行走着。前面，必須要通過一條隘路，只有兩尺寬，左邊是幾百尺深的土岩，右邊是長滿了癩疥狀雜樹的山壁，地皮上還積着沒有溶化的白雪，清冷冷的月光，一片天鵝絨似的積雪遮沒了路，照耀着我們一行人的勞疲眼睛有點眩暈。

天上浮雲散了，月是那麼清，雪是那麼白，枯黃的禾本科的細稈上凝固着水晶般的冰柱，又是那樣的皎潔，一行人通過雪地時，一條條的瘦影很清晰的印在地面上，又是那樣的整齊。戰場生活使我們眼花耳聾，除了你死我活外已然不懂什麼，但這時忽想清醒起來，覺得這裏環境有點像畫，大家貪戀看畫，不由得腳步有點鬆下來，忘情地貪着呼吸有點冰涼的空氣。腳步於是不再整齊，有人劃着洋火在吸煙。忽然——

隆隆——

砲聲，當判定是從身後傳來時，我們放了心便更急急地走。

我們拿槍尖抵着地，順着雪層上的哨導腳印一步一步地向前踏，雪層底下還有一層冰底子，踏來踏去，雪溶了，偶然地滑跌，會使人聯想到萬一滾下去的情形，久久的抬不起腿來。

隆隆！另一角上又有了砲聲。

「警備着，死也要完成了最後的任务！」

隊長的命令一個遞接一個的口傳着，到了廣闊的山頭更看不到路了，我們急行軍，不管什麼什麼蓋着雪的惡路，不管刺人的藤伸出長腕隨時在抓我們的鞋襠，一方面，搏鬥着方面衝，「讓敵人衝過來，看那一個還保得着活命」，大家都這樣想。把再多的疲勞都一齊拋掉，爲了大軍團的千千萬萬

的弟兄，我們加緊腳步，要衝取這條聯絡線！

「老鄉！我命令那哨導，火是見不得的！」

哨導想吸口葉子烟來解解疲勞，正在用着火籠在打火石，當火星四濺時候，我忙去阻止他。誰敢判定這一個區域裏沒有敵人的蹤跡呢，星星是一火個稀有的好人，聽我講話後，他的手裏便再沒有火星出現。

北國的午夜，寒風是凜冽的，但是每個人都像洗了蒸氣浴似的冒着熱氣，汗濕透了帽子濕透了內衣和絨衣，雖然，偶一立定時，一陣陣夜風吹來，又使人不能不打着寒慄。

「衝下山去就是老黃河了，」哨導告訴我，我又把話傳給大家聽。

從開步走到現在，一直就沒有休息過，大家總以爲要求休息是羞恥，一個按着一個的足跡走，大家像是一個人，根本沒有什麼話來說。只有衣服的擺動，摩擦，和急促的喘息，算是黑暗中的交響樂。有時候隊伍微微震動一下，當有人被轟立的草根絆倒或者是爲酸棗刺傷了腳踝。

隆隆，隆隆，四方的砲聲在山裏響應着，激動着。

月亮漸漸淡下去，黎明前有一個時期是最黑暗的。那量沉的點滴已在混合着濃濃的朝霧到來，濕了帽子，潮濕了衣服，更潮濕了槍，後來眼睛潮濕着連大地上的影子也都模糊起來了。

下山了，下山也是沒有路的路。我們在一條山水沖出來的澗谷裏爬下去。哨導依然是在我的面前，我們一個遞接一個的向下滑，這一段地帶，沒有土，沒有石，只是大石塊裏嵌着小石塊，把腳掌踩上去，人便不由自主的被石頭帶着向下滾，分不清是人在推動石頭還是石頭在推動人。一小心，小心，一路低聲喊着向下滾。

黎明時候，雖然每個人都有一雙抬不動的腿，可是大家安了心。我們沒有缺少一個弟兄，我們衝出了敵人的包圍綫，我們同聲感謝哨導的功勞，哨導這裏按規定他可以回去了。

「謝什麼，都是中國人。」他說「從這以下，是一漫平的砂土道！」

我們把眼睛向前展望，一片風砂正在作螺旋形地在黃沙大漠上飛追，我們歡欣着企望，這風砂後面就有我們友軍的征塵，……

在他知道自己是中國人民的時候
都英勇地
用生命守衛自己的祖國了

周作人

殘暴的敵人是會消滅的
而受難的祖國是會勝利的

(三)

周作人

你不能想一想你所走過來的路麼

周作人

你會衝破過德諒克拉斯

你會揮擊過北洋軍閥的政府

你會無畏地走在思想鬥爭的最前面

——中國的青年

不會忘記你的名字

周作人

你——

曾為祖國的文化

舉起過革命的旗幟的

今天

在不正的暴力的前面

你胆怯了麼？

周作人！

懺悔吧，

周作人！

不然

你站穩

我要向你射擊……

中國的青年

要向你射擊……

一九三八年，六月。

揚州的日兵在自殺

鮑雨

近來，揚州日兵們患着一種流行性的「狂症」——自殺狂。差不多每天都有自殺的士兵發現。自殺的方法，很慘酷，割頸切腹外，還有割生殖器而致死的。

最近有一個士兵，名叫宮毅一郎的，年不過二十六歲，他用刀子把臉貌先毀了，然後割開喉管而死。在死在揚城左衛街一個小旅館裏，死後仍緊執着那把小刀。

使人更注意的，是他自殺這一個晚上，新勝街大陸旅館——敵人的慰安場——全時上吊死了一個日妓，名秋子。她是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子。

在揚城，所謂「慰安場」這種組織很多，與其說是軍人找「慰安」的場所，不如說是軍人洩慾的地方。裡面有着日本女人，和被擄去的中國女子。

一般都認為宮毅和秋子的死，是一件不值得注意的「情死」，但問題並不這樣的簡單。

秋子的到場，還是在最近。同在一起的姐妹們看她一天到晚很沉默，舉動方面也不輕佻，看上去不係是一個奴女的樣子。她像有什麼隱痛，但從來沒有對人講過。

宮毅近來很憂鬱，他對弟兄們說是爲了好多時沒有妻子的信來的緣故，從前也時常跑大陸，在那面一個

日妓——芳子，打得很熱，可是後來忽又不去。不過在未死的前刻，是有大陸的。據芳子說，他既到大陸，芳子迎上去時，把一條臂膊架在他肩上，他不高興地把肩頭一聳。芳子討了一個沒趣，走開了。以後關心他和秋子談了一刻，並且看見秋子拭淚。直到他喝完了兩瓶啤酒後，他才走。

「你知道宮毅和秋子的關係嗎？」有人問芳子。

「不知道，可是我有一次看到在他皮篋裏落下的一張女人照相，問他是那個，他說是他妻子，」芳子回答：「奇怪的是秋子的臉和他妻子的臉很像！那時秋子還沒有來到這裏。」

檢查宮毅的衣袋，檢出妻子照相的一角，（大概已把它撕毀了）大陸慰安場「派司」一張，符咒幾個，千針線一幅，還有的是三條日文標語：「你們想想，侵略中國有何利益？」

「日本軍閥犧牲你們的生命，換取他們的權位，你們的敵人是日本軍閥不是中國！」

「請聽，你的愛妻不是因你出征而正在痛哭嗎？」

他倆究竟是何關係？爲什麼要自殺？一時無從探知，直到在該旅館間的地板縫裏揀出一本記事冊以後，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他是長崎人，離開祖國，來到真

邦後，差不多已有五個月，他是第七次被征出來的，那時他和子結妻婚不過四個月。他還有一個年老的母親和一個妹妹。平時，依靠了一片小園紙店維持生活，雖然貧苦，但還過得去。自從來到這廣大的中國後，他無日不在思念他的親人。從北戰場到東戰場，大小仗經過數十次，帶了好多次的花。

前三月裏接到了妻子三封信，每次來一次信，總增加他一分煩惱。信上告訴他國內生活如何艱難，吃的用的，價錢逐漸增加，捐稅也逐漸增加，可是自己店裏的營業反日見清淡。

最近二月，接不得他妻子的信了，他開始懷疑，他消極地想自殺，一星期以來，常聽說，大陸到了幾個新的女子，有一個弟兄告訴他在大陸看見一個女的。和他妻子的照相上的臉一樣。他那時還不信他的妻子能到遼遠的異邦來。到今晚晚上大陸一看，才證實了。原來她是被征來「慰勞」皇軍的。全時她還告訴他，妹妹因反對出征，被關在牢裏，母親已急死了，他憤恨，他羞愧，他沒路走了，除自殺之外。

在冊子最後的一頁上，寫着幾個日文大字：「支那人民應該和日本人民聯合起來打倒日本軍閥！」

後方的鄉村 (回鄉雜寫之一)

彭慧

汽車在崔家堰站停車，我携着我們的簡便的行李，一個小藤包，從容地下了車，汽車站旁就有叫馬轎子的碼頭，我的目的地，名叫雙茅屋的那個村子，離車站，依中國舊里計算，約在十四五里左右，轎錢講好是四毛。

我們鄉下的所謂馬轎，倒是一樣很有趣味的東西。是一乘竹椅和兩根可以拾起來的粗竹槓作成的。兩頭還橫綁着兩根短而小的竹槓，以便轎夫們橫駕在肩上。橋上既無棚頂也無遮蓋，下雨天是不大好用。但，你如果在天晴的日子坐着，雖然不及在家庭里坐沙發那麼舒服，可是遠近的风景，極目四顧，却可以儘量地飽一飽眼福，而且也不會使你受到像坐在人力車上的那種顛播得頭昏心跳的痛苦。在長沙市內，人力車夫行路的遲緩，麻石街上，車上的顛簸，是新近避難來的許多旅客們，所感到的無名的痛苦。

是插秧的時候了！人口單薄一點的田家，年紀並不太老的父親，或一個獨生的兒子，也正在泥水澆齊了膝蓋的田里，叱咤着牛在犁鬆田土。人多半快的田家的田地里，却已經有成排成列的嫩綠的新苗，在蓄着三四寸深水的水田中，迎着和暖的春風，在輕輕飄動着了。樸實的鄉下人，種田這件事，不僅僅是他們的工作，他們的職業，而且也是他們的遊戲，是他們的消遣。有的正在田地里揮秧的那些農夫們，一邊在工作着，還一邊在唱着十八歲姐，三歲郎那類的老調山歌。兩個抬轎的，却是兩位種田批評家。他們肩上抬着我坐的馬轎子，每走過一帶已經插過秧的阡陌間，他們正像文藝批評家批評作家們的作品一樣，要批評兩旁的禾秧插得好與

不好。看看一些禾苗的行列插得很整齊，禾苗也直直地立着，水量也適度的田地，他們一定誇說那是能手做的。遇着那些行列不均勻，或者禾苗有些傾斜的現象的田的話，他們兩個，或是嘲笑，或是連人家的祖宗老娘都死勁罵了頓。想不到種田還有藝術，這是我第一次從他們學習到的知識。

田地較高的地方，筒車牛車（注：均係水車的車子）人力推動的水車，不斷地在轉動着，工作着。遠山近境的樹蔭里，常常有些羊羣在草地上隨意地尋找食料，看羊的孩子還是唱着老調的山歌，城市里孩子們會唱的抗戰歌曲，也與這些孩子無緣。他們還像是活在太平豐年一樣。布穀鳥在蔚藍的晴空之下，辛勤的農夫的頭上，像是有意鼓勵他們的工作精神一樣，斷斷續續地叫着「插田！插田！插田！棒禾！」一下子，又拍拍翅膀在翔飛着。

在這些樸實而辛勤的農夫跟前走過，在這樣田地肥腴的阡陌間走過，你怎能感到一點戰時景況呢！在城市里，我們不是天天在鬧着怎樣作宣傳工作，怎樣下鄉去組織農民嗎。這還是靠近大城市的鄉村呢！怎麼我們的力量，一點都沒有伸展到這里來啊！我忽然感到了不可言說的慚愧！

轎子到了雙茅屋，到了我要去的那個農家。這家的主人，老夫婦兩個和兩個兒媳婦，還有一大羣孫兒孫女們，都以鄉下人歡迎貴客的歡欣和殷勤款待着我。午餐是豐滿地擺出了他們自己不肯輕易拿出來吃的臘魚臘肉和鹹蛋。並且還兩執地勸我喝點他們自己釀的穀酒。差不多連我自己每天和訓練班的學生們所談的抗戰救國組織民眾諸問題，也漸漸地從腦子裏的最高的地位上被驅逐出來了。

「省里有東洋鬼子的飛機來丟過炸彈，你們聽見講過麼？」飯後，我被招待在火房裏喝茶時，終於提出了在我腦子裏巡迴的問題。

「何事沒聽見過呢？」坐在我對面的老主人，抽出了在嘴裏含着的淡烟袋，像是記起一種什麼切身的痛苦一樣，使動地皺起了眉毛，於是滿臉的說明年齡老了的皺紋，更加刻得凸凸了！「前回炸岳麓山的東洋飛機，正從我們頭上飛進城去的呀！不過是……講給小姐聽，東洋鬼子雖凶，我們呢，歸根還到底是種田人，我們要吃飯，城里有錢人，也要靠我們吃飯，總不能土不鬆，田不種一天到晚光是操洋操吧！」

「操什麼洋操？」我感到老人家的話語里隱藏着什麼怨恨，趕忙追問道。

「一掃就掃得五個禮拜哈，明天害有一天！」他一邊敲出烟斗里的殘燼，重又裝上一烟斗像乾荷葉般烟葉子，面孔上稍稍換回了一點笑容，一邊繼續說：「你老人家還沒明白，我里少二爺少三爺不是都不待屋裏？他們是操洋操去了哈！……說是省里來的命令要操的哈！」

「是，那是該操的。」我明白那是鄉下的壯丁訓練了！我抓住了對這位老人家作點宣傳工作的機會，趕忙說：「我們中國現在正是和東洋鬼子打仗的時候，不管是城里或鄉下，每個壯年人都應該……」

「是的，那我都懂。」老人家支持不住了當我初進門時對我的那種小心殷勤的態度，而顯出了鄉下的天真的魯莽來，不等我的話說完，他就搶着來發他的冲騷了。一條褲腳管捲在膝蓋之上的毛腿，也蹣跚到火爐的圍架的上面了：「不過是……他們現在操的東洋操，並沒學武藝，也不會打拳，也不會玩刀，也不會開槍，每天都向後轉向左轉假意舉

把手做做開槍的樣子，就是這樣，你想想，這麼操五個禮拜，就可以把東洋鬼子操跑麼？」

「啊！沒有槍麼？那麼，鄉下人都會開槍呢？」

「開槍！會開竹筒子做的水槍！」他從嘴噴出了一口剛由烟袋里吸進去的白烟，像是和我有句話不投機的樣子，將滿臉的皺紋，集中在緊縮的鼻子上，咬着牙根說話。

「這是開始，是一個初步的樣子罷，以後還得……」

「唉！小姐！我們是種田人！」他又毫不客氣地搶着說話了！「東洋人一天沒來，我們就要種一天田，那有工夫學你們讀洋書一樣，什麼初等高等，將來還鬧畢業呢！……要教點打槍，那倒沒說，東洋人來到，我們就開槍打死他。像這幾天，東洋人那怕你一天操得打百分！他自己說說又笑了，才繼續下去：『你小姐，不要以為我是鄉下人，不懂事。……講把小姐聽，老姑婆也粗也粗，人情事故倒是蠻懂得。如今世界不太平，武藝是應該學點的，如果他們教打槍教勁刀的話，不要說我至少三爺三爺該去學，連我都會要學的。自然哈！未必哪個甘心做亡國奴！如今，他們這班人學的都是洋操嘛！……看哈，左轉一頓，右轉一頓，可以駭死東洋人麼？』他說到最後一句的時候，索性站起來了！身子隨着嘴裏說的話，向左右轉動着。

「……」頑固的老人，使我一時想不起回答他的話來。

「小姐，你老人家去看看罷！他們還在觀音庵頭前禾場坪里操槍！」他說着，也不徵求我的同意，就走到火房門口，頭伸向外邊，呼喚他的外孫女兒說：「春牙子！來！招呼小姐看操槍去呀！」轉進身來又對我說：「每天操兩個鐘點，這陣還沒操完哈。你老自己親眼看看，說我鄉下人講蠻話。我總不相信向左轉向右轉，豈能打退洋人！」

我走出了火房門，茶褐色皮膚的十三歲的姑娘

春牙子，也正應聲走到了火房門前了。我們彼此都樂意得接近的機會。她帶跳帶躍地把我領出了大門，穿過了他們的禾場，在一條比較寬的曲折的阡陌上走着。眼簾所接觸的，還依然是早晨坐馬輪來時一色一樣：遠處是山丘，兩旁是田野和阡陌，大路上有老樹，小路旁有野花，牧童還是唱着老調的山歌。誰也沒告訴他們：他們的生活是在一個驚人的大時代里動盪着。

「春姑娘！你會唱洋歌麼？」我問她。

「洋歌？……不曉得。我會唱鄉里的山歌。」

……她正說到這里，右手邊樹蔭底下，有一個牽着一條牛嘴里正唱着的牧童彷彿送來一句：「親親的才郎哥，家花只一朵！」

「聽呀，這個歌我也會唱的！」春姑娘向我得意地誇耀着。

「你們這里沒有人會唱打洋人的歌麼？」我問

「打東洋人？唱歌？……打東洋人也好唱的麼！」她問。

「當然好唱啦！你們二舅三舅天天去操操沒教的，沒聽得他們唱過。」

「他們又不唱，他們只是操槍！我常常去看操的，沒聽得他們唱過。」

漸漸地，聳立在眼盡頭的小小的山丘上的觀音庵，已經映入我們的視線了。

我們加緊了脚步，邁過一條小路。觀音庵前面的大禾場坪里，一大隊正在操練的壯丁，我們也能看得分明了！

我們在觀音庵前禾場坪里的一個角隅上的一株大樹下站着。

正在操着不整齊的步伐的五十多個農夫，都把視線朝向我，那位獨自穿着軍裝的發號司令的長官，也許是隊長罷，却像是看見有客人來了要特別振作精神，顯顯手面的樣子，硬挺着頸子，整個面皮

上除兩張嘴唇因為要喊口令而有點掀動之外，其餘部份，是一種牢不可破的平靜。

「一二一！一二一！」他喊「一二一」的時候，大家並不見得都是提的左腳，喊「一二一」的時候，健康的毛腿，却並沒有什麼兩樣。

大家都是穿的藍布褂袴，大部份是打了很多補釘的。五十多個個壯年的，誠樸的面孔，初初不去，像是辯別不出什麼張三李四來。

「向右看齊！向右看齊！聽見麼？」武裝同志從的樣子，有齊！口令發出後，大家像是無所適從的，橫的行列，像是排的長蛇陣一樣。

武裝同志發急了！慚愧的眼色，斜着睇了我一下，趕忙又收了回去，於是五十多雙誠實的視線，又跟着集中在我身上了。

「向右看齊！向右看齊！聽見麼？」武裝同志

急得頓腳了！

我知道，帶着玳瑁框子眼鏡，穿着長旗袍的我，站在那種場合里，是很不合宜的。

「春姑娘！我們走罷！」我提起脚步走了！

「何事的？不好看哇？」感覺遲鈍的春姑娘，追着我問。

「……」我沒回答。

「今天這些些，有幾回他們爬在地上作開槍的樣子，那好玩些。」

「你老明天再來看看，只明天一天就沒得了！說不定明天有好的呢！」

「過了明天，三舅爺就進城去了！」

「逃城做什麼？」我問。

「把幾條大豬運到城裏肉販子那里去，再裝石灰回來肥田。」

這幾天外公天天吵死吵命，要賣豬要買石灰來

肥田。二舅爺三舅爺又不敢進城去，雖然每天只操得兩點鐘洋操，到是天天要到的，又不準請假。

「你們的田都種好了麼？」我問。

「我里人多，今年連我都帶忙下田去，當然種好了！」

「聽停了會又笑着說『要沒種好，我外公會急得上吊！』」

一句話提醒了我，使得我無心再和春姑娘談話

了。我盡在苦思着，要尋求些說服這位頑固的老人的話語來，他叫我親自來看看，現在看是看了，我

怎麼回答他呢！我發起愁來。

走進大門的時候，我感到老人的頑固的氣分，

又開始在壓迫我。

會務報告

總務部

★ 前在政治部第三廳招待世界學聯代表的時候，當場決定組織「藝聯」——全國音樂、電影、戲劇、美術、文藝、各抗敵協會的聯合會，並指定老舍代表本會。「藝聯」的籌備會已開過一次，本會由老舍代表出席。

★ 「藝聯」的組織，在籌備會這麼決定；每團體指派代表三人，作「藝聯」的理事。本會的常務理事會剛開過會，不日再召集會議，推定三位代表，就假卅一日游園會之便，衆常務理事商議了一番，推定適夷平陵老舍三人爲代表。「藝聯」大概在本月十二日開成立大會。

★ 西安有非本會會員，在未得本會核准前成立本會分會，現已由組織部令其補行一切手續，並委托鄭伯奇、丁玲等就近處理此事。

★ 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時開臨時理事會。這個會是爲討論：值此軍事緊張之際，在武漢的會員，有許多要到前方去服務，有許多要隨着供職的機關而遷移，就是常務理事中也有奉命到別處去工作的，那麼我們的會務路怎樣進行呢？

在討論這個重大問題之前，先決定了幾件事：
一、關於長沙成都分會立案的事，由王平陵先生先去與有關的機關接頭，而後由組織部處理。

二、會所本與中國文藝社合租，假若文藝社遷走，我們便遷住下去。自然這要看經費的情形，假若會中付不起房租，也只好另租個地方。

三、總務部副主任華林請假赴香港，所有職務暫由蕭伯青代理。

這件事有了定規，開始討論那個重大問題。先不講別的，且以會刊來說，萬不能隨便停刊。第一，會刊是大家辛辛苦苦創辦成的，就該當不怕任何的困難作下去。第二，保衛武漢，人同此心，我們的會刊也當盡他的力量，只須向前，不准退後。是的，我們沒有錢。想法子去弄！不錯我們人數減少了。自有告奮勇的留守在這裡！會刊出去，牠將隨時報告着各地文藝工作者的消息，牠等待着登載日本軍隊在大河與長江間總崩潰的消息。

好，先去弄錢。推定胡風老舍去到政治部接洽；蓬子，平陵，沙雁，老舍，去見張道藩先生；陳紀還向中宣部催請發給補助費，並且，各理事應去向愛護本會者勸捐。

有錢，事就好辦，出版部自有負責編輯會刊，不成問題！

會刊有了辦法，其他的會務也就照方來個；在武漢幹下去！

我們不但自己要勇敢，要努力，要自信，而且得教別人也這樣；於是，推定胡秋原起草告同胞書；指明武漢疏散人口，是爲避免無謂的犧牲，是爲保護婦孺，是爲減少人與財的損失。並說明日本必敗的理由，與我們必勝的把握。

此外，推定適夷起草：爲廣州慘被轟炸告世界人士書。推定胡風草擬本會響應世界作家在倫敦開會電文。

時已六點，便歡歡喜喜的散會，大家分頭去進行剛纔議決的事情。

文藝簡報

中國文藝社於本月十五日由漢口遷重慶。通俗讀物編輯社將於最近發行一種通俗讀物刊物，定名「國民週刊」，會於本月十二日下午，在武昌開座談會，討論編輯及內容諸問題。

木刻界抗敵協會業於本月十二日下午在漢口開成立會。

瞿秋白遺作「亂彈及其他」，已於五月五日在滬出版，由霞社發行，內容包括雜文，詩歌，小說，文藝論文近三十萬言，瞿氏生前關於文藝之著作，幾已全部搜羅。平裝本每冊定價一元三角。

謝冰瑩在前線服務，近因病返湘在湘雅醫院休養。

日本新進的作家石川達三，近在中央公論發表一中篇小說「未死的兵」，盡量暴露日軍在華棧掠奪殘殺等一切暴行。出版後，該國法西軍部大爲狼狽，將作者逮捕入獄，並撤換中央公論編輯，予以嚴重處分。原作出版當天即受禁止，現被本會會員夏衍覺得，趕譯，已在廣州出版。

友聯劇團於本月十日起在武昌青年會舉行二次公演，劇目爲該團新作「戰爭與和平」，「炸藥」，「蕩蕩港」等。

報會會協敵抗界藝文國全華中

抗戰文藝

第 10 期

目次 第一卷 第十期

致倫敦國際作家保障文化自由協會電(本會通電)

對於文藝工作的一個建議(論文)

批評的貧乏(短論)

出征(獨幕喜劇)

活捉鐵烏龜(報告)

文藝活動在重慶(通訊)

突圍什記(通訊)

江曉鳳捨身誘敵(抗日鼓詞)

舊劇抗戰(短論)

文藝簡報·「保衛大武漢」

母性的典型(隨筆)

保衛大武漢專號徵稿啓事

劉白羽

適夷

宋之的

李喬

徐中玉

應清

老向

馬彥祥

記者

封禾子

編輯者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抗戰文藝編輯委員會

編輯處

漢口 郵政信箱第一號

發行所

中華全國文藝界
抗敵協會出版部

(漢口永康里二十號)

總經售

漢口天馬書店新智書店

讀書生活社聯合發行部

(漢口交通路卅一號)

定價

零售 每冊五分
半年 一元二角
全年 二元二角

致倫敦國際作家保障文化自由協會大會電

倫敦國際作家保障文化自由協會的諸位代表：

當東西法西斯侵略主義者正在瘋狂地屠殺和平人民的今天，國際作家保障文化自由協會的舉行，特別具有偉大的意義。它代表了和平人民的憤怒的呼聲，它代表了人類文化的優秀傳統對於野蠻屠殺的寧死不屈的戰鬥的意志。我們，在日本軍閥法西斯的砲火下面的中國作家們，因為未能較早地得到消息，派遣代表前來出席，從諸君接受戰鬥的號召，學習戰鬥的教訓，向諸君報告日本法西斯的創子手們怎樣地屠殺中國人民，怎樣地摧殘中國文化機關，以及我們怎樣地在砲火下面執行任務，但我們相信：諸君的同志的心一定能够想像得到我們所身受的一切，而我們，追隨着而且呼應着諸君在西方的戰鬥，要堅決地冒着敵人的砲火來保衛我們的文化活動，發展我們的文化生命。謹用這個決心作為對於諸位同志，尤其是直接被法西斯侵略魔手威脅着摧殘着的捷克西班牙等國的同志們的敬禮！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保衛大武漢專號」徵稿啓事

爲了粉碎敵人進攻大武漢的幻想，必須立即加緊全面的動員工作。而我們，每一個會員和每一個文藝工作者，站在文藝戰線的哨崗上，也必須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提高戰鬥的警覺性和堅韌性，把我們每一滴汗和每一滴血都獻給「保衛大武漢」這艱苦而緊張的工作。本刊既爲本會的戰旗，今天自更應在「保衛大武漢」這總的口號之下努力加強自身的戰鬥性。現在，我們計劃在本刊第十一、十二期出「保衛大武漢」專號，用文藝的武器加強民衆對於「武漢必然能守」的信心。無論小說，詩歌，戲劇，論文，特寫，訪問記，隨筆雜感……希望每一個會員和每一個文藝工作者，都能在看到本刊這啓事之後，便源源不斷的供給關於保衛大武漢的稿子。因爲，二期專號的目的只不過在於引起大家對於保衛大武漢的文藝工作的注意，其實本刊今後的總的目標，在第三期抗戰的整個時間中，無不應集中全力爲保衛大武漢而戰鬥的。

對於文藝工作的一個建議

劉白羽

整個民族，一年來，在決定自己生存命運，而于鬥爭中間進展着——這一進展，是含著一種堅韌的，持久性的神聖的使命，已經由我們的兩肩承受下來。誰都知道，這是「整個」的。同時，也可以說是這一個大的當前的任務，決定了每一環的不能鬆弛的緊張的工作——農民也好，工人也好，智識份子也好，由每一個角落里，匯集這一條洪流。在這樣抗戰當中，文藝工作，當然是佔着很重要的地位的。最近，曾經有人要求着說：爲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呢？我們怎樣把文藝在持久抗戰當中良好的配合起來呢？……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我們覺得惋惜的，是一般的，忽略了自己所熟悉的工作的問題。我們想這樣要求一下：能不能自己擔負起自己所最熟悉的工作呢？比仿，文藝工作的朋友們，趕緊担起那重要的工作，用筆觸來配合抗戰的進展，在抗戰當中，積極擴大文藝的效能——全面的反映現實。這是十分需要的。在這樣的意義之下，我們也絕不是要求文藝工作者，關上門來產生偉大的作品。任何人都清楚：目前我們需要的是由實際中間，由那些寶貴的實生活中間，才能被掘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所以在抗戰一年中間，很多文藝工作者，把自己擁進廣泛的羣衆的漩渦當中去了。但是，我們自己感覺到還不够，還不够的，就是——過去還不是有計劃的來配合整個抗戰的。現在我們就要求這樣兩點：

A. 因爲沒有整個計劃，在作用方面，輪便失去正當的力量。這是應該糾正的。現在，我們需要有計劃的來進行。

B. 文藝工作，并不是附帶的工作。而是需要專門的担負起來的。這正可

以解決文藝工作者本身熟悉的工作問題。所以沒有建立起這專門工作的原因，是因爲過去半年，在抗戰當中，「文藝」沒有被確定的確位的關係。而就給一般人忽視了牠重大的使命。現在，我們要積極的建立起這一哨位。而我們認爲牠是在抗戰中間不可缺少的一環。牠在廣泛的動員民衆方面，推動抗戰的認識方面，激發抗戰的情緒方面，檢點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方面……都是有着巨大的責任的。這「文藝」的責任，「文藝工作者」是沒有放棄的權力，應該積極担負起來的。

事實也在那里要求着文藝工作者的動手。在目前，你走進任何一個書店，在那里，滿佈着關於各線抗戰的記載。這是一個鉄一般的事實，不容你不注意的，是這些東西的內容的問題：里面，有剪輯湊合而成的。有改頭換面，換湯不換藥的。同一內容而換上另一封面的。或者是隨意記載，而不管分量輕重的。這些東西，是很成問題的。也很容易傳達出一種錯誤的觀念。爲什麼這樣的書籍會這樣廣泛的出版起來呢？這毫無疑義的證明着：讀者需要，廣泛的羣衆接受這樣的東西。他們是熱情的……現在，我們對這一部分不敢說完全正確的東西，不負責任。但是，對於讀者們的熱情，無論如何我們是感動的。所以就發生了怎樣產生一種正確的，即不浮誇，也不偽裝的東西，供給他們的問題。這是一個緊急的問題。

還由前方的同志們中間，得到一個意見：他們需要文藝讀物。完全政治味道的讀物是不够的。我們另外應該供給他們一種分量較輕的文藝讀物，來幫助部隊中間的政治工作。在他們偶然的空閑里，那怕是在戰場里，或是工作疲乏了的時候，這是需要的。而且，我們認爲，一定會從這中間得到真

多的經驗與戰鬥的興趣。同時，還提高了部隊中間的文化水準。這是對於部隊中間，文藝工作者應該負擔的責任。

在前方，後方，我曾經同很多的同志談起「文藝」的問題，他們有一個寶貴的意見，就是說：在抗戰中間，因為時間倉促，固然最宜於一些速寫，報告……然而，我們同時也還希望得到藝術水準較高的小說之類的東西。這樣的呼籲，也曾經由讀者中間聽到過。這證明着一種缺乏，是文藝工作者應該注意到的。還有一方面——這是根據過去的經驗來告訴我們，就是說，我們要隨時的把握現實。我們知道，在長期抗戰鬥爭中間，包含了多少血的事跡，如果要隨時隨地整理出來——就是普通的用報告形式紀錄出來，也該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如果放棄，該是多麼可惜的事呢！過去的，我們將來還是要積極的整理起來，然而現在的呢？現在整個的抗日戰爭已經發生近一年了，可是這一年又白白的沒有給我們把握着——在漢口，同某軍參謀工作的同志談到這件事，他很熱心的希望能建立起這樣的工作來，而且他熱心的說：願意把第一第二期作戰的材料，儘量的供給給我們。文藝工作的同志們！抗戰第一第二期很快的過去了，我們已經進到第三期決鬥中間，我們還不趕緊的挺起腰來接受這件工作嗎？這也許正證明着我們一年來是缺乏總的，整個的計劃，也沒有組織，更沒有對象——又從那里去尋求整個的成果。我們，決不願意讓長期持久抗戰中的材料，變成一隻文件箱里的舊東西。而且這只有跟隨了火線的進展，由我們隨時的整理，才能够抓着時間性，活躍躍的真實性。

從今天到最後勝利的時候，我們，決沒有放棄的理由。

但是，今天，我們要全國展開的全面的工作。我們要求永遠的與現實配合起來，即在最困難的中間（當然，我們不願意在長期抗戰中避免一切更大的艱辛。）那時，一切成了問題，我們還幹不幹呢？幹。就是說我們還要在更艱辛中間苦幹。因為，我們必需把握着時代，作最大的努力，貢獻給未來的，從血泊當中，從慘酷當中生長起來的新中國，那麼，我們就是永遠沒有休止的，在戰鬥中進展着，才對。因為這些意見，當然有積極的建立起一個有計劃的文藝工作計劃的必要——來配合現實的情勢。

批評的貧乏

適夷

批評的貧乏不是新近特有的現象，而這現象近來是顯得更嚴重。不知什麼的，我們的批評家很有不少是喜歡搬術語，講空話。就着具體的作品作切實的研究，分析的工作，大家都怕做；大概因為害怕得罪人。於是許多文藝雜誌上所謂批評的文字，大半總是躲在很不重要的地位，說一些模稜兩可的話，這樣自然使人對於批評這東西，不大注意了。

更有一些人，把批評的定義看做「罵」與「捧」。搬術語，講空話的批評家，喜歡籠統的把某些作品一氣抹殺，這樣地似乎表示了自己眼界的高遠，但是創作不好，到底怎樣的不好法，他是不說的，因為他根本沒有仔細研究過，甚至是：「我都沒有工夫看、」——這是罵派的批評家。捧派的批評家對於什麼都說「好」，這樣自然不會得罪人，但是不細心地把作品的缺點指摘出來，這樣的批評也就沒有多大的意義。

到了近來，因為政治上統一戰線應用到整個的文藝活動上，避免磨擦變成一切行動的準則之一，於是對於批評就更顯得冷落。許多文藝批評家擱起筆來；批評起來更限定說幾句「客氣話」為止。但是避免磨擦決不是取消批評，為着一件事業的改善與前進，批評的精神是萬分必要的。純簡的抹殺，一味的客氣，都不是批評的精神。

我們應該把對批評的態度根本改變過來。批評家得多讀一些作品，讀得細心一點，把好的竭力來表揚，不要僅僅說好，要說出好在哪儿；把壞的盡力指摘出來，不要僅僅說壞，要說出壞在什么地方。要說得作者甘心，說得讀者明白。

批評的事業不僅僅屬於批評者，作者對於批評的態度也得來一個根本的改變，作品發表以後不管壞的好的根本得不到批評的反响，作者是感到寂寞的，但是一遇到一點不大愜意的批評，便呼聲震動，鬧感情；這樣，是會減少批評者的勇氣的。

勇氣和虛心，是批評者和作者對於批評工作應該共有的態度。要有批評的勇氣，也要有接受批評的勇氣，要有虛心的批評，也要虛心的接受批評。不要讓批評永遠地貧乏下去吧。

出征

宋之的

對日作戰的時候。
臨近戰區之某城市。

陳平仙

沈勵

蔣君治

女僕

早晨。天氣很好，蔣君治的家。蔣在這一城
市裡，似乎還有點排場。家裏的佈置却很素樸，但
一望而知是並非貧困所致。主人似乎並無心佈置自
己的屋子，一桌一椅都覺得放的不是地方。一句話
，有點零亂。

兩個門，一門通臥室，一門通外面，這是個會
客的地方。

開幕的時候，女僕正在企圖收拾房間，弄弄這
兒，弄弄那兒，又端相一回，彷彿是無從下手的樣
子。

女僕（叨唸着）這是個什麼人家，這個人家是
……不是個人家！儘花冤枉錢，拿了東西胡糟踏。
從沒有看過這樣子的，小氣吧，又不是小氣，就是
錢花不到個地方！瞧瞧，就不像個做事情的主！

（陳平仙匆忙的上）

陳 娘姨，見鬼，你一個人講些什麼！

僕 沒講什麼，少奶奶！

陳 又少奶奶，又少奶奶，告訴你叫我陳小姐，總
是少奶奶，難聽死啦！

僕 是喂，少奶——

陳 什麼？

僕 哦，小姐！

（陳忙亂的去找什麼東西，女僕也到一邊搬弄椅
子，一面叨唸着。）

僕 小姐就小姐罷，沒見過這樣的主！

陳 （厲聲的）你說什麼！

僕 沒說什麼！

陳 你怎麼又搬那個椅子！

僕 我想把它搬到這兒，您看，它正擋着路！

陳 我不懂，你怎麼就這末多工夫，這末多閒情！

僕 逸緻！

陳 小姐，你說什麼！

僕 我叫你放在那兒，別浪費時間。

陳 是哩，小姐！（稍停，陳依舊亂找）您找什
麼？

僕 報，報！

陳 （隨手拿給他）在這兒呢！

僕 你怎麼隨便亂丟！

陳 不，那是您隨便亂找！

僕 （瞪了瞪一眼，急忙着去翻看報紙）（半天）

陳 小姐，今天早上吃什麼菜呀！

僕 （依舊看報，不理）

陳 小姐，該上街買菜了！

僕 真討厭，我在看報，你儘囉嗦！現在前方的戰
事這樣吃緊，誰還顧的了這末多事！我正注意
着戰事的發展，你却說：買菜呀，吃飯哪，討
厭！

陳 可是飯總得吃呀！

僕 不是還有醬菜嗎！那已經很够了！現在戰區擴
大，難民增多了！我們這些人，一定要省吃儉
用才對得起他們！（又去看報）

陳 （端詳着那把椅子，半天，）小姐，我看這椅
子還是擺到那兒去的好！放在這兒實在不順
眼！

陳 你這人，是怎麼回事！要是閒着沒事兒幹，我
停會介紹你到難民收容所去服務！

僕 我是從難民收容所出來的嗎？

陳 （這一個新發現使她突然的丟下了報）什麼？
你是難民嗎？

僕 是的！我是徐州人！

陳 可憐，可憐！

僕 家都被日本鬼子炸光了！

陳 請坐吧！

僕 像我這樣，能有碗飯吃，已經够好了！

陳 請坐呀！

僕 你怎麼，不——我不敢——

陳 坐下談談！

僕 不，我站慣了！

陳 我相信你一定很吃苦了？！

僕 還算好，人都平安，沒死在鬼子手裏！

陳 你的丈夫也逃出來了嗎？

僕 是的！還有兩個孩子！他們現在還都在難民收
容所裏！

陳 聽我說，你的丈夫應該去當兵！

僕 什麼！

陳 當兵上前線，只有把鬼子趕出中國，你們才能
够回家呢！

僕 我們也這樣想，要是我在您家裏過活的好，我
的男人就可以去打仗了！

陳 你放心，從今天起，你算是我們家裏的客人了
！噢，總算我也替國家出了點力！我真高興極
了，這兒是一塊錢，拿到街上去買點菜，你想
吃什麼，就買什麼，我今天上午請你吃飯！

僕 幹什麼！

拿去，去呀！
我害怕，你不是——
去吧！去吧！怎麼還呆在那兒！
這個主，真難伺候；（下場，又上來）小姐，沈先生來了！

（沈勳上，他是這家裏的熟人，男主人公的好朋友）
密司陳，君治沒在家嗎？

他一早就不出去了！他是忙啊！
哦，那我就等他一會兒吧！他大概是到八十五師的司令部去了！

大概是，他要代表學生救亡總會去慰勞！
去慰勞？

自然囉！去送慰勞品，八十五師就要上前線的！

這我知道！君治不是說——
他說什麼，我可就不知道了！我們倆個都忙的很。他呢，在學生救亡總會，我呢，在難民收容所，還要到傷兵醫院，簡直忙得連見面的機會都很少！

像你們這種腳踏實地幹的朋友，真是少極了！
嚟，不過是爲了國家！爲了國家，沈先生你看，連把屋子收拾一下的時間都沒有，椅子吧，不是椅子的地方，桌子吧，又不是桌子的地方，亂七八糟，亂七八糟，你不會笑話我們吧！

那裏，我簡直欽佩之至呢！
沈先生，我近來做了一件事情——

啊！
這當然是不值得提起的！
爲什麼？

因爲也並不值得驕傲！
那一定是頂值得驕傲的！
不過，請你給我批評！
我招待了一個客人到家裏住——一個難民！

沈 哦，男的，女的？
沈 自然是女的！真是可憐極了，她們從家鄉逃出來，受了大的刺激，男的要當兵上前線，又捨不下女的跟小孩，我就對女的說：你到我家裏住吧！因爲我想——
沈 是不是也在八十五師！
沈 也許是！
沈 真是巧極了，八十五師明天一早就開拔，正在補充人呢！
沈 那男的非上前線跟鬼子拚不可，我聽說——聽說——
沈 你聽說什麼！
沈 說是逃的時候，碰見鬼子兵，女的就給鬼子兵輪姦了！
沈 啊！
沈 又有什麼，真搗問題，在這種場合一點兒也不適用了！我們只有可憐她！
沈 她的男人要上前線，也許就爲了這個！
沈 還有更慘的呢！他的父母因爲要阻攔鬼子兵，就都被鬼子斬死了！
沈 媽的這筆血債，他們總是少清債的！
沈 （嘆了口氣）嚟——
沈 你這種行爲很好，是一個現代女子的模範，你不僅是救了一家人，還給戰場上增補充了一個戰士！我相信他到了戰場上，一定會非常勇敢的！怪不得君治——你幹嗎這們望着我！
沈 （她好奇認真又像遊戲一樣的望着他）說呀，往下說呀！
沈 不，你望的我難爲情起來了：
沈 （溫存的）人家都說你跟君治是好朋友！
沈 這又何必說起呢！
沈 並且說你們長的樣子也很相像！
沈 我那兒能比的上他呢！
沈 方才你走來走去的講話——

沈 我請你別說下去喇好不好！
沈 你簡直是第二個君治嗎？
沈 真是莫明其妙！
沈 你和他很相像，一樣高，一樣大，講話的姿勢也——
沈 （君治匆忙的上）
沈 （解放了似的）他來了！
沈 你看，你們站在一道，不是很相像嗎？
沈 老沈，你早來了！
沈 來了一會兒，事情都好了吧！
沈 （有顧忌的）什麼事？
沈 你不是到八十五師去的嗎？
沈 沒有了？（吞吐的）我沒有！
沈 你沒有代表學生救亡總會去慰勞出征將士嗎？
沈 是的，——我沒有！
沈 怎麼，你，不是說明早就開拔嗎？
沈 我不知道！
沈 你怎麼能够不知道，你懈怠工作，這是對不起民族國家的！
沈 那麼說，君治，你變了主意了！
沈 我——也沒有！
沈 你有個什麼主意，你還能有什麼好主意，別人忙的要命，你却到街上閒遊，你想想看，你能對得起誰？！
沈 （昏亂的）這事情——難道——
沈 老沈，咱們談點別的吧！小方怎麼變樣了！
沈 小方，別人批評你，你却談小方！怠工，還固執，你這個人哪，我看是沒有希望了！
沈 好了，好了，我今天說什麼，也不跟你吵！
沈 吵，你把批評當做吵嘴！笑話！
沈 你的批評我完全接受！
沈 那爲什麼還談閒天，不到八十五師去！口頭說接受，是算不了數的！

陳 曉是因爲——已經用不著去了！

君治，你不知道我對你希望的多大，我希望你把所有的精力用在救亡工作上，只有救亡，才能圖存，現在我們已經到了生死關頭了，沈先生，你說是不是！

沈 是的，是的！在我認識的女朋友裏面，像陳小姐這樣認真工作的，真是少見！

還算不了什麼！不過我覺得，在這種時候，盡一點力，——那怕是極少的一點——都是安慰。君治平常也很努力，就是這幾天——這幾天你是怎麼回事？

蔣 啊！什麼？

沈 什麼？你自己會曉得是什麼？爲了國家，我恨不得作拿槍上前線的！

蔣 什麼？平仙，你說什麼？

沈 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只有上前線，才是最勇敢，我們要用我們自己的血，捍禦我們的家鄉，保衛我們的土地！

蔣 平仙，你這話是真的嗎？

沈 怎麼，這難道還有什麼懷疑嗎？

蔣 你真希望我——

沈 爲了我——我捨不得你，爲了國家，——我希望你去！

陳 那末，這是真的了！

沈 噢，奇怪，你幹嗎這樣的是問我！

蔣 因爲我已經決定去了！

沈 去！上那兒去？

蔣 到前線去！

沈 什麼？你說？

蔣 到前線去，就跟了八十五師一塊兒走，明天一早離開拔！

沈 (一下子呆了) 明天一早就：：開拔！

蔣 我本來想不告訴你，我想不到這正是你希望的！

陳 的！

沈 你：爲什麼：要：告訴我：呢！

陳 (女僕上)

陳 小姐，我回來遲了！

沈 (揮手令去)……

陳 我到收容所裏去打了一個轉，我把你的話告訴了我男人，我的男人決定去！

沈 幹什麼？

陳 上前線！

沈 啊！

陳 小姐，你能不能叫我孩子也帶這來，他們年紀青，待在收容所裏，我不放心！

沈 (突然的) 哎喲！

蔣 怎麼！

沈 我病了！

蔣 什麼？

沈 這兒疼，這兒，這兒……

沈 (對望了一眼) 噤！

蔣 (燈暗)

陳 (燈暗期間，竇報童子，吆喝着當二人早晨的戰事新聞)

沈 (約二分鐘)

蔣 (燈漸明)

陳 (即日下午七點鐘)

蔣 (晚飯後)

陳 (雖說不是那幾件傢俱，却排到得整齊有序，女僕正收拾餐具，陳平仙坐在椅子上)

沈 小姐，要不要看報！

蔣 少囉索！

沈 晚報已經送來了！

蔣 我不要看，我病了！

陳 要不要去請醫生！

蔣 不要，不要，別在我眼前吵，聽見了沒有！

沈 是！(預備下)

陳 喂，娘娘，先生在幹什麼？

蔣 在收拾行李！

沈 收拾行李？

蔣 不是說明天要出征嗎！

沈 哎喲，我真是難受！請他出來一下，說我病的很厲害！

蔣 是！(去而又轉) 小姐，先生是不是在八十五師！

沈 少廢話吧，他去不去還不一定呢！

蔣 要是在八十五師的話，小姐，你放心吧！我的男人會照呼他，他也在八十五師的！

沈 叫你去請先生，你儘囉嗦，是想把我逼死嗎？

蔣 是(下)

陳 (陳駒着，愁眉苦臉的，像真病了一樣！)

蔣 (蔣君治上)

沈 平仙，你覺着怎麼樣！

蔣 怎麼樣不怎麼樣，關你什麼事！

沈 平仙，你這是一種什麼脾氣，怎麼竟跟我找碴吵架！

蔣 (突然坐起來) 誰跟你吵架啦！誰跟你吵架啦！

沈 我知道，你是想逼死我，哎喲！

蔣 怎麼樣？

沈 ……

蔣 我個醫生來看吧，娘娘說你病的很厲害！

沈 天曉得！要說我不關心你——

蔣 你關心的是到前線打仗，老婆算的了什麼！

沈 上前線去，你也同意的呀！

蔣 我難道阻止你去嗎？我什麼時候不叫你去的，

沈 什麼時候？

蔣 ……

沈 ……

蔣 ……

沈 ……

蔣 ……

沈 ……

蔣 ……

沈 ……

我並沒有這末說呀！

沒有這末說，比說了還厲害，看見我病了，你就找渣滓負我，冤枉我，好讓朋友們說我不長進！

得了，得咧！算我錯了好不好！

「算」，幹嗎要「算」，錯就是錯，不錯就不錯！

好，我錯，我錯，還不行！

你嘴裏說錯，誰又知道你心裏怎麼想，你向來是口是心非的！

平仙，請你別這樣子，我受不了！

受不了你爲什麼不離開我！啊，你離開我原來是因爲受不了哇！

平仙，你怎麼會想到這上面去了！我到前線去，難道還會假嗎？

什麼到前線去，一片鬼話，我不相信！

我可以舉證據給你看！

用不着！我早知道你跟別的女人勾搭上了！

這是符號，符號我都卸下來了！

我不要看！

符號難道還會假嗎？

拿來給我（她一把符號搶過去）我要——（用力撕符號）

幹什麼！

撕掉它！

你怎麼敢？

這是假的！

胡說！

（仍舊用力在撕，蔣阻止她，搶符號，兩人掙扎，終被蔣搶過去，陳倒在椅子上）

（忿忿的）我從沒見到過這樣的女人！

（大哭）給你打吧！給你打吧！打死我吧！你爲什麼不打死我呢！

（不語，呆在一邊，很苦痛的樣子）

（哭泣着）我不病死——也該給你打死了——你們男人……

……

（半天，儘開陳之啜泣聲）

（彷彿有了決心似的，俯向平仙）平仙，我錯了，饒恕我吧！

（封發傷心的哭起來）

你常常都饒恕我的！這一次，我希望不會例外！笑一個給我看看，笑了，笑了！好，我們和好了！

（慢慢地）你真的明天就要走嗎？

我不能不走了！我什麼手續都辦好了！

爲什麼一定要明天，過幾天不好嗎？

爲什麼呢？！

因爲我正害病！

……

況且學生救亡總會的事——

那沒關係，我已經交代給老沈了！

原來是老沈這壞蛋——

怎麼？！

他是個壞蛋！他早就想搶你的位置了！

不，平仙，不是這樣的！

怎麼不是，他早在學生救亡總會做領袖啊！

不，不是的！因爲八十五師政訓處，需要一個人去工作，我去最合適，所以——

爲什麼老沈，他不去呢！

他的能力不够！

不是不够，是怕危險！

政訓處裏工作，並沒有什麼危險的！就是有危險的話，我們也應該去！你想，要是連我們自己都退縮不前，還像什麼話呢！救國是人人責任，更是我們這些有智識的人的責任！

可是人人都都該盡力呀！

你這話什麼意思！

我覺得你留在這兒，力量會更大一點！

要是人人都這樣想！那就沒一個人到前方去了！

……

我自然不是這意思！這兩方面的工作，我曾經比較過，也跟朋友商量過——

只除了我！

平仙，你這種態度，很使我失望，你平常是鼓勵我去幹的！現在爲什麼——

現在也沒有阻攔你們呀！我是在跟你討論，討論難道也可以嗎？

這討論的結果，就是千方百計的——

不叫你去！

因什麼？

因爲——我愛你！

這也是理由嗎？

我離不開你！

這也是討論嗎？

你一離開我，我就要寂寞死了！

又何致於呢！

你就要跟別的女人去勾搭了！

我發誓，我不會的！

許多男人在前線講戀愛的！

可是我——

答應我，你不去！

……

留下跟我一道工作！

……

你說，你不去！

……

叫老沈去，他是應該去的！

……

答應我！答應我呀！

好，我不去了！

真的？

真的！

啊，親愛的，你多末好啊！

……

把符號給我吧！

……

幹什麼！

陳 攔攔聲！
 蔣 就是不去，這個也要交回去的！
 陳 那末一定了！
 蔣 一定！

(燈急暗)

(翌日晨)

(黃稚章子在暗處吹喝着即日的戰事消息，要比上一次所報告者更緊張而處煽動力！)

(遠處集合號聲！)

(燈漸明)

(沈勳焦灼的在室內走着)

(停會兒，蔣君冷着睡衣)

沈 快點吧，快點吧，已經吹集合號，快來不及了！
 別頭，你要把牠喚醒的！

蔣 她還睡着嗎？
 沈 還睡着！她還睡的不沉，就會發覺我已經不在她的身邊了！

那末，快走吧！

蔣 把我的睡衣給你，你就躺在這沙發裏，把頭埋着，別給她發覺了是假裝的！
 沈 我懂得！快點吧！

(兩人交換)

(緊急集合號聲)

蔣 (匆忙的往外走) 這兒有一封信，等我走後，拆穿了的時候給她！
 沈 好了，好了！

(急下)

(略為整理了一下衣裝)

(內室陳突大喊：君治，君治！)

(急臥在椅子上，把頭埋在椅子裏)

(陳急上)

沈 君治，君治，你怎麼跑到這兒來了！
 (呻吟着) 喂——喂——(裝蔣的聲音) 我難

受——病了！

陳 (大驚) 病了，怎麼病了！

沈 發燒，頭——疼！

陳 (關切的) 來，讓我摸一摸！

沈 (略一轉動，立刻發出痛苦的呻吟) 不——行——
 一動——就疼——

陳 你不要動，就這樣好喇！(他把手伸到沈的頭上去，停一會兒) 哎喲，果然擲的厲害，怎麼辦呢！

沈 (呻吟)

陳 娘娘，娘娘，死娘娘，這末早跑到那兒去了！
 娘娘，娘娘，哦，今天她丈夫要出發前線，大概去送她丈夫了！

沈 (呻吟)

陳 你看，幸虧你決定不走了！不然也走不了，病了還怎麼走！
 沈 (呻吟) 你本來身體不大好，到前線去，恐怕更吃不消了！

沈 (呻吟越厲)

陳 怎麼這末厲害，該不是腦沖血吧！
 沈 ……………
 陳 一定是腦沖血，因為你說去，又不去，神經受了刺激，血就湧上來了！
 沈 (遠處出發號聲)

沈 ……………

陳 我一定要去請醫生去，我自己去！
 沈 (突然坐起來) 謝謝你，現在不用去了！
 陳 怎麼？
 沈 因為我已經好了！(脫去睡衣) 你看，不是完全好喇嗎？

陳 (大驚) 什麼，你是——

沈 我是——你的老朋友沈勳！

陳 (半天) 你怎麼能，君治該不是——

沈 他已經走了！

陳 (他驚喊了一聲就往外跑！)
 沈 (攔住她) 你到那兒去：
 陳 我去追他！

沈 用不着，你沒聽見出發號嗎？已經追不上了！

陳 他怎麼能夠——，他怎麼——

沈 他因為料到你這一手，所以叫我來替他一會兒！
 陳 你們這些騙子！——(木然的坐下) 他就這樣走喇嗎？
 沈 還有一封信！
 陳 拿來！
 沈 要我唸給你聽嗎？
 陳 ……………
 沈 唸信)「親愛的平仙」……這是稱呼：「親愛的平仙：我決定走了，不管你怎麼阻攔，我還是決定走！」我阻攔過他嗎？
 陳 (悲苦的) 算了，算了，算了！
 沈 「謝謝你平常給我的許多鼓勵，老實說，你的話給了我許多勇氣，不過你只是口頭上說，却不肯實際上做！你只說，不做！留是救不了國的！救國不是說大話出風頭，可以幹的了！這是需要用血肉去拚的。希望以後你不只說，更要做！君治」完了！
 陳 (突放聲大哭)
 沈 這又何必呢，你以後能說，更做，就好了！

幕落——

活捉鐵烏龜

李喬

——晉南血戰記之一——

騎兵，炮兵，步兵……混合成一條巨大的洪流，浩浩蕩蕩的穿過了北平的廣大的麥田，渡過了運河，混在那嘖嘖的砲聲中的機關槍聲也明晰的聽得見了：

——噠噠噠噠噠……！

——噠噠噠噠噠……！

前面一個村莊，忽然冒起了一團黑烟，跟着一個通紅的火炮便夾在那黑烟中升了起來，——不用說，這是中了敵人的硫磺彈了！

跳過了攔住在前面的——一條兩旁挖着隱蔽坑的立射壕，前面又是一片綠得那末可愛的麥田，槍聲越來越近了，拉得長長的望不見首尾的隊伍，這時，便被分成幾節，排列成許多橫縱隊，（因為要滅小敵人砲擊的目標）。沒顧惜踐踏着田裏的麥苗，向着槍聲響處，走上前去。

「××營是奉命換防守在×莊的友軍的，尹營長便統率着他一營弟兄，由麥田裏向着目的地走去。

面對着他們在走的這方向，槍聲是異常的沉寂，風帶着使人舒服的涼快，從麥梢上溜過，那嫩綠的麥苗，彷彿支持不住牠的那笨重的身體似的，掙扎的搖了一搖，發出了一種簌簌的響聲。

鄰近不遠的槍砲聲，震天動地的在響着，弟兄們不由得暗地有些驚異：——這就是同日本鬼子拚命的砲火啦！

不知怎麼，每個人都感覺得很興奮，今天一早起來餓着肚子走了半天路的疲倦，已不知那裏去了，大家只是急急忙忙的拖着腳向前走。

——怎麼一個友軍的士兵也見不到呢？

似乎已到了火線上，但要換防的友軍一個人也見不到，前面仍是一片嫩綠的麥田……

尹營長心裏起了幾分疑慮，但他仍勇往直前的領着弟兄們面對着的×莊走去。

快到×莊了，忽然村莊裏向着他們射擊來了一排槍聲，這便全營的弟兄們都驚愕了？這一定是弄錯了吧？

「我們是來換防的×軍」——弟兄們生氣的在向村莊裏射擊的人喊着。

但村莊裏的人仍只管射擊着，跟着機關槍也不停的向着他們掃射來了。

——噠噠噠噠噠……！

尹營長知道已摸到敵人的防綫內來了，趕忙喊住了前進着的弟兄：

「散開——伏下！」

迅速得就像一陣風似的，馬上立着的人便一個個睡在麥田裏，給麥苗掩護着看不見了。

——嗚！嗚！嗚！嗚！……！

立刻，幾百顆子彈隨着一縷縷起來的青烟，穿過麥苗，便向着村莊裏回敬了去！

但終被敵人的那清脆的機關槍聲壓倒了。

子彈像一些小虫子似的，嗚嗚的叫着，由麥苗裏鑽！前面的村莊裏，人却一個也看不到。——這是投到敵人已預先配備好的火網內來了！

這真糟糕！但尹營長仍沉着伏在麥田內在指揮着：

「把機關槍配備好——射擊！」

不一會，混在步槍聲中，像搗砧板似的聲音也便響了起來：噠噠噠噠噠……！

尹營長正想下命令：「一二兩連向左右翼散開」——把這村莊包圍起來。忽然一種宏大的陌生的聲音，向前面傳了來，接着村莊左面的田野裏出現了一輛像汽車一般的東西，後面又是一輛，二輛……！

像爬虫似的。一搖一搖的從麥田裏滾了過來。——「坦克車來了！」不知誰在驚叫了一聲。

伏在地上的人不安的便站了起來，想向後跑……

「伏下！——入你媽的，老子殺你們！」

尹營長把手槍舉起對準着要後退的人，——立刻，站起來的人慄慄的便又伏下去了。

「把手榴彈拿來給老子！」

尹營長搶了兩個手榴彈，瘋狂的向着正在滾過來的第一輛坦克車衝過去，只見那末一輛，他便神奇的爬到了坦克車上。他揭開了榴彈柄上的鐵蓋，用手指委住那絲綫，沒命的把手榴彈向着展露孔裏塞去，轟的一聲，他便給坦克車內的小鋼砲打下車去了。

移動着齒輪，馬上坦克車便從他的身上滾過去，一面響着噠噠的機關槍聲。

一個伏在地上，好奇的在望着尹營長剛才才的遺動的弟兄，偷偷的抬起頭來望了一望將要衝到面前的那怪物，便也學着尹營長衝過去爬到了坦克車上，那絆住了展露孔的鉄絲，不想竟給手榴彈塞壞了，一個穿黃呢制服的司機，給這動作駭慌了，忙開了坦克車的門，跳了下去……

爬回坦克車上去的這弟兄，便也跟着跳了下去，猛然一刺刀將這司機的刺倒了！跟着，一個手榴彈便扔到了坦克車裏去！接着又是第二個……

聽到了兩聲連續的爆炸聲，一隻坦克車已停止在前面不動了。這時，伏在麥田裏的人着了魔似的，一齊爬了起來，向正要衝過來的兩輛坦克車包圍了過去。

「活捉鉄鳥龜！活捉鉄鳥龜！」吶喊聲震天動地的在叫着。

那兩輛響着噠噠的機關槍聲的坦克車，在無數的人的包圍聲中，看看前面的一輛已停住不動了，便忙掉轉頭，狼狽的向後面逃去。

「活捉鉄鳥龜！活捉鉄鳥龜！」

人追在後面老叫着。但鉄鳥龜却在人的吶喊聲中，慌急的搖擺着逃走了。

文藝活動在重慶

徐中玉

重慶是我們的新都，牠有的是繁華和喧鬧，但文藝空氣却十分稀薄。稀薄到只有幾家報紙的副刊在這裏支撐着熱鬧。

抗戰到現在，重慶由地位關係，報紙越發加多了。迄目前止，全市大小各報總不下二十家。舉其重要的，有時事新報，新蜀報，國民公報，西南日報，新民報等五家。五家都有副刊。牠們的名字，依次寫下來是：青光，新副，國民副刊，西南副刊，血潮。

這些副刊都是綜合性的。不僅綜合着各種性質的文章，而且也綜合着各種體裁的文章。只要有抗戰意義的，牠們都收。這種兼收並蓄的現象，在抗戰以來的全國副刊界里，是很普遍的。這種辦法是由於一種必要，而且也是正確的。

這些副刊里所載的文章，從舊的觀點說，不能盡稱文藝，而且多半不能稱做文藝。文章多半是各種事件，現象的，單純的報告，再加上作者們大都短於文藝的素養，所以文章之文藝的味道是很缺少的。但若從新的觀點看，那麼這些文章雖還不能說是成熟的文藝，到底不能不承認牠們多半已是報告文學的萌芽。

新民的血潮，不久前是謝冰瑩主編的，聽說那時頗多外埠拉來的稿子，故頗開動云云，確否不詳。現主編是沈起予先生。這是一個比較活潑的副刊。

時事新報本月起一方面復刊學燈，一方面新創星期青光。學燈由宗白華主編，內容注重一般問題的探討，也接收文藝理論的文章。最近汪莊群先生的三百年前的青年抗戰文藝家夏完淳一文，雖非文藝理論，却頗有激發人心的價值，是牠第一次刊出的關於文藝方面的文章。我們希望牠以後能多多刊載些富有建設和指導意義的理論文章出來。徐仲年主編的星期青光，已出兩次，計劃是戲劇，電影

，詩歌散文，和小說四種輪出，每種每月輪到一次。已出的兩次是戲劇和詩歌散文，或續不很出色。刊稿太少選擇，而且漫無計劃。這當是剛在開始之故。筆者願向編者先生進一言，即那種死板的輪刊法實在是不必要的。這往往可以造成拼湊雜亂的原因。綜合地選擇發刊，一方面可以顧及讀者們多方面的趣味，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勉強集成的毛病。不知徐先生以為如何。

單行的刊物極少，曾見到一種春雲，編者是當地幾位青年作者。內容很雜，是還待努力的。他們的苦幹精神，甚可佩服。

重慶的文藝活動為什麼這樣衰弱呢？這原因，我想是這樣的：首先，就是原來的基礎太壞，不曉得一般人因為知識缺乏而無從對藝術興與，即少數知識份子也很少與文藝有緣。在商業都市的重慶，文化活動一般都很落後。第二，抗戰以來，文化人和作家們到重慶來的雖然不少，但各因事業或生計關係，奔逐無暇日，很難有精力時間顧及此事。更主要的，乃是在他們之間並無聯絡和組織。

其實重慶對於文藝方面的活動是很需要的。最近一般知識份子和學生青年到來的越發多了，這些都是可以推進這項活動的有利條。而尤所急盼的，該是那廣大的下層民眾，他們直到現在還是什麼也知不到，聽不到，讀不到。他們迄今還沉浸在街頭許多惡質的舊東西裏。

目前，重慶的文化人和作家們立刻來一個大聯合，成立一個中心的組織，是必要的。有了組織，立刻發給各部門的工作，是尤其必要的。再則，彙集在武漢的許多文藝刊物，為什麼不能分散一兩種到這裏來呢。

突圍什記

應清

(一) 緊張的空氣

天亮時洒着小雨，隊伍平安的伸進村莊去。這兒是離徐州三十里的佟莊，已清晰的聽到炮聲，抖動着又濃又黃的大霧，沉悶的響着。

五月十八日的夜依舊有發白的淡淡的月光，微坡土去的平原公路旁，蹣跚着被炸彈震碎的燒毀的村莊，還發散着臭味。人們打着燈籠來接燒斷的電線，燈光動蕩到燦黑的牆脚那里，有人捲縮在那兒悲哀的輕輕的泣着。

日本侵略者，善于在這些和平地帶來施展其殘暴的手段，藉此來創造中國人的恐怖心理，以屈服于其淫威之前。

然而，這只是瘋狗們的幻想吧了。就在這兒燒黑的牆邊，蹲着那有家歸不得的受難者。他不再泣哭了，憤怒的張開兩手大吼着要復仇。侵略者的空中威脅，適促成中國大地上前所未有的緊張的夜。這樣的夜每一分鐘都是寶貴的，拉麵的拉子彈的馬車「雞雞骨骨」的，發出爭取時間的緊急的叫聲。

十二點鐘以後的徐州，充分顯出焦土抗戰的偉大殉難模樣，使人們鬥爭的緊張的心更嚴肅起來。每一個中國人永也不會忘記，十幾天不斷的，三四十架飛機的連續轟炸。這許多無頂的，七高八矮的，完全粉碎瓦解的，焦黑的建築物的破壞者是誰！

徐州雖然破壞得這樣稀糟，但是那灰褐的大道却打得異常清潔。汽車從看不分明的街道深處飛馳了出來，遍路向饑餓透了的我們拋着大袋大袋的白麵。這時也無所謂寫條子領那回事了。麵是如山的堆着，不迅速點分散，留着喂敵人嗎？——他（

司機）好像在狂風暴雨中飛馳一樣，爲了突圍的大軍，在這臨危前的幾點鐘，他雖然驚慌，還是把麵運到指定的地點去。

天快要亮了，大家的脚步都加了勁，朝南公路上的灰隨着腳掌的動蕩飛滾了起來，織成嚇人的濃厚的黃霧。撲進鼻子，使鼻頭腫脹。撲進嘴巴，使舌頭上的清液不能暢快的流動。牙齒一擠，便發出滋滋的聲音。

短小精幹的白色敵機，天剛一發紅，便來擾亂濃厚的霧氣了，匆匆的掠過正在消退着金黃色光芒的月亮，隱沒到右邊一連串山峯背後去了。綿長的黃委一般的隊伍，寬鬆的喘了幾口氣，步子就加大加速起來。

白天我們宿營在距徐州三十里的徐三村，十點鐘的炸彈，把所有大夢中的人們都震醒，拾着黑灰粘滿的臉向空曠的麥田跑去。十二點鐘的燃燒彈又來掉在我們隔壁的屋頂上，乾燥的高梁幹，迅速的冒出噓人的黑煙，伸出捲動的紅舌，發出一體他體他「爆炸的聲音。立時火頭大了起來，波動着，頭上昂起顫動的黃霧，其中飛濺着紅點子，張成極大的帷幕，籠罩了整個的徐三村。

幾十個由麥田里跑來的老百姓，弓着腰張開手號叫着：「爺們救救吧！爺們救救吧！」

然而有誰能救呢？幾個提着麥叉的同志，只能抓散了快要延燒到的屋頂，立時便被狂壓過來的火焰的波浪嚇跑了。火焰中發出豬狗的慘叫，孩子的細微哭聲……：屋脊的橫樑一燒斷，屋頂轟然的掉下牆里面去，一切都淹沒了，熱燙的空氣中急急的

奔走帶臭味。

夜裏我們橫過右邊的山峯，徐三村還狂燒着，雖然山峯的大肚挺出來遮住了它，但那一帶的天空已變了色，清亮的星星在慢慢昇上來的紅霧中顫動着，憤怒的掙紅了身子。

山那邊的徐三村是這樣，山這邊我們背後的平原也是這樣。就是我們面對着的正南方遠遠的也是這樣。我們的右側方也是這樣。看着遍地的火光和紅霧，聽着急越的吶喊的機關槍聲和砲火的密集射擊，才知道敵人佔領某一爭奪區域，在其週圍所施展的殘暴手段，所發揮的獸性，是這樣有計劃的瘋狂。

這一夜，我們又過着一個個燒盡的市鎮，還紅紅的木柱在噴着煙子，灰白的高牆吸引人們想到以往的繁榮。由這兒走了二十里，又過着正在狂燒的曹村；高長的柱子在空中劃着大圈倒下，濃密的糊葉子捲縮着，發出焦焦的氣味。在大火的呼嘯里，車站上拖不走的傷兵的呻吟聲，充滿了求生的慾望，慘痛的響着。

我們本來是預定在離此五里的曹莊宿營，但爲了乘敵不備突過第一道攔阻線，部隊便不息的拖往離曹莊還有三十里的屠家莊去。

(二) 跨過第一道攔阻線

由燃燒着的曹村出來，天亮了，撕裂空氣的刷刷叫着的砲彈，從不可知的後方怒吼着追來。飛機從頭上一架兩架的飛過，三八式的步鎗，在左右村莊叢山間「爬——」的響着，好像在互相呼應。這一切，交織成緊張的空氣。人們心跳的感到，敵人正在這兒的山間流動，密集佈置堅強的攔阻線。

過後的事實證明，當時的驚慌實在太過分。據不落我們動靜的敵人不但無力無心來攔阻我們，而

且也無這種胆量。但在那樣的時間，踏在灰黃的空曠的土地上，周圍是起伏伏伏的禿山，右邊是死寂的發鏽的鐵路，看顧被砲聲嚇掉的子彈，砲彈，灰毯，大衣的委影，以及不息前進的隊伍背後，那拉長距離七前八後的落伍兵惶惶的腳步，一個任你明瞭全盤情況，沈著老練的人，也不得不憤怒的皺着眉頭，拐動着浮腫破裂的腳掌，追趕前方奔騰起的灰塵。

三十里在赤熱的炎陽中，在汗水的浸蝕中，變成了五十里，六十里。同志們一步步挨熱灰燒着腳掌，時時跑到有井的地方去，牛飲的喝着那混着污黑的發着腥味的泥水。

我們本來是沿着銅宿公路走的，但到了離屠家莊還有七八里的地方，我們向右轉，橫過津浦南段鐵路去。

那些沿着公路前進的部隊。隨着公路蜿蜒到生着嶙嶙小尖石的山胸腹里去時，便逗惹了兩挺重機關鎗發出半錢的呼嘯。這就是敵人切斷公路的攔阻線，所謂堅強的鐵密的火網。它們埋藏在看不見的石縫里，飛連的吐出赤熱的彈，響響在十里以內的空氣中飛騰着。

我們又師的弟兄太慌張了，他們雖然有英勇的輕機槍射手同志來還擊，還是像鴉弓之鳥的濶麥田跑向我們這方面來。

白色的敵機在天空出現了，它一個翻身落下來，像獵犬似的低低嗅着地面。忽然憤怒的怪吼着昇高了起來，繞着大圈子，迅速由屁股上射出信號彈，「他」的爆炸聲又尖利又清脆，飛到遠方去，散出的白霧，異常刺眼的在天空閃耀着，像一條蛇似的扭扭着身子。

立時，砲彈撕裂空氣的響響便刷刷的來嚇人了。起先一砲一砲的試探着，繼之是兩砲連續，最高率是三砲連續。廣大的麥田里。噴起圓柱形的黑煙，拉長散去。

踏着麥田中間的黃泥道走着，同志們，有了在運河上打鍊出來的沉着的心，把步調跨得寬寬的

，有秩序的走着。只是有兩砲打得太近了，泥土由頭上飛撲着，隊伍才彎曲了一下。隨後砲彈呼嘯着由頭上掠過，隊伍走得更快了，好像無聲的列車一樣，迅速的伸進有樹木掩蓋的村莊去。

這只是敵人的重砲火網，它在這二十里寬廣的平原里，用響響的威力來嚇唬這突然出現的大軍團。遠遠的在部隊左右前後冒起的黑霧，明顯的表示着敵人的驚惶失措。

實際上，敵人僅有的三門砲對準平原的飛速發射，只造成漏斗形的臥坑。可痛心的是：我們某些不明敵情的友軍，在自己所遺成的恐怖空氣中，再加上無訓練的雜項兵和驚惶失措的官佐們的四散飛跑，影響了次序井然的隊伍，粗漲而縮短起來。

在這極緊張的空氣里，誰也無心來注意這些。但是看見發彈機大國防作用的輕機槍，解散了肢體睡在地上時，誰也又忍不住發出驚嘆的聲音罵着；

「你媽，連這個也要丟，排長該殺。」

甘屠家莊出去，隊伍分成幾股向西伸動着。砲彈慌張的打打那邊，又打打這邊。飛機也旋旋這里，又旋旋那裏。最後還是飛向險惡的石山擠着的總出口那甲偵察，發出追急的吼聲。

這是一條頂危險的出口，不但只能一人一馬通過，而且要使大力，才能跳過這七凸八凹的右面。兩邊斜開上去的山坡，一直起伏不平到頂上成爲銳利的尖角，直刺着白雲翻動的天空。

這確實是一個難越過的關口，而且平原也是四面山峯包圍的死地，好像一個瓦盆的底一樣。假若敵人明瞭我們撤退，預先有部署機關的話，我們實在不能安全的突出（更不能跨出了）。

雖然敵機已經到了頭上，但半里長的斜坡上，人羣的海淹沒了仰高的大石頭的背脊，向上湧動着。

飛機又來了，它從西方帶來了三架找不到目標的大轟炸機。從兩邊山上，信號彈鳴響着，爆炸出的白烟招引着。

草上的人海伏下去了，兩邊斜開去的高坡上的

人海也伏下去了。但是老百姓的大車，卻一無偽裝的向天空聳着。白麵一袋袋閃出明顯的色彩。駝着砲彈的騾馬把前脚抬高驚懼的鳴着。砲兵拉也拉不住，它們吶跳着，踢碎了黑色的硬石面。

敵機急急昇高起來，射出信號彈。但是重疊的山峯隔絕了砲兵的眼，（或者是砲彈打完了）砲彈終於不有來。於是，一連串的炸彈便落到缺口處來了；恐怖的噴成花形的火光，震抖山谷的響響，破片石片好像驟雨急落，濃密的黑烟籠罩了這一切。它慢慢的昇高到坡脚去，遮了天空的亮光。使每個人都聞到火藥的氣味。

爆炸過的石頭上粘着燒黑的肉片，馬的尾巴，毛衣，大車，棉衣，紅紅的熱着，胃起股股的青烟。

飛機還是不走，它們一時飛去那邊，一時又飛來這邊。它們不見一分鐘隊伍動一分鐘。它們的炸彈已經投光了，聲小而脆的機槍掃射，更阻止不了我們。當濃霧包裹了血紅的太陽，光芒逐漸暗淡的時候，它們不得不失望的鳴着走了。暮色的景像

在石山的陰影里增強起來，我們飛跑過這惡魔似的缺口。大家雖然爭先恐後的搶着走，但是無論誰也不會踏着炸死的肚皮鼓漲的馬，還活着的胃出腸子的同志。有人還摸着他輕輕會動的頭額，滴下淚珠來，和那晶瑩的眼光對映。但是他不得不走了，輕輕的再摸了一下，心中充滿了悲痛的復仇的情緒。

翻過缺口，還是兩邊扁平開去的山，中間一條七凸八凹的路，漸漸的伸到麥原里去。在這邊有那燒毀的汽車，米麥的烟子。在路邊兩口井里，填滿了手幹長的脚腿粗的砲彈。還有騾馬跑植的子彈車，偏倒在麥田里令人嘆息的去換那裝新的木箱。還有不知是那師參謀處的軍用秘密詳圖，一大箱的飛過了路上。貪心的人們，忽前忽後的去拾財寶。

對於遍地亂丟的物品，不能學師的自餽毀滅或埋藏，實在令人擔心。有人慨嘆着，「假若預先跟游擊隊取得聯絡，拿不走的可以補充我們正在生壯大的弟兄，而且我們也不會如聖如盲了。」

江曉鳳捨身誘敵 (抗日鼓詞)

老向

夏日炎炎似火山 汗流如雨透重衫
 征倭將士皆辛苦 抗戰不分女共男
 表的是誰江曉鳳 他是個髮一高年
 廣德英 滿頭白

江曉鳳 義恨倭寇 撥除賊寇報仇冤
 天生忠 搜除賊寇報仇冤

賊日本 德行無道 挨門戶 丁殺着玩
 來攻廣 搜索壯 丁殺着玩

可憐是 分醜與倭 青天白日共輪奸
 婦女不 剖腹挖腸血胃鮮

無數的 下作冤鬼 剖腹挖腸血胃鮮
 兇兇槍 六市三街化灰烟

最可恨 火燒垣到 六市三街化灰烟
 高樓放 惹惱老人江曉鳳 怒氣沖 沖上天

惹惱老人江曉鳳 怒氣沖 沖上天
 用盡了 心機賊寇 要把賊寇

江老丈 日忙晝夜 民衆結合團體堅
 宣傳抗 東莊裏 成敢死隊 西莊上 寇護軍團

東莊裏 成敢死隊 西莊上 寇護軍團
 抗日組 組成滅 義旗遍地迎風舉 不丁倭兵共戴天

義旗遍地迎風舉 不丁倭兵共戴天
 江老 莊齊進退 擊擊敵寇莫偷閑

江老 莊齊進退 擊擊敵寇莫偷閑

廣德縣 里甘溪鎮 一面河流三面山
 城南十 世外桃園地勢險 一夫萬夫難進關

從前匪患多嚴重 只有甘溪度安閑
 義勇軍 溪作根據 佔住甘 江老丈地動宣傳

這一日 前觀地勢 不隄防 賊兵隊到眼前
 江老山 敵騎要取孝豐縣 捉住江翁把話談

你若走 路走捷徑 銀洋賞你一千元
 前行帶 一個不字說出口 一槍斃你去安眠

江老一聽說好好 到孝豐 我行前
 保險人馬俱安全

江老丈 聽罷倭兵一片話 心中不住打算盤
 敵人若取孝豐縣 多少黎民被刀餐

不領賊兵身定死 白白送死實含冤
 盤算多時主意定 招呼倭寇走頭前

老翁邁步向山路 一隊倭騎行列單

小這羊腸多險峻 街枚疾走各無言
 敵兵個個心歡喜 難得年高一漢奸

到明日 到孝豐縣 奸淫婦女搶銀錢
 我們得 任情搶掠任情樂 過了一天少一天

不言賊寇胡思想 一座高峯迎面前
 山路崎嶇斜又陡 越行越險越艱難

忽然賊衆起疑忌 彼此相顧話根源
 這一條 狹難走馬 倒不如 大道快回還

江老丈 溪殺氣重 節節埋伏在山間
 下望甘 三聲呼嘯起暗號 眼看賊兵要玩完

賊兵正在起疑忌 徘徊山頭瞻望間
 一聲大砲天搖震 義勇壯丁佈滿山

機關槍 峯打得準 手榴彈 投把敵攔
 高佔山 可笑那 個心慌亂 後退不能 敢向前

賊兵中彈山坡滾 賊馬紛紛山湖翻
 江老中槍倒地死 三呼殺寇報仇冤
 落花流水敵兵敗 義勇壯丁奏凱旋
 遺就是 捨身誘敵 江曉鳳 大名天下傳
 原的一股 原的

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夜

舊劇抗戰

馬彥祥

抗戰的戲劇運動無疑地是應該包括所有的舊型戲劇——平劇與各種地方劇——在內的。我們不能否認，舊劇在今日，依然擁有極廣大的觀眾；我們對於這一有力的武器是不能隨便放棄的，我們正應該通過這種民間熟悉的舊藝術形式對廣大的民眾做一些救亡宣傳的工作。

首先，我們要將舊劇界組織起來——救亡是每個不願當亡國奴的人應該做的工作，從今日起，我們應當嚴肅地組織起來，集中我們的力量使用一切舊形式的戲劇來為抗戰服務。

第二，不要再上演含有毒素的戲——舊劇從封建的統治下成長起來，仕奉封建社會自為當然之事。我們檢閱舊劇，所表現的不是數千年來封建的主從關係所養成的奴隸思想，便是因果說教的宿命觀念。這種含有巨量毒素的戲，不僅足以削弱民眾的抗戰情緒，且為產生無恥漢奸的重要因素。我們必須要予以嚴重的打擊，絕對地不再上演。

第三，從速整理有民族意識的劇本——選擇上演目錄必須以民族抗戰的利益為標準。舊劇雖然缺點甚多，但我們當從缺點中尋求較大的意義，同時再根據客觀形勢的發展，隨時予以修改以決定我們戲的內容。例如「斬經堂」描寫對於女性的蔑視，「明末遺恨」中把支配階級丑角化了，「風波亭」描寫奸臣誤國，這些戲雖然都是寫民族抗戰的戲，但在目前上演，如果不加修改，便不十分適合了。

第四，從速創作新的抗戰舊劇本——為了使舊劇的內容能與抗戰情勢完全配合，我們必須積極地在舊劇中注入新的生命。就現階段說，我們應特別注意於一切宿命論傾向的射擊，對從個人從家庭的觀念出發把國族和個人家庭的關係分隔的傾向射擊，對一切的漢奸理論和其他有關抗戰的傾向射擊。目前雖已有少數人在從事這工作，還是十分不夠的，還須大量的產生，尤其要動員舊劇圈內的劇作者來從事創作。但是出自年封建的知識階級，其意識上仍不免有許多缺陷，是我們不能忽視的。

第五，從速組織移動演劇隊深入內地——舊劇因為具有悠久的歷史，演出方式簡便以及形式已為一般民眾所熟悉的種種特長，在內地農村，其效果是遠超過於話劇的。

對於以上五點，我們如果能有的計劃地積極進行，則舊劇界對於神聖的民族戰爭一定能盡其偉大的任務，同時在這長期的藝術作戰的過程中來完成她自己的改革的大業！

文協主催

「保衛大武漢」七·七公演

文藝界抗敵協會為了保衛大武漢，定在七·七紀念日主催一次大公演。這次公演的劇本名「保衛大武漢」，由一羣留在武漢的作家集體創作的。參加創作的有老舍，宋之的，適夷，荒煤，蓬子，舒非，舒羣，紺弩，葛一虹，以羣，王瑩，辛漢文，許之喬，羅烽等十餘人。共分四幕，由宋之的，煤荒，羅烽舒羣每人各寫一幕，將動員全武漢的劇人和文藝工作者參加演出，想那時必能轟動一時。

文藝簡報

王平陵已於本月十五日隨同中國文藝社赴重慶，本會重慶分會，即委託王平陵抵渝後邀集本會在渝理事積極籌備。

茅盾主辦之「文藝陣地」，因廣州屢遭敵機轟炸，無法繼續印刷，現擬寄滬付排，排好後再打紙版寄回，惟印刷地點尚未覓定。

救亡演劇第二隊籌備公演，最近王瑩為此奔走甚忙，聞下月三日即可演出。

白薇已由廣州抱病來漢。彭慧已攜孩子赴昆明。

漢口各新書業均有遷往內地意。

閒生活書店總管理處，將遷重慶，同時在桂林成立一造貨機關。上海雜誌公司亦決定遷往重慶。讀書生活社天馬書店，大路書店等有往西南遷動消息。

會今可在南昌辦政治日報，已於六月十五出版。

張天虛已隨滇軍重赴前線。郝遠夫將於日內由東戰場返漢。

彭痕，何魯東十八日起在漢口中，國銀行對面舉辦街頭抗戰時鐘展覽會，觀眾擁擠，頗收宣傳之效。

母性的典型

封禾子

八個月來的焦慮，彷彿陡然老去了五年。鬢角由花白變成灰黃，背也僵硬了。心情如同得到她丈夫被槍決了時一般的經驗重溫着。那是已經二十年前的的一個回憶。辛勤地扶着這種可寄托希望的遺孀，十九年的時光，兒子也長成爲一個倔強的小夥子。

還是丈夫生前朋友的幫助，兒子在十六歲的那年說進了軍隊，吃了近三年的糧，居然也熬到了做少尉文書。兒子很勤謹，就是有點怪脾氣，做母親的總讓着一點，心裏老懷着一股歉疚的說：「這孩子的父親要還是活着，也不會年紀青青的吃這麼些苦！」過去的舒適生活也不禁在這聲嘆息中重溫了起來。

丈夫盧國恩是陸榮廷時代的一員上校參謀。陸榮廷敗了，盧國恩就在變亂中被槍殺了。丈夫死了，她忍受着一切的嘲罵，斷絕了一些親戚，幸而有朋友們的幫忙，偷活了下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她沒有一句對丈夫的抱怨。

一九三七，八·十三砲火响了以後，廣西軍隊調動忙了起來，桂林城內的居民興奮到失去了心境的平衡，處處聽到談論着前線的消息，和關於民團徵兵的事。

兒子經常不見笑容的臉上突放出一股光彩，一天突然跑回家來笑着對母親道：「我要上前線了。」

尖削的臉，矮小個子。然而那對眼睛閃射精明果決的光。熱淚中閃出自己死去了丈夫的輪廓，她不敢多說一句廢話，她了解兒子的希望和決心。

「我去了每日會寄錢回來的，望你老人家好好保重。」

兒子走了，她偷偷哭濕了兩截衣袖。一個人孤寂地守着那二間半破房子。兒子在身旁，每天生活似乎還不失一定的節拍，她處理着那簡單的家務，忙碌着洗衣燒飯，爲了兒子，沒發出一句辛苦的話，雖然她已漸漸地現得發老了。

她躲在家裏，不願見一個熟識的人。而鄰居們的責備隔着牆似乎也透送了過來。

「盧伯根老得憔悴了。白白把兒子守得這麼大，這一下子還有什麼說的。」

「徵兵也不徵獨子呀？」

她本想向鄰居們解釋，可是兒子臨走前幾句有力的話把她默住了。她思索再思索，兒子並沒有錯，爲了國家，難都得盡一份力。自己已經半截進了土的人，還希望什麼呢。

可是一月，兩月，去了的人總沒有一點消息帶回來。

有八個月了，她不知道兒子的存亡，捧着一堆破片似的心，焦急以外，又加上了那不知歲月的生活担子。她已是沒有可借貸的地方了。「我要活着，那怕等待兒子確是死了的消息。」於是，這將近六十歲的人拚着命向活的路路上掙扎，居然她找到了一家幫傭工的人家。

「我只要有一口飯吃，太太，才嫌我老，隨意給幾塊工銀吧！」在最低的條件下，她投進了這新的環境。

太太是個溫靜的好脾氣人。老婦有點憔悴。她

做着兩個人的飯。工作並不很清閑，工作使她忘記了一切想念，只有在睡覺前她不忘算計下日子，又過了一天了，輕輕地從心底嘆出一聲來。

第四天晚上，主人發覺了這老婦子有點異樣。「太太我想辭了您這邊的事，因爲……」，她羞怯地說不出一句理由來。

「做得好好地爲什麼呢？」

「不……」淚水終於線珠似地落了下來。

悲咽中她吐出了自己的身世。

「我怕您這兒客多，桂林是我生長長大的地方，我丈夫的朋友和孩子的同事也許您這兒有認識的，如果我端菜送飯時碰見了我不好說話。我不願讓他們知道我流落到這個地步，何況我的孩子還在前線呢。」

「你不是說因爲得不着兒子的消息？」

「是的，可是我不得不等着最後的消息回來。太太，我哭並不是悔兒子上前線，這年頭爲國家每個人都該出力的，我到恨自己沒有第二個兒子。不過，我不願傷害兒子的心，假如他有一天能夠回來，我不能讓我兒子在人面前丟臉。」

太太默然了，她在搜索着一句可以安慰她的話

主人自動地提出種種讓步的條件，使她不能不安心地待了下來，每晚從老婦那兒討來一張報紙，燈光下她細心地讀到深夜，報紙上的動人紀載，使她的心感動到發抖，她覺得她兒子的身影就出現在面前，還有成千成萬和她兒子一般健壯的青年，微笑催她近入夢境。

她沒有多少的睡眠，太陽剛升起她就起來工作，一切希望和安慰，也和初昇的太陽一般那麼鮮明，光亮。

這是個大時代中典型的母親。

報會會協敵抗界藝文國全華中

抗戰文藝

週刊

保衛大武漢專號 (上)

目次 第一卷 第十一期

- 英勇壯烈的抗戰一周年(論文)
- 為保衛大武漢而控訴(雜文)
- 他們在碼頭上(獨幕劇)
- 江上(特寫)
- 不要說空話(雜文)
- 「太平盛世」(報告)
- 懷鄉病與難民(報告)
- 保衛武漢與典型性格的創造(論文)
- 詩三首
- 盤裡糕(童謠)
- 會務報告
- 文藝簡報

舒羣·單子豪·

端木蕻良 蓬子
錫金 適夷
徐盈 羅山
植鷗 北鷗
邵冠幸 胡紹軒
總務部 記者

編輯者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抗戰文藝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

漢口 郵政信箱第一號

發行所

中華全國文藝界
抗敵協會出版部
(漢口永康里二十號)

總經售

漢口天馬書店新知書店
附書生出版社聯合發行部
(漢口交通路卅一號)

定價

零售 每冊五分
半年 一元二角
全年 二元二角

英勇壯烈的抗戰一週年

蓬子

神聖的抗日戰爭一週年了。

敵人的獸蹄蹂躪着祖國廣大的河山，到處都流着同胞們的壯烈的和悲慘的血。這是痛苦的，恥辱的，但我們未死者正在用自己的血去洗滌這祖國大地上的污穢。

一週年！這還不是結賬的時候。在後面，我們還有更大的痛苦須要咬着牙齒忍受，還有更艱難的路程須要揮扎着爬去。一個民族的脫胎換骨的新生，這是一個多麼巨大的歷史的工程，決不能拿微倖去換來的。沒有一挑土會虛費的，沒有一塊磚瓦會空擲的，我們只有拚死命的動員所有力量為抗戰而工作。

我們過去一年間雖說喪失了廣大的土地，死亡了廣大的人民，但我們的一滴血，一滴汗，一分氣力，已在抗戰的泥土裏播下明天開花的種子。新的中華民族是戰士的血所凝成的一朵鮮花。

不過這一週年中我們却不是已經盡了最善的努力。我們不怕失敗，也不諱言失敗，只是這些失敗是否有些是可以痛心的。我們英武的寶劍是否對準了敵人擊射過去呢？我們自身的許多毛病是否已經治好呢？飄蕩在空氣裏的看不見的微菌，可以潛入健康的血液裏毒害一個堅實的生命。一顆腐爛的蘋果倘不從速揀出，可以傳染第二，第三顆蘋果以至於毀壞了全部的蘋果。一個小小的漏洞可以決潰一座巨大的堤壩。一朵微弱的火花可以焚毀全幢華麗的房子。檢查我們過去一年間所遭遇的失敗，最基本的缺陷之一，是我們整個抗戰力量中還潛伏着許多看不見的微菌，許多細小的漏洞。

我們不悲觀，但我們也不驕矜。盲目的自信勝利即使不是一種錯誤，至少是一種愚蠢。打橋在誇大狂的鬆脆的基礎上所建立起來信念，是經不起現實的打擊的，容易從沸點降到冷點，從樂觀變成悲觀。明明白白抗戰是一條苦難的道路，上面有許多刺，有許多砂石，有許多毒虫惡獸，我們只有一步一門爭的掙扎着向前，我們只有吃盡了千難萬難，才能在路的盡頭迎接勝利。

利和光明。但我們過去一年間，至少，至少還有人因為看不清抗戰的道路，稍稍受到失敗的打擊，便徘徊在路上懷疑前進，疑惑再往前走只有一個死亡的黑暗的深淵，因而悲觀，因而動搖和痛苦。

在神聖的戰爭面前，在偉大的歷史面前，曝露了我們新的弱點，其實也不是一個奇怪的謎。平常我們可以躲在虛偽裏擺出一副誇大的神氣過活，而現在却迫着你去參加血淋淋的現實的戰鬥。我們這一件披在外面裝裝樣子的體面衣裳被剝下來了，現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身上有斑點，有創痕，有爛齒，有種種病痛和缺陷。所以這一個新的弱點其實也還是一個舊的弱點，平常被掩蓋在一件虛偽的外套下，不容易看得出來，現在則赤裸裸的曝露了。

湧起在抗戰中的新的優點也正是同樣的情形。我們的民族的無限的潛力，也沒有像今天那樣驚人的，用各種式樣表現在人的身上，戰鬥的行動上。保證中華民族的不會滅亡和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完全依靠此種潛在力的盡可能的提高與發揚。

英勇抗戰的一週年！雖然不是歷史的結賬期，但我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壯烈的一年的經驗與教訓。只有克服身上的一切缺點與弱點，才能成爲一個真正堅實的戰士。我們要報仇，雪恥，要收回每一條失去的河流，每一座失去的山林，每一塊失去的土地，要護送每一個漂流在異鄉的難民回到他的故鄉，只有不斷的艱苦的戰鬥。

目前敵人的野獸一樣的眼光，正在貪婪地望着武漢這一塊肥肉。我們能讓敵人闖來大嚼一頓麼？我們能讓敵人污毒的口涎滴在武漢的神聖的泥土之上麼？我們決不能答應，也決不能忍受敵人到武漢來擺慶功宴的。但「保衛大武漢」決不是一句空話，決不是想「保衛」就能如願地「保衛」的，只有以鋒利的寶劍擊碎了野獸的頭顱，才能消滅野獸的噬人的狠心。

接受抗戰一年來的痛苦的，但是寶貴的教訓，爲「保衛大武漢」而戰鬥。

為保衛大武漢而控訴

端木蕻良

據說我們的祖先是來自崑崙之巔的，在以沖積層為河床的黃河地帶開闢了我們的命運。我們的文化也正如我們的拳頭一樣，它是和平的，然而它在開闢。我們帶着人道主義的悲憫來照顧我們的土壤，山羊，家畜，蠶桑和我們的鴉雀，這樣我們耕耘了四千個年頭。

我們從未懈怠，也許因為我們生產工具的過於笨拙，我們的生產效率便減低了。但是我們知道勤致是好的，而且我們的聖人把它立為人生最好的行為之一。我們向自然搏鬥，向風砂搏鬥，向河沼搏鬥，向山嶺搏鬥，我們的五丁開過山，我的大禹赤着腳治過水，我們的賢明的家長，親自在野地裏放牛。

我們開國的神話，便是勤苦的，而且是戰鬥的。女媧用最大的忍耐力支持了天空的不墜。她會親自在日裏夜裏鍛鍊了優良的石塊，來消弭了「天崩」。

法西斯蒂的金色蒼蠅們，日本可恥的賣膏藥的浪人們，憑你們的跑江湖的法力，可也會製造出來一個第二個「天崩」嗎？

我們用四千年鍛鍊出來的忍耐力與你們的瘋狂和燥燥來對峙。在你們日本那些個矮磨磨軍閥們也許看不起我們迂迴的從這次戰爭中發展出來的機械力和物質力。但是我們「正是在當你的刀鋒短而我們的劍柄長了的時候打贏了你」。因為在你們是消耗，萎靡，滅亡，在我們的却是發展，繼續和生長。兩條相反的弧線決定了我們彼此的升降。這正如你們高明的學者，室伏高信所說是應該不加以違反才對的。

你們的機械的頭腦家們，以為物質是可以而且必定能征服了中國，這在我們也十分和信，因為我們自從和重商主義之後的西歐接觸了之後，我們便知道我們吃了大虧的原因，是由於有鉄不能鍊鋼，有石油埋在地下，我們不能用機械的手代替人力的手。但是我們却也有個好處，就是我們的祖先把我們的土地開闢到數不盡的方里，把子孫們繁殖到四萬萬五千萬。這是一個大基業，也必是個大開始，這開始就是以忍耐戰勝了一切的。

你們機械的頭腦家們，請放心，你們過分的憑信物質，並且誇說着物質不滅。但是由於你們的思想，全憑脊髓中樞的單純反應，却把「原理」錯看成「事實」，實在是不勝遺憾之至的。要知道，最被你們醜惡而使你們忘形

得意的「物質不滅論」者，祇是一條「原理」耳。而在你們以為最不中聽的「物質有限論」呢，却是一條可怕的「事實」。這是使你們足以傷心的——而他的背後也隱藏了你們失敗的命定的素因。

可憐的日本純良的老百姓們，當你們的統治者祇許你們有兩隻鉄鍋，若是有第三隻鉄鍋便要被軍部「徵發」了去的時候，你們也感到軍閥的利益是否和你們的完全相反否？當你們的小買賣正哭喊着要媽媽來熱一點「米粟湯」而你們的無獨有偶的兩隻鉄鍋，一隻剛好盛了一點飯，另一個又盛了一條魚，而你們的第三隻鍋子便永遠煙消火滅了。

戰爭是殘酷的，這個你們應該在「棉被」被徵發去作火藥的瞬間得到理解。我們也許更理解這殘酷，因為是我們的敵人加害於我們的，而你們則是你們的管轄者。為了戰勝敵人，我們知道忍耐和犧牲都是必需的在我們歷史上有過大勇者用「苦肉計」戰勝了敵人。

到你們的鉄，是取自民間的鉄鍋時，到你們的火藥取自百姓的棉被的時候。那時我們斬新的鉄塊，正在巨大的電磁引擎上櫻取來，投在溶爐裏。我們的石油井剛剛可以接濟前方運輸卡車乾渴的心臟。那時正是日本天皇把朝儀服中的棉絮取出慨然輸捐的時候了，而皇軍的軍部正在婉轉的宣布了最後辦法。

「把一切鉄釘和繃絲釘都送到軍部來！你們的床板，門戶用木着釘牢，豈要用漿糊黏一點就夠了！」

這時你們這些可恥的匪棍們，才覺悟於我們胥手藹足開發的土地，是不能而且不許送給強盜們的。

日本的以殺虐為娛樂的強人們，請來吧，在武漢，你們將遭遇到我們空軍雄武的出擊，奇襲的埋伏和鋼鉄的衝擊。

而我們的將領士兵將說：「我們到達了，戰鬥了，勝利了！」

即使我們為了總的方針改變了戰略，我們也必須改變了武漢的價值，那價值的衡量却是與你手中的法碼取得相反的重量的！

「保衛大武漢」是我們神聖的職責。倘使有人把它看成一塊有趣的紅粉，那麼就請來撞吧，頭上多掉一把刀子，在你們是榮耀的！

他們在碼頭上 (獨幕劇)

錫金

時間：一九三八年七月，一個夏天的傍晚，日間的暑熱還沒有消散，人們都要把摺扇去乘一會涼。

地點：漢口的江岸，民生公司洋船碼頭旁。

人物：

陳東海——碼頭上的老工人，六十多歲了，現在他已經用不着自己來幹那往年的賣苦力的工作，他的兒子已經繼承了他。可是，他還是離不了這碼頭的，在碼頭上他混過悠久的歲月，經歷過的事多了，碼頭上年青的一輩都尊重他，他經常指點着解決碼頭上的許多事情。

陳富生——陳東海的兒子，四十多歲，一個忠厚誠樸的苦力，在牛馬一樣的生活裡他並不覺得自己是牛馬，像許多碼頭工人一樣，他們相信命運，他想他們的生活是命定的，所以不能抱怨誰。

大毛——陳富生的女兒，東海的孫女，沒有媽媽的女孩子，要帶領兩個弟弟，已經約摸十八九歲了，但是還不怎樣懂事。

喻長喜——年青的碼頭工人，二十餘歲，精明幹練的脚色，他頗頗擅長在勞作中掙得較多的工資，一些旅客們遇見這種碼頭工人是很麻煩的。

喻李氏——喻長喜的老婆，二十多歲，已有了一個孩子。

張老二——碼頭工人，三十多歲，愛賭博，也飲酒，行為不檢點，大家都有點看不起他。

他卻自得其樂，常常弄得連一根扁担也要押錢使，還是個光桿兒。

王快嘴——碼頭工人，雖然已經快近四十了，但還是老愛多說話，他是一天到晚怨天怨地的，覺得誰都對不起他，一隻半藤桶。一打開便把半藤桶得人家滿頭滿臉的。

胡漢春——一個不大穩當的脚色，沒有一定行業，雖然不是碼頭工人，却是常在碼頭上混着的，什麼事他都知道，和碼頭上混得熟，有時在旅客間敲詐一下，到底他怎樣營生，沒有人能知道得詳細。約三十餘歲。

李得臣——碼頭工人，約三十歲，被生活壓壞了的。苦苦的操着他的生活，身體也不像一般碼頭工人那樣壯健。

袁老四——碼頭工人，二十多歲，綽號「笑面虎」，說話很風聲，是喻長喜的一個好搭檔。

其他碼頭工人（人數不定。不發言）

碼頭上的過路者（人數不定。）

天已經暗了，那半彎月亮很美麗的懸掛在牛明的天幕上，繁星閃耀得很熱鬧，沒有點風，真是一個炎熱的夏天的夜晚啊！

的脊背似的拱着的江水沖積的泥灘已經泰半沒了，江面顯得闊了許多。平靜的水面，月光曳一長條銀色的明亮的漣漪。現在，這裏已經不是渡輪過往的所在，所以江面是安靜的，僅僅不時有一兩個划子划過去，推一層水浪沖過來，水聲帶來一些涼意。

每年到這時候，已經到了要防汛的時候了，水位的升漲是很快的，水泥堤的缺口上要加上兩層木板，中間用泥堆滿，必要的時候，還要把堤加高。這時，水雖然漲得很快，可是還未到緊急的時候，一些木板全準備在那兒了，全堆在堤外的一行鐵欄杆旁。在我們的舞台上，水泥的堤是看不見的。

鐵欄杆的缺口處是過道，一行煤屑路上，通達到裝船去的木板道已伸頂到鐵欄杆旁了，木板道的兩旁植著的少頭的四方木柱了高高地兀立着，在牛明的天空裏是一排黝黑的影子，臨到江水再漲高時，木板道便會架到這些木柱上去，水再升高，木板道也再升高。

一些到江岸來乘涼的人們是隨意聚集在鐵欄外未被江水浸沒的泥灘上的，他們的談話聲音清晰可辨，却也決對不清。鐵欄裏是人行道，一些人行走往來，沒有耽留下來的。李得臣就坐在鐵欄上，胡漢春在他旁邊靠着鐵欄站着，他們在談着，一邊點燈照着他們。

陳富生，張老二，喻長喜，袁老四，以及另外幾個碼頭工人却在那頭鐵欄旁站着，路燈的

光射到他們那邊時，已經暗弱了。

洪——洪——洪——，江裏有輪船的汽笛，洪亮地叫了幾聲，回音從遼闊的天宇蕩回來。

李得臣：（歎息地）我前世作了孽！

胡漢春：你說什麼？愛好熱。

李得臣：我說，我前世作了孽！

胡漢春：你說是報應麼？是不是？天是有報應的，可是天的報應不公平。天不會將我怎樣，我是我。

李得臣：你是你，對的，我也是我，我同你不是一樣；我不成了，我沒法子活下去。

胡漢春：你們兩口子有幾個仔？

李得臣：（又嘆了一口氣）四個。一個是女仔。

胡漢春：好福氣呀！好福氣呀！

李得臣：唔！好福氣！

胡漢春：不是好福氣嗎？養大了不好了嗎？像陳東海就靠兒子了，你有三個男仔，你的福氣要比老東海好。人家有錢人巴結着要一男半女的，偏偏沒有，你有四個，不好嗎？哈，哈。

（江上的汽笛沈重而迴長地叫了一聲）

李得臣：好！好！太好了！我真想趁早都担死他們的，活不下去，活不下去。

胡漢春：這可又作了孽了，後世再得受一世苦。（笑笑）我說呀，李得臣，我們活着是幹什麼來的？活着總有一點巴望，死了吸什麼都完了，還是活着好。

李得臣：我不巴望什麼，我什麼也不巴望！我有病，那大紅他媽媽可也會病，連三紅也病，病，偏偏又病不死！一個也不死！這幾天營生好些，不能做！他媽飯也沒有吃了，那天報應的走方郎中還騙了我三毛錢去，留下那一包草藥苦倒是蠻苦的，瀝下去，屁用！還不如吃一包砒

霜倒乾。

胡漢春：噯，別儘那麼胡言亂道！我胡漢春今天和你談長久了，雖然我們日常見面，今天才真算是訂下了交情，我說，老哥，我胡漢春雖然算不了怎樣一個脚色，可是男兒漢大丈夫，一個人總要有一點俠義之情，見死不救非為人！我要救你，我沒多大的身家，可是，我勸你，一個人不怕窮，就怕志不堅，大丈夫四海為家，我非幫幫你的忙不可！

李得臣：謝謝你，你怎樣幫我的忙呢？你怎麼會幫我的忙呢？

胡漢春：看着，我一定要幫你的忙，我一定要幫你的忙。

李得臣：（從欄杆上跳下來，認真地望著他）你不要給我開玩笑，我……我……我……

胡漢春：（摸索腰際，掏了半天，掏出了幾張毛票來，數了幾張給李得臣）這，五毛錢給你，你不要疑心我的好意，我的良心叫我給你的，（溫存地）拿去呀，（李得臣搖頭）拿去呀，這算什麼呢？我的好意！（李得臣的手顫抖地伸出來又縮回了）喂，李得臣，我說你就不用客氣，（溫存地）大丈夫四海為家，這小意思，你就算收了我的罷。我恨不得把腰間的全給你的。

李得臣：（接了）我怎末能拿你的錢呢？我就算借了你的，你真是好人。

胡漢春：（笑笑）那不值什麼，我知道，這碼頭上的人是我當什麼看待的，大家都看不起我，向我翻冷眼，我是不在乎的，頭上次喻長喜那聲仗着個客人死敵錢，客人發脾氣了拿起手裏的棒要打他，喻長喜啊，哈，他就抓住那客人的袖子，那客人就拿着棒儘打，儘打……

喻長喜：（在那邊聽見這邊在談他便跑了過來）你們說什麼？

胡漢春：說的是你呀，你挨打呀。

喻長喜：有什麼好說的，誰敢打我？

胡漢春：誰打你？那客人打你，打得你嗚嗚叫，你扯着他的袖子，他就望你頭上打。

喻長喜：放屁，……

胡漢春：唔，那又有什麼好頓的呢？我說罷，他打你，這樣這樣的打你；後來呀，我來了，我一看你被他打着，不由得怒從心起，可不是我上去給你們解開了的麼？

喻長喜：好，够了，够了，好歹在我們的營生裏就有挨打這一會事，我們是不怕的，他們會打，我們就扯住他，我們只要有錢。可不是？

胡漢春：說得好聽！人家一橫心打人了，打了人要下場，就我警察，那警察來了，便含糊糊糊的問兩句：什麼回事呀？怎麼一來又是大家全不好。——遇見了闊人大好老還不是我們倒霉！不說別的，也不是說大話，那天的那個傢伙可還不是讓我給吓唬住了？我說好！你打人，你在碼頭上是可以打人的？你打得好！你要找警察，你是先問了警察再打人的？你能打下這碼頭，你就打我，我看你怎樣打！……

袁老四：（也從那邊聽見這邊大聲大氣，趕過來了）好利嘴，我就打你這利嘴，（假裝着要打胡漢春，胡漢春閃避了一下）

胡漢春：我們碼頭上呀，全靠要連結在一起，要這樣才不受人欺侮。

袁老四：你是幹什麼的？

胡漢春：我呀，我不幹什麼，我知你們不一樣，我是我。

（江上又有汽笛聲。幾個散步者走過。）

散步者甲：這幾天有什麼消息沒有？

散步者乙：沒什麼，馬當戰事很緊。

散步的女人：鄭先生你望那裏走？

散步者甲：我麼？去昆明。你們呢？

散步的女人：我們不走，留在此地。

散步者甲：你真勇敢！

散步者乙：盡自己的力，參加保衛大武漢，是國民的責任。（說着，三個人走下去了。）

（陳富生，張老二，他們也從那邊經過這邊來。）

李得臣：喂，陳富生，你爸爸怎麼還不來呢？

袁老四：老東海說有事，到底有什麼事？

喻長喜：我猜一定是那件事。

陳富生：我不知道是什麼事，爹說叫我今天找你們

下。

袁老四：那一定是關於大夥兒的事了。

李得臣：我倒有些知道，恐怕是要抽伙子了。

袁老四：（忽然抬頭看見那頭喻李氏走來。）哈，

喻長喜，你堂客來了。

（大夥兒回頭望，喻李氏和大毛上。）

大毛：噯，跑得好熱。

喻李氏：（走向壽長喜）你這個人，現在還回不去，我曉得你又在這裏。

喻長喜：誰叫我找來的？誰叫我找來的？

張老二：噯，嘻嘻，我不懂得，為什麼女人總要和人拉拉扯扯的。

喻李氏：你會懂？你這不習好的賭棍，看你今生今世也不會有人來跟你拉拉扯扯的。

張老二：噯，大嫂子就那末不客氣！

喻李氏：客氣，客氣，我跟誰客氣。

張老二：噯，就使那麼大氣，好，老子賠禮。

（大夥兒哄笑了。）

喻李氏：（向喻長喜）你怎麼不回去呢？小喜

子病得很利害。頭上滾燙滾燙的，睡着就哭醒

了，我一個人真弄不來，回去罷，快回去！

喻長喜：（焦燥地。）噯，我管不了，你先回去，我有事。

大毛：哎，你回去罷，小喜子病得怪可憐的，真是！

張老二：你看，女人總是女人！

大毛：噯，死鬼！誰叫你又七嘴八張。

陳富生：大毛，你別那樣多嘴。

張老二：好，好，是要教訓教訓，這麼大的黃毛丫頭也會噴人一臉臭水，真是！老子就是手氣不好，有一天看我贏了錢，我要弄這麼幾個丫頭，兩個，三個，（自得其樂地。）四個。……

大毛：呸！看你這嘴臉！

張老二：（感傷地。）嘴臉？我又怎樣對不起人了，你們大家看不起我。

袁老四：噯，你就還像小孩子似的，會認真。

（又是汽笛聲。在遠處，聲音顯得很微弱。）

陳富生：大毛，弟弟呢？

大毛：他們不曉得跑那兒去玩了。

陳富生：爺爺呢？

大毛：爺爺在家，就預備來。爺說又要抽伙子呢？

袁老四：是麼？這次我可不去。

喻長喜：你什麼時候去了麼？怕還要你去的，你去好，你人口少。

袁老四：呸，不去，那不是人幹的，又不給錢，我不去，（堅決地）不去就不去。

（胡漢春原伏在欄杆上看江，到此回頭望了他一眼。）

（王快嘴從胡漢春背後悄悄地上，沒有人注意到他的來。）

王快嘴：啊，（大家冷不防全回過頭來。）完了，完了，我的扁担又斷了，真是倒霉！還是兩

個月前買的。

李得臣：你太不當心了，半年裏就兩條；看人家的怎麼不斷？我的一條就足足用了五年了。我叫你多浸會子水麻。

王快嘴：浸水有屁用，我還不是浸了水用的？今天，可真倒霉，好好的挑到交通路，担子也不重，偏偏後花樓的車子來得多，噲，還要走汽車，我一蹾，地下滑，一頭脫了，我撥不住跌了，呸，這扁担就像是脆的！我皮也跌破了，真倒霉。不說別的話，就是倒霉！

張老二：喂，我說，你有錢沒有？

王快嘴：那來的錢？三塊錢買一條，我那來三塊錢？

張老二：我把我的扁担押給你，用不了三塊錢。

喻長喜：哈，你看你又賭輸了。

張老二：可不是，手氣真不好！我把扁担給你，王快嘴，好不好？

陳富生：你這個人真作孽，死賭，死喝，這些日子逃難人多，生意好做，你偏不攢緊點兒，到現在還是一條光桿兒，也不打算打算，一個人成家立業也是要緊的。

張老二：好了，好了，我是不想成家立業的，女人有什麼好處？養一陣孩子真是活受罪！說認真話，王快嘴，我的扁担押給你，道地的棗木扁担，用得又光又熟，一頭細五道籐箍，兩頭十道，再牢沒有，老子沒錢用，押你兩塊錢，幹不幹，幹不幹？

王快嘴：我買一條祇要三塊錢，我花這麼多錢押你一條幹麼？我身邊也沒有錢，況且你也不能沒扁担使呀！

張老二：你別管這些，我就是差錢，除了錢我什麼事都有辦法。

李得臣：有了錢你又去賭。

袁老四：我曉得他的心思，他有法子，他拿了錢去

買一條竹扁担使。

張老二：快嘴王，怎麼樣，你出多少？你說。

王嘴快：我沒有錢。

張老二：別不痛快，你說你出多少。

王嘴快：我腰袋裏祇有一元四。

張老二：好，給我。

王嘴快：不行，我還要留些過日子。

張老二：那給我一塊二。

王嘴快：一塊。你還可以拿回去的。

張老二：一塊二。不能再少了。不能再少了。（個促地，）不能再少了。

（嘴快王躊躇了一會，從腰袋裏摸出一把另星鈔票和銀幣來，數了給他。）

王嘴快：喏，這兒是一塊一角！真是我倒霉，你的扁担在那兒呢？有錢你還贈回去。

張老二：扁担回去就拿給你，這樣性急做什麼？（尋思一下，要想走）唔，我要走了，老東海來了就說我已來過。

喻長喜：想去翻本了是不是？

張老二：不是，不是，我有事。

陳富生：什麼事？

張老二：要緊事，我要走。

袁老四：哈，我看你還不是去想翻本！別胡塗了。錢輸了看你拿什麼挑東西。

張老二：不，不，（商酌）走了，走了。

（他果然要走，被陳富、拖住，張老二想掙脫不開。陳富生却拖緊他。）

陳富生：你不能這樣，你不能走。

張老二：不，別拉我，我要走。

大毛：咳，你們看，爺爺來了。

（陳東海上。大家全向他望，張老二也不好意思地站下了。胡漢春也回轉身來，背向着江蘆着鉄欄站着。留神於大夥兒的談話。）

陳東海：大夥兒全來了麼？有事情要大夥兒商量一下。

喻長喜：來了。還有他們在江北碼頭有生意，不能

來了。（向喻李氏，）你可以回去了。

（喻李氏看情形丈夫不能回去，走了。）

陳東海：噢，那末現在我們商量一下，回去再各自告訴大家。（鄭重地）大概大家已經知道上面又要徵快子了，詳細情形是這樣的，昨天公安局有人來找到我們，說是要修公路，要向我們

要抽人，要抽五十人，我們碼頭上共總有二百多人，他指明要五十個，五十個，大家聽清白

：五十個。我現在告訴大家，看大家怎麼辦？我們中間看有誰去呢？公安局說：這是為國家

服役的事，這是對的！是去修公路，不是去打仗。是去修公路。

（江上汽笛聲）

胡漢春：（在一旁自語。）誰保證不是去打仗呢？

（大家默然不語。陳東海睜了胡漢春一眼）

陳東海：（鄭重地）現在，我們是一定要有人去的，要去五十個。大家想一想，商量一下。

李得臣：（顯顯地）我不能去，上次我已經去過了，我的老婆孩子病着，不能去，沒有人養我的老婆和孩子。

王嘴快：（性急地）我不去，我不去，上次我也去過了，修飛機場我是去了的，每天吃幾個饅饅飽飽肚，苦些還沒有關係，可是，家丟給誰呢，沒有人顧我們的家，我這次不去了。

（洪——汽笛洪亮地在近處叫。）

胡漢春：（自言自語）唔，這次跑遠了，一送上戰場就就由不得你擺佈！

陳東海：（想了一想）唔，這次公安局說明白是修公路的，上次我們的人還是全回來了，不然，公安局要硬派人，把蔴繩拴了去，還是一樣的去。我想呢，我想呢……我們總得是要去的。修公路是修公路，他們沒有說要搬運夫呀。前些日子，我們有鉄肩隊是去挑軍火的，那時，我們祇有吳志山一個人自己拍胸脯說，我去，去了，那時是在讓我們誰高興去就誰去的。

（勸慰地）現在不一樣，要五十人，五十個！大家商量商量。

王嘴快：我可以不去了，我已經去過一次，為什麼我要半兩次呢？讓沒有去過的人去，去過的不去，這樣公平些！我家裏還有老娘，還有老婆，還有孩子，一大陣子人全靠我一個，況且我的扁担也斷了，我還沒有錢買新的扁担，我要活，我一定不能去，不能去。誰能叫我一定去！

喻長喜：誰沒有老婆兒女呢？我的小孩子還病着。袁老四：這事是商量不起來的，大家都不同意去，我也不願意去。我們祇有這幾個人在這裏，我去了，也不能教別人去，這事是商量不起來的。

李得臣：我病着。我的老婆孩子也病着，沒有人照顧我們，沒有人，我不能去，我要死了，死了也好。

陳東海：大家再想一想，再想一想。（大家沉默，想着。）

王嘴快：（跳起來）不去，我一定不去。

陳富生：你不去別囉呀！

大毛：爺爺，假如我是男孩子，我去。

陳富生：別多話，你懂得什麼？

（胡漢春嘴裏噙噙地噓着四季相思調，大夥兒沉默着。前時走過的散步者又走回來。）

散步者甲：戰局雖然還穩定，可是我想還是先走的好。到將來交通擁擠，就麻煩，當局疏散人口，就是這個意思。

散步的女人：我呀，我跟着他，他不走我也不走。

（愛嬌地）噯呀，你看，武漢的月亮真美麗！

散步者乙：這是我們非保衛大武漢不可的原因呀！

（一半是自嘲地）我們失了大武漢，也就再沒有大武漢的美麗的月色了。

散步者甲：走吧，我們還是去天星？還是去明星？還是去球場？（向女）你說。

散步的女人：不去了，我要回家了。

(三人笑着下。)

嘴快王：(釘着他們的背影)呸！

胡漢春：(冷冷地)我真不懂！福是他們享的，苦是我們吃的，我們修什麼路。

陳東海：(厭惡地)你不對呀！本來是不用你去修路的，要是我的我們去。你也不能說我們修路是爲了他們的罪，這還是我自們的事。日本人來了，他們還可以逃難，只有我們是逃不了的，殺是殺的我們自己，姦淫的是姦淫的我們的妻女，我們要能把武漢保住了不讓日本人來才好。

王嘴快：(深沉地)我說，我說呀。……

胡漢春：(深沉地)我說，我說呀。……

喻長喜：你說什麼？

胡漢春：我說我們真犯不着。

陳富生：犯不着？這話怎麼說的呢？

胡漢春：我說我們犯不着費那末大勁，甘脆得很，

陳東海：(不管他)大家別鬧扯罷，我們這該我們的正經。我們在碼頭上，我們都是碼頭上的人，碼頭上的事情是我們的事情。現在我們要派五十個人，五十個人，明天早上，無論如何要去的。

胡漢春：(向李得臣低沉地)喂，我說李得臣，瓦片也有翻身日，一朝天子一朝人，我們也得翻翻身了。

李得臣：(疑惑地，有點驚恐)是麼？

陳東海：什麼？你要做漢奸是不是！

王嘴快：漢奸，漢奸，你是漢奸。

胡漢春：愛老東海，你怎麼說我是漢奸呢？我幾時做過漢奸的？你又不愛亂殺人！

李得臣：他，他是好人。

袁老四：我曉得他是好人，我看見他給了你錢的。李得臣：(漲紅了臉)喂，喂，我是，我是，他是好心給我的。

袁老四：我可不懂得他的錢是那兒來的，大家都窮，他偏有錢，他一天到晚不做事，他還好心給人錢。

胡漢春：喂，袁老四，你這話太豈有此理！我有錢，我愛給誰與你什麼相干！大丈夫五湖四海皆朋友，我胡漢春在潭碼頭上不是一天兩天，我聽你們談得沒辦法，我好意揮一下嘴，喂，真是！

陳東海：(嚴厲地)不用你揮嘴的，胡漢春，不是我對你不客氣。

胡漢春：(抗議)這是什麼？這算什麼？老東海，這碼頭上是公家地方，我不能站麼？

陳東海：(不)起，你不是我們的人，你走開。

胡漢春：什麼！

陳東海：(聲色俱厲)走開！

胡漢春：(胡漢春徘徊一下。仍舊不走。)

胡漢春：老東海，你告訴我，你們要上什麼地方修公路，我是想代你們去一個人說。

陳東海：(幾爲動搖)一轉念立刻堅決，)不行，你要打聽地方嗎？走開，放明白點，朋友！

胡漢春無奈，下。大家沉默着，空氣很凝重。遠處又有汽笛聲，遙長地叫了幾聲。忽然，喻李氏哭着上。)

喻李氏：(張皇地哭着)啊，小喜子他爹，小喜子他爹，小喜子沒用了，你還不去，你還不去。

喻長喜：怎麼了？小喜子怎麼了？

大毛：小喜子怎麼了？小喜子怎麼了？

喻李氏：完了，死了。我回去，張家大嫂在哭着，我知道不好了，我看，小喜子還蓋着被，像活着一樣，我一摸，涼了。張家大嫂子說，我出來，小喜子就抽筋，抽死了，嗚嗚，我的小小喜子！(哭)

喻長喜：(哀傷而沉痛)好，完了！

喻李氏：你還不去，穿還不去，你這死鬼，你死鬼！

喻長喜：我，(大聲地)我不回去了！

(喻李氏大哭。)

陳富生：長，喜你回去吧。

喻長喜：不，我不回去了，我完了，我還有什麼？小喜子，多乖，多有趣，他會笑，笑得這麼惹人愛，喂，我們苦命留不住這孩子。(喻李氏哭)

大毛：你回去吧。

袁老四：要料理一下。

喻長喜：不，我不回去了，我明天去修公路去，我去，我去，我的家，誰給照管一下。

喻李氏：(哭)喂，你不能去呀！叫我怎麼辦呢？

李得臣：祇要家有人照管，我也去的。

喻長喜：我去，我去，誰照管我的家。

王嘴快：我們會幫助你的，照管家，有我們。大夥兒來維持。

陳東海：對了，我們應該大夥兒來維持。我們應該

陳東海：對了，我們應該大夥兒來維持。我們應該

陳富生：有大夥兒維持，大家都可以去了。我們要

大夥兒維持，去的人的家，由不去的人來維持。

(喻李氏的哭聲漸低。)

陳東海：大夥兒的事，大夥兒想法子，我們一共有兩百多人，去五十個，這五十個的家屬的責任

是我們的，這樣，去的人可以安了心。

喻長喜：我去了，我的家交給你們，我一定去了。我們的事本來是大夥兒的事，像每年划龍船還

不是大夥兒湊錢？大夥兒能維持她，我走。

李得臣：我也走。

袁老四：我也走。

(大家應酬聲，最後張老二也堅決起來。)

張老二：我也走。

(江上又有洪亮的，汽笛聲。)(幕)

江 上

—武漢漫寫之一—

適夷

在仲夏的烈陽底下晒了一個整天以後，滿江的江水都灼熱起來了。太陽現在漸漸沉向西邊的地平綫去，透過密密地集在漢口江岸的崇高的建築物，透過漢陽兵工廠的參天古木一般的碩大的烟囪的森林，透過龜山上的歷歷的樹行和岩石，射出血一般紅的光輝，江水映成一片的深赤。是的，在這裏，滾滾地流着的已不是帶來了西北高原泥土的濁浪，這是灼熱的深赤的中華民族的血潮。

在黃河邊出生着，在長江邊成長着的全中華兒女們的血，在奔騰着，在沸滾着，滔滔不絕的衝衝向東游去。衝向東游，在那裏，它的灌注東海的大道上，已經染上了污辱的腳跡，獸畜的蹄痕踐踏了它所灌溉的千百萬方的沃土。在它的浩濶明淨的水流中，馳進了幾百隻敵人的艦船，在猛烈的向着它的心臟偷襲。它要泛濫，水波一陣一陣的漲，向着兩岸的堤防衝擊。在它的左右，那巍然矗立着雄偉的三鎮，已經在受着了威脅。

許多巨大輪船，平時很愉快的呼叫着，不歇地在它的懷抱里游泳着的，現在是默默地靜息了。爲着阻止外敵的封鎖線，它們被囚禁了。碼頭工人在碼頭邊閑散的躑躅着，望着滔滔的江水，他們心臟里的血流也和江水一同滔滔着。雄壯的勞動的呼聲，好久以來凝凍在他們的鬚子里。饑餓在他們的眼里射出了火。然而他們是沉靜地，望着江水滔滔的東去，他們的心也向東邊奔馳去了。他們是知道的，在那裏發生了什麼。他們的牙齒緊緊的咬着，手緊緊的捏着拳，把粗鈍的指甲陷進了多痛的掌心。

很多的小船像秋天的黃葉一樣，在江心里飄蕩的。船夫們把長的木槳在船尾的兩旁不歇地舞動；或是躬着身子把竹蒿子釘住了停棹的大輪船邊，推動着自己的木船，慢慢的前進；或是扯起了小小的布帆，順着風駛行。勞動依然在進行；勞動的汗，一滴一滴的滴在長江的血流里。

江漢關和漢陽門的輪渡碼頭上，擁擠着各式各樣候船的渡客。戴着闊邊遮陽帽的西裝襟臂的女子，在草綠色的薄呢軍裝上斜掛着三角帶的軍官，穿着挺直的淡青泡立司洋服的，白印度綢長衫在江風中飄動的，灰布軍服打着綁腿的，光赤着半個上身焦黃瘦弱氣喘喘地扛着行李的，手裏推着腳踏車的，熱烘烘地排成一個長的雜亂的行列。從渡船的緊閉着的鐵門，一直到江邊最高一列石級上。行列的兩邊，男女老少的賣書報的難民，把憔悴的臉色映在夕陽的餘輝里，伸着拿了晚報和小刊物的手，很焦急地喊賣。胸上佩

帶着「勸導」標識的童子軍，熱汗騰騰的在渡船上，鐵門邊維持着交通的秩序。售票的小亭邊陸續不斷地有許多人揀來攤去，售票員手快腳快的收着錢，發着票子和零找。

這裏包含着全個武漢各個階層的人物，有的已經破碎了家園，從敵人的砲火底下逃避出來，負起了悲苦的流亡的命運。有的正完畢了一天的緊張的工作，走向安靜的和平的寓居，也有的是剛剛從日班的影戲院出來，心目中還遺留着好萊塢大腿的殘影。但是大家都脫不了一個或多或少或共同的命運，已經過去，正在身受，而且還要到來的。

汽笛嗚嗚的震動沉熟的大空，渡輪從對岸回來停靠這邊的碼頭上。立刻一股同樣的人流從左邊的鐵門口吐瀉出來。右邊的鐵門打開來，一陣急促雜亂的腳步，向渡輪上奔去，一回兒，把全船上下都佔滿了。

船慢慢地開動，江上的清風吹走了都市的熱悶。沉默的人羣立刻打開話匣；談話聲哄哄的熱鬧起來，應和着船底下撥水的泊泊的輪翼。許多人低下頭來拿出剛才在碼頭上買的晚報來看，旁邊的人伸長了頸子越過讀報者的肩頭望那些大字的電訊標題。

「勸導」近馬當了，「香口」在激戰中。

你看，快到馬當了，馬當封鎖線衝破，到這里就快了。

香口？香口離馬當還有多遠，那邊已經登陸啦！

你說，武漢能够保衛麼？

恐怕靠不住。

我們的機關已經一部分撤到重慶去了。

你太太送走了沒有？

買不到船票呀。

聽說到了宜昌的，擠得不得了，沒有船，走不了。

突然，嘈雜的人聲靜止了。

奮鬥抵抗，奮鬥抵抗，中華民族不會亡……

幾個童子軍裝的十二三歲的小孩子，站在票子上唱了起來。唱完了後，

最矮的一個大聲的說：

「諸位，我們是從戰區里逃出來出來的孩子，我們不願做亡國奴，冒着危險，衝過敵人的砲火，到武漢來……我們不願意受慈善的救濟，我們要

用自己的勞力……

——還有宣傳隊？

不，擦皮鞋的，五分錢一雙。

唉，難民真多，茶館里，到處都是，一班一班的，霸着不肯走……

——真討厭。

孫子們正流着汗擦皮鞋的時候，另外的，真來了一隊宣傳隊。一個穿褪了色的草綠軍服的粗大漢子，高着嗓子喊：

——諸位，我們是第X重傷醫院的傷兵，我們親身在飛機大砲底下，和敵人拚了命，受傷了，退回來，很慚愧的，承蒙後方民衆熱烈的慰勞鼓勵。

現在我們已經有許多傷愈的同志，編了榮譽大隊，重上前線去殺敵了；我們有的沒了腿，有的斷了臂，我們不能再去打東洋鬼子，但我們還有一顆愛國的心，還有一張嘴，我們便出來宣傳。我們奉勸諸位……

大家都動神的聽着，感覺得一陣戰慄。

傷兵講了一陣，又到下甲板去了。

——噲噲噲！

飛機呀，是我們的飛機。

靠在船邊的乘客喊起來，大家仰起頭去望。

不要說空話

徐盈

抗戰中，我們的軍事進步了二十年，但在文化方面，却對於「澈底解放全民族同胞的頭腦，使大家明瞭國難及自己的前途，並且共同來解決國難，創造自己的前途」的任務，作得太不標準了。對於這現象，文藝寫作者，當然也要負一部份責任。

自然，隨着戰事的擴大，我們文化工作者也會有大羣隨軍作宣傳送戲劇到農村，到街頭，推廣歌詠到窮鄉僻落，把抗戰的圖畫打進士兵的叢中去。但是，由於沒有堅強的組織，使這些有意義的工作都不能經久的堅持下去，終於多成爲一現的「曇花」。特別是文藝寫作者的服務戰地，僅僅能表現出一個資料的販運者，沒有顧到更偉大的使命。文協主持的幾項很基本的工作，似乎也未能得作家們的廣泛的擁護與實行。

飛機飛得很高，三架一隊，接連着，接連着，漸漸的近起來。螺旋槳攪動空氣的聲音，漸漸地高起來。

——是馬當轟炸了回來的吧。

真厲害，我們的空軍，這幾天天天去炸，每天總得炸沉幾只敵艦。

說話的就是剛才說「恐怕靠不住」的那位小官僚似的人。

——了不起呀，前天不是有一位航空員，因飛機墮了，連人帶機衝到艦上，把敵艦炸沉了的。

——嗚嗚嗚！

渡輪叫着，又靠了碼頭。

近碼頭的堤上，排列着一長列荷槍的軍隊，他們背着沉重的背囊，戴着手套，上面加上偽裝的鋼盔，默默地行進着，走向隔壁的一個碼頭，乘上升火待發的一隻和渡輪差不多大小的輪船。

——上前線去的新兵呀！

大家一邊上岸，一邊斜着頭去看這一條長得沒窮盡的行列。

黃鶴樓昂然地高懸着，它經歷過千年的興亡盛衰，經歷過無數次的崩毀和重新，它依然高傲地站着，什麼都不畏懼的，望着長江滔滔的奔流，挾着灼熱的，深赤的中華兒女們的血！向東游，向那敵人襲來的方向。

目前的第三期抗戰中，在「保衛大武漢」的使命下，應當揚棄過去的缺陷，實際地實行任務，以期獲得最後的決戰勝利。那麼，請文藝寫作者各在自己的崗位上來執行這工作。

第一，參加各部門的實際保衛大武漢的工作，這是積極的行爲，不必空談如何保衛，文藝作者參加了實際工作，便會像一面鏡子似的，從他的寫作中反映出一切。

第二，在有堅強的組織下，負起宣傳責任，還應當在武漢三鎮以外的廣大鄉村工作，應各地的特殊性，而隨地的創造合適風土性的材料。

第三，留守武漢的文藝工作者們應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在一起，在不浪費的條件下作城市的宣傳工作，同時給在鄉村工作中的工作者以實際的援助與聯絡。

實現這些工作有一個先決條件，便是要澈底開放民衆運動，「一方面組織全民族的抵抗來解除國難，同時也必須喚起全民族的自我覺醒」，文藝工作者便是後一句話的執行者。

深入到羣衆中間工作以後，「保衛大武漢」，才不算是一句空話。

「太平盛世」

羅 蕪

朋友A從六安前線來到武漢了，他告訴我，他是在九江搶上船的，然而在船上足足有兩天，連大小便的地方全沒有，在這四十八個小時的航行裏，完全是依賴了呼吸着帶有酸腐的氣息而生活過來的。他又說，他只在這地方耽擱二天，立刻即要轉到豫東前線去了，因此，他希望在這短短地另一個四十八小時里面，看一看抗戰的心臟武漢。

兩天過去了，我自己因為被一些瑣瑣碎碎的事情纏着，竟沒有能够陪伴着他觀光一下的機會，對於他的心願之未償真是異常抱歉的，等我趕去爲他送行時，他已經離開了那家旅店，自己只好悵然的從那堆積滿了箱籠的甬道里走出來，在心里，留下一個遺憾吧！

又是二天了，朋友A已經到了X地，而且寫了一封相當長的信給我，信里却寫着他在四十八小時中間，在武漢做了一次奇異的旅客，他的心願雖然還是償了，然而他却在那明朗的心曠里覆上了一層薄膜。信是這樣寫的：

「朋友，我偷偷地來了，又偷偷地去了，我看了過了武漢，這全國抗戰的心臟，雖然在這短短地四十八小時中間，沒有能允許我看到它的全貌，但是我總還看到了，至少是看到了一部份，是全貌的某一面的一部份，是爲我十個月以來，從未想到的生活的一部份。但是朋友，我得聲明，我不是清教徒，可是也無法使我能掩住刺在心頭的痛楚！是的，你住在武漢久了，你看得多了，所以一切都「習以爲常」的，並不感到什麼刺激，而對於我剛剛從另一個環境里來的人，就不同，大不同了！

你還該記得吧，在二二八後不久的上海，是頗

有一般人提倡「娛樂救國」的，他們的口號是「娛樂不忘救國」，於是雖也有人諷刺過，但時間一久，什麼都磨光了。想不到今天的武漢，還在沿用着那條口號，而且索性變通到「不忘娛樂」了！我的天。

我告訴你，就在我們分手後的一小時吧，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位在中學時候的同學，假如不是他喊我，也真叫我難以認得，他現在是X部的副官，我們緊緊的握過手之後，他說正好，可以陪我玩一玩了，而且那天又恰巧是星期尾。

於是副官做嚮導，我們走過了青年會，前面就是木柵門，據副官說，走過門就是法租界了，法租界到底不同，連我還耳朵里被機槍聲弄麻木了的人，都吃一驚，那聲音的確是驚人，比起爭奪戰里的機關槍表演要激烈得多了。「又是」據副官說，近來因爲抓賭甚嚴，所以要「娛樂」的人，便集中到這里來了，一路走過去，真是不絕於耳。

在不知名字的路上又走過了二條吧，我聽到音樂了，副官站住了，而且約我進去看看。走進門，才知道是一家露天舞場，院子不大，但是人却擠得滿滿的，也真不亞於我從九江坐來的船上那樣滿滿登登的。但是這里有高等華人，紳士，小姐，太太，救亡家，官，以及一切是以點綴這場面的人物，還有五彩電燈，音樂，酒，冰，以及一切使人享受的東西。

坐位沒有空的，幸而副官找到了他的朋友，副官又做了介紹人，但是並沒有能使我記得他們的姓氏，服態倒還記得，一位是X洋行的買辦，坐在買辦身邊的是買辦太太，——在年齡上應該是父女吧

。一位是什麼鄉村宣傳委員會的委員，還兼什麼部的部長，另外兩位是據副官的介紹，參加救國工作頗爲努力的姊妹花，我不替他們宣傳衣飾了，在武漢住久的人，應該知道，在這樣的場合是穿着什麼樣的衣飾爲合宜吧。

音樂是奏了又奏，一個猴子似的混血兒從擴聲筒里用最粗劣的嗓音唱着初期有聲片中的情歌，在那尖帶的水門汀場上的男女們，宛如被這猴子的情歌唱得激動起來似的，脚和臀部都顯得使人感覺着一種拘癢。不曉得什麼時候，副官和什麼委員陪着姊妹花一同去訓練肌肉的顫動了。突然燈亮了，男人都變得非常有禮貌，閃開路，叫女人走在前面，剛剛坐定，買辦似乎有所愛的向副官談起時事來了，他問：「……你該曉得了，馬當要塞！……？」我的朋友先笑起來，他的回答：「哦！不要緊，我們的封鎖綫，延長到幾十里，而且，而且……總之是攻不破的，不過家眷現時倒是應該疏散！……」那個女人一聽到家眷，便搶先說了：「我的飛機票已訂好，後天一早到香港去。」那位宣傳委員剛要張口，燈滅了，音樂台上奏着「好哥哥」，他的脚使他的嘴屈服了，我那杯冰可沒有喝完，便偷偷地溜出來了，剛走到門口，聽到一個女人向一個男人說：「這兒可真玩膩了，漢口這地方真難捱，明天我們到東湖去遊水吧，我一早去給好X小姐……。」她的北京腔兒得倒是挺好，可惜我也厭膩了！

有什麼法子呢，這里還是個太平盛世哩！——就抄到這里爲止吧，朋友A是帶着滿腔悲忿地走了，然而我想，假如他再多看一點的戲呢？

懷鄉病與難民

植山

從江蘇，從浙江，從安徽，從山東，從每一角失去了的土地上，數不清的人，拋棄了家園，山塘，宗祠，坟墓，咬着牙齒放棄了的一切的所有，穿過了重重的苦難，像被浪頭打着的枯萍敗葉一般的，倉皇的，但是茫茫然的漂到武漢來。

在過去，故鄉是他們惟一熟悉的，愛戀的地方。一座青翠的山，一條清澈的溪流，一條高低不平的泥路，一個灰沉沉的莊嚴的古廟，一座風雨蝕爛了的節孝牌坊，都和他們的生活結成一片，不能分割也無從分割的。春天趕大清早起來插秧，夏天做完了工，晚上圍坐在大草坪上拍着蚊子乘涼，秋天收割磨金黃的穀子，冬天坐在向陽的廊下悠閒地抽着粗糙的旱烟，從不能記憶的遙遠的年代，從不能記憶的老祖父的手裏，就這樣呆板的無變動的一直生活下來。雖然近來一年比一年苦多樂少了，但他們還是沒有改變生活的調子。他們的生命是牢牢地生根在故鄉的泥土裏的。

他們是那樣保守，怯弱和愚蠢，不會做驚人的政治報告，也不會分析國內國際的形勢。他們只是會照例的完糧，納稅，繳納名目的公債。雖然背脊一年比一年拱得更高了，本來是菜色的臉也一年比一年更加蒼白和乾血，但他們還是一聲不響的忍受着自己的命運。遇到荒年，樹皮草根的挨着苦日子，（自然，即使在豐年，也沒有幸福享受西洋狗那樣富貴的生活的）但他們沒有離開故鄉，漂泊到遠方去跟命運賭博的勇氣。

他們就是在報紙雜誌上被政論家稱為「落後的」中國的農民，也就是今天中國的難民。

今天，因為不願意在日本強盜的鞭子下偷活，不願意做異族的奴隸，他們倉皇的，但是茫茫然的漂流到武漢來。這裏沒有親戚，沒有朋友，沒有一根草一株樹是屬於他們自己或自己所熟悉的，沒有一塊磚瓦一根棟樑下可以容許他們自由地安身的。像一隻籠子裏面餵養長大的鳥兒突然被放到曠野上去，怎樣安排他們當前的和此後的生活呢？

他們要活下去，而且逃避敵人的鞭子，也為的是活下去。於是，在這完全陌生的武漢的街頭上，他們擦皮鞋，賣紙烟，賣書報，賣痧藥神丹，做各式各樣的小販。雖說依靠一點可憐的同情，然而這是受難的中國人對受難的中國人的同情。

同情是不能持久的。幾個月時間拖下來，難民的小買賣對別人似乎成爲一種難堪的糾纏了。無論在飯館裏，公園裡，澡堂裏，戲院子裏，在別人看來正像蒼蠅一樣，凡是有空隙的地方，都有提着小箱子的面黃肌瘦的難民的嗡嗡的糾纏聲。

生活一天一天更艱難更黑暗了。在生活的壓榨下是容易產生懷鄉病的。也許在雨夜裏會想起故鄉的茅屋罷？也許在晴天會想起故鄉的泥土吧？也許遙到節日會想起祖宗的坟墓和祠堂吧？在他們飢餓或疲倦的時候，故鄉的影子會格外明顯而且格外親切的出現。

於是，謠言產生在他們中間。沒有一點根基，但形容得活像自己才從那裏出來，說故鄉已經如何平靜，甚至說維持會對老百姓如何好。問這話是誰說的，事實可真像這個樣子嗎，他也回答不出一個所以然。但大家都疑疑惑惑的很關心這故鄉的故事；雖說大家都覺得不可靠，然而彷彿又覺得多少有點可靠似的。而且他們尤其喜歡把這無根的謠言傳給第二個，第三個鄉人。現在又是早稻快登場的時候了。葫蘆絲瓜正在竹棚上累累的垂着。青莖茄子的葉子蓋滿了園地。記憶裏的和平的夏天的故鄉，在語言的流傳裏像魔鬼一樣的緊緊的誘惑着。

血的影子會因此漸漸淡去嗎？敵人的刺刀的光芒會因此漸漸收斂嗎？一切親眼看到或親身受到殘酷的事實會因此漸漸忘記嗎？

也許他們是愚蠢的，但他們却不是狡猾的。在生活的絕境中，他們懷念故鄉是事實，有的甚至想回去也是事實。在他們，回到故鄉正像一個孩子回到母親的懷裏，似乎什麼都有了依靠了。但他們並不是忘記了仇敵，忘記了這一筆痛苦的血債。家是誰燒毀的，妻女是誰屠殺的，父母是誰屠殺的，不懂今天記得清清白白，就是明天，後天，以至於子子孫孫的年代裏，他們也將永遠記得清清白白的。

今天，他們只感到自己沒有力量，連生活也糊不過去。在失去了同情的回聲的街道上徬徨着，悵望着千里以外的故鄉，以後的生活怎麼辦呢？

目前，又輪到武漢疏散人口的時候了。在火車站上，在輪船碼頭上，堆

覺着多少少的箱籠，擠動着多少少的人頭。倘沒有特別的人情，就是有些錢也買不到車票船票的，在這樣困難的情形下，還輪得到難民嗎？

而且，就是能够走，也愈往西走離開故鄉愈遠，愈加陷入飢寒的泥沼裏去了，不會有那樣一位慈善家的，會將他們請進家裏，一天三頓的款待他們。也不會有那樣一個機會的，會讓他們依舊拿起鋤頭，用氣力來換自己的生

活。

雖說農民是愚蠢的，但並非麻木。在疏散人口所釀成的不安的空氣裏，最先受到銳利的刺戟的，其實還是被生活的困苦磨折成了感覺敏銳的他們。他們是逃過難來的，吃過苦來的，一個個都是從敵人的刺刀尖下倖倖漏出了性命的。

怎麼辦呢？難道真是束手待斃嗎？

他們有粗的手臂，堅硬的頭髮，高大的身子，水牛一樣的氣力，然而在這偉大的時代中却都是一無用處，連自己的嘴巴也糊不過去。雖然也可以責備他們為什麼不上火線，為什麼不獻身給神聖的民族抗戰，但他們本來是「落後的」，正如政論家們在報章雜誌上所判斷他們的身份。而且，誰又願意上火線去白白送死呢？從敵人的炮火和刺刀下面微倖拾得了一條性命，千山萬水忍飢受寒的奔逃到武漢來也就是為保存這條性命，今天誰又甘願去白白送掉呢？

何況，拖在身邊有很重的累贅，或有老母，或有妻兒，或有幼小的弟妹。不是常常在街頭看到拖一個，抱一個，跟在行路人背後要錢的，常常被白眼或叱罵的可憐的生物嗎？要掙扎着活下去，不僅是為了自己，也為了別人，那比自己更弱的弱者。用政論家的術語解釋起來，這豈不是一種偉大的獻身。

具有偉大的獻身的精神的他們，今天却確確實實已陷入了絕境。張着飢餓的絕望的眼睛，眼看着有辦法的人們攜男帶女的往西面「疏散」開去。他們也曉得西面是安全地帶，但他們却只能回轉頭來悵望千里以外的故鄉的田園，現在正被荒草埋着家人的白骨。

失去了繼續逃難的勇氣和信心，再沒有比今天那樣懷鄉病更濃的時候罷。為了要活下去，他們曾經從敵人的刺刀聲響着的故鄉逃出來，今天也是為了要活下去，却悽愴地懷念着敵人的刺刀聲響着的故鄉！

要有水，魚才能活潑地游泳。要是放在岸上，只要等身上的水分一乾，

魚便直挺挺的僵死了。

農民，其實並不是當真天生「落後的」。只要想一想多少壯丁在前線作戰，在後方運輸，便可了然最主要而且最本地支持着抗戰的脊柱，其實還是農民。不過，像被提出了水的魚兒一樣的難民，無怪他們的心境的頹唐和消沉的。

有人講述前線英勇悲壯的史蹟去鼓勵他們的抗戰情緒嗎？有人向他們解釋個人的命運和民族的命運的不可和不能分離嗎？尤其切身的，要是一旦他們真上前線殺敵，他們的妻兒老小有人給飯吃給衣穿嗎？

尤其，咖啡店裏沉醉着西裝的紳士。旅館裏叫罵着肥胖的商人。公園裏漫步着戀愛的男女。戲院裏上演着腐敗的舊劇。街頭巷尾流動着悠閒的行人。幾乎和巴黎一樣的繁華和昇平。這是一冊最現實的科本，教育而且影響着難民的心理的頹廢。我們憑什麼理由，從那裏要求一個難民要特別具有一個緊張的臉和一顆緊張的心呢？

空氣是一種看不見的力量，然而是一種最有力量。目前，「保衛大武漢」的口號是提出了，但另一方又像武漢明天就要失守似的，大家都手忙腳亂起來，在火車站上，在輪船碼頭上，多少人只恨希娘少生兩隻腿似的急着要走。像這樣一種惶恐的空氣所製造出來的心理，恰恰是提高了這一羣已經遭了大難的農民的悲觀的情緒，產生一種極度憂鬱的懷鄉病。

這該不是一種「疏散」的真意思罷。

要「保衛大武漢」，首先要堅定一般民衆的信心。難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這不是幾句宣傳口號或幾篇政論所能買得到的。必須要有那麼一種空氣。在賭場裏站久了會使人手癢。在窩子裏坐久了會使人心蕩。讓民衆暢快地呼吸和游泳在濃烈的抗戰空氣裏，去動員民衆為民族戰身決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兩個村莊的械鬥常常可以使全村的人都搬出了性命，便是全靠一種鬥爭空氣的動員。義和團更是一個明白的證據。

自然，人是人，要剝奪了人性也是辦不到的。自己上戰場去了，留下的父母兒女的生活得有一個切切實實的依靠。尤其像難民，什麼都早已失完，只剩得空空的兩拳了，難道真叫他先殺死了一家人免得有個牽掛嗎？

為了「保衛大武漢」，不要讓難民們長此沉淪在沒有理睬的冷淡和白眼中，不要讓被生活的困苦所榨壓出來的懷鄉病腐蝕了戰士的英氣。

保衛武漢和典型性格的創造

北 國

自我批判是極必要的。

在抗戰中我們的文藝必須在嚴厲的自我批判中才能進步成長起來。目前我們的文藝缺乏對創作方法的深刻研究，缺乏在抗戰的現實上深刻的認識，不會提出羣衆所急迫感覺到的問題，不會爲羣衆解決問題，更不會在抗戰建國的進步中創造出新中國的典型性格。

在抗戰中，我們有了不少寶貴的教訓。保衛大徐州被提出許久了，然而根據由前線回來的軍事長官的報告，我們知道津浦線的失敗是政治上的失敗，不是軍事上的失敗。換句話說徐州的失陷，最主要的原因是動員民衆工作的不夠。這廣大民衆力量之不會配合到戰事上去，文藝工作者是不能完全卸責的。

由於敵人在河南東部，在安徽西部，更企圖沿着長江，進攻武漢，於是保衛大武漢又被響亮地提出。保衛大武漢本是政治上的口號，由於在現實中必須急迫保衛武漢的要求，這一口號因而被提出，然而在文藝的領域上所需要表現的保衛大武漢，決不僅僅是把這一口號同樣重複地提出喊喊而已。文藝必須是具體的，必須是具體地把握着現實的，推動着現實的。文藝要影響羣衆，教育羣衆，更必須使羣衆行動起來。要羣衆的行動走向正確的路途，那必須告訴羣衆爲什麼而行動，怎麼樣地行動。那麼，在文藝上創造典型的性格就不能不被提出了。

僅僅喊「保衛大武漢」，「武漢必然能守」，那是決不夠的，作家必須說明爲什麼保衛大武漢，怎麼保衛大武漢；爲什麼武漢必然能守，怎樣武漢才必然能守。藝術的個性是多樣個性化的幾百萬幾千萬個性的辯證法的統一。在保衛大武漢的鬥爭中，必然能現出幾千幾萬個個性的。作家在從事於保衛大武漢的行動中必須具體化了社會生活本質的原理，而創造千萬以至無數的典型。作家必須在典型性格的創造中，告訴羣衆爲什麼要保衛大武漢，怎樣才能保衛大武漢，而影響羣衆，教育羣衆。

在保衛大武漢這一口號下，我們當認清文藝具有極重大的教育任務。文藝決不能以自身爲目的，文藝是改進人類的教育手段之一。我們可以把文藝看爲有功利意義的。我們文藝的功利性和高度的藝術性是在不可分離的統一中的。在保衛大武漢的口號下，文藝的主要任務是對千千萬萬的讀者的精神，心理，意識，行動的有力的教育。在保衛大武漢這一急要的工作中，文藝必須轉爲有強大影響的武器。

十月革命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上，開拓了新的時代，由於十月革命創造了

和過去完全不同的感情，熱情，意志體驗的新人類。更由於這新人類典型性格的創造，在民衆裏於是產生了千千萬萬無數的才幹人物。十月革命獲得了巨大勝利和成功；而在這勝利中的最大收穫是創造了偉大的人類的社會主義建設者。

在保衛大武漢這一艱苦的鬥爭中，作家當多方面地重視於典型性格的創造。在保衛大武漢的鬥爭中，作家必須具體地給羣衆以行動的路向，而創造出來新中國的典型性格。在保衛大武漢的號召之下典型性格的創造，不僅僅是創造了典型性格而已，却是要在典型性格的創造中，誕生了成千成萬的保衛武漢的戰士，誕生了成千成萬的堅決抗戰爭取最後勝利的英雄。

總動員地保衛武漢，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使老弱婦孺離開他們的兒子，丈夫，爸爸，哥哥，去到完全生疏的內地，從事於後方生產；要使千千萬萬的民衆理解保衛武漢任務的重大，爲國家服兵役的義務和光榮；要使數國份子切實具體地實際參加挖掘戰壕，運輸軍需，救護，捐募等勞苦的工作；要使將士都能理解爲民族國家的利害，個人犧牲的光榮；這決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作家如果不加強所有的能力，是決不能達到這影響羣衆，教育羣衆的目的，決不能完成作家的任務的。描寫今日保衛大武漢的典型性格確是極必要的。

作家以全部的能力，滲透保衛大武漢的一切新的現象，一切事件，一切真實，而創造出典型的性格是極必要的。保衛大武漢是作家偉大生活的試驗，是參加現實的複雜的實踐，是藝術創作的學習。作家坐在武漢等待着將來寫「突圍記」，那是絕對保衛不了武漢的。敵人在後面追着，作家坐着汽車，在面前拚命的跑，一口氣跑到最安全的後方，那並不是跑到了現實的前面，那樣是不會推動現實，不會教育羣衆的，對於羣衆是更沒有好的影響的。

一年的抗戰給了我門不少的經驗和教訓。文藝祇有在批判過去的弱點中，才能進步起來。文藝在目前諸問題中，典型性格的創造，無疑的，是創作方法中最基本問題之一。

保衛大武漢，作家必須創造抗戰建國中的中國新典型的性格。

保衛大武漢，作家必須在典型性格的創造中，誕生了成千成萬以至無數的英勇犧牲的戰士，誕生了成千成萬以至無數的協助軍隊英勇戰鬥的民衆，熱烈真誠支持戰爭的民衆；在全國各地，在前方在後方，以及在敵人的佔領區從事於保衛大武漢保衛祖國的偉大光榮的戰爭。

遙念

軒章

——致馬當的海軍學友

幾年前，
我們會學長裝，試巨砲，
世界上一切的暴力，
要在我們的面前失去了驕傲。

在遊玩的黃昏，
我們會笑過，
林中的小鳥，
一聲獵槍，便驚飛了。
在狂風暴雨下，
我們會赤裸着身體，
遊行在水中；
我們會高歌而自豪：
我們同是水上英雄
有誰能征服我，與我的祖國？

這幾年，
祇有我，成爲一個孤獨者，
與你們長別！
別後，你們仍在砲位，——
今日武漢江防與陸戰的鉄鎖，
我，我祇餘下一支筆，——
把我們隔開了這樣遙遠的距離。

我在任何時，
從不會把你們忘記，
我常常念着你們的名字！

願你們忘記痛苦，
像我所記憶的；
願你們伸出鐵臂呀，
從馬當，截斷長江

建起不可侵犯的高牆，
保衛我們的武漢！

告訴我，有誰傷亡？

我要參加這光榮的水葬。（註）

告訴我，有誰戰勝？

我要借用廟宇的古鐘，

讓它代替禮砲，

打響二十一聲。（註）

人體爲什麼不生翅？

不讓我向你們飛去！

如果你們允許，

今日，

我向你們送去誓語：

把我的筆拋棄，

拋入永遠難尋的水底，

我願與你們在水上同生死！

六月二十七日夜深

註

一、海軍禮——戰死者水葬

二、海軍禮——最高禮砲二十

一發

水雷

覃子素

中央社上海二十四日路透電，據
消息，本月二十二日，日運兵船一艘
，在安慶，馬當間之江面，誤觸華軍
所配置之水雷，炸成粉碎，日軍死者
百餘人，傷者無算。

水雷是埋藏在海裡

水雷是埋藏在江裏

水雷是埋藏在每一個

被壓迫的中國人的心裏

水雷是默默無聞

像是被壓抑着發不出聲音

風浪在翻騰

它在水裏一點也不動搖

屠殺的聲音

使水雷在每一個被壓迫的

中國人的心裏是更加堅牢

水雷是一隻死却的箭

可是，他遇着壓力將會爆發

假如；水雷自身粉碎了

他會將侵略者一齊爆炸

被壓迫的中國人啊

把水雷安置在心裏吧

不要有聲音

我們在戰鬥的時候

是需要默默無聞

大武漢

邵冠華

武漢，這中國的心臟！
自從我們的首都淪陷之後，
這邊民衆的精神格外煥發，
抗戰的工作也格外緊張。

這邊有雄偉的山水，
這邊有熱鬧的人口。
它是全國商業的中心，
它是全國文化的集流。

在街上，看到嚴肅的少年兵，
看到雄健的壯丁。
看到瀟灑的文化人，
他們同一意志地爲國服務。

晴的晝，紅日撫江面，
江面美妙地微笑。
笑射在渡江人的足上，
使他們的心，光明——快慰。

雨的夜，烟景雜江水，
江水和平地流。
流在這健康的三鎮前頭，
使江岸的柳葉更覺清秀。

唔，我們這些留住武漢的人，
應當讚美它底健康，
歌頌它底力量，
祝願它底前途無疆！

一九三八、六、二十。

盤裏糕(童謠) 胡紹軒

盤裏糕，盤裏糕，(註)
炸彈掉下火燒腰；
火燒腰，沒處跑，
白白送掉命一條！

盤裏糕，盤裏糕，
炸彈炸毀屋壓腰；
屋壓腰，沒處跑，
不死不活真難熬！

(註)相傳在二十年前，某次戰爭的時候，武漢危急萬分，時有一道人，手持木盤，盤內置糕，在武昌斗級營一帶沿途叫喊：「盤裏糕」，「盤裏糕」；意即暗示人迅速搬家也。後該區域內果罹於難，人們才想到「盤裏糕」乃即「撤的高」的意思。今者：武漢復受敵人之威脅，在此「保衛大武漢」的聲浪中，為避免無謂犧牲，對於居民之疏散，我想亦是其重要工作之一。因之，借「盤裏糕」三字，作童謠一首。如能令一十歲左右的兒童，手持木盤，盤內置糕，沿途唱喊：「盤裏糕，盤裏糕，炸彈掉下火燒腰；……」我想，其功效也不會過於演講和佈告吧。

一九三八、六、二八，於武昌。

文藝簡報

白朗陪老太太赴重慶。魏猛克返長沙。
韓侍桁重赴前綫，先至武穴，再赴九江。
田濤、黑丁、曾克、伍禾等赴漢川轉前綫工作。上海救亡演劇第二隊、停止在漢公演、將赴漢川、由王瑩、金山率領、定七月三日在漢起程。
覃子豪赴前線從事戰地通訊工作。

本會主催之「保衛大武漢」劇本，改名「總動員」，已於日前脫稿，交上海雜誌公司付排中，約七月初旬可以出版。該劇上演本日期定抗戰週年紀念日「七·七」，後因該日武漢全市停止娛樂，故公演日期將移後幾天。又該劇本擬本會單獨主催，現在為加強宣傳效果起見，決與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聯合主催，正與劇協接洽中。詩歌工作社自編印詩歌綜合叢刊「五月」後，現在着手編輯第二集。

中國文藝社已在重慶覓定社址，在舊珠市三十六號，「文藝月刊戰時特刊」改在重慶編輯。

「戲劇新聞」亦移渝出版。
豐子愷自長沙赴桂林任教職。

荒煤已離漢，率隊赴鄉村從事戲劇工作。

華林赴香港後，將在香港組織中國文藝社分社。

通俗讀物編輯社移桂林。

自廣州被敵機不斷轟炸後，印刷異常困難，各雜誌皆無法付印。「宇宙風」已移香港出版。自上海淪陷後，新營業幾全移內地，偶有一二家印刷店上如開明書店等，亦暫時中止出版事業。現留滬作家組織「復社」，集資印刷新書。其已出版者，有斯諾之「西行漫記」。又有西人馬彬和主持「衆生」半月刊，已出四期。

巴金由香港去重慶，一月後當重返香港。

高爾基常德。

鮑雨原在淮陰江蘇省政府，現已轉赴安徽蕪湖，將入游擊隊。

會務報告

總務部

(一)會所問題：因中國文藝社搬了走，本想另租小房，省些房租。可是武昌漢口的房子都不易找，暫時還不能遷移。

(二)通俗讀物：以前寫的幾種，已逐次發表了。現在又由胡紹軒老向何容老舍人四編了五種：街頭劇一，大鼓郎一，兒童讀物一，通俗小說一，軍歌民歌一。這五種讀物，將由會裏送給中宣部去印發。

(三)演戲：會員們集體創作了本話劇，擬「聯合劇協」，出演正在接洽中。一俟接洽好，便定期公演。會員們都應參加，能上台的最好都上台，哪怕是跑龍套呢。

(四)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開第四次常務理事會，決議案將在本刊披露。

報會會協敵抗界藝文國全華中

抗戰文藝

第 12 期

保衛大武漢專號

(下)

目次 第一卷 第十二期

保衛武漢與文藝工作(論文)

抗戰週年隨筆(隨筆)

敵與友(小說)

我們只有一條路(雜文)

保衛武漢與今後的文藝工作(論文)

保衛大武漢(雜文)

到勝利之路(街頭劇)

詩三首

潰散報告

關於周作人事件

會務報告

洪道·羅烽·任鈞

舒舍予	葉聖陶	老舍	郁達夫	以羣	宋之的	凌鶴	任鈞	一夫	記者	總務部
-----	-----	----	-----	----	-----	----	----	----	----	-----

編輯者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抗戰文藝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

漢口 郵政信箱第一號

發行所

中華全國文藝界
抗敵協會出版部
(漢口永康里二十號)

總經售

漢口天馬書店新知書店
讀書生活社聯合發行部
(漢口交通路卅一號)

定價

零售	每冊	五分
半年	一元二角	
全年	二元二角	

保衛武漢與文藝工作

舒舍予

去年七七的炮聲是在蘆溝橋，今年七七的炮聲是在震動着半個中國。去年七七，日本軍閥是作着最好的侵略夢，今年七七，日本軍閥還加緊的放炮，可是面上已沒有了笑容。日本軍閥萬沒想到兩個七七碰頭，而中國還會挺着胸昂立不動。是的，大中華已提到「保衛武漢」了；可是日本軍閥，設若稍微聰明一點，也該回頭看看，在哪裏他們可以算立住了腳？北平城門外就夜夜有槍聲！這樣，保衛武漢的呼聲與事實絕對不是消極的要多保住一兩座名城，而是要在這兒再重重的打出一拳，把沒了笑容的日本鬼臉打出血來。武漢必須保衛是表明抗戰的決心，與抗戰的能力，並不是顛科着說：「這可是末一招了，這一招再不靈驗，我就倒在塵土上了！」只要大中華不屈膝，日本軍隊，得老愧悠着——「愧悠」了，便會栽倒。拚命保衛武漢，當然的；同時也須預備好比保衛武漢更堅強的毅力與決心，即使不幸而武漢失落也還能沈住氣往下打。這纔是長期抗戰的真信仰。只有以這個信仰為發揮一切人力財力的心核，我們纔會看到侵略者的尸身被棄在長江大河之間，連骨灰也來不及燒化！

文協不願趕快離開武漢。文藝工作者在去年七七以前，就早已呼號着民族解放與鞏固國防。他們為民族憂慮，給民族以警告與激勵，因為他們的信仰是民族革命與復興。文協的會員散居各處，無從集合。在武漢的文協會員人數不很多，可是他們都願意參加保衛武漢的工作，用筆也好，不用筆也好，只要有工作，他們便願意去作。單單的以武漢為文藝中心來看，無論在感情上與理智上，他們都覺得保衛武漢是神聖的責任，他們必須肩起他們所該作的那一部分。

說到這負責工作的話，我們似乎就該回顧一下，把一年來的工作成績公平的加以批判，看看我們作了什麼，和缺乏什麼。假若我們在過去這一年中，什麼也沒作，那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假若我們確是作過許多的事，可是其間有許多阻礙與困難，那麼我們便當毫不客氣的指出那些阻礙與困難，來在保衛大武漢的工作中從新努力去衝破，去克服。這假若不是我們獨自可以作到的，我們便謙恭的，熱誠的；盼望外界給以方便與援助，共同完成保衛這聖地的偉大事業。

恐怕擺在最前面的指摘，便是神聖的抗戰已及一年，而偉大的文藝作品還沒有一頁。老實不客氣的說，恐怕這一年來的成績還不如五四與北伐兩個時期。護短是不消的，可是事實必須公平的提列出來：五四的本身差不多就是文藝運動，她的成績最好的部分也是文藝作品。她的反抗與解放的說法

，比她說的是什麼更高明；政治與哲學的理論很幼稚，可是那多少必含些傷感的文藝却立下了新文學史的基石。北伐的勝利，平心靜氣的來看，宣傳實靈了拋在當時的最大力氣，有時候宣傳的力量且比兵力更強一些。文藝，自自然然的便找到他的路途，隨着革命的熱烈而活躍起來。軍事與文藝，在那時候是無可拆散的。現在怎麼樣呢？全民族抗戰不是個文藝運動，像五四那樣。不錯，文藝者都想用筆作鎗，可是事實上，文人棄筆而拿起鎗來的也不在少數。就是文藝者都緊緊的握住了筆，不管別的，文藝也還須與抗戰的其他種種配備起來，像多少河流都匯歸大海那樣，不能獨霸一代。中日的戰爭不同北伐。北伐時期能以宣傳代替武力，現在我們不能憑憑文字打退日本。我們的宣傳多半是朝着我們的軍士與人民，於是我們去唱，去演，我們的歌，我們的戲劇。北伐時因宣傳的得力，文藝與軍事一同邁步前進，文藝可以狂喜的保持住文藝性。現在，我們是死心塌地的咬定牙根爭取民族的目的與存在，文藝必須深入民間；雖然我們一點不以降格相從為正當的，可是我們也確實認識了軍士人民與二十年來的新文藝怎樣的缺少聯繫。于此，文藝便因克服實際的困難而減少了文藝性與其浪漫。以筆代槍，槍是不能浪漫的，不能因打射一片白雲——縱然是極有詩意的一片白雲——而浪費子彈，看看吧，軍隊裏唱的歌，街頭上演的戲，報紙上的報告文字，宣傳的小冊子，哪一項不是文藝者的成績呢？戰地服務團，宣傳隊，傷兵醫院，難民收容所，各地的游擊隊，哪裏沒有文藝者正興高采烈的工作着呢？這樣的成績也許不很好，可是這種作品根本就不供給沙龍裏的藝術家們去欣賞讚賞的；坐在美雅的沙龍的人們也許還會說「戰爭是慘酷的呀」，而不知道日本打的是誰，與我們為何抗戰！那些服務與操作，也許把寫作的时间佔去，把操著的精力稍用；成全了工作，而就誤了文藝。可是誰去管呢，抗戰根本是肉血相拚的事，力量用在手上和用在腳上是一樣的；不能打倒敵人，何屬他誇吧。

這樣，文藝者自動的分散開，都抱着短刃相接，與倭寇死拚的決心。心中預想的讀者的識字程度，寫作的時間限制，精力的不集，中集團的不齊整，都使文藝不能從容的詳密的計劃出，作起來。終生寫成的神曲與浮士德是不能在這兒期望的。我們只有隨時的心靈火花的爆發，還沒有工夫去堆起柴來，從容的燃起沖天的烽火。再說，文藝者的工作，全憑他們自己的熱心，到各方面去找。他們不能自主，拾起什麼，就作什麼，他們沒有得到什麼援助。他們的工作決定了他們的寫作的內容與形式，他們不能有遠大的計劃，

因爲有了計劃而不能實現，只是增加苦惱。他們願意有相當的，數人志同道合的集合在某一軍部，或某一地帶，作有系統的宣傳，作有系統的紀錄，或實行集體創作。可是這必須得到外界的帮助與許可纔能成功。顯然的，文藝者廿年來就以指摘社會的病端而遭受不少壓迫與厭惡，現在這種厭惡的心理也還存在。好像是允許寫作已是寬大，盡力幫忙則難題太深了。這個困難的克服，單憑文藝者自己去東撞西碰是絕難奏效的。我們請求政府社會予以有力的援助與合作的熱心。個人以至集團的力量之微薄，不足爲恥；所怕的倒是在無從施展那點力量。這是我們的自勵，也是我們的呼籲。特別在保衛大武漢的一切工作中，我們深盼得到我們的指定崗位。

以作者自己來說，這半年來曾致力於寫通俗讀物。鼓詞，舊劇，歌曲，小說，都寫過了一點。成績如何呢？鼓詞沒人唱，舊劇沒人演，歌曲沒人作譜。我個人不能作到這一切，必須有許多帮助；爲宣傳，無論從人力與財力上說，「一班」是絕難成功的。團體的聯合互助是必要的，可是無論哪個團體也不會下錢。設真的，寫這種東西給我很大的苦痛。我不能盡量的發揮我的思想與感情，我不能自由創構我自己所喜的形式，我不能隨心如意的拿出文字之美，而只能照貓畫虎的摸樣，粗枝大葉的述說。好像口已被塞緊而還勉強要唱歌那樣難過。可是，我並不爲這些驚扭能灰心。我還繼續的作，深盼有人來「讀」——既是得不到歌唱與演出的機會，但是，可有一印幾百萬份的小冊子或刊物沒有呢？沒有！我知道我的力氣並沒白費，我遇到過讀了我的鼓詞與小曲的傷兵與難民。可是，這還是些特出的傷兵與難民，肯少吃半頓飯，而去買本刊物來念。他們得不到白贈的刊物。別人呢，那只好想念而念不到；束一束腰帶而去餓餓了眼是難能的事。在鄉下呢，我的東西根本去不了，書商的眼中沒有鄉下，而大部分的宣傳機關也似乎忽略了這一層。個人的苦惱，不算什麼；個人孤立無援，用十成力氣而無一成效，就是英雄，也得氣短。

沒有確切的聯合，沒有通盤的計劃，沒有大量金錢的應用，遂使文藝者的工作只能東投一彈，西放一槍，得不到預期的功效。決不是，決不是，在這裏把毛病都推在別人身上。但是事實是事實，在抗戰期間，我們不應以相互原諒而誤了大事。給我們工作吧，我們是怎樣期待著我們的一點力量啊！我們沒法自己主持一切，書局不會給我們印幾十萬本辭送刊軍隊裏去，我們個人生活的困難不允許有集團的動作，在一塊兒工作的快樂並不使大家都餓。

偉大的作品呀！在這偉大的時代裏，每一個兵掛了彩，每一個窮人獻上他的一頓飯錢，都是偉大的作品！面向着一抗戰第一——這四個字，盡力的使偉大。我們文藝者之中，有的一字未寫而在前方喪了命，有的一語不發而辛苦苦的爲軍民服務。無弦的琴也照樣偉大，假若操琴者的心中有愛民族的熱誠

的音樂。我們還能拿筆的，誰會偷懶過呢？我們力量的渺小，阻制不住我們心情的崇高與偉大。正爲一個戰士，我們只能以手榴彈去殺敵，我們的心比手榴彈大。手榴彈只能炸開那小小的地方，而扔出去的時候，他是準對着全部敵軍，而想到最後勝利。這偉大。這點諒解的偉大是勝利的基礎。立在這個基礎上，我們不幻想在三天之內寫成一部戰爭與和平，而願今天打今天仗，直到最後勝利來到。這比五四的傷感與北伐的浪漫更樸實確切，這是與軍民手拉手的奔赴前方，這將奠定了比五四與北伐兩時期更結實更純真的文藝。這文藝在目前就成爲軍民必需的精神食糧，這文藝也將自成一格，漸進而爲真正的民族之聲，爲全人類呼喚着和平與自由，並報告了爭取和平與自由的經驗與方法。

這種虔誠，我希望，能使我們在保衛大武漢的事工中，得到我們的渺小的偉大的實現，我們願作機器中的一個齒輪，我們盼望機油也流灌到這個齒輪上，使牠活動起來。

交協的歷史，只有短短的三個月。這三個月中，會中得到不少帮助；政府的愛護指導，各救亡機關的輔助合作，都使我們感激。我們自己呢，也就抱着無黨無派的精神，同力協作的誠心，盡力于政府社會和各團體間委託給我們的工作，在表面上看來，這真近乎精誠團結，一致抗日了；可是作得並不够，還差得多。我們自己所要作的集體創作，因爲會員們的窮困與會中經費的窘迫，還沒法下手。我們想編的叢書，因印刷發行種種的不便利而停頓，我們已寫成的那些宣傳文字還未能大量的印行，各地方的分會因立案之不易，還未能馬上都組織起來。總而言之，我們的力量絕不能克服一切實際的困難。我們的利器是筆，可是要結成筆陣，就非另有外援不可；儘管我們自己排得得齊整，若沒有交通的器具，我們便只好擺陣給自己瞧。永遠寸步難行，即使說我們可以徒步前進，好，我們也還需要我們自己設備不起的印刷機器與其他的必需品。我們必須充實自己，不錯，但是沒有米總難辦成了飯的。

我們一點也不是發牢騷，反之，我們很感激政府與其他方面曾給了我們不少鼓勵與助援。我們着急的是這還不够，外界的助援不够，我們自己的工作不够。缺了文藝這一部門，在全面抗戰上便陷着一角；而在當前任何一角也是不當任。陷落的。我們是爲這個而焦急。那幾乎完全仗着我們自己在抗戰期間，我們自己的本事如何的高興，去決定我們的行動，我們必須與別人邁齊了脚步，朝着太陽旗進攻。這樣，把我們關在屋裏，我們便無能爲矣。這並不是說，到了大難臨頭。我們便沒了辦法，手足失措。不，絕不！一個士兵去上陣，他不能自備槍枝，獨自行動，他是拿着國家所交給他的傢伙與命令而去犧牲自己的肉。我們也如是。我們願把心血獻給國家，所以我們願接受命令，更希望得到原不屬於我們自己的那種種便利。

我們陷進不是屈辱，切盼我們能在保衛大武漢的工作中分得我們的責任。我們自己的努力是最緊要的，同志們，我相信大家是會攜手同行，共而負起救亡圖存的責任的！

抗戰週年隨筆

葉聖陶

去年濟溝橋事件發生以後，不到半個月，中央當局就有明白嚴正的表示。但是北平天津相繼失陷，中央當局還沒有什麼實際行動，不免使人有「但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之感。其時我悵惘得很，寫了一首用「鷓鴣天」調子的詞。

不定陰晴落葉飛，小紅花自媚疎籬。頗驚宿鳥依枝久，亦訝行雲出岫遲。吟止酒，寫新詞，尋消問息費然疑。同仇敵愾非身外，莫道書生無所施。

「宿鳥」指飛機，集款購機，近幾年來是一件大事，北方已經打得這麼利害，而飛機還不出動，不得不驚駭那些「鳥」。「宿」在枝上睡得那麼沈酣。「行雲」指對付敵寇的具體計畫，從報紙上看來，今天這樣說，明天又那樣說，今天硬一點，明天又軟一點，為什麼那「行雲」還不「出岫」呢？直到八月十三日的下午，買到地方報紙的號外，說上海我軍已經和寇軍開戰了，第二天又聽到我空軍初次出動，大獲勝利的消息，我的悵惘才完全消散，我不再「驚」「訝」了我們的「鳥」原來是「一飛冲天」的大鷗，我們的「行雲」原來具有「天地為之變色」的勢力！

九月三日的夜間，吳大琨君來訪。他在上海做救護難民的工作，這一次回蘇州就為護送難民回籍。他告訴我關於傷兵的故事，又告訴我難民的一般情況。我把他的話寫了兩首用「卜算子」調子的詞。

「莫致慰勞辭，誰耐閒消遣！快與咱家去彈丸，心急回前線！」
留臂創難治，去臂魂先斷，豈似新豐折臂翁，獨臂爭重戰？」
「留臂創難治，去臂魂先斷，豈似新豐折臂翁，獨臂爭重戰？」
「留臂創難治，去臂魂先斷，豈似新豐折臂翁，獨臂爭重戰？」
牙根，烟烟睜雙眼。身分無分共一舟，民質從今變。

第一首記的是兩個傷兵的話。嗚嗚的慰勞話，聽起來的確有點討厭，爽直的傷兵就說：「不用慰勞吧！快替我去掉打中在身上的彈子，我還要回前線

去呢！」第二個傷兵可真悲慘，他不單是身上受了傷，他連精神上受了傷了。要把那條臂留着，創口難以醫治，如果去掉那條臂，單剩一條臂，怎麼能再上前綫呢？這種精神上起創傷比較身體上的創傷更為難受。「新豐折臂翁」是我加進去的，傷兵當然不會知道白樂天有過這麼一首樂府，寫一個厭戰而損傷自己肢體的懦夫。我用這個典故，不過作為「我豈是怕打仗的懦夫」的代用語罷了。第二首裏的「猶頌今回戰」和「民質從今變」兩句，現在想起來，可以說是一年來我們同胞的總題辭。一年來我跑了幾千里路，遇見了各色各樣的人，他們中間有的歎息事業的衰敗，有的痛哭親屬的死傷，有的離開了故鄉身無立錫之地，有的倒空了錢袋，更無買飯的錢，但是沒有個怨憤道回抗戰的，沒有，絕對沒有，大家只是更熱烈地燃燒着對於敵寇的仇恨，更固執地保持着抗戰到底的意志。這是一個值得大注意的現象，這就是所謂「民質從今變」。

九月二十一日，我全家離開蘇州。我在蘇州住的是新造的四間小屋，講究雖然說不上，但是還清爽，屋前種着十幾棵樹木，四時不斷地有花葉可玩。那天走出了家屋，幾時再回來是未可預料的，或者回來時屋已被炸被燒了也說不定，可是當時我省察自己的心中，並沒有什麼依戀愛惜之感。我以為抗戰要本錢，本錢就是各個人的犧牲，犧牲具有積極意義的，就是所謂「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其僅有消極意義的，就是不惜放棄所有，甘願與全國同胞共同忍受當前的艱苦。積極意義的犧牲，價值當然極大，但是消極意義的犧牲也並非無關緊要。一個人當情勢危迫，不得不放棄所有的時候，假如想不通，看不破，偏偏不肯放棄所有，那末漢好心理就像病菌一樣侵入他的精神界了。所以能够作消極意義的犧牲，也算在抗戰這一樁大事業上出了一份本錢，是心安理得的事情。兩個月前，費子愷先生鈔給我看他所寫

的一首詩，那詩是答覆友人作了詩來弔他的已毀的綠綠堂。

寇至于當去，非從屈留。欲行焦土策，豈惜故園蕪？白骨齊山岳，朱殷染版圖。老夫家亦毀，慚報庶幾無。

豐先生所說的「慚報庶幾無」，大概正是我所說的作了消極意義的犧牲的意思。不過我在蘇州的家屋至今沒有毀。我並不因為牠沒有毀而感到歡喜。我希望牠被我們游擊隊的鎗彈打得七穿八洞，我希望牠被我們正規軍隊的大砲轟得屍骨無存，我甚而至於希望牠被逃命無從的寇軍燒個乾乾淨淨。

去年八一三以後，蘇州地方也鬧過某人某人是漢奸的風說。當時我也暗自揣想，萬一上海方面我軍失利，寇軍到了崑山，某某等人會冒用了全體蘇州人的名義，到崑山去歡迎他們，希望他們不要糟塌蘇州的吧。後來蘇州失陷了，從報紙上看到所謂維持會中人物的姓名，居然有兩三個是我預料到的。這批人大都有田，有錢，有玩好，有享用，臨到危難，不肯放棄所有，就傀儡登場當漢奸了。顧頡剛先生曾經寫信給我，說到蘇州的漢奸，道：「維持會中，×姓甚多，亦見故家大族之鮮克由禮也。」故家大族爲什麼會這樣不爭氣！就在乎他們有「所有」，把「所有」看得太重了，「所有」之外的一切自然都丟在腦後了。這批漢奸有一件事情，教人聽了非常難過，只覺得啼笑皆非。他們爲了歡迎寇軍，在張貼的通告上寫上「昭和」的年號，寇軍卻假仁假義，說「還是你們中國人的事情，照舊用中華民國好了」，他們聽了那里敢用，結果有一個聰明的漢奸想出了改用西歷紀元的辦法，據說一直用到如今了。就在這一件簡單的事情上，漢奸心理表示得充分極了。這批人若不消滅淨盡，我真恥爲蘇州人。去冬從宜昌來重慶，在江輪上寫一首詩道：

故鄉且付夢魂間，不掃妖氛誓不還。偶與同舟作豪語，全家來看蜀中山

我愛故鄉，我切盼回到掃盡了「妖氛」的故鄉。

我們只有一條路

郁達夫

敵人的兵力，逼進了馬當，我們自然只有一箇拚死保衛大武漢的決心，來作最後的干城。

事在人爲，有了決心，自然會收到成果。發動民衆，加以組織與訓練，使在前後方都能與軍隊打成一片，當然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否則就不成其爲全民抗戰，就不成其爲民族解放的革命戰爭。

有些人說，可惜時機太晚，緩不濟急了；又有些人說，就是在這生死存亡的最後一瞬間，恐怕民衆運動，還是做不好。這些杞憂，也不能說牠們是完全沒有根據。但亡羊補牢，尙未爲晚，前車之覆，後車之鑒，這兩句古話，又在那裏教訓我們以什麼？事只在有沒有決心，能不能够萬衆一心，上下一德地和敵人死拚。

以武漢爲中心的抗戰，是我們第三期抗戰的開始。即使到了兵臨城下的時候，我們的抗戰決心，也不因之而有動搖。生物的最後武器，是一箇死，國家的最後階段，是一箇亡。在死與亡的面前，什麼利害打算，得失估計是沒有的，也絕對不容許有的。所以在我們面前的，仍只是一條坦直的大道，抗戰到底的大道，除此以外是更無第二條路的。

敵與友

老舍

不要說張村與李村的狗不能見面而無傷亡，就是張村與李村的貓，據說，都絕對不能同在一條房脊上走來走去。張村與李村的人們，用不着說，當然比他們的貓狗會有更多的成見與仇怨的。

兩村中間隔着一條小河，與一帶潮濕發臭，連草也長不成樣子的地。兩村的兒童到河裏洗澡，或到葦叢裏捉小鳥，必須經過這帶惡泥灘。在大雨後，這是危險的事：有時候，泥窪會像吸鉄石似的把小孩子的腿吸住，一直到把全身吸了下去，纔算完成了一件很美妙的事似的。但是，兩村兒童的更大的危險倒是隔着河來的磚頭。泥灘並不永遠險惡，磚頭却永遠活躍而無情。況且，在磚頭戰以後，必然跟着一場交手仗；兩村的兒童在這時候是決不能後退的：打死或受傷都是光榮的；後退，退到家中，便沒有什麼再得到飯吃的希望。他們的父母不養活不敢過河去拚命的兒女。

大概自有史以來，張村與李村之間就沒有過和平，那條河或者可以作證。就是那條河都被兩村人熱得忘了自己是什麼；假若張村的人高興管他叫作小明河，李村的人便馬上呼他爲大黑江，甚至于黑水湖。爲表示抵抗，兩村人是不惜犧牲性了真理的。張村的太陽若是東邊出來，那就一定可以斷定李村的朝陽是在西邊。

在最太平的年月，張村與李村也沒法不稍微露出一點和平的氣象，而少打幾場架；不過這太勉強，太不自然，所以及至打起來的時候，死傷的人就特別的多。打架次數少，而一打便多死人，這兩村纔能在太平年月維持住鬥爭的精神與世仇的延續。在兵荒馬亂的時代，那就用不着說，兩村的人自會把小河的兩岸作成時代的象徵。假若張村去打土匪，李村就會兜後路，把張村的英雄打得落花流水。張村自然也會照樣的回敬。毒辣無情的報復，使兩村的人感到興奮與狂悅。在最沒辦法與機會的時候，兩村的老太婆們會燒香禱告：願菩薩給河那邊天花瘟疫，或乾脆教那邊地震。

死傷與官司——永遠打不完的官司——教張李兩村衰落貧困。那條小河因淤塞而越來越渾濁窄小，兩村也隨着越來越破爛越衰敗。可是兩村的人，

只要能敷衍着餓不死，就依然彼此找毛病。兩村對賽年會，對台唱謝神戲，賽放花炮，賽事對放餛飩，喜事比賽酒席；……這些豪放爭氣，而比賽不過就以武力相見的事，都已成爲過去的了。現在，兩村除了打架架時還有些生氣，在停戰的期間連狗都懶得叫一叫。瓦屋變爲土房，草棚變爲一埋灰土，從河岸上往左右看，只是破爛灰暗的那麼兩片，上面有幾條細弱的炊烟。

窮困逼着他們不能老在家裡作英雄，打架並不給他們帶來飯食，餓急了，他們想到職業與出路，很自然的，兩村的青年便去當兵；窮得出命去就有飯吃，而壽命是他們自幼習慣了的事。入了軍隊，積下哪怕是廿來塊錢呢，他們便回到家來，好像私鬥是更光榮的事，而生命唯一的使命是向河對岸的村子攻襲。在軍隊中得到的訓練只能使兩村的爭戰更激烈慘酷。

兩村的村長是最激烈的，不然也就沒法作村長。張村村長的二兒子——張榮——已在軍隊裏過居了三年，還沒回來過一次。這很使張村長傷心，怨他的兒子只顧了吃餉，而忘了攻襲李村的神聖責任。其實呢，張榮到未必忘記了這種天職，而是因爲已作了大排長，不願前功盡棄的隨便請長假。村長慢慢的也就在無可如何之中想出主意，時常對村衆聲明：「二小子不久就會回來的。可是即使一時不回來，我們到底也還壓着李村一頭。張榮，我的二小子，是大排長。李村裏出去那麼多壞蛋，可有一個當排長的？我真願意李村的壞蛋們都在張榮，我的二小子，手下當差，每天不打也得打他們每人二十軍棍！二十軍棍！」不久，這套話便被全村的人記熟；「打他二十」漸漸成爲挑戰時的口號，連小孩子往河那邊扔磚頭的時候都知道喊一聲：打他二十。

李村的確沒有一個作排長的。一般的來說，這並毫無可恥。可是，爲針對着張村村長的宣言而設想，全村的人便坐臥不安了，最難過的自然是村長。爲這個，李村村長打發自己的小兒子李全去投軍：「小子，你去當兵！長志氣，限你半年，就得升了排長！再往上升，一直升到營長！聽明白了沒有

李全入了伍，與其說是爲當兵，還不如說爲去候補排長。可是半年過去了，又等了半年，排長的資格始終沒有往他身上落。他沒臉回家。這事早被張村聽了去，於是「打他二十」的口號隨時的刮到河這邊來，使李村的人沒法不加緊備戰。

真正的戰爭來到了，兩村的人一點也不感到關切，打日本與他們有什麼關係呢。說真的，要不是幾個學生來講演過兩次，他們就連中日戰爭這回事也不曉得。由學生口中，他們知道了這個戰事，和日本軍人如何殘暴。他們很恨日本鬼子，也不怕去爲打日本鬼子而喪了命。可是，這得有個先決的問題：張村的民意以爲在打日本鬼子以前，須先滅了李村，李村的民意以爲須先殺盡了張村的仇敵，而後再去抗日。他們雙方都問過那些學生，是否可以這麼辦。學生們告訴他們應當聯合起來去打日本。他們不能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只能以學生不了解兩村的歷史而沒有把磚頭砍在學生們的頭上。他們對打日本這問題也就不再放慮什麼。

戰事越來越近了，兩村還沒感到什麼不安。他們只盼望日本打到，而把兩岸的村子打平。假若日本人能替他們削減了世仇的鄰村，他們想，雖然他們未必就去幫助日本人，可也不必攔阻日軍的進行，或給日軍以什麼不方便，不幸而日本人來打他們自己的村子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他們直覺的以爲日本人必不能這麼辦，而先遭殃的必定是鄰村，除了這些希冀與思索，他們沒有什麼一點準備。

逃難的男女穿着村渡過河去，兩村的人知道了一些戰事的實況，也就深恨殘暴的日本。可是，一想到鄰村，他們便又痛快了一些：哼！那邊的人準得遭殃，無疑的！至於鄰村遭殃，他們自己怎能平安的過去，他們故意的加以忽略。反正他們的仇人必會先完，那就無須去想別的了，這是他們的邏輯。好一些日子，他們沒再開打，因爲準知道日本不久就會替他們削減仇人，何必自己去動手呢。

兩村的村長都拿出最高的智慧，想怎樣招待日本兵。這並非是說他們願意作漢奸，或是怕死。他們很恨日本。不過，爲使鄰村受苦，他們不能不敷衍日本鬼子，告訴鬼子先去打平河那邊。等仇人滅淨，他們再翻臉打日本人

，也還不遲。這樣的智慧使兩位去年高有德的村長都派出偵探，打聽日本鬼子到了何處，和由哪條道路前進，以便把他們迎進村來，好按着他們的願望開鎗——向河岸那邊開鎗。

世界上確是有奇事的。偵探回來報告張村長：張榮回來了，還難村有五里多地。可是，可是，他攙着李全，走得很慢！偵探準知道村長要說什麼，所以趕緊補充上：我並沒發昏，我揉了幾次眼睛，千萬萬確是他們兩個！李村長也得到同樣的報告。

既然是奇事，就不是通常的辦法所能解決的。兩村長最初想到的是把兩個認敵爲友的壞蛋，一齊打死。可是這太不上算。據張村長想，錯過必都在李全身上，怎能把張榮的命饒在裏面？在李村長的心中，事實必定恰好調一個過兒，自然不能無緣無故殺了自己的小兒子。怎麼辦呢？假如允許他倆在村頭分手，各自回家，自然是個辦法，可是兩村的人該怎麼想呢？嘔，村長的兒子可以隨便，那麼以後誰還肯去作戰呢？再一說，萬一李全進了張村，或張榮進了李村，又當怎辦？太難辦了！這兩個傢伙是破壞了最可寶貴的傳統設，若馬上沒有適當的處置，或者不久兩村的人還可以聯婚呢！兩村長的智慧簡直一點也沒有用了！

第二次報告來到；他們倆坐在了張村外的大楊樹下面。兩村長的心中像刀刺着一樣。那株楊樹是神聖的，在樹的五十步以內誰也不准打架用武。在因收莊稼而暫停爭戰的時候，楊樹上總會懸起一面破白旗的。現在他倆楊樹下，誰也沒法子懲治他們。兩村長不能到那裏去認逆子，即使他倆餓死在那裏。

第三次報告：李全躺在樹下，似乎是昏迷不醒了；張榮還坐着，臉上身上都是血。

英雄們的心是鐵的，可是鐵也有發熱的時候。兩村長撐不住了，對大家聲明要去看看那倆壞蛋到底是怎回事，絕對不是去認兒子，他們情願沒有這樣的兒子。

他們不願走到楊樹底下去，那不英雄。手裏也不拿武器，村長不能失了身分。他們也不召集村人來保護他們，雖然明知身前去是危險的。兩個老頭子不約而同的來到楊樹附近，誰也沒有看誰，以免污了眼睛，對不起祖先。

可是，村人跟來不少，全帶着傢伙。村長不怕危險，大家可不能大意。再說，不來看看這種奇事，死了也冤枉。

張村長看二兒子滿身是血，並沒心軟，流血是英雄們的事。他倒急於要聽二小子說些什麼。

張榮看見父親，想立起來，可是掙扎了幾下，依然坐下去。他是個高個子，雖然是坐着，也還一眼便看得出來。腦袋七稜八瓣的，眉眼都像隨便在塊石頭上刻成的在難看之中顯出威嚴硬棒。這大漢不曉得怎好的叫了一聲「爹！」而後遲疑了一會兒用同樣高的聲音叫了聲「李大叔！」

李村長沒答聲，可是往前走了兩步，大概要去看昏倒在地上的李全。張村長的鬍子嘴動了動，眼裏冒起火來，他覺得這聲「李大叔」極刺耳。

張榮看着父親，毫不羞愧的說：「李全救了我的命，我又救了他的命。日本鬼子就在後邊呢，我可不知道他們到這裏來，還是往南渡過馬家橋去。

我把李全拖了回來，他的性命也許……反正我願把他交到家裏來。在他昏過去以前，他囑咐我：咱們兩村子得把仇恨解開，現在我們兩村子的，全省的，全國的仇人是日本，在前線，他和我成了頂好的朋友。我們還有許多朋友，從廣東來的，四川來的，陝西來的……都是朋友。凡是打日本人的就是朋友。咱們兩村要還鬧下去，我指着這將死的李全說，便不能再算中國的人。日本鬼子要是來到，張村李村要完全完，要存全存。爹！李大叔！你們說句話吧！咱們彼此那點仇，一句話就可以了結。為私仇而不去打日本，咱們的祖父就都保不住了！我已受了三處傷，可是我只求大家給我洗一洗，裹一裹，就馬上找軍隊去。設若不為拖回李全，我是決不會回來的。你們二位老人要是還不肯放下仇恨，我也就不必回營了。我在前面打日本，你們家裏自己打自己，有什麼用呢？我這兒還有個手槍，我會打死自己！」

二位村長低下了頭去。

李全動了動。李村長跑了過去。李全睜開了眼，看明白是父親，他的嘴脣張了幾張：「我完了！你們，去打，吧！打，日本！」

張村長也跑了過來，豆大的珠淚落在李全的臉上。而後拍了拍李村長的肩：「咱們是朋友了！」

關於周作人事件

記者

自從「文稿」發表了「大阪每日新聞」所載「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以後，好些人一致承認周作人已有附逆的行爲武漢文化界抗敵協會通電聲討，文協的幾個朋友商談的結果，決定用私人名義寫了一封給周作人的公開信。此信發表不久，徐霞村先生傳言曾見周致武漢友人書，聲明此事出于受欺，但此信以後無法見到。最近陶亢德先生從香港來信，謂周有「覆十八作家信」寄漢，但我們始終沒有收到。好多「抗文」的讀者來信問起周的事件，就我們所知周有致上海周理菴書，謂「大阪每日所載何事，容託人查閱來看」。下署「五月二十七」，則徐霞村傳言，似不甚確。據此信所自述的周在平生活：「此一年來唯以翻譯為業，希臘神話已寫有二十萬字，大約至秋間可以畢事矣。以後擬再譯別的希臘作品，赫洛陀斯多怕太多，故暫定選取路吉亞諾斯也。下學年功課，只有燕大友人為接洽大約有四小時，不能當作生計，但有此則可以算不是失業而已」。又朱光潛先生在成都出版之「工作」第六期發表「再論周作人事件」，記其北平友人來信所述周之近況：「禮拜日謁知堂老人，適馬幼漁在座，頗聞一二快語。是日尤方二君亦在座。方君新任議政會計主任，其尊甫任秘書長也。

二君擬辦刊物，我敬謝不敏，並正言規之。二君奔走各方，事務甚忙，尤君近在近代科學圖書館授日文，月入百元。又爲日人譯書，月有百餘元共合二百餘元。尙有閒辦刊物，可謂風雅矣。」「知老近猶晤及，自去年以來，擬絕爲外間撰文，最近此間刊物及東鄰刊物猶不時索請答詞。皆謂在此局面下無話可說，且亦無功夫寫文字。又渠謂三十年來自文學藝術方面所了解之東邦文化，全非那末一回事。故自此以後不再談云。上週有改選社記者訪問，所談更落落。詢及對時局觀察，謂此須閱報，始得知之。唯有一點可斷言者，將來結束後，兩方感情較事變前必益惡化云。又說以前有某種情緒者，唯知階級中人一班人皆茫然也。將來則經此次之經驗後某種情緒必普及於民衆，蓋大軍所至，即力之宣傳也。」「關於他的生活：「一月入僅甲基金會之二百，故每日譯書極勤。然生活似頗窘。聞渠二公子因不能繳費，業已被中法除名。」「此外見到的幾篇文章如「工作」第五期何其芳先生的「論周作人事件」，及桂林出版之「五月」一卷即期陳先生的「岑明老人及其他」，均直認周爲附逆，痛加聲討。我們希望能夠早日見到周作人先生自己直接的答覆。

保衛武漢與今後的文藝工作

以羣

在抗戰週年的今日，正是我們提出「保衛武漢」底口號，擴大「保衛武漢」的運動的時候。這口號的提出，這運動底發起，是說明着：敵人底足跡已深入到了我們底腹地，而我們底抗戰也進入了更艱苦，更嚴重，更有決定意義的階段，我們有充分的決勝的把握，因而也更有加緊爭取這次勝底實現的必要。

文藝工作者，在過去一年間底民族解放的鬥爭中，是貢獻了他們底力量的；就是印刷在紙面上的有限的一些通訊，報告，詩歌，劇本，小說中，也可以發見他們的成績，估量出它們底價值。這種價值就是在前線指揮着戰鬥的將領或直接打擊着敵人的戰士，也是肯定地承認的。只有被現實底巨變裏蕩得昏花眩暈而像老鼠們地藏匿到腐敗的泥污中去的「文人」才會說：「一篇通信有什麼用？幾句空話有什麼用？幾聲歌有什麼用？敵人的一陣機槍和一個炸彈，就足夠把我們這種努力所喚起的士氣民意消滅掉。」（可惜的是：敵人已經放了幾萬陣機槍，拋了幾千個炸彈，而竟還沒有如願地「把我們這種努力所喚起的士氣民意消滅掉！」）

當然，在過去一年間底文藝工作中，還蘊含着許多弱點和缺點，文藝工作者還沒有盡了最善的努力——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在抗戰週年的今日，我們應該毫無掩飾地來檢查，抉剔這一切的弱點和缺點，以決定今後的路向，然而却決不能抹殺它所已有的成績。

軍事專家告訴我們：保衛武漢應該把敵人擊潰在武漢底大門之外，應該在各戰線上主動地反擊敵人，牽制敵人底前進，分散敵人底力量，破壞敵人底集中攻擊的陰謀。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保衛武漢」決不單單是一時一地的應急工作，而是長期的全面持久工作。保衛武漢，並不是一員武漢一地的民衆，配備武漢一地的軍事就已充分，而是應該動

員全國的民衆，配備全國的軍事，以爭取這勝利的果實的。因而，在抗戰週年的今日，在發動「保衛武漢」的現在，文藝方面，也應該計劃一些較長期的根本的工作，而不能以執行了若干應時應景的工作爲滿足。

許多人已經再三指出：抗戰以來，作家們底生活發生了許多變化——由都市分散到鄉村，由後方轉移到前線，由「象牙之塔」進入「十字街頭」……這一切的變化大都是有助於作家底成長，有利于文藝底創造的。然而，到現在爲止，作家生活底變化大體都是被動，迫不得已的，而很少帶有主動性和計劃性，恰如部隊底調動或陣地底轉移應該處在主動的地位一樣，作家底生活也必須適應着自己底工作，作有計劃，有目的的變動——不論是在前線或後方。自動的，有計劃，有目的的變動，將會促成文藝工作基礎底穩固和影響底擴大。

「抗戰」不是一種短期的鬥爭，因而「抗戰文藝」也不是一種暫時的潮流——這點，到抗戰週年的今日，是愈顯明了。今後文藝工作也應該開始走更艱苦，更堅實的路。抗戰剛開始的時候，作家們多少都有點被劇變的現實弄瞎了眼睛而顯得手足無措，既不及注意到題材底選擇，也無暇顧及技術底修練，因而大部分的作品走了煩瑣的「攝影主義」的道路。今後，文藝工作者應該從加緊自我教育，自我修養開始，而推移到較精練的作品底創造。這當然是一條艱苦的路，然而不經過這樣的路，抗戰文藝底堅實的基礎是無法奠定的。

「文藝大衆化」底問題，在抗戰中又一度被嚴重地提出，並且由此又產生了一些更具體的枝節的問題，例如「利用舊形式」就是最主要的一個。這問題雖然曾經引起過許多的論爭，然而「文藝大衆化」、「擴大文藝作品底讀者層」底必要，却是沒有

人否認的。「利用舊形式」既是從「文藝大衆化」底問題中產生，自然也不能不以「文藝大衆化」底實踐爲依照今日，我們討論這問題，不應該再在空洞的論斷上徘徊，而應該以實際的事象爲根據，我們要解決「應否利用舊形式」的問題，就必須從落後大衆和舊形式的實際的因緣關係中去求解答；要解決「怎樣利用舊形式，怎樣攝取舊形式底優點」的問題，就必須從現實的舊形式作品底研究，分析中去求解答；而要答覆「利用舊形式」的作品對於落後的大衆到底是有利還是有害（或利多還是害多），則更不能不考察現有的「利用舊形式」作品在大衆當中所發生影響。只有從這樣的具體的，實際的分析，研究，調查，考察和創作的實踐中，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

「利用舊形式」是爭取落後讀者的必要手段，豐富新文藝形式的必經過程，然而，却不能成爲新文藝創作底正常的路線——這是顯然的。因此與「利用舊形式」的嘗試同時，我們更必須切實地執行新文藝底大衆化，爭取新文藝讀者層底擴大——這才是大衆文藝創造底基本的路徑。寫在壁報上的新詩歌，新散文，爲什麼能夠獲得廣泛的讀者羣？穿插在電影裏的新歌爲什麼會普及到極廣泛的大衆當中去？……我們細心地去觀察，研究這一切實際的現象，就會明瞭新形式的運用並不是絕沒有深入大衆的可能；問題只在作者運用怎樣的語言，怎樣的寫法，表現怎樣的生活，怎樣的內容，以及用怎樣的方法發行等等。

在抗戰的週年，在發動「保衛武漢」運動的現在，文藝工作也有重新計劃，重新配備的必要。由于這新的佈置，將會揭開抗戰文藝底新頁！

「七七」週年前一日。

從保衛大武漢說起

宋之的

保衛大武漢，不是一句空話，更不能只着重一些皮毛工作，要在行動裏求效果，要在實際問題的解決裏尋途徑。

過去我們曾經保衛過蘆溝橋，保衛過大上海，也曾經保衛過大南京，却都沒有成功。但過去的經驗和教訓，無疑的將給保衛大武漢以種種借鏡。站在文藝工作者的崗位上說，也可以從以往那些實踐的過程裏，提煉出許多可貴的信條。

我是曾經參加過一個「保衛蘆溝橋」劇本的具體的創作，且參加了演出工作的。這次工作在上海戲劇界全體同人的熱情推動下，關於激動觀眾的抗戰情緒這一點上，是有着巨大的意義的。但把觀眾的抗戰情緒激動起來以後又怎樣呢？換句話說，要怎樣纔來「保衛」？怎樣纔來抗戰呢？這進一步的意義卻是很微弱的。這顯然是不夠的，特別是就現在「保衛大武漢」的觀點看來，是落後而與現實要求不相配合的！在保衛大武漢這前提下，必需是文藝作品積極的建設的。

譬如前幾天大公報刊載了一篇刪節很多的新聞記事，那記事是描寫被疏散的女工們的生活的。雖然刪節很多，但有一點是可以看出的：就是這些

女工被疏散後，都發生了失業的恐慌，而無助的懷望着自己飢餓的前途。我們說疏散人口保衛大武漢，但那被疏散的老弱婦孺，是必須要懷有一種勝利的心離開，才會於保衛大武漢的工作，有所幫助的。試問這些女工，在那樣的情形下，怎樣才能產生必勝的信心呢？倘是以這樣的題材所寫成的一箇作品，需要怎樣的內容，才可以鼓舞她們必勝的決心呢？我們必知道，這些女工都是一些優秀的技術工人，且大多是在北平，願意為國効勞的。不管是被疏散到後方，還是留在武漢，倘能加以訓練和組織，是會有若干的工作可作的。——這組織和訓練的方案之提出，便應該作為主要的內容來描寫，以加強作品本身的教育意義。

有許多場合，由于作者的粗心，一種較難處理的素材，是會招致一種相反的效果的。像關於日兵獸性的好淫行爲，在許多的劇本裏和小說裏，都有着實例。作者不能把握住敵人的殘酷無恥以及被辱者的苦痛仇恨的基點，反加意描寫當時的調戲情形或衣褲的色調，致在劇本裏，引起了觀眾惡意的哄笑，在小說裏，引起了讀者輕薄的聯想。作者所期

待的效果，在這種情形下，幾乎是等於零的。同樣的情形，我還看過幾幅抗敵詩畫街頭展覽。在描繪日兵獸行時，畫面上浮出了一個裸體的男人伏在裸體的女人身上有所動作，這是與藝術的本質不合的。因為表現技巧的低劣影響了畫意的真實。

關於藝術與宣傳的問題，已經有過很多名着論到，大家的結論是：只有在優秀的技巧下才能表現更真實的內容。空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自然是不行把素材無選擇無標準的胡亂硬湊，也難奏效。一切藝術品，倘想于保衛大武漢這一實際行動裏發揮能力，都必需通過優良的技術，表達更實際的內容。

就歷史的過程中來觀察，武漢的形勢和民衆，都有着光榮的勳績。太平天國在金田起義之後，下了武漢，才穩定了基礎。辛亥革命因為武漢的起義才震動了全國，民十七年的大革命武漢也始終是佔着首要的地位，所以大武漢和它的民衆，在着干的史實裏，都證明他的堅強不屈，我們相信在這次的民族革命戰爭裏，也必然能完成它的歷史任務的。

到勝利之路 (街頭短劇)

凌鶴

時間 任何年月日的白天
 地址 任何城市裏
 人物 壽生妻
 壽生 (志願兵)
 警察
 路人甲
 路人乙
 路人丙

(在十字街頭，車馬行人不斷的來去)
 (行人道上壽生手裏拿着幾件短衣褲在前面走着，只聽見後面妻在喊他的名字，還是挺起腳不理)
 壽生！……壽生！……
 (十分嚴肅的往前走)
 壽生，你不要去呀！……你不能去呀！……
 (還是不理)。
 (實在走不動了)，壽生……壽生……
 大喊)哪一位做好事，給我攔住他好嗎？
 (路人喊)捉住他，捉住他！
 (急奔)他媽的……
 (路人喊)捉賊呀！捉賊呀！
 (警察聞聲大驚)
 (路人喊)什麼事？賊在那兒啦！
 (又喘着氣奔跑)就是他，就是那個穿短衣的，手裏拿着幾件衣服的人呀！
 (警察急追上去捉住壽生)

壽 你抓我幹嗎？
 警 噢？抓你幹嗎？別裝孫子！你幹的好事？我幹了什麼壞事？
 壽 (幾乎要打他)你做賊！還敢不承認嗎？
 警 笑話誰說我做賊
 壽 (人愈聚愈多了)
 警 你手裏拿的衣服是那兒偷來的？
 壽 這是我自己的，怎麼說是偷的呢？
 丙 (自人叢中擠到前面來。)偷了什麼麼？偷了幾件衣服。
 甲 (對圍着看的人們)走走走，有什麼好看的？(很得意的，)可不是，我一眼就看見了他做賊的。
 壽 放你的屁！誰說我是賊？
 警 我用不着跟你在這兒辯，(推開人們)到警察局去罷。
 壽 我不去。
 (警察排開眾人，將抓壽生出，壽生妻入內)
 妻 (喃喃地說)你走哇，你走了教我怎麼辦呢？
 壽 (見其妻即打一耳光)媽的你這樣混蛋！
 妻 (立刻坐在地下扯住壽生的褲子，手在地上拍着號天大哭)，哦！天哪！你好狠心腸呀！……
 乙 我也不要活了呀！……天哪！
 警 (對壽生)到底是怎麼回事呀？啊？

壽 她是我的女人，我要去……
 甲 (對壽生妻)是他偷了你的衣服嗎？
 妻 我要去當志願兵總不讓我走，死死地要拖住我。……媽的日本強盜要打到我們這兒來了，教我坐着等死嗎？
 警 (敬禮地從地上爬起來)警察先生請你評理看天下有這道理麼，他只顧自己當兵去丟下我拖着一個六十歲的老婆婆，和一個五歲的姪兒子，教我怎麼辦呢？
 妻 (對壽生)這才怪啦，我以為你真的是偷東西的賊哩。非罷，夫妻兩個有什麼鬧不了的，從房間里鬧到街上來了。(眾人笑)你你也走罷，沒有什麼可看的。(欲下)
 妻 不要走，先生，請你說一句公道話他是不是應該拋下老小不管，只顧一個人走的？
 警 那我說他沒有錯，他是壯丁，他應該為國出力，流血，這是他的本份，你們女人，應該勸丈夫去才好，為什麼還拖着不放呢？
 妻 誰拖住啦？他要走；打死了，打傷了都不關我的事，可是丟下老老小小，……
 壽 那我不是早已跟你商量過嗎？你跟媽媽姪兒子和那班到西北開荒的走，……
 警 對，現在不是疏散人口嗎？正好走哇。
 妻 那我為什麼一定得走？我也可以做許多事情呀，你說你是中國人，應該救國，打仗，難道我

就不該救國嗎？我不是中國人嗎？誰說你不該救國呢？我是說上前方打仗是壯丁的事，不上前線的，老弱殘廢，當然要疏散。有許多事實上不能走開的就留在這裏幫助軍隊運輸，築工事或者是抬傷兵，這些事多半是男人的責任，你們婦女老幼，正應該到後方去種田，織布，揀可以做的做大家都替國家出力，打個三年五載，還怕不打勝仗嗎？

對呀，你這話真有道理。

你說對，我說不對，我不走。

你爲什麼不走？有許多人只顧逃難。聽到一點戰事緊張的消息，馬上就買好飛機票船票逃難，難道你定要在這裏等死嗎？

這才笑話哩，我又沒有錢坐飛機坐船逃命，爲什麼把我看成沒有用的傢伙，我才真的不逃難咧！從徐州逃到這兒來，我苦够了。現在呀，

別小看了我，日本兵來了我們拚命。還是你弄錯了，疏散人口不是逃難呀，政府下令給婦孺老弱走開，那是爲了這兒的人口太多，你知道敵人是無人性。不顧國際公法的，那班野獸在前線給我們打得沒有辦法，少

了不要像轟炸廣州一樣，再到這兒來轟炸我們民衆的，許多沒有留在這裏必要的，老百姓，爲什麼不到後方去參加生產，要在這兒白白的犧牲呢？

唔，還是走開的好，我的家眷早就送去了。你仔細想想看，媽媽是那麼大年紀了，哥哥從壯丁隊到預備師好久沒有消息，他只留下那一個孩子，你無論如何，應該帶她們走，你不能不替她們想想是不是？

這個我知道。那孩子的媽媽，……

可不是，假如嫂子還在的話，那孩子也不要你

照應啦，不過，我們從徐州逃出來的時候，我若不是多顧了你一點，嫂子也不會一個人落在後面給鬼子捉去啦，可憐得不到一點兒哥哥打仗後的消息，整天就流眼淚發愁，滿活潑的人弄得面黃肌瘦，臨了還死在鬼子手裏！現在想起來真是難過。如果哥哥還活著的話，知道這回事，真不知道要怎樣的傷心！假如那孩子再不好好的照應，有個三長兩短，我們簡直對不起她和哥哥哩！

可是帶大那孩子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事。這個我知道，有你照顧家裏，讓我去打仗，對於國家……

你哥哥已經抽去了現在還沒有消息家裏只有你一個壯丁，根本你就不必去當兵的。

那你不不是不知道，我並不是抽去的，我是去當志願兵呢！

那你真是太不會想了，人家給抽去了是沒有辦法，你爲什麼要送上去死呢？

這是我自己的事，你管不着，我願意爲國家拚命，我一定要去給哥哥報仇！

不過，只顧打仗，不顧家也不是辦法。

到了緊急關頭，沒有了國，那兒還有家？

不要多說了你去罷，我不阻止你。

真的嗎？

怎麼不真？反正你打定主意要這樣做，我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那好極了，

對呀，兩小口子吵吵鬧鬧幹什麼呀？大家都平心靜氣，有什麼說不開的？

那末我現在就走啦，你好好的回去罷！

（急扯住他）可是你去了，什麼時候……）

突然哭了！

（有些嗚咽）不要難過，這是日本強盜教我們夫妻拆散的，等我們的大刀把敵人的頭都砍下來了，再帶着我們的兒孫過太平日子罷。

可是從今天起，你在前方，我在……我們兩個人隔得遠遠的，……（哭泣着）你要好好地保重身體哩！

不要哭，大嫂子，送丈夫上戰場上去殺鬼子是應該笑的！

是的，你應當笑，給我來一個歡歡喜喜的笑。你要知道，殺鬼子是挺痛快的事，男子漢死在戰場上，正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漢哩。我現在到那邊巷子裏邀德發哥同去，回頭還要從這兒到火車站去的……不要哭，你笑笑給我看看，老吳着是不吉利的！

（勉強的笑了，衆人跟着笑了），我……我怎麼笑得出來呢？

不，你笑了！我到了戰場上死也不會忘記你這了笑！有你今天這一笑，我要多砍下幾個日本鬼子的頭，假如做得到的話，我要把那些狗頭帶回來，那時候你會笑得更好哩！……（抱了她一下又推開她，挺起胸膛往前走）再見罷！（下）

（往前追跑了幾步）再見罷！（悲哀跌倒在地，又大哭着）

（甲）乙嘆息着走到旁邊的櫥窗前看貨物，警察也嘆息着走開了只有乙扶她起來）

不要哭，大嫂子，他既然硬心腸丟下你不管，那你也正好給自己打算打算呀！

我不反對他去，可是今後的日子，教我怎末過呢？

乙 是呀！我也替你想，今後孤孤單單的，年紀輕輕的大嫂子怎麼辦呢？所以我說他的心腸太狠啦！

乙妻 替國家拼命自然是應該的，可是……（搶着說）可是只多他一個去打仗就可以打勝仗嗎？笑話，還不是白白地去送死，老實說中國缺少飛機，大炮，坦克車，是打不贏日本的，再打下去到後來免不了還是……所以我想我們老百姓犯不着出錢出力，還是趁早講和的好，日本打到中國來那怪我們中國政府和軍隊都共產了，聽人說，對於我們老百姓沒有什麼關係的。反正只要不反對日本，那末做生意的還是做生意，有本事和日本人打交道的還是做官，不過到那時候恐怕還要我們去打俄國，一時不得太平罷了。

乙妻 你這話簡直是……我這話句句都是實在的我們家陳老爺不知道和我說了多少次了。啊；我跟你說，我家老爺人真好哩，心腸好極了，他跟我說看見有長得好看看半輕的女人，假如沒有辦法的話，都可以到他家裏去，他可以收容的……我說大嫂子，假如你一時心裏不高興，不防跟我去玩兒幾天，好吃好用，包你高興得什麼似的。爲什麼要我去呢？

乙妻 我不是說過我家老爺做好事呀，現在年輕漂亮的姑娘就有好些，告訴你我們老爺雖說也有四十多歲了，可是看上去好像三十不到哩。人也長得挺俊，只是這裏的頭髮（指鬚毛）有這根白的，像你這樣的姑娘，包他看了中意哩。

乙妻 你是說要我去做他的姨太太是不是？那就要看你高興啦，假如你不高興的話，他就會教會你說日本話，等以後好和日本人交際實際，再不然和中國軍官，來往來往，打聽打聽消息，到後來他就會重用你哩。

乙妻 哦！不見得吧？（甲丙又走近來了）不，我說的全是實在話（嘻皮笑臉的十分輕佻）你這樣標緻，這樣聰明……

乙妻 （打他一個耳光）你這不愛臉的漢奸！啊！你爲什麼打我！

乙妻 不打你？該槍斃你！（大喊）捉漢奸哪！捉漢奸哪；（警察聞聲奔來，乙即逃，但到底給捉住了，甲丙兩人也非常出力）

丙 他媽的漢奸！什麼不好做，做漢奸！打，打，打漢奸！

甲 （衆人搶着打，幸虧警察在旁阻制保護，不然就得把羣衆打死。）

警 不要打，不要打，抓他到警察局去。對，抓他到警察局去，要他招口供，他家裏的老爺是個大漢奸哩。

妻 （遠遠的跑來）什麼事？什麼事？抓到一個漢奸，喂！你怎麼又回來啦，德發哥不在家嗎？

妻 他已經去了，我馬上就要到火車站集合去，哦我告訴你，聽德發嫂說，有人看見顧生知道兒來了，聽說壞了一條路。

妻 哦；那好極了，他來了正可以照顧媽媽和他的兒子，並且他殘廢了正應該疏散，我不是可以留在這兒做許多幫助軍隊的工作嗎？

妻 是的，你看着辦罷，該上前線的上前線，該留在這的兒留在這兒，該疏散疏散，這樣我們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妻 喂；這個漢奸該帶走呀。我不是，我不是漢奸！

妻 不是漢奸？（又打他）快帶他到警察局去。帶他走。

妻 好，走罷；（衆人擁着警察抓乙走）救命呀；救命呀！

乙妻 救命呀！救命呀！

丙 嘿，做漢奸了還想活嗎？（對壽生妻）你得去作証人呀！好。（對壽生）你呢？上車站去嗎？是的，我跟你們一道走。我可送你們去！

衆 （衆人同走，有人大呼口號）歡送志願兵上前線！

軍民合作才能打勝仗！疏散人口是加強後方工作！保衛大××（如保衛大武漢或其他地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附註：此劇演出，不用臉部化妝，也不用佈景，音響，燈光，只要有演員，隨時隨地都可上演。

但須注意二點：一，要做到假戲真做，使人們相信這是街頭真正發生的事。至於在鄉間上演的話，那鄉間少有的警察就得斟酌情形改爲別種人物了。二，開始時是突然發生的，結尾最好變爲示威遊行那不過對路人乙一定得有適當的保護。

會務報告

總務部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開第四次常務理事會，議決事項如下：

(一) 通過通俗讀物五種，交胡紹軒送至中宣部。

(二) 協同戲劇界抗敵協會，演劇宣傳，推老舍馮乃超代表本會，接洽一切。

(三) 會所暫不移動，但須與重要長沙之理車團商籌備辦事處，並由胡紹軒接洽借用漢口公立學校房屋一二間。

(四) 武漢各界抗戰週年紀念籌備會，推蓬子代表本會參加。

獻給祖國

洪道

你在戰鬥里呼吸
 有一年了
 我歌唱這行壯麗的日子
 你直天立地
 在白晝底光亮底下
 在夜底風雨里
 你向要你死命的敵人搏擊

戰爭底火焰照耀你
 你揮舞干戈的姿勢
 你爭取自由的意志
 我看見你在火光里
 你軀體有紅艷的傷疤
 你底容顏有興奮的紅光

今天
 你底敵人要嚙嘴你底心臟
 我看見火光中底你
 你依舊揮舞干戈
 更大聲喚呼你底兒女
 更勇悍地戰鬥下去
 我走近你
 看見你胸膛上呼吸的起伏了
 那麼急促地
 是你底心臟在飛快地跳動吧

你勸你要戰鬥下去的
 我今天向你許下心願
 我底心臟將為你停止活躍
 那時我必閉眼睡在戰場
 但願你心臟的跳動
 有如長江底波流那樣久常

總動員

羅烽

我今天向你許下心願
 趁我心臟還在活躍的時候
 我要儘情地為你歌唱
 但願我歌聲嘹亮
 能和諧你心臟跳動的音節
 在天地間恒久飄蕩

一
 敵人的轟炸機壓迫我們的頭上
 敵人的刺刀和槍炮瞄準我們的胸膛
 我們二十九省中
 有十六省被日本海盜蹂躪佔了
 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中
 有無數萬被日本海盜吞淫殺傷
 這里有你的同胞爹娘田園土地
 這里也有我的田園土地同胞爹娘
 看哪，破碎的城市山野填滿了屍骨
 被難者的鮮血塗紅了黃流揚子江
 看哪，背叛人類真理的日本海盜
 要毀滅我們東方禮義的家邦

二

中華英男的兒女個個走上戰場
 中華英女的兒女個個動員在後方
 不分男女與老少
 更不分班級窮的富的和士農兵工商
 我們要集中人力物力財力
 鞏固我們祖國被侵犯的國防
 我們堅持抗戰必勝的信念
 我們擁護正義，犧牲到最後一個也不投降
 不投降，要把悲觀的動搖的轉變過來
 要把無恥的漢奸走狗一齊殺光
 不投降，要用我們的血淹滅日本海盜
 抗戰的新中國絕不能滅亡
 (四幕劇「總動員」中的主題歌)

謝謝敵人！

任鈞

——為紀念「七七」週年而作——

謝謝敵人！

在整整的一年當中——
 你們的侵略的炮火
 簡直失去了最後一分的「人性」：
 它曾把多少田園轟成廢墟！
 它曾把多少市鎮變成灰燼！
 但，你們的侵略的炮火
 也正如一種奇異的膠水：
 它把我們四億五千萬人凝成了一個人！
 它把我們男女老幼的心凝成了一顆心！
 謝謝敵人！

在整整的一年當中——
 你們的殘暴的舉動
 的確表現了最可恥的獸行：
 多少無辜的人民曾被你們屠殺！
 多少軟弱的婦女曾遭你們蹂躪！
 但，你們的狂暴的舉動
 也正如一服難得的興奮劑：
 它使最貪睡的人們也不得不睜醒！
 它使天生的懦夫也下了反抗的決心！
 謝謝敵人！

在整整的一年當中：
 雖然你們曾使我們——
 歷盡了苦難，
 嘗盡了酸辛；
 但，也使我們的祖國……
 從此，突過毀滅，走向復興！
 從此，突過黑夜，走向黎明！

遺 散

一 夫

(一)
漢口多熱鬧！車站邊，渡輪上，每條街口，到處是熙攘的人羣，顯示了大都市輝煌繁華的面容。

然而，難民所里却更熱鬧。在漢正街非常時期難民救濟會第X收容所，十多個宿舍——一條小弄堂里堆塞着幾百個難民。房子里太熱了！白天，都擠到弄堂里來，晚上就躺下睡覺。雖然蚊子討厭，但石板上睡覺多涼快呀！張全福一塊來的一家底宿舍是十二號。真悶死人，一丈見方的窄窄的樓下廂房，住上十五個人。只有一扇門，風吹不進，就是空氣也很難流進來。他們到這里已有一個禮拜了！他們是江蘇常州人，愛盡了艱難辛苦，從遙遠的常州漂流到全國中心的漢口來！

「苦呀！這日子怎麼過得下去？」要是有人問他，他就詳細的告訴你一大串故事，「我們是在去年十一月風聲緊急時離開故鄉的。我們一直向西跑，那里知道：我們跑得快，日本鬼子跟得更快，從常州走到金壇，溧陽，高淳，再越過安徽省境的宣城到銅陵的大通。在大通難民所住不了多少時候，日本鬼子又跟來了！於是又逃到殷家匯乘船到漢口來。四五十個人只剩下我們十五個，有的炸死了！有的跑不動了！有的失散了！——剩下我們這些也很難活久啦！」

只有張全福上了年紀，其餘都年青得很，但有什麼分別呢？一樣的是削瘦，黃得像臘樣的一付嘴臉。

「喂！張全福是誰？」管理員麻子喊着：「你們趕快準備好！吃過飯遣散到長沙去。」

這也是張全福一家所期待的。漢口人太多了，要是像廣州似的炸起來，才不值得呢！要逃不如乘早。這許多小孩，女人！

破碎的盤響，告訴人進飯的時間——九點鐘到了！全福差了兩個青年人去拿飯和菜。

廚房也就是發飯處，恰恰是對過，許多人已先候着了。因為十三號以下的十幾個宿舍在外面，路很遠，所以是頭個號數依次發的，要好些時候才能輪到。

阿陸和順發只得等。這是漢口的最後一頓飯，就是等兩個鐘頭也不妨。然而到底還是難堪，人的汗味臭氣不必說，在旁邊的垃圾堆，日曬雨淋發出一

種惡臭，引誘着千萬隻金色蒼蠅釘在上面。旁邊還有二三堆大便。最作孽的，是一大桶剩飯，已經腐爛。……這各式各樣的臭氣，污物，倘是一個不習慣的人，即便緊緊掩起鼻來也要嘔吐的。

(二)

「準備好的，趕快到辦公室前集合。」麻子又來開照催促了！

「又要受罪了！唉！」女人嘆着氣，邊加緊整理東西。

一提起「走」就要傷心，這苦楚已受够了！十五個人，去掉五個女人，五個小孩，能背東西的只有五個人。挑吓挑！幾十里，幾百里，到這里有幾千里了！身子越來越難軟，把東西丟掉吧！那是最後一點家產，寧可累死也不願意丟的。

「啊呀！什麼時候才能結束這短命的日子呢？」

能够走，是歡喜的；但是想起途中的苦楚，便可呢呢起來了！

「阿爸！又要走了嗎？這里不是很太平嗎？我不去！我……」

「爸爸！你不是說到了漢口就好了嗎？現在又要走了！……我要死啦！」

「我飯也吃不下，爸爸……爸爸……」

懂事的孩子們哭着，喊着，懇求着！

「不要緊的，這道回不用你雙腳跑，有車坐呢？你以前不是想坐車嗎？這會才真給你想到啦！喂！哭什麼呢？」

大人不斷地用各種方法哄騙，總止不住他們悲傷的號哭。可憐的孩子們，骨頭還沒硬，要跑許多路，受這長久的饑寒，以前天真爛漫的姿態早已消失在長期的流浪生涯里。尤其母親們，想到自己的兒女的痛苦，以後茫茫的命運，禁不住要暢快的哭一下，但當着孩子們的面，又忍住了！不然，孩子會哭得更厲害。可是，眼圈終究也紅了。

不走嗎？到沒有車時怎麼辦呢？走，死也只有走，幾千里已經走下來，還怕到長沙這一點路嗎？

(三)

「遣送難民」

白布黑字製成的旗幟，飄揚在人頭上面，管理員帶頭領路，後面跟着幾百個人。這一隊「難民羣」多不整齊呀！衣衫襤褸和污穢不必說了，有男的

穿女的衣衫，女穿男的衣服，大小得太不均勻了！女人們抱着嬰兒，攜着小兒。男人們挑着行李。麻布袋，棉花絮，破布頭，壞席子，這就是他們的行李。

「這也是行李嗎？」
路上並肩散步着的戀人們鄙視地浮想。但他們費費地檢自己的性命一樣。

「隊伍」在漢正街上慢慢地前進，到了江邊。
「大家暫時停下來等一等，別處還有難民啦！」洪水拍湧地傾瀉着。對岸是黃鶴樓，紅的亭子，綠的樹，在這上面一定可以俯瞰三鎮的美景的。……可是這全是些粗人，沒有閒情去賞識，他們所心懷念的是：

「爲什麼還不過渡呢？還有一批難民沒有到嗎？」，烈日像敵人一樣厲害，人們站上九個鐘頭後，都被曬得焦灼起來了！
「媽媽！我口渴！」孩子喊！

「那來的茶呢！忍一下吧！過江就有的，你以前不是也耐過幾天嗎？耐吧！好乖乖！」

渡船到了車站，一樁令人喜悅的消息，掠過了每個人的心。
「各位！」管理員站得高高地講話了！「你們拿好符號領錢去。每個人四角。」

張全顯出了滿身大汗，使盡全身的力氣，才把十五個人底錢全領了下來！
「爲什麼發錢呢！」全福女人問。

「路上吃的。那位先生，等我們一土車就要走的。四毛錢發完，他們的事就完了！」順會回答她。

「快上去吧！火車到啦！」阿喲提醒了大家；「先上去有好位子，慢上去遭殃！」

不像是計劃的遺送，簡直是紊亂地惶恐地逃離，大家爭先恐後。像背後有人追似的往車上衝。大人抱起小孩，行李往里面拋，立刻把行李物件展放開來，給人察看；「這地方是我的啦！」

車廂是狹窄的，沒有窗，沒有椅子，坐在地上又悶又熱，比難民所里的房間更來得擁擠。看口外面蔚藍的天空，廣闊無限的原野，和這里一比，差得太遠了！

「這樣準會生病，簡直是藏在蒸籠子里。」
順會用毛巾揩去頭上的汗，衣服濕透了！赤了膊，還感熱，胸上很緊促，好像有東西壓在胸口似的，空氣太惡劣了！
「小孩子抵擋不住呢！口也乾得要命！」女人看看小孩再看四週；「滴

水也沒有，你看，柳長沙準備倒幾個的。」

「這苦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全福叔悽然的說；「去年這時候正在樹下納涼，談談天——什麼時候再能過那日子？」

「還不是？田里的稻也長得差不多了——有什麼辦法呢？只得讓鬼子割去喂馬。」根生——全福的兒子這次也忍不住講話了！

都想起家來了！家是甜蜜的，拿現在對比一下，更覺得悲痛了！
「早知這樣苦，死也死在自己的故鄉，何必一路再受這些痛苦呢？」全福妻怨怪似的。

「在那里等死嗎？」反問她。
「不見得常州人都死光了！」

「誰知道呢？我以爲至多個把月和一，二八一一樣，要是事先知道這麼久，王八羔子不當遊擊隊去。」根生替父親解了圍，一邊費力地搖着扇，風也是熱的！

「唉！想不到全家做難民。中國難民真多呀！沿途幾十個地方都有。奇怪的，聽說上海也竟有二十萬難民呢！——全國老百姓都做了難民怎麼辦呢？這筆錢可不小！」阿陸的兄弟金標自言自語地說，他看看他四週圍每個愁苦的臉。

「是呀，白吃白住雙手開起的幾百萬難民，一旦政府困難時，我們不是都要餓死嗎？——就像現在，也真無聊，我們要事做，這時候，白吃心里真過不去呢！」

「流浪！流浪！何年何月，再能够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金福突然想起小孩子們唱的「松花江」歌越發激起了他的思緒。

「到長沙怎麼辦呢？也住在難民所里？一年，二年？——嗚，長沙之後，再退到那里去呢？這真不是辦法呀！——可恨的東洋鬼子！我總要給你算賬！」

全福的淚珠和頭上的汗交流在一起，到鼻沿，到嘴角，後里越來越難過了！

像香傳染病一樣，接着，許多人的眼圈紅起來！視線逐漸模糊，世界閃

現出無數白光在眼前搖幌。

嗚！嗚！——！

碰！差一點碰到別人身上。車動了，向那廣漠無邊際的大地伸展着。

遺送的次日（六·二十九）